

銅鼓鐵箭天尊令(雪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

江湖黑道高手掀起追殺狂潮，矛頭紛紛指向偷腦袋大俠；兇險廝殺，亡命截擊，奸徒心狠手辣。誰知衞空空竟然劍下留情，彷彿已忘記砍腦袋劍法，難怪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狂吼「奇哉怪也」！本文故事曲折懸疑，耐人尋[illegible]，喜歡[illegible]子傳奇故事的讀者，萬勿錯過！

$3.50

1041

編者話

本刊由上期起，在價目上稍作調整的同時，不但篇幅增加至129頁，而且內容也有加强，搜羅不少名作家的新著，以滿足讀者，而不少讀者閱後也來信反映，認爲本刊在增篇幅後內容更豐富充實，並表示滿意，擁護本刊讀者們對我們如此厚愛，我們除表示感謝外，更要再進一步，務求把本刊做到盡善盡美，以不負衆望。

＊＊　　＊＊　　＊＊

本期的巨型小說是龍乘風先生所著雪刀浪子故事之「銅鼓鐵箭天尊令」，是篇內容題材新穎，情節離奇曲折，鬥智場面詭幻，打鬥激烈熱鬧……雪刀浪子龍城璧，大醉鬼唐竹權，偸腦袋大俠衞空空……等人捲入一宗武林風波之中，施展渾身解數，誓與黑道魔頭力拚到底，展開一場殊死戰，過程驚心動魄，鬼哭神嚎，雪刀浪子故事一部比一部好，喜閱龍乘風君佳作之讀友，請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高皐先生的「血手俏羅刹」描寫震天幫如何運用機智，查出江湖中一個神秘黑道幫派，並加以瓦解……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８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4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銅鼓·鐵箭·天尊令

龍乘風·文
子　成·圖

空門酒鬼　逢賭必輸

（一）

六月十一，天氣酷熱。

在午間，還是驕陽似火，但到了黃昏，灰黯的烏雲却籠罩着整個姑蘇城。

雨未下。

但人人都可以感覺得到，一場滂沱大雨必會降臨大地。

熱鬧的長街，開始漸漸人跡稀疏，在街頭販賣的小販也紛紛執拾一切，準備早一點休息。

燠熱的天氣，整日無風。

但在這時候，開始刮起風來了。

風越吹越猛，長街上各大小店舖懸掛着的招牌都被大風吹的搖搖晃晃。

終於，霹靂一响，豆大的雨點突然傾盆而下。

街道上立刻變得更靜寂，連平時四處遊蕩的狗也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連貓狗老鼠都不肯出門，又何況是人呢？

× × ×

仇警霖並非貓狗老鼠，但他的臉孔也不像是個人。

他的臉孔只像一個沒有血肉的骷髏骨頭。

他在六月初八巳來到了姑蘇城，他一直都住在悅雲客棧最廉價的房子內。

悅雲客棧不但供應最廉價的房間和酒菜，也供應最廉價的女人。

從六月初八到今天，他一直都在客棧裏沒有出外半步，客棧的伙計也很少理睬他。

直到這一天的黃昏，當人人都鑽回屋子裏的時候，他却從悅雲客棧的後門走了出去。

他沒有雨具，只是頭上戴着一頂闊邊的皮帽。

這種皮帽的式樣很特別，在姑蘇城內，恐怕誰都沒有看見過。

當他離開客棧的時候，他的房子裏還有人。

一個女人。

她是悅雲客棧所供應廉價女人中最廉價的一個。

她只值一兩銀子。

仇警霖臨走的時候，沒有給她銀子。

他給她的是金子。

廉價的女人捧着那塊金子，歡喜的差點沒有流出眼淚。

仇警霖只有一句說話告訴她：「這是我唯一的財富，希望它可以帮助妳跳出這個火坑。」

（二）

姑蘇白馬寺左側不遠，有一間小飯舖。小飯舖的門外，經常都有一些乞丐羣聚着。

老叫化、跛腿叫化、瞎子叫化、半瘋不顛有神經病的叫化，甚至是「偶然幹三幾天」的臨時叫化都有。

但從六月初八開始，所有的叫化都像冰雪遇見了春日的陽光，消失得乾乾淨淨了。

現在，唯一躲在小飯舖門外的並不是叫化子，而是一個沒有牙齒的怪和尚。

這和尚看來也是名副其實的「貧僧」，但他却並不是叫化子。

最少，他沒有向任何人討錢，甚至吃飯也並不是光靠「化齋」，而是不折不扣的照價付帳。

他吃飯的地點，就在這間小飯舖的門外。

他旣付帳，而且也不吃齋菜。

他最喜歡吃的一道菜，是紅燒元蹄，其次就是鹵猪雜。

但今天，他却沒有吃飯，也沒有吃元蹄和猪雜。

他只喝酒。

他喝的不多不少，恰恰十斤五加皮。

能喝得下十斤五加皮酒的人並不多，能喝下十斤五加皮酒的和尚更少。

至於能喝十斤五加皮酒而且還能面不改容的和尚，更是少之又少。

這個怪和尚就是其中一個。

但假如你細心留意這個和尚喝酒的神態，就不難發覺他喝酒並不是在享受，而是像在發洩一種無可發洩的仇恨。

他也許並不想喝酒，而是想喝一個人的血。

他究竟想喝誰的血呢？

× × ×

喝了十斤五加皮酒的怪和尚並沒有醉倒。

既不醉，也不睡。

許多人喝完酒之後就算不醉，也會好好的睡一大覺。

但怪和尚反而好像比平時更清醒，一雙眼睛所發射出來的光芒也比平時更鋒利，更兇悍。

雷電交迸，天地變色。

怪和尚忽然霍聲站起，也不管外面雨暴風狂，大步的向白馬寺走去。

仇警霖就在白馬寺門前，有如一尊石像般站立着。

在此之前，白馬寺門前空無一人，而仇警霖就像是飄忽神秘的幽靈，忽然間就出現在寺門前的空地上。

× × ×

皮帽壓得很低，幾乎遮蓋過了他的鼻樑。

當怪和尚走到他面前的時候，他突然冷冷道：「你不該喝酒，喝了酒就不該來了。」

怪和尚臉上陡地露出怒容：「難道你不知道我的綽號是甚麼？」

仇警霖的聲音更冰冷：「我知道。」

怪和尚冷哼一聲：「難道你怕我會因醉酒而誤事？」

仇警霖並不否認：「不錯，空門酒鬼花鏡空酒量驚人，而且絕少喝醉。」

這和尚原來就是江湖上人稱「空門酒鬼」，又被稱爲「非僧非俗飛砂掌」的鏡空和尚。

他本是天台派掌門亦翔大師座下七大弟子的首徒，但在八年前他犯了門規，而被逐出門牆，永不再行收錄。

他所犯的門規不算太嚴重，否則他遭受到的懲罰，就絕不只限於被逐出門牆而已。

但他犯的罪也不算輕。

他爲了要偷練一套掌法，在天台山下的綠柳山莊內，偷窺莊主朱員外練武。

結果，他被朱員外發現，因而親自率衆到天台山上大興問罪之師。

天台派雖然高手如雲，但綠柳山莊亦是藏龍臥虎之地，朱員外更是武功、財富俱冠甲一方的武林大豪，他絕不肯看在天台派的面上，放過鏡空和尚。

鏡空終於因此被逐。

自此之後，鏡空和尚就成爲流浪四方的怪和尚。

他俗姓花，本名志雄，但自此之後，他既不自稱花志雄，也不自稱鏡空和尚，却自稱爲花鏡空。

花鏡空離開天台山之後，武功反而進展神速，三年之後，更糾集一夥武功高強的黑道高手，黑夜突襲綠柳山莊，誅殺六十五人，還把朱員外碎屍，總共卸開三十九塊。

花鏡空的兇殘手段，並非只是用在朱員外的身上，這八年來，他五刦鏢車，七次搶掠錢莊，死在他手上的無辜寃魂，最少五百！

然而，花鏡空經常囊空如洗。

他有一個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大賭特賭。

但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毛病。

他最要命的毛病是：逢賭必輸！

「這也難怪，誰叫俺是個光頭和尚？賭錢當然不會利市了！」

他講話有時候也很幽默。

但更幽默的卻是：他隨時都可以在別人認爲他最幽默的時候，突然向對方發生殘酷而致命的一擊！

這是死亡的幽默！

幽默得要命的幽默！

（三）

花鏡空最大的本領並不是賭博。

能賭大錢，敢賭大錢的人並不本事，最本事的是贏家。

但在賭桌上又有多少眞正的贏家呢？

花鏡空在賭桌上，是個澈頭澈尾的失敗者。

他最大的本事是喝酒。

這也是他最引以爲傲的地方。

所以，就算是仇警霖也不能不說：「空門酒鬼花鏡空酒量驚人，而且絕少喝醉的。」

當花鏡空聽到這兩句說話的時候，臉上不禁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但仇警霖接着卻冷冷一笑：「但你莫忘記練天絕的脾氣，他最討厭自己的手下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喝酒！」

花鏡空臉上得意的笑容立刻消失得乾乾淨淨。

他的臉變得毫無表情。

他沉默了許久，才道：「我並不是練天絕的手下。」

仇警霖冷冷道：「你若不服從他的指揮，這一次的行動你最好還是不要去。」

花鏡空的臉色變了。

他厲聲道：「你叫我不要去，除非你們先殺了我！」

仇警霖吸了口氣，半晌才道：「你眞的恨他如此之深？」

花鏡空咬緊牙關，喉嚨裏發出一陣憤怒而低沉的吼叫：「不殺衞空空，誓不爲人！」

一陣電光自半空中閃過，驚天霹靂巨响震撼了整個姑蘇城。

但此刻你若看見花鏡空臉上的表情，一定會覺得他比雷轟電閃還更可怕！

× × ×

「不殺衞空空，誓不爲人！」

花鏡空與衞空空，這兩個「阿空」之間有何仇怨？

練天絕又是個怎樣的人？

他們將會對衞空空取些甚麼行動呢？

（四）

雖然仇警霖的頭上戴着一頂闊邊皮帽，但當他與花鏡空來到靜心樓的時候，他全身上下已沒有一寸地方是乾着的。

花鏡空頭頂光禿禿的，豆大的雨點不停地打在他的頭上，但他也和仇警霖一樣，對於這一場大雨毫不在乎。

就算老天下的是石塊，他們也絕不在乎。

他們唯一在乎的只有一件事：

——如何把衞空空碎屍萬段？

× × ×

靜心樓雖以靜心爲名，但這樓的主人，他的心境並不平靜。

他姓練名五，但江湖上的人都叫他練天絕。

「天地十絕，最絕練五！」

二十年前江南最難纏的綠林大盜，也許就是天地十絕。

練五在天地十絕中並非排名第五，而是排名第八。

但經過這二十年的考驗之後，武林中人終於作出了一個結論。

這結論就是那八個字：

「天地十絕，最絕練五！」

二十年前十絕中名氣最大的，是排名第四的簡四爺。

簡四爺的千里追魂鞭，和八八六十四路太陰千毒掌，使他被人認爲是天地十絕中的第一位高手。

逐漸地，時移世易，天地十絕一個接着一個的倒了下去。

直到現在，天地十絕唯一還生存在世的並不是簡四爺，而是練五。

練五以前被人認爲是天地十絕中最窩囊、最沒有本領的一個。

但到了現在，那些人才知道這種看法實在是錯得多麼厲害。

天地十絕爲甚麼在二十年之後，只剩下練五一個人呢？

原因很簡單，這十絕每一個人都實在是太「絕」了，「絕」得連自己兄弟也容忍不下。

他們火拚、內鬨。

到了三年前，十絕已「絕了八絕」，只剩下兩絕。

這兩絕就是簡四和練五。

那時候，許多人還是認爲簡四是老虎，而練五卻比羊牯還更羊牯。

簡四可以把唯一剩下來的練五吃掉，這幾乎是任何人都可以肯定的事。

但結果卻是練五吃掉簡四，而且還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才動手的。

簡四處心積慮幹掉了八個結拜兄弟，以爲可以把天地十絕所搶掠回來的一切完全據爲己有，熟料人算不如天算，老天在天地十絕裏，還安排了練五這個人存在！

（五）

自從天地十絕僅餘一絕之後，練五就被人稱爲練天絕。

「天絕」就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外號。

練天絕現在有多少財寶，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計算清楚。

在姑蘇城，以前最有錢的，是南街萬家。萬家是姑蘇城的名門望族，城內最少有八十家商號，都是屬於這個家族的。

但自從練天絕在姑蘇城重金買下靜心樓，在這個地方上逐漸生根之後，萬家的商號已急劇減少，由八十家變爲十二家。其餘的六十餘家，都已變成是練天絕的。

× × ×

天色更黯淡，風雨更加狂暴。

練天絕在練武廳裏，最少已捏碎了三十隻瓷杯子。

這是他的怪脾氣，當他想殺人的時候，就會先把杯子作爲生氣袋，他捏碎的杯子越多，心中的殺機也越是熾烈。

仇警霖、花鏡空站在他的兩旁，這兩人雖然都是殺人不眨眼的煞星，但在練天絕的面前，還是恭恭敬敬的，不致造次。

練天絕的目光忽然變得很深沉，他冷冷的盯着花鏡空，緩緩道：「把脚上的芒鞋脫掉。」

花鏡空一怔。

練天絕立時又厲聲喝道：「脫鞋！」

花鏡空頸上的青筋已凸起，但他最後還是俯身脫鞋。

他脫的是右鞋。

但練天絕立刻又喝道：「是左邊那一隻！」

花鏡空的臉更青白，忍不住道：「你爲甚麼一定要我脫鞋？」

練天絕道：「你不但要脫鞋，還要脫襪！」

花鏡空吸了口氣，遲疑着。

練天絕冷笑道：「你若不脫，我也不免强你，但這次行動，你也不必去了。」

花鏡空終於道：「我脫！」

他果然脫了鞋、襪。

他的左脚有甚麼好看？

沒有。

這一隻脚完全沒有值得欣賞的地方，花鏡空只不過是個臭和尚，而不是一個標緻的大姑娘。

但練天絕卻看得很仔細，就像血氣方剛的少年看見了一個完全赤裸的少女。

花鏡空的神態居然有點窘，而且窘得就像個第一次在男人面前赤裸的少女。

仇警霖對於和尚的脚一向都沒有興趣，他本來並不想看。

但人到底是有好奇心的，連練天絕這種不世梟雄都有興趣看的脚，他又怎能不看？

一看之下，這一隻和尚脚雖然沒有值得欣賞的地方，但也有特別之處。

但這種「特別」也不能算是太特別。

花鏡空的左脚有四隻足趾。

× × ×

假如花鏡空是個剛出世的嬰兒，而他這一隻脚又只有四隻足趾的話，那也可以算他是個「畸型之人」，的確相當特別。

但花鏡空缺少的一隻足趾，並不是「他母親欠他」的。

他少了一隻尾足趾。而這一隻小小足趾，是給人用劍削斷的。

練天絕看了半天，才嘆口氣道：「這一劍砍得又快又準，果然不愧是高手！」

花鏡空更窘，他突然大聲道：「我一定要親手宰掉那個臭小子！」

黑衣少年　率衆刧鏢

（一）

六月十二日，晨。

經過昨夜一場滂沱大雨後，姑蘇城外的一條官道變得泥濘處處，連走路也有點困難。

沒有雨，也沒有陽光。天空還是灰濛濛的，就像是程鵬刀的眼睛。

這五年來，程鵬刀彷彿已蒼老了二十年。

雖然現在還不够六十歲，但他臉上又深又長的皺紋，再加上滿頭白髮，使人覺得他已快七十五歲。

五年前，「程鵬刀」這三個字最少還值得三十萬兩。

他是個鏢師出身，在寶刀鏢局幹了二十年，終於成爲這家鏢局的總鏢頭。

他押過不少貨銀逾十萬兩的鏢，就憑「程鵬刀」這三個字，已足够令人有信心把貨銀交在他的手上。

程鵬刀所押的鏢，是否從來沒有出過岔子呢？

那又不然。

他曾經失過鏢，是着了手段下三濫盜賊的道兒。

不過失去了的鏢貨，他很快又再找了回來，雖然鏢貨或者略有損失，但程鵬刀卻是照賠不誤。

能够把鏢貨保住固然不易，能把失去的鏢貨弄回來，這種本領就更不簡單。

但在五年前，他終於失了一趟鏢。

他失鏢的地點，是在蘭州道上，雖然這一趟鏢的價值只是在三萬兩左右，但這一趟鏢被人刧去之後，就彷如石沉大海，再也追不回來。

結果，程鵬刀唯有賠鏢。

爲了這一趟鏢，他幾乎是傾家蕩產，而寶刀鏢局的威名，也從此一蹶不振。

整整五年了，寶刀鏢局就這樣沉寂下來，除了三幾千兩微不足道的小生意之外，大宗的買賣，已不再踏進這間鏢局的門口。

程鵬刀當然不會忘記蘭州失鏢，這個觔斗是栽在甚什人手上的。

刧去這一趟鏢的，就是天地十絕裏的簡四。

× × ×

雖然簡四已變成了一堆枯骨，但程鵬刀並沒有感到高興。

反之，他感到更頹喪。

簡四已死，他再也無法洗清蘭州一敗的恥辱。

當他知道簡四死在練天絕手下的時候，他差點瘋了。

幸好，他還有朋友安慰他，鼓勵他。

尤其是衞空空，更是他永遠都無法忘懷的朋友。

雖然程鵬刀的年紀已可以成爲衞空空的父親，但他倆仍以平輩論交。

人生的道路，本來就是崎嶇不平的。

誰無挫折？

誰無失敗？

只有懦夫才不敢面對失敗，只有懦夫才會最容易在遭遇挫折的時候一沉不起。

程鵬刀不是懦夫。

他還有東山再起的力量！

就在六月十二這一天的清晨，寶刀鏢局的鏢旗，經過了姑蘇城外的官道。

寶刀鏢局又押鏢，目的地是姑蘇城西南三十八里外的七星鎭。

沒有人知道這一鏢趟押送的是甚麼。

但江湖上很多人都知道，這一趟鏢不但由總鏢頭程鵬刀親自押送，而且還邀請了偷腦袋大俠衞空空助陣。

（二）

江湖上有三大奇俠，衞空空就是其中之一。

武林中人都知道，衞空空雖然不是個飯袋，但卻是個名副其實的酒囊。

除了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廢竹權之外，世間上酒量能勝過他的人恐怕再也難以找得着。

他的出身十分神秘，在十年前他這個人的名字簡直就沒有人聽過，但現在無論

是誰聽見衞空空這三個字，都難免會嚇了一跳。

他的名字所以能够嚇人一跳，並不是因爲他很兇，相反地，衞空空是一個十分容易相處，性格柔和的人。

但他却有一個最大的毛病。

他的毛病並不是喝酒，就算他喝醉了，他也絕不會胡說八道，更不會因爲喝醉酒而胡亂鬧事。

他的毛病是喜歡在半夜深更裏，將別人的腦袋悄悄偸走。

所以，他就被人稱呼爲「偸腦袋大俠」了。

一個專偸別人腦袋的殺人兇犯，居然被人稱爲大俠，那是因爲他偸的每一個腦袋，都是那些早就該拉去砍掉腦袋的大壞蛋、大惡賊。

尤其是近幾年來，他不但偸腦袋，而且更搶腦袋。

他在月黑風高的晚上偸別人的腦袋，也在光天化日之下，把那些該砍下來的腦袋一劍砍掉。

他練的「砍腦袋劍法」，本來就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劍法。

他對付江湖敗類，絕不容情。但半年來，有人發覺衞空空有點變了。

衞空空一向嫉惡如仇，這一點他直到現在還是沒有改變。

但有一件事他的確是變了。

以前，每當衞空空看見江湖敗類的時候，總是又偸又搶，務求要把對方的腦袋砍了下來。

但在這半年來，他變成了「不偸不搶」了。

他曾經遇見過若干無惡不作的大惡賊、大淫賊、大奸賊。

根據他以前的行事作風，這些惡賊必然難以逃過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但說來奇怪，面對着這些江湖敗類，衞空空居然視若無睹。

就算有時候他被逼出手，他也沒有拔劍施展砍腦袋劍法，只是用拳頭打碎對方的鼻子就算。

是甚麼事情令到衞空空不想拔劍？

× × ×

衞空空的腰間仍然佩着一把劍。

他用的劍並非寶劍。

雖然他曾經用過不少寶劍，但這些寶劍都並不是屬於他的。

他砍任何人的腦袋，只需一把平凡的劍便已足够。

平凡的劍落在衞空空的手中，就絕不平凡。

他的劍固然平凡，他的馬更是醜陋無比，又老又瘦，活像一隻大猴子。

但自從經過馬王大賽，由龍城璧策騎他這匹馬，獲得第一名之後，江湖上的人才知道這匹猴子馬竟然是一等一的千里良駒。

衞空空沒有讓程鵬刀失望。

他們一直把鏢貨運送到這裏，都沒有出過任何岔子。

偸腦袋大俠威名赫赫，有他在陣，又有誰敢輕易打這趟鏢的主意？

但世事往往有利亦有弊。

衞空空陪同程鵬刀押陣送鏢，實力不錯是增强了，但這一趟鏢却也因此更受人所矚目。

雖然沒有人知道這一趟鏢運載的是甚麼，但程鵬刀如此重視的，顯見價值不輕了。

所以，儘管路上一直平安無事，但鏢貨仍未到達目的地，就得格外小心。

據探子的消息，在鏢隊背後，近兩天來出現了一枝商旅。

這一枝商旅人數超過五十，有老有少，也有婦女，但却沒有小孩。

他們看來的確是一枝商旅，但探子最後却發現，商旅大隊之中，其中有一個臉上光滑無鬚的漢子，他的相貌最少有八分似是九叠峯長矛寨的寨主猵一豹。

猵一豹並不是個臉白無鬚的漢子，相反地，他本是個虬髯大漢。

倘若一個虬髯大漢忽然把鬍子剃掉，那是爲了甚麼緣故？

假如這人眞的就是猵一豹，那麼事情可就嚴重了。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猵一豹從來不打無把握的仗，他無論是與敵人交手也好，動手去搶刼殺人也好，沒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他絕對不幹。

猵一豹不但行事謹愼，發動攻勢時那一擊，更是有如豹子般兇殘、準確。

他經常一擊就已得手，而且一擊就足以把敵人置諸死地。

長矛寨本來只不過是個規模很小的强盜窩，但自從猵一豹成爲寨主之後，短短五七年間，就把長矛寨的勢力擴展到五百里外，最少有四五個山寨的强人，都歸順在長矛寨的旗下。

猵一豹愛惜自己的鬍子，尤在愛惜山寨夫人之上，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當程鵬刀接到探子這個情報的時候，實在難以相信猵一豹眞的會刮掉臉上所有的鬍子。

儘管他不相信，但衞空空却相信。

不少人都有某種奇怪的習慣，猵一豹亦然。

猵一豹自出道江湖以來，只有一次刮過鬍子。

當他刮了鬍子之後，不到三天，京師裏就一連串發生八件巨刼案。

京師重地，藏龍臥虎，無論是誰想在這裏做案，都是一件非常冒險的事。

但不到三天的時間內，在皇帝老子的地方上居然也有人敢連幹八票巨案，這種事未免太令人感到吃驚。

衞空空對這件事本來並無多大的興趣去理會，但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却爲了這八件巨案，明查暗訪整整三年，終於查出這八件巨案都是猵一豹的傑作，而且連他曾經刮鬍子的事也查了出來。

衞空空與唐老人這一老一少，原本感情並不太融洽，但近半年來已有很大的改變。

唐老人把這件事毫不保留的對衞空空透露，並對他說：「你若再遇見猵一豹，請小心保存他的腦袋！」

唐老人這句說話好像有點混淆不清。

但衞空空却明白他的意思。

猵一豹的腦袋若還在他的頸子上，他自己就會好好的把它保存着。

但猵一豹的腦袋若被衞空空砍了下來，那麼保存這顆腦袋的責任，就會落在衞空空的身上。

——「請小心保存他的腦袋！」

這句說話，衞空空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忘記。

（三）

探子的報告並沒有錯，而且也看得很眞切。

在鏢隊背後的一枝商旅，其中一人赫然正是長矛寨主猵一豹。

猵一豹雖然刮了鬍子，但他的相貌仍然是那麼兇巴巴的，就像一隻憤怒中的豹子。

可是，他還不是這一枝商旅的領袖。

領導這一枝「商旅」緊緊跟隨着寶刀鏢局的人，居然只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黑衣少年。

這一點，恐怕就連衞空空都絕對想不到。

誰也想不到，長矛寨主竟然會甘心聽命於一個只有十七八歲的少年人。

那簡直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

× × ×

黑衣少年的背上繫着一襲披風。

披風也是黑色的。

但黑漆得發亮的，却還是他的一雙眼珠子。

黑衣少年的外表，雖然看來並不令人覺得怎樣威嚴，而且神態淡淡漠漠的，好像對任何事都漠不關心，但他這一雙眼睛所發射出來的光芒，竟然隱隱具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殺氣。

猵一豹是個老江湖。

他竟然感覺到這種殺氣的存在。

黑衣少年並不騎馬，他騎的是一條騾子。

這條騾子並不很聽話，很少人能把牠騎得乖乖的走動。

就連猵一豹也不能。

但黑衣少年却很有本事，騾子在他的胯下，就算牠累極了也不敢停下來。

他對騾子很有辦法。

他對待人又怎樣？

× × ×

兩枝人馬，已過姑蘇城。

寶刀鏢局的鏢車，忽然停頓下來，久久不動。

鏢車隊伍不動，黑衣少年率領着的商旅隊伍也不動。

他們彷彿在互相考驗對方的忍耐力。

猵一豹終於忍不住，對黑衣少年道：「少帮主，咱們好不好衝過去，先把程老兒幹掉再說？」

黑衣少年冷冷道：「我們要對付的並不是程鵬刀，他只是個老廢物。」

猵一豹道：「當然，屬下明白我們最主要的對象是衞空空。」

「不錯，」黑衣少年臉色緩和下來，道：「你敢不敢與他決一死戰？」

猵一豹臉色一變，沒出聲。

黑衣少年又沉下了臉：「你不敢？」

猵一豹仍然默不作聲。

黑衣少年嘆了口氣，道：「這也難怪，偸腦袋大俠名震江湖，猵寨主的腦袋這麼值錢，當然犯不着去冒這個險。」

猵一豹的臉色更難看，臉上的肌肉不斷的抽搐。

他突然咬了咬牙，沉聲道：「好！我去！」

他也許不想去，但却不能不去。

因爲這是少帮主的命令。

（四）

唐老人要衞空空「小心保存的腦袋」，已呈現在衞空空的眼前。

猵一豹單騎而來，殺氣騰騰。

誰也想不到，昔年一口氣連幹八宗巨刼案的猵一豹，竟然要聽命於一個只有十七八歲的少年。

「猵一豹！果然是猵一豹！」程鵬刀在發出低沉的咆哮聲。

衞空空淡漠一笑：「他是來殺我，而不是來刼鏢的。」

程鵬刀一呆：「他與你有仇？」

衞空空道：「也許有仇，也許沒有，但他的腦袋早就屬於我的。」

猵一豹的耳朵很靈，居然相隔老遠就聽到他的說話，立刻大聲道：「我的腦袋既是你的，還不過來把它砍下？」

衞空空拍了拍猴子馬，淡淡道：「今天不宜殺人，你還是走罷。」

猵一豹冷笑：「爲甚麼不宜殺人？」

衞空空指着猴子馬，道：「今天是牠的生辰，所以不宜殺人。」

猵一豹目光一閃，厲聲道：「你滾出來，別說廢話！」

衞空空沒有「滾出來」。

猵一豹冷冷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個胆小如鼠的儒夫。」

衞空空淡淡道：「我從來沒有說過自己很勇敢，只不過要殺你這種人，還不會太困難。」

猵一豹道：「可是你現在居然不敢動我一根汗毛。」

程鵬刀突然拔刀，翻身落馬，呼的一聲，揮刀直砍猵一豹。

他的動作雖然並不太快，但刀勢沉雄力大，果然寶刀未老。

「姓猵的，吃程某一刀！」

他一刀擊出，猵一豹的長矛也同時刺向程鵬刀的心臟。

程鵬刀刀如輪轉，瞬息已連發五刀。

但猵一豹不愧是長矛寨主，他手中的長矛已刺殺過無數武林高手，程鵬刀雖然刀法凌厲，但長矛招式一展，一片刀光就立刻消失。

十招之內，猵一豹已佔着上風。

衞空空突然大喝：「猵寨主住手！」

程鵬刀已落於下風，照理猵一豹是絕不會在這個時候住手的。

但猵一豹居然很聽話，立刻就把長矛收回，不再發出攻擊。

衞空空飄然下馬。

他緩緩地走到猵一豹的面前，兩人的距離還不足一丈。

「你想殺我？」

「不錯。」

「就在今天動手？」

「也不錯。」

「好，你儘管動手好了，衞某絕不退縮。」

猵一豹長矛抖動，突然逆風而上，射

向衛空空。

矛尖即時刺到。

衛空空右手揮劍，把長矛盡拒於劍網之外。

獨一豹身形急變，順着衛空空的劍勢，尋隙疾刺對方要害。

他每一矛刺出，都志在取衛空空的性命，好像彼此間眞有血海深仇似的。

但衛空空的劍法彷如重重巨網，根本就毫無罅隙，獨一豹的長矛雖然攻勢凌厲，有如水銀瀉地，但偏偏就是無法衝破他的劍網。

衛空空好像很沉得住氣。

他一上來就被獨一豹狂攻，而他僅是採取嚴密的守勢，遲遲都沒有發動反擊。

獨一豹還不覺得怎樣，但旁觀的程鵬刀却不禁眉頭深鎖，他不明白衛空空何以不使用砍腦袋劍法，來對付獨一豹。

獨一豹雖然久攻不下，但由於衛空空只守不攻，所以他仍然未曾感到對方劍法的壓力。

就在他們兩人激戰的時候，神秘的商旅已漸漸逼近寶刀鏢局的鏢車。

（五）

這一趟鏢能否保得住，似乎已面臨到最大的考驗。

衛空空與獨一豹的激戰仍然在持續，看來衛空空並不容易把對方擊敗。

這一點，無疑是令到程鵬刀既感驚詫，又感到失望。

但他絕不相信，衛空空已是「黔驢技窮」。

他一定有辦法可以把獨一豹的腦袋砍下來的。

然而，最令程鵬刀大惑不解的，就是他根本就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的打算。

沒有了砍腦袋劍法的衛空空，還能成爲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嗎？

對於程鵬刀來說，他確是存有這個疑問。

他沒有怪衛空空。

但他却替衛空空担心。

他担心衛空空會被獨一豹擊敗！

×　×　×

程鵬刀的担心並非多餘。

但幸好衛空空畢竟還是衛空空，雖然他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但他的劍法仍然是第一流的。

獨一豹終於給衛空空擊敗，右腕被刺上一劍。

這一劍雖然並不致命，但最少已令到獨一豹喪失了戰鬥的能力。

獨一豹臉色驟變。

倘若在這個時候衛空空施展砍腦袋劍法，那麼他的頭顱能否保存得住，實在是難以逆料。

但衛空空沒有砍他的腦袋，而且還把劍插回鞘內。

他彷彿有點累了，他只是淡淡的道：「你走罷，今天我不想殺你。」

獨一豹左手握矛，心中更是充滿了矛盾。

他既想再戰，又想逃避。

衛空空雖然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但仍然是一個很可怕的對手。

他的劍法若不可怕，又怎能刺傷獨一豹這種高手的右腕？

獨一豹正在猶豫的時候，黑衣少年的聲音已在他的背後響起：「獨寨主，衛空空是劍下留情，難道你竟然不知道嗎？」

獨一豹面色更是蒼白。

他只能點頭。

黑衣少年冷冷道：「既然知道，還不退下？」

獨一豹臉色又再變成一片死灰，到最後，他憤然把長矛擲在地上，然後策馬狂奔而去。

×　×　×

大地上一片蕭瑟。

只有風聲，和鏢局大旗迎風作響獵獵之聲。

黑衣少年就在商旅人叢的中央。

這一枝商旅當然不是商旅，而是一枝精兵。

它是由黑衣少年所率領的一隊精銳戰士。

他們要刦奪這一隊鏢車，看來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

他們只要解決了兩個人的性命，這一趟鏢貨就可垂手而得。

這兩人當然就是衛空空和程鵬刀。

但在黑衣少年心目中看來，程鵬刀並不能算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他已老了。

而且他的武功也及不上衛空空。

所以，實際上黑衣少年只要殺了衛空空，一切的問題將不成問題。

刦鏢固然重要，殺衛空空更加重要。

黑衣少年的目中，彷彿燃起了兩堆熾熱的烈火，恨不得把衛空空活活燒死。

衛空空不認識他。

但這個黑衣少年竟似對衛空空有着無比的仇恨，他的目光也越來越是怨毒。

「衛空空，今天你一定要死在這裏！」這些說話他雖然沒有說出來，但衛空空已可以從他的眼中看出。

獨一豹雖然敗走，但更厲害的煞星已威脅着寶刀鏢局。

黑靈魔劍　挑戰醉俠

（一）

決戰一觸即發。

只要其中任何兩個人一開始動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廝殺立刻就會展開。

沒有人能阻止。

黑衣少年突然冷喝：「殺！」

他這個字才叫出口，寶刀鏢局就有兩個趟子手倒在別人的刀下。

激戰終於爆發。

衛空空仍然站在那裏，目中似乎露出黯然之色。

黑衣少年冷笑道：「你爲甚麼還不過來殺我？」

衛空空道：「這句話也正是我要問你的。」

黑衣少年冷冷道：「你已成爲籠中鳥，我又何必着急？」

衛空空的劍又再出鞘：「既然如此，休怪衛某劍下無情。」

黑衣少年狂笑：「你若不殺我，你就是活王八，死烏龜！」

他的劍也已亮出。

他的劍長約三尺，劍鞘、劍柄全是黑色的。

衛空空脫口道：「黑靈魔劍？」

黑衣少年冷笑道：「總算你識貨，看劍！」

「嗤」的一聲，黑靈魔劍彷如毒蛇一樣疾刺衛空空的胸膛。

一劍刺出，衛空空的人已閃開三尺。

黑衣少年喝道：「衛空空，你躲不了的！」

前後只不過說了八個字，他的劍又已再疾刺了十二次。

好快的劍！

衛空空折腰曲膝，連閃十劍，但最後一劍他却被黑衣少年封死退路，可說是無可閃避。

既不能閃避，只好揮劍抵抗，甚至發出反擊。

果然，衛空空手中的一把長劍也開始發揮了它的威力，刷刷一連兩劍，非但把黑衣少年的第十二劍化解，而且更展開反擊，一劍砍向黑衣少年的左臂。

這一劍他砍得很好，無論是否能把黑衣少年的左臂卸了下來，最少已可穩住自己的陣脚。

黑衣少年身手也極不弱，反手一劍，把衛空空的長劍擋開。

衛空空身形右竄三尺，一口氣再連續刺出五十五劍。

這五十五劍雖然速度頗快，但却令到唐竹權看得眉頭皺，頻呼「奇哉怪也」！

（二）

唐竹權是杭州唐門的大少爺，也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

雖然他是個大胖子，體重驚人，但江湖上近來居然有人用「行踪飄忽，來去無踪」這八個字來形容他。

從外表上看來，他絕不會是個輕功能手。

看他渾渾沌沌的，倒像個又笨重、又胡塗的大笨蛋。

但他不笨。

他非但不笨，而且心細如髮，比任何聰明的人都更聰明一點。

關於他的輕功，確也實在是令人吃驚的。

當他展開身形向前飛掠的時候，那種景象就像是一團肉球長着一雙翅膀，用一種令人無法想像的速度一掠而過。

不少見識過唐竹權輕功的人，都會以爲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實際上他們的眼睛沒有毛病。

有毛病的只是唐竹權。

他的毛病就是輕功實在太好。

×　×　×

誰都不知道唐竹權是在甚麼時候出現的。

就連衛空空也不知道。

直到他坐在一棵大樹的樹梢上頻呼「奇哉怪也」的時候，衆人才發覺到這一幕奇景。

——軀體如此龐大的一個胖子，竟然能够安安穩穩的坐在樹梢上，的確也是「奇哉怪也」的事。

別人覺得唐竹權這個大胖子「奇哉怪也」，但唐竹權却覺得衛空空的劍法才是「奇哉怪也」。

假如衛空空蒙上臉的話，恐怕唐竹權很難憑劍法來認出對方就是衛空空。

因爲衛空空的劍法雖然仍然很快，但却缺乏了殺氣騰騰的駭人氣勢。

這也難怪，因爲衛空空根本就沒有使用驚天地、泣鬼神的砍腦袋劍法。

衛空空看見了唐竹權。

唐竹權是個大醉鬼，但這一天他居然沒有抱着那種大得嚇死人的酒罎。

衛空空大聲道：「你戒酒了？」

唐竹權搖搖頭：「沒有。」

衛空空道：「我現在沒有空，暫時不能陪你去喝酒。」

他正在與別人拚命，當然沒有空。

唐竹權乾笑一聲：「這倒有趣，別人殺你，你却變成了一個活菩薩……」

「閉嘴！」衛空空的說話很不客氣。

他的說話不客氣，黑衣少年的黑靈魔劍更不客氣。

唐竹權突然暴喝一聲，從樹梢上跳了下來。

一般武林高手從高處躍到地面上，都是飄飄然徐徐降下的，但唐竹權却並不如此。

他簡直就像是一塊幾百斤的巨石滾了下來，「蓬」然一聲，差點沒有把地面撞穿一個大洞。

這也算是輕功？

當然算。

最少，他從高處摔下沒有受傷，這就已經是一種很大的本事。

他剛從樹上跳下來，立刻就有兩把尖刀剁向他的頸子上。

他的頸子又肥又多肉，目標極大，就算刀法再差的人也不會砍不着。

用刀砍唐竹權的是兩個唇上都蓄有兩撇鬍子的灰衣漢子。

他們是山東斷魂刀法的唯一傳人，這兩刀又是斷魂刀法中最威猛的招式。

這兩人一個叫舒不善，另一個叫廖不錯。

舒不善來意不善，廖不錯刀法不錯，兩人一衝上來，就再也沒有給唐竹權留下來半點活路。

唐竹權「媽啊」一聲大叫，突然倒下去。

舒廖二人俱是一怔。

他們你望我，我望你的，呆了一陣。

舒不善沒有砍着唐竹權，廖不錯也沒有，但唐竹權却一聲「媽啊」之後，就像個大元寶般跌在地上。

剎那間，舒不善以爲廖不錯已殺了唐竹權，而廖不錯却又以爲舒不善刀法如神，一下子就解決了這個從樹上「跌」下來的大胖子。

但他們都錯了。

而且錯得厲害！

唐竹權若是這麼容易就被他們砍翻，那麼世間上最少可以省回好幾千斤酒，不必被灌進這個唐家大少爺的肚子裏。

換句話說，唐竹權的武功若那末平常，早就變成別人刀下之鬼，又幾時輪到舒不善和廖不錯在此「大顯神威」？

他們只是呆了很短的一霎眼間。

但對於唐竹權來說，這已經很足够很足够。

唐門五絕指法天下無雙，不但招式精絕，出手速度更是快如閃電，不可思議。

舒不善突然覺得胸前一陣劇痛。

分明已經倒了在地上的唐竹權，忽然一躍而起，向舒不善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

唐竹權嘿嘿一笑。

「你的刀法很不錯，今後大可以在陰曹地府稱雄稱霸！」

舒不善發出一聲怒吼。

唐竹權笑道：「別生氣，不必怒容滿面，總之下次老子不再向你下手就是。」

下次？

還有下次嗎？

當然沒有；唐竹權的五絕指已插在他的心臟上，又何來下次？

舒不善「噗」的一聲倒了下去，以後就再也站不起來。

廖不錯簡直看得有點楞住了。

但他手中的一把斷魂刀却絲毫不慢，急劈唐竹權胖大的肚子。

但唐竹權的肚皮上忽然出現了一隻胖大無比的手。

這隻手當然是唐竹權的。

廖不錯刀勢去得更急，就算不能把唐竹權的肚子一刀破開，若能把這隻胖手砍了下來也是好的。

可是這隻手並不鈍。

刀鋒還未砍中唐竹權的手，這隻手居然就已像魔法般抓住了廖不錯的刀背。

一陣清脆的聲響暴起，廖不錯的刀不但被唐竹權抓住，而且還給折斷了。

唐竹權哈哈一笑，大聲道：「這東西還給你！」

颼！

斷折了的刀鋒，如箭般飛射向廖不錯的咽喉。

廖不錯踉蹌撤退。

他退得眞快，速度比進攻唐竹權的時候還快得多。

就以這一手「撤退功夫」看來，廖不錯的身手已然的確不錯。

可是，他退得再快，也快不過從唐竹權手中射出來的半截刀鋒。

廖不錯連退五步，終於跪了下來。

刀鋒已插進他的咽喉，死神已向他招手。

唐竹權的臉上又浮現出那種神秘的笑意：「朋友，再見！」

廖不錯血氣上湧，再也無法支持，頹然倒斃。

（三）

黑衣少年狂攻衞空空，似是非要把衞空空置諸死地不可。

衞空空的劍法絕不在黑衣少年之下，但不知如何，他的劍法竟然缺乏了昔日殺氣騰騰的氣勢。

唐竹權越看越不是滋味，大步上前喝道：「衞空空，你滾開，讓老子來對付這個小畜生！」

衞空空本來很少聽唐竹權的說話，但這一次却是例外。

唐竹權叫他滾開，他果然乖乖的立刻就退了開去。

黑衣少年怒目注視唐竹權：「你偏要來多管閒事！」

唐竹權冷冷一笑，盯着黑衣少年手中的劍看了半天，才道：「這是你的劍？」

黑衣少年冷笑：「當然是我的劍。」

唐竹權道：「但據老子所知，這把劍本來是一個老烏龜所擁有的！」

黑衣少年臉色一變，怒道：「你在罵誰老烏龜？」

唐竹權淡淡道：「老子在罵老烏龜是老烏龜，難道老烏龜竟然是你的老子不成麼？」

黑衣少年的肺都給氣破了。

他的劍本是他父親的，唐竹權來來去去，還是罵着他的父親就是個老烏龜。

黑衣少年冷厲的一笑，突然挺劍向唐竹權的咽喉刺去。

唐竹權側身閃開，瞪目道：「你是當眞的？老子還以爲你只是拿你老子的劍來嚇唬大人，這怎麼得了？」

黑衣少年不再開口，手中的劍却是有如驚濤拍岸，一招緊接一招的向唐竹權攻去。

程鵬刀這一趟鏢能否保得住，原本是靠衞空空的，但現在却變成了要倚靠唐竹權了。

程鵬刀不禁唏噓嘆息。

他這一陣嘆息是爲了自己的力量實在是太薄弱，根本不能保得住這一趟鏢。

他已立下決定，無論這一趟鏢是否能够安全運抵目的地，他都決定結束鏢局的業務，回到鄉下去渡過晚年的生活。

他已厭倦了江湖上的生涯。

但他實在覺得奇怪，衞空空彷彿已忘記了砍腦袋劍法。

難道這人竟然不是衞空空？

想到這裏，程鵬刀不禁揑出了一把冷汗。

假如這人不是衞空空，他又是誰？

他易容冒充偷腦袋大俠，又有甚麼不可告人的目的？

但程鵬刀看來看去，還是看不出這個「衞空空」有甚麼破綻。

也許他唯一的「破綻」，就是他沒有施展獨門絕學——砍腦袋劍法！

他不是不施展，而是根本不懂得砍腦袋劍法！

但這個衞空空是眞的？還是假的？這一點，除了從砍腦袋劍法來推斷之外，其餘的事都無法獲得證據，證明這個衞空空是冒牌的。

× × ×

程鵬刀一面猜想，一面又要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偶一失神，背上吃了一刀。

幸好這一刀劈得並不太深，否則程鵬刀可能立刻就得了帳。

趟子手已倒下了七八個，寶刀鏢局的鏢師也有一死兩傷，形勢並不很妙。

衞空空雖然揮劍對抗刦鏢者，但他仍然沒有使用砍腦袋劍法。

程鵬刀更是疑雲大起，但這時他正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關頭，也無法顧慮太多，目前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擊退這一羣盜賊。

看來這一場大混戰，將會使雙方的人數減少一大半以上。

這一大半人都會歸登極樂世界，成爲激戰下的犧牲者。

有誰能挽救他們這種悲慘的命運？

從目前的跡象看來，似乎是沒有。

然而，世事往往出人意表，就在激戰最烈的時候，西方突然響起了三下尖銳的哨聲。這三下哨聲很短促，但當哨聲響起之後，黑衣少年的手下突然全部停止了戰鬥，並且有條不紊地圍聚在一起。

程鵬刀目光一亮。

他是個經驗老到的老江湖，他當然看得出對方是準備撤退。

黑衣少年原本力攻唐竹權，但當那三下尖銳的哨聲響起之後，他也不再戀戰，幾招虛劍之後，就抽身向後猛退，顯然不打算與唐竹權再耗戰下去。

唐竹權也沒有追趕。

他只是哈哈一笑，對黑衣少年道：「還是你老子懂得厲害，知道老子並不是好惹的，你們還是快快走路，免得吃這種眼前虧。」

黑衣少年臉色煞白。但他到底還是忍住這一口氣，帶着手下望西方而去。

唐竹權大笑，一手抓住了衞空空，道：「老弟，待這一趟鏢護送成功之後，咱們去喝個他媽的痛痛快快！」

衞空空淡淡笑道：「自當奉陪到底！」

砍頭劍法　如假包殺

（一）

天氣潮濕，顯然又將會再下一場滂沱大雨。

這二十幾天以來，只有三天放晴，其餘的日子，難得有一天不下雨。

高老頭仰望着灰灰黑黑的天色，他的臉也和今天的天色同樣難看。

「又下雨，怎麼老天總是愁眉苦臉的？豈有此理，壞了俺的生意。」他一面喝酒，一面在喃喃自語。

他喝酒的地方，是在高家酒館。

高家酒館也就是他的酒館，他喝的當然也是他自己的酒。

賣酒的人也喝酒，這並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

但他的說話却未免令人感到有點奇怪，雖然老天又想下雨，但却絕對沒有影響這間酒館的生意，這個把月來，雖然天氣惡劣經常下雨，但高家酒館却也經常座無虛席，生意非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好像比沒有下雨的時候更好。

既然如此，高老頭爲甚麼長嗟短嘆？

但在高家酒館裏的顧客，伙計，都沒有感到奇怪。

高老頭是個酒徒，但酒量却不算好，只要喝上三兩斤白乾，就會胡言亂語，他現在的說話也是瘋瘋癲癲的，看來他距離醉臥不起的時刻也不會太遠了。

他喝了一口酒，又罵道：「下雨下雨！下個鳥雨！哈哈，有趣！有趣！」

× × ×

果然又下雨。

不是小雨，是大雨。

街上人人廻避，頓時一片淸冷。

在高家酒館對面，是歡喜來客棧。

歡喜來客棧從不賣酒，在這間客棧裏，顧客唯一可以喝的只有茶。

但在天字第一號房的兩個顧客。却不喝茶。

他們只想喝酒。

× × ×

衞空空已是天下著名的酒囊，再加上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這兩人湊在一起，又怎會喝茶而不喝酒？

寶刀鏢局這一趟鏢，總算如期送到目的地，程鵬刀大大的鬆了口氣！

不過，他早已決定，這一趟鏢無論能否平安抵達目的地，他都準備把寶刀鏢局結束。

他心中唯一疑慮的，就是衞空空是否眞的衞空空，還是被人易容冒充。

程鵬刀要走了。

他臨走的時候，帶着幾個鏢師，一起向衞空空辭行，並再三致謝。

衞空空笑道：「程總鏢頭若再太客氣，倒教在下心中不安。」

唐竹權却道：「程總鏢頭既要回去，老子也不免强各位留下，但有一件事却非要你明白不可。」

程鵬刀一怔，微笑道：「未知唐大少爺有何賜教？」

唐竹權指了指衞空空，道：「他姓衞，雙名空空，外號是偷腦袋大俠。」

程鵬刀更是呆住，半晌才道：「老夫不明白唐大少爺的意思。」

「老子的意思，是說他就是衞空空，而且是如假包殺的衞空空。」

程鵬刀一陣苦笑：「甚麼叫『如假包殺』？」

唐竹權「嘿嘿」一笑：「如假包殺的意思，就是如果這個衞空空是別人冒充的話，那麼老子必定把他送上西天，明白了沒有？」

程鵬刀頻頻點頭：「老夫明白了。」

唐竹權道：「你不必懷疑他是否衞空空，你若以爲他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身份就大有可疑，那是錯誤的推想。」

程鵬刀雖然是個老江湖，但此刻臉上竟然微微一紅，無言以對。

唐竹權又道：「爲了不使程總鏢頭心中有太多的疑慮，老子已買了隻西瓜。」

「西瓜？」

程鵬刀大惑不解，西瓜與衞空空又有何關係？

衞空空微微一笑，唐竹權已把一隻十來斤重的大西瓜放在桌上。

衞空空突然亮劍。

劍一出鞘，室內竟然殺氣騰騰，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人人都感覺到一股淩厲的殺氣，自劍鋒之上，散發出來，直逼壓着每個人的心臟。

劍揮動。

程鵬刀的心跳突然加速，忍不住脫口道：「砍腦袋劍法！」

（二）

程鵬刀沒有看錯。

衞空空正在施展出天下獨一無二、劍勢最狠、最霸道的劍法。

砍腦袋劍法！

這種劍法絕對不是天下間最快的劍法，但每一擊都足以使敵人心驚胆顫，魂飛

魄散。

尤其是「法場斬首」。

只見劍光閃動，狠霸程度無與倫比的一招「法場斬首」，已在房中施展出來。

劍氣森森，令人心寒。

但這一劍却不是砍別人的腦袋，而是砍向桌上的一隻大西瓜。

× × ×

劍影一揮，劍鋒斜斜地從西瓜左面邊緣切落。

西瓜畢竟是西瓜，就算衞空空手中的劍再鈍，也得被劈成兩半。

西瓜當然被應聲斬開。

但衞空空的劍勢並未就此停止，居然連西瓜下的桌子也被砍碎。

一陣巨响，木屑橫飛，那張木質堅實的桌子竟然也一分爲二，當場毀爛。

衞空空的劍仍未回鞘。

劍非寶劍，但劍鋒仍絲毫無損。

程鵬刀長長的吸了口氣，背後的幾個鏢師更是面面相覷，簡直看得呆住了。

「果然是天下無雙的砍腦袋劍法！」

程鵬刀如夢初醒，方知自己多疑，這個衞空空絕不是冒牌的。

唐竹權咧嘴一笑：「程總鏢頭，你是否也想試一試砍西瓜的滋味？」

程鵬刀連忙答道：「老夫豈敢班門弄斧？」

唐竹權笑道：「別誤會，老子只是問你想不想吃西瓜而已？」

程鵬刀苦笑道：「吃西瓜不必了，但路上風塵却是不由我不吃！」

唐竹權道：「你現在就去？」

「不錯，時候已不早了。」

唐竹權淡淡一笑：「你不喝酒？」

程鵬刀道：「跟你們兩人一起喝？」

唐竹權道：「這才熱鬧。」

程鵬刀連忙搖頭道：「雖然熱鬧，但老夫却吃不消，唐大少爺再加上俞腦袋大俠，這一頓酒必然喝得天翻地覆，老夫不敢領教，還是上路好了。」

唐竹權大笑：「既然如此，不再免强了，咱們後會有期！」

程鵬刀終於帶着寶刀鏢局的鏢師和趟子手走了。

唐竹權牽着衞空空，道：「咱們到對面的酒家喝個痛快去！」

衞空空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一頓酒也許喝不成了。」

唐竹權瞪大了眼睛：「爲甚麼會喝不成？」

衞空空道：「難道你沒有聽見對面的酒家正在有人打架？」

唐竹權搖了搖頸子，道：「打架聲音是剛剛響起的，但別人打架跟我們喝酒又有甚麼關係？」

衞空空道：「當然有。」

唐竹權目光一亮：「難道你認爲他們打架，會連酒家裏的酒罎都打破？」

衞空空苦笑。

接着，唐竹權也面色爲之一變。

因爲他們都已聽見了一種聲音。

那是酒罎被擊破的轟然巨响。

（三）

對於唐竹權來說，打破酒罎的聲音，簡直就比殭屍復活還更可怕。

尤其是酒罎裏有酒。

更尤其是他酒癮大發的時候。

唐竹權倏地發出了一聲怒吼，迅雷也似的衝出客棧，直奔大街對面的高家酒館而去。

酒罎被打破的聲音仍然不絕於耳。

唐竹權的臉彷彿變成了一團火，這些酒雖然並不是他的，但他却比高老頭還更緊張百倍。

高老頭也許一點也不緊張，因爲他早已喝得酊酩大醉，雖然他的酒館已被兩個無賴弄得天翻地覆，但他最關心的却是：「老天又下雨了，老天壞了我的生意！」

× × ×

打架的是兩個無賴。

這兩個無賴平時已是素有夙怨，今天不知爲了甚麼事，竟然在高家酒館中大打出手。

顧客們紛紛走避，酒館中打得亂成一片。

這兩人，一個叫陶四，還有一個叫尹彪。

陶四、尹彪打架並不是一件奇事，他們兩人爲了地盤、粉頭、利益而打架，那是司空慣見的事。

假如這兩人碰頭，而又不打架的話，那才是一件奇事！

但這一天，他們這一場架，打得很特別。

據說，他們這一次打架，是爲了幾句言語上的衝突，無緣無故的就拚了起來。

他們初時互相毆打，你一拳我一腳的，倒還很像是在打架。

但漸漸地，他們打架的形式變了。

陶四雖然自稱「七省拳王」，但他不再揮拳。

尹彪自誇「腿腿穿心」，但他的穿心腿也不再向陶四飛踢。

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改變了另一種戰術。

他們改變的戰術是施放暗器。

但他們的暗器，却不是飛鏢、鐵蓮子，也不是毒針飛蝗石，而是高家酒館裏的酒罎。

× × ×

酒罎飛來飛去，酒館被弄得一團糟。

高老頭依然視若無睹，好像這種事根本與他無關。

尹彪氣力比陶四大，但身手却不及陶四般靈活，正是各有所長，但他們却好像並非全心全意對付對方，倒是像拿這些酒罎來洩氣似的。

高老頭一概不管。

看他的樣子，已經醉得快要不省人事了。

就算其中一隻酒罎撞在他的頭上，恐怕他也不會有甚麼反應。

一時之間，「暗器」橫飛。

這種暗器，體積龐大，而且「威力驚人」。

唐竹權一瞧見這種情況，不禁怒火沖天，大喝道：「他媽的，你們瘋了。」

陶四、尹彪彷如未聞，依舊把酒罎飛來飛去，酒館中的酒最少被搗翻了大半。

唐竹權怒不可遏，揮拳就向陶四的鼻子上打去。

陶四見唐竹權想打自己的鼻子，於是也依樣葫蘆，一拳就向唐竹權的鼻子打過去。

陶四雖然平時兇橫霸道，但如何是杭州唐門大少爺的敵手？

他的拳頭只是揮出了一半，唐竹權那隻又胖又粗大的拳頭已結結實實地打在他的鼻子上。

這一拳可不是鬧着玩的。

「吔！」

陶四慘叫一聲，臉上已開了花。

他臉上開的很像是玫瑰花，鮮血豈非也和玫瑰一樣殷紅奪目？

尹彪與陶四打架，此刻陶四被人重重揍了一拳，本該大聲叫好才對。

但尹彪的臉色却並不好看。

他臉上的神態，彷彿也被唐竹權揍了一拳。

唐竹權伸手戟指着尹彪：「兔崽子，你若敢再擲酒罎，老子就叫你老祖宗。」

尹彪的臉青了，他原本高高舉起的酒罎，此刻連忙放回地上。

唐竹權冷冷一笑：「快滾！」

尹彪吸了口氣，果然拔脚就跑。

但他剛跑出門口，立刻又被唐竹權攔截住：「且慢！」

尹彪臉色一變。

「你……你要怎樣？」

唐竹權冷冷道：「老子並不想怎樣，只不過想做得公平一點！」

尹彪道：「怎樣公平一點？」

他的說話剛出口，眼前一花，臉上已經結結實實的吃了一拳。

蓬！

他的臉上也迸開了一朵血花，一張臉被唐竹權的拳頭打得一塌糊塗。

唐竹權淡淡一笑，看了看陶四，又看了看尹彪，然後道：「現在你們每人都已滿天星斗，這樣總算是比較公平了。」

陶四、尹彪面面相覷，突然一起拔足狂奔。

唐竹權大笑。

突聽門外一人冷冷笑道：「混帳！他媽的混天下之大帳！」

唐竹權笑聲立斂，板起了臉孔沉聲道：「是甚麼人在外面放他媽的天下之大臭屁？」

「粗鹵！粗鹵！」門外冒出了一張冰冷的臉：「想不到天下第一號大醉鬼竟然如此粗鹵，簡直操他娘的不是人！」

唐竹權的鼻子差點冒烟，不斷的冷笑：「有趣！有趣，你這個人倒是他媽的既『斯文』又有趣！」

門外那人道：「你可知道我是誰？」

唐竹權打量那人一眼。

那人身穿一襲淺藍色的衣裳，腰間斜插着一把刀。

刀柄是古銅色的。

唐竹權冷冷一笑：「看你的樣子，倒有三分像雪刀浪子龍城璧。」

這人當然不是龍城璧。

別說唐竹權沒有喝酒，就算他喝醉了酒，也絕不會連龍城璧都認不出來。

但這個藍衣人居然道：「怎麼只有三分像雪刀浪子龍城璧？我看你準是他奶奶個熊喝醉了。」

唐竹權瞪大雙目道：「小子，你說甚麼？」

藍衣人嘿嘿一笑，道：「我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唐竹權聽到了一個天大的笑話。

這個藍衣人意然說自己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唐竹權沒有笑。

他笑不出。

他凝視着藍衣人，半晌才道：「你是龍城璧？」

「不錯，我就是龍城璧。」

「你曾經易容？」

「沒有。」

「你可知道，老子與龍城璧的關係如何？」

「當然知道，因爲我就是龍城璧。」

唐竹權有點火了。

這人分明不是龍城璧，但他却聲聲自稱是龍城璧，除了他腰間的刀有點像是風雪之刀之外，唐竹權實在看不出他有甚麼地方與龍城璧相似。

唐竹權忍住怒氣，道：「你既然知我與龍城璧的關係，還敢冒認雪刀浪子龍城璧？」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我並不是冒充龍城璧，而是代替龍城璧。」

「代替？」

「不錯，我就是代替龍城璧的龍城璧了。」

唐竹權冷冷道：「朋友，別再故弄玄虛，再瞎扯下去，老子可不客氣了。」

藍衣人道：「你所認識的雪刀浪子已將面臨末日，他很快就會在武林消失。」

唐竹權冷笑道：「雪刀浪子消失之後，你就會成爲新的雪刀浪子？」

藍衣人道：「難道你認爲我沒有這個能耐？」

唐竹權道：「當然沒有，除非你能把老子一刀宰掉！」

藍衣人搖頭道：「我不能殺你。」

唐竹權冷笑：「你爲甚麼不能殺我？難道你怕了我這個混天下之大帳第一號大醉鬼？」

藍衣人道：「不是不敢殺，而是不能殺。」

唐竹權道：「爲甚麼不能殺？」

藍衣人道：「我若殺了你，將來的麻煩恐怕會比你的肚子還更大得多。」

唐竹權嘿嘿一笑：「老子是杭州老祖宗的兒子，你敢動老子一根汗毛，老子就服了你。」

藍衣人冷冷道：「別再在自己的臉上貼金，我不殺你，絕不是怕了唐老人，而是……」

「而是甚麼？」唐竹權瞪眼道：「你不敢說出來，就是個龜兒子！灰孫子！活王八！」

藍衣人淡淡一笑：「你不必激將，現在我絕不會說出來，但將來你一定會明白的。」

唐竹權沉聲道：「你究竟是誰？」

藍衣人連眼都不眨：「雪刀浪子龍城璧。」

唐竹權怒道：「胡說！」

藍衣人道：「你就當我是胡說八道好了。」

唐竹權臉色一沉。

「朋友，明人面前不說暗話，剛才那兩個兔崽子是你指使的？」

藍衣人道：「他們打架干我鳥事？」

唐竹權道：「你在這裏瞎纏，也是在拖延時間？」

藍衣人哈哈一笑：「我爲甚麼要拖延時間？」

唐竹權冷冷道：「你們想對付的人並不是老子，而是衞空空！」

藍衣人淡淡道：「你並不笨。」

他笑了笑，忽然道：「告辭了。」

唐竹權大喝一聲：「鼠輩休走！」

但他喝聲剛起，藍衣人已飄然遠去。

這人輕功之高，竟然遠在唐竹權意料之外。

唐竹權沒有追，因爲他正在担心衞空空是否已遭遇到襲擊。

雨中血戰　雪刀飛來

（一）

衞空空是和唐竹權一起步出天字第一號房的。但唐竹權聽見高家酒館的酒被人搗破，立刻就像旋風似的衝了出去。

他衝出去的速度極快，但衞空空却並不着急。

雖然他的酒量僅稍次於唐竹權，但他對於喝酒這件事，並不如唐竹權般緊張。

唐竹權是個隨時隨地却可以爲酒拚命的人。假如世間上只有一種東西可以讓唐竹權跳樓，那麼這種東西必然是酒。

除了酒，他絕不會爲別的事而緊張到這個地步。

但當唐竹權在高家酒館「胡混」一番之後，他回到歡喜來客棧却再也不見衞空空的踪跡。

唐竹權暗叫不妙。

不是小小的不妙，而是大大的不妙。

衞空空並不是個小孩子，而且他的本領也絕不比唐竹權爲差，照理，唐竹權是不必担心衞空空的安全的。

但現在衞空空却有點變了。他不再殺人。最少，他的砍腦袋劍法只能砍西瓜，而不能去砍掉別人的腦袋！

在這種情況之下，衞空空幾乎已變成一隻沒有爪牙的老虎。

當然，一般江湖人物還是無法傷害得到衞空空，但假如要對付衞空空的是高手呢？那麼情況就大大不妙了。

唐竹權初時並不知道衞空空何以不施展砍腦袋劍法去對付他的敵人。

後來，衞空空告訴了他一個秘密，才使唐竹權恍然大悟。

這是一個絕不能洩露出去的秘密，否則，衞空空就會遭遇到很大的危險。

但衞空空的秘密是否能保得住呢？

×　×　×

大雨中。

古道上，正有兩個人在對峙着。

他們的衣服都濕透了。

站在西方的一個青袍人，正是唐竹權到處找尋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衞空空的神態很安詳，他雙手背負着，彷彿是到這裏來欣賞雨景。

好大的一場雨。

雨水打在他的臉上，打在他的身上。

他的一雙靴子都已沾滿黃泥。

在他對面不足兩丈，也站着了一個背負長劍的青袍人。

他的衣飾幾乎和衞空空一模一樣。

但無論是誰都可以看出，他絕不是衞空空。

除了他的衣服很像衞空空之外，他的其他一切都不像是衞空空。

雖然他也是男人，但却年輕得多，最少比衞空空年輕八九歲。

他是個少年。

而且，也就是曾經在路上圖刦寶刀鏢局的黑衣少年。

他換過了一襲衣服。這一襲衣服最少與衞空空身上穿着的有八九分相像。

他唯一還沒有改變的，就是他背上的長劍，仍然是黑靈魔劍。

衞空空凝視着他，良久才道：「黑靈天君謝玉鵬是你的父親？」

少年沉默片刻，終於點頭。

衞空空道：「謝玉鵬好像只有一個兒子。」

少年又點頭。

「你就是謝鳳坪？」

「現在仍然是。」

衞空空神色微微一變，緩緩道：「難道你將會變成另一個人？將會擁有另一個名字？」

謝鳳坪淡淡地回答：「不錯。」

衞空空目光一落：「你將會變成怎樣的一個人？你將會擁有一個什麼名字？」

謝鳳坪冷冷道：「我將變成另一個人，那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二）

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在衞空空的面前，謝鳳坪竟然說自己將會變成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這種話若非太滑稽，就是太可怕。

但謝鳳坪的表情並不滑稽。

他也不是一個滑稽的人。

他的話是可怕，而且是極度的可怕。

衞空空冷冷的望着他，默沉了許久才道：「你想要的是我的臉上人皮，還是我的性命？」

謝鳳坪毫不考慮，立刻就回答：「兩樣都要。」

衞空空輕咳一聲，嘆道：「你若以爲憑自己的劍法就可以把我殺掉，恐怕未免是太樂觀了一點。」

謝風坪冷笑：「衞空空，你已成爲甕中之鱉，網中之魚，普天下間再也沒有人能救得了你。」

衞空空淡淡一笑。

古道上突然出現了三條人影。

他們無聲無息的突然出現，就像是從地上冒出來的幽靈。

但他們並非幽靈，他們都是人。

三個惡人。

衞空空都認識他們，他們當然也同樣認識衞空空。

大雨中的殺氣更濃。

第一個惡人冷冷道：「衞空空，你害得老夫好慘！」

這人就是練天絕。

第二個惡人目露兇光：「衞空空，今天要你賠我師父的命！」

他是仇警霖。

還有第三個惡人，他一言不發，目中怨毒之色却是越來越甚。

他就是花鏡空。

衞空空冷笑道：「姓花的，你是不是要在下賠給你一隻脚趾？」

花鏡空臉上的肌肉突然抽緊。

他只有九隻脚趾，其中一隻原來就是給衞空空削下來的。

損失了一隻脚趾本來並不是一件嚴重的事，但花鏡空却覺得這是奇耻大辱。

除了衞空空的血，沒有任何辦法能洗清這種耻辱。

練天絕忽然冷冷道：「老夫倒想明白，你爲什麼劍下留情，不砍掉他的腦袋，却只砍掉他的脚趾？」

衞空空緩緩道：「在下不必解釋。」

練天絕默然良久，忽然對仇警霖道：「你的師父却很不幸，給他在半夜深更偸掉了一顆腦袋。」

仇警霖居然笑了。

但他的笑聲却比哭聲還難聽，簡直已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他殺了我的師父，還說甚麼替天行道！」

練天絕冷冷的道：「這件事發生在何時？」他本已知道的，現在只不過是明知故問。

仇警霖回答道：「是一年前的事。」

「一年前，」練天絕嘿嘿一笑：「假如你師父是在半年前遇見他，就不會被他偸掉腦袋了。」

仇警霖默然。

練天絕冷冷接道：「在這七個月來，衞空空從未殺過任何一個人！」

衞空空的瞳孔忽然收縮。

練天絕不放鬆，又道：「老夫倒想知道這是甚麼緣故？」

衞空空嘆了口氣，慘慘的道：「你說的不錯，而且也知道得很清楚。」

練天絕道：「老夫八個弟子，其中有三個都給你砍掉了腦袋，但那也是一年前的事。」

衞空空道：「蕭凡、雷羣鶴、杜升三人，多行不義，他們就算不給我砍掉腦袋，將來也必然難以善終。」

「胡說！」練天絕陡地怒吼：「衞空空，你算是個甚麼東西，竟敢在少帮主與老夫面前講出這種說話？」

衞空空瞧了謝鳳坪一眼，冷然道：「聽說黑靈天君組織了一個帮會，倒不知道這帮會如何稱呼？」

謝鳳坪冷冷道：「中原帮！」

「中原帮？」衞空空冷笑：「就憑謝家父子與練天絕聯合起來，就能組織一個帮會，以中原爲名？」

謝鳳坪道：「中原帮管的是中原的事，也是中原武林第一大帮，以中原爲名，又有何不可？」

練天絕冷冷道：「而且中原帮還有中原三大奇俠助陣，勢力之雄厚，遠非任何帮會能够抗衡的。」

衞空空緩緩的道：「甚麼中原三大奇俠？」

謝鳳坪淡淡一笑：「難道你連三大奇俠是誰都不知道？」

衞空空臉上突然掠過一絲憤怒之色。

謝鳳坪盯着他的臉，又道：「雖然你很快就會死了，但衞空空可不會死，他仍然活着。」

衞空空臉色有點發白：「你就是另一個衞空空？」

謝鳳坪道：「難道你認爲我的身材與你不相似？」

「的確很相似，」衞空空冷冷一笑：「現在你所差者，只是我臉上的一塊面皮而已。」

謝鳳坪道：「不，只要把你的面皮撕了下來，再費三十三天的時間，我就可以變成名震天下的偸腦袋大俠衞空空了。」

他並不是在說笑。

他每一句說話都是眞的。

謝鳳坪忽然問練天絕：「東西是否都已準備好？」

練天絕道：「少帮主吩咐下來的事，老夫豈敢不辦妥？」

謝鳳坪笑道：「既然東西已準備好，不妨拿出來讓衞空空大俠開開眼界。」

練天絕陰陰一笑，從背上的布袋拿出一個大包袱。

練天絕平時沒有揹包袱的習慣，但今天却揹着一個很大的布袋，布袋裏還有一個大包袱。

包袱裏的東西，嗆嘡作响，打開一看，原來是小鉗子、長短不同的小刀、椎子、鋸子，和許多衞空空從未見過的割切工具。

包袱裏還有三個瓷瓶，瓶口却緊緊的塞着。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這算是甚麼玩意？」

練天絕嘿嘿一笑：「這的確是小小的玩意，這些刀子、鋸子，都是用來撕開你的面皮的。」

衞空空沉默了很久，然後道：「你們也打算用同樣的工具來對付許竅之和龍城璧？」

練天絕道：「不錯，但你却是最幸運的。」

「何以見得？」

「因爲你是第一個領略到這種滋味的人。」練天絕淡淡的道：「這三瓶藥，第一瓶是使你的面皮很容易就和臉上的肌肉分開。」

「它有效嗎？」

「當然絕對有效。」

「第二瓶呢？」

「第二瓶是用來保存你的面皮，不讓它腐爛，而且，還可以使你的面皮變得更厚。」

「這瓶藥能令我的面皮變厚？」

「不錯。」

衞空空悠然道：「果然不錯，我一直都覺得自己的面皮不够厚，假如這種藥有此奇效，有機會倒是不妨一試。」

練天絕冷笑道：「你一定有這種機會的。」

衞空空道：「還有第三瓶藥呢？」

練天絕道：「第三瓶藥是可以把你的面皮貼在少帮主的臉上，使少帮主變成偸

腦袋大俠衛空空！」

衛空空嘆息一聲，道：「各位設備週詳，處心積慮要撕下我的面皮，看來今天我實在難以逃過厄運。」

謝鳳坪道：「你既知難以倖免，不如自裁，也許可以死得舒服一點。」

衛空空却搖頭道：「不行。」

「何以不行？」

衛空空忽然對花鏡空道：「你的脚趾被我削去，倘若不親手把我殺掉，又怎能消除心頭大恨？」

花鏡空臉色一變。

但他仍然沒有立刻攻擊衛空空。

花鏡空武功不弱，但却是衛空空的手下敗將，雖然花鏡空對衛空空恨之入骨，但仍然不敢單獨對付他。

仇警霖突然冷笑，大聲道：「花兄，咱們一起把他的心臟挖出來。」

他手中突然亮出一把短劍。

劍忽脫手，如離弦矢箭的飛射衛空空的胸膛。

他的身子也快逾流星，隨着劍勢突然猛撲衛空空。

他五指箕張，襲擊的也是衛空空的胸膛，看來他的確想把衛空空的心臟挖了出來。

仇警霖一動手，花鏡空也不甘後人，兩人同時出手對付衛空空。

就在這瞬間，衛空空的劍已出鞘。

他握劍的手仍然相當穩定，但却少了昔日那種殺氣騰騰的霸氣。

砍腦袋劍法本是世間上最霸道的劍法，無論任何人都不能漠視衛空空劍下的砍腦袋招式。

但衛空空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

砍腦袋劍法主攻，但他現在施展出來的劍法，却完全着重於防守。

花鏡空拳掌兼施，大喝道：「姓衛的，你有種就來砍俺的頸子，砍呀！」

但衛空空充耳不聞。

練天絕冷笑道：「衛大俠好像連砍腦袋劍法都忘了。」

謝鳳坪忽然把黑靈魔劍拋給練天絕，道：「練爺，你去把他的腦袋砍下來，但千萬別弄傷他的臉。」

練天絕大笑：「老夫知道了！」

刷！刷！

練天絕的劍法很不錯，而且招式居然很像是砍腦袋劍法。

（三）

假如有人圍睹這一場戰鬥的話，他一定會大爲詫異。

衛空空面對着這三個兇悍殘酷的江湖敗類，竟然沒有施展砍腦袋劍法，反而給別人處處進迫，要用劍來砍他的腦袋。

這眞是一件反常的事。

練天絕雖然並不懂得使用砍腦袋劍法，但黑靈魔劍却是處處的向衛空空的頸子上下手。

謝鳳坪悠然地站在一旁，就像是在戲台下看別人做戲。

花鏡空突然一聲猛喝，右拳猛打衛空空的小腹。

但他的拳剛出了一半，左手却一連串射出十二顆佛珠，攻擊的盡是衛空空的死穴。

衛空空運劍如飛，把十二顆佛珠全部震飛開去，冷冷道：「出家人豈可如此險毒？」

花鏡空又是三拳擊出，大喝道：「死到臨頭，還吹大氣！」

他這三拳並非虛招，任何一拳擊實，都可以把一條大漢的腦袋打碎。

他的拳不太快，但也不太慢，力度却是足以開碑裂石，非同小可。

衛空空避過三拳，劍勢急削花鏡空的右手。

謝鳳坪冷冷道：「橫也一劍，豎也一劍，衛大俠何不幹脆砍掉他的腦袋？」

衛空空充耳不聞。

但練天絕却毫不留情，趁着花鏡空纏鬥着衛空空的時候，一劍急砍衛空空的頸子！

這一劍快如閃電，而且已把衛空空所有的退路完全封死。

這是必殺衛空空的一劍。

但就在這一刹那，一陣刀光擊向黑靈魔劍。

練天絕心中一凜。

他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快的刀法。

他甚至連這一刀是從那一個方向砍過來的都不知道。

鏗！

刀劍交擊，迸出一蓬燦爛星火。

練天絕只覺得右腕一陣劇痛，虎口迸裂，鮮血筆直長流。

他不由自主的蹌踉後退，驚怒交集，目光落在一個藍衣人的身上，而仇警霖、花鏡空也停止了戰鬥，盯着這個藍衣人。

× × ×

古銅色的刀柄，銀亮如雪的刀鋒，使練天絕心中冒出一股寒意。

刀在藍衣人的手中。

他是個年青刀客，也是個浪跡天涯、處處爲家的浪子。

「雪刀浪子龍城璧？」練天絕忍不住脫口道。

藍衣人點頭，緩緩道：「不錯，在下正是龍城璧，也是你們要找尋的對象。」

謝鳳坪冷冷一笑：「你來的正好，免得我們到處找尋。」

龍城璧淡淡道：「謝帮主呢？」

謝鳳坪道：「他老人家日理萬機，而且對付你們兩人，也不必勞煩到他親自出馬。」

龍城璧悠然道：「聽說謝帮主近年來武功大進，而且還成爲銅鼓門的門主。」

衛空空微微一怔，笑道：「銅鼓門是甚麼門派？怎麼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龍城璧道：「這是西域武林的門派，你不知並非奇事。」

衛空空道：「原來如此，謝玉鵬身兼中原帮主與銅鼓門主雙重身份，果然是武林一號了不起的大人物。」

龍城璧嘆道：「可惜他的權力越大，對江湖同道的禍害也更大。」

衛空空沉吟半晌，道：「謝玉鵬要稱霸武林，那還罷了，何以他的兒子居然對咱們的面皮如此有興趣？」

龍城璧淡淡道：「他只有一個兒子謝鳳坪。」

謝鳳坪冷冷一笑，並未說話。

龍城璧又道：「謝少帮主只對你的面皮有興趣。」

衛空空道：「却是何故？」

龍城璧道：「你並不笨，總會猜出來的。」

衛空空當然不笨，但一時間倒無法明白龍城璧的意思。

練天絕突然怒喝一聲：「別再嚕囌，讓老夫再來領教你的八條龍刀法。」

空空秘密　新婚在即

（一）

練天絕的說話氣勢洶洶，但他的脚步却並非向前踏出，而是向後退。

他退後，背後却突然出現了十個白衣武士，和五個金袍劍客。這五個金袍劍客，都是練天絕的弟子。

練天絕本有八個弟子，但其中三個却給衛空空砍掉了腦袋。

那已是一年前的事。那時候，衛空空專砍壞人的腦袋。直到近半年來，衛空空不知何故，從未殺過一個人。

練天絕厲聲一喝，對龍城璧道：「這是五行十絕陣，你有種就試一試！」

龍城璧倏地大笑：「龍某是有種也好，沒種也好，既然已在此地，就不能不試試！」

就在這幾句說話間，他與衛空空已陷入五行十絕陣中。

練天絕在陣外發號施令，突然大喝：「砍腿！」

他這兩個字一叫出，十個白衣武士手中的武器就排山倒海似的，向龍城璧和衛空空的腿上砍去。

這十個白衣武士的武器都並不相同，有人用斧，有人用戟，也有人用判官筆，各種不同類型的兵器，一起向龍、衛二人的下盤攻擊。

衛空空仍然堅守原則，絕不殺人。但他這種做法，是相當危險的。

就算他不殺人，最少也要令到敵人喪失攻擊自己的能力，但他連這一點都沒有做到。

這也難怪，衛空空的劍法，不是攻便是守，但他進攻的劍招，最主要是砍腦袋劍法，一旦不能使用這種劍法，於是只好採取守勢了。

但龍城璧却並不如此。

敵人咄咄相逼，唯一可衝破重圍的辦法，就是放手一搏。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這本是江湖中人不該忘記，也不能忘記的八個字。

這八個字也許太冷酷，太殘忍，但在虎狼當道的時候，一切本來都是殘酷無情的。

龍城璧有點火了。

他光火並不是爲了中原帮要對自己不利，而是他們要殺衛空空。

衛空空爲了一個很特殊的理由不能殺人，這本是一個很大的秘密，但，謝鳳坪等人顯然已經知道。

可以說，他們是在乘人之危。

衛空空劍下留情，龍城璧可不客氣。

倘若他也客客氣氣的不肯施展殺着，那麼，他們二人勢非乖乖躺下去不可。

十個白衣武士向龍、衛二人的下盤進攻，但眞正致命的襲擊，却是來自練天絕的五個弟子。

五個金袍劍客初時按兵不動，等到龍、衛二人和白衣武士殺得難分難解的時候，他們才突然發難。

五劍齊出。

五劍都是來得很突然，幾乎同時指向龍城璧的喉結穴。

龍城璧大喝揮刀。

他在第一時間的刹那間，劈出了令人吃驚的一刀。

這一招兇狠絕倫，風雪之刀的威力也被發揮得淋漓盡至。

五個金袍劍客的劍竟然同時被震飛脫手。

龍城璧繼續揮刀，瞬即把其中兩人斃於刀下。

其餘三人睹狀，臉色大變，同時發出毒鏢，以求自保。

十幾枚毒鏢飛射龍城璧，但全部被雪刀擊落。

三個金袍劍客急退，但雪刀殺機畢露，絕未肯放鬆他們。

龍城璧一刀緊接一刀，三刀之後，三個金袍劍客無一倖免。

五行十絕陣立刻崩潰。

其他白衣武士不但衣衫白色，連臉色都發白了。

他們的銳氣已消失，戰意也化爲一把又一把的冷汗。

練天絕神情慘變，頻呼：「飯桶！飯桶！統統都是飯桶！」

謝鳳坪的臉色也極是難看，他突然道：「練爺，咱們走！」

他說走就走，而且第一個走。

練天絕吸了口氣，也亡命飛奔而去。

仇警霖、花鏡空面面相覷，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龍城璧冷笑道：「你們不想走？」

仇警霖咬牙道：「我不走！」

花鏡空也道：「俺也不走。」

龍城璧哼聲道：「你們不走，是想殺我？」

兩人同時搖頭。

龍城璧冷冷道：「難道你們還念念不忘要殺偷腦袋大俠衛空空？」

仇警霖大聲回答道：「他殺了我的師父！」

龍城璧冷笑道：「你師父又是誰？」

仇警霖道：「九幽上人！」

「九幽上人？」

「正是！」

龍城璧嘆了口氣，問衛空空：「你爲甚麼要殺九幽上人？」

衛空空冷冷道：「我喜歡。」

龍城璧道：「你殺九幽上人，就是爲了『我喜歡』這三個字？」

衛空空道：「不錯，這就是我要殺九幽上人的理由。」

龍城璧點點頭。

「很好。」

仇警霖勃然道：「甚麼很好？」

龍城璧微笑道：「很好意思就是很好，他殺了你師父九幽上人，的確很好。」

仇警霖大怒，叱道：「難道就只憑『我喜歡』這三個字，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殺人？」

龍城璧道：「別人當然不能，但他却不同。」

仇警霖道：「他有甚麼不同？」

龍城璧緩緩道：「他喜歡殺的人，就一定殺之不枉，因爲他從來都沒有殺好人的習慣，但每逢遇見了非殺不可的壞人，就算有八百條毒蛇咬着他的鼻子，他也不肯放過那人的。」

仇警霖冷冷一笑：「你們果然很講道理。」

龍城璧道：「你可以說我們蠻不講理，但無論有理也好，無理也好，反正九幽上人已變成九幽死人，而且他是給衞空空殺死的，那麼，他就必然是個罪惡貫盈的大奸賊，這樣，當然是殺之不枉，殺之不枉了！」

仇警霖大喝道：「荒謬！」

龍城璧悠悠一笑：「你以爲在下眞的不知道九幽上人是個甚麼東西？他殺人如蔴，專向老弱婦孺下手，有一次，居然向一個六十歲的老婦施暴，這種老畜生、老渾蛋，就算衞空空不砍他的腦袋，我也要把他的心臟一刀挖了出來！」

花鏡空怒喝道：「俺也省得與你胡扯，吃俺一拳！」

他說打就打，果然一拳向龍成璧打過去。

但仇警霖比他更快一步，首先一刀刺向龍城璧。

龍城璧用的是風雪之刀。

仇警霖也有刀。

他的刀很細小，但已有不知多少綠林豪傑，或成名英雄，死在這一把細小的刀下。

衞空空飄然退開。

他相信以龍城璧一人的力量，已足够對付仇警霖和花鏡空有餘。

（二）

仇警霖暴喝出招！

他用的是鎖喉刀！

鎖喉刀雖然細小，但他的招式却變化多端，而且詭計層出不窮。

寒芒驟閃，每一刀都向龍城璧的咽喉進攻。

龍城璧以刀還刀，封住鎖喉刀的進攻方位。

仇警霖怪嘯一聲，身如怪鳥掠起，在半空中施展出連環鎖喉刀的絕技。

這一套刀法，本是九幽上人年輕時縱橫江湖的絕藝。

只見寒芒點點，一招十三式，分別從十三個部位，由上而下，罩向龍城璧的死穴。

這十三式並非全部攻向龍城璧的咽喉，但每一式都可以隨時在龍城璧的咽喉上刺穿一個窟窿。

他的刀法極快。

但龍城璧的刀更快。

就在仇警霖刺出第十三刀的時候，龍城璧的刀尖已幾乎刺進他的胸膛。

仇警霖凌空再度翻身，免強閃避過這一刀。

但龍城璧的左拳却比他自己的雪刀更快。

仇警霖能閃得過雪刀，却不避開龍城璧的拳頭。

他突然覺得眼前一花，又覺得眼前一黑，金星亂墜。

他又聽到一種很清脆，但却難聽之極的聲音。

仇警霖一向都很喜歡聽這種清脆而難聽的聲音。

但這一次例外。

因爲那是鼻子給人打碎的聲音，而這一次被人打碎鼻子的不是別人，却是他自己。

雖然他的鼻子結結實實的捱了一拳，但他的手仍然緊握着鎖喉刀。

刷！

鎖喉刀又在龍城璧的胸前劃過。

但他這一刀已軟弱無力，未能眞正威脅龍城璧。

花鏡空却同時雙掌推出，疾拍龍城璧左腰。

他練的是飛砂掌，雙掌拍出的時候，果然帶着一蓬毒砂，罩向龍城璧。

龍城璧冷笑：「好歹毒的武功。」

花鏡空怪叫道：「不歹毒的武功，怎能殺你這種無恥之徒！」

龍城璧哈哈一笑，「想不到我竟然是個無恥之徒，好極，好極！」

花鏡空怒道：「甚麼好極？」

龍城璧道：「我既是無恥之徒，殺人當然不必具有名正言順的道理，我現在就要殺了你！」

花鏡空冷笑道：「只怕你沒有這個本事……」

但他只是說到這裏，他的頭顱已被齊中劈開。

「吔！」

花鏡空一聲慘呼，人已仆下。

衞空空嘆息一聲：「你少了一隻脚趾有甚麼關係，現在連性命都要丟掉了。」

龍城璧輕描淡寫的就解决了花鏡空，令到仇警霖爲之心神大震。

他已無心戀戰。

但龍城璧的雪刀，却像是一條銀色的蟒蛇般，緊纏着他不放。

仇警霖咬牙切齒的叫道：「姓龍的，你莫逼人太甚！」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仇警霖，你在江湖上的行事手段若不太毒辣，在下也許可以放你一條生路，但今天我若不殺你，將來還不知又有多少無辜的人，死在你的刀下！」

仇警霖面色慘變。

雪刀浪子的刀法，他現在總算領教過了。

這是他第一次領教。也是最後一次。

龍城璧的雪刀，突然就穿過了仇警霖的心臟。

仇警霖神色慘然。

「好厲害的刀法……」他最後居然還能擠出一絲笑容。

但當他說完這幾個字之後，笑容已僵硬，人也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三）

又是黎明。

這一天是個好天氣，沒有下雨，陽光

普照，而且還有一罈又香又大的酒陪伴着唐竹權。

這本是唐竹權最高興的時候。

一醉解千愁，酒罈在手，樂爾忘憂。

但現在唐竹權却板起了臉孔，連這一罈好酒都未能令他感到愉快。

「他奶奶個熊，他是不是去了找閻王喝酒？」

咕嘟！咕嘟！

他自己猛喝。

喝完兩大口酒，又罵道：「這是個怎樣的世界？王八羔子越砍越多，好人却他媽的越來越少！」

忽然背後一人淡淡道：「我算不算是個好人？」

唐竹權目光倏地大亮。

「司馬血？」

背後那人淡笑着，道：「你若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那才是王八羔子。」

唐竹權「哼」了一聲，問道：「你喝不喝酒？」

司馬血走到他的面前，笑道：「唐大少爺，你好像除了喝酒之外，對甚麼事情都沒有興趣。」

唐竹權瞪眼道：「誰說的？」

司馬血道：「我！」

唐竹權忽然嘆了口氣，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

司馬血道：「你呢？」

唐竹權道：「老子是爲了要保護一個保護別人的人。」

他說着這句說話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而且還加上幾分「神秘色彩」。

他知道司馬血一定聽不懂的。

誰知司馬血却道：「我知道。」

唐竹權一楞。

「你知道甚麼？」

「我知道你是爲了要保護一個保護別人的人。」

唐竹權搔了搔鼻子，道：「那人是誰？他要保護的又是誰？」

司馬血不假思索，立刻道：「他就是衞空空，他要保護的是寶刀鏢局！」

唐竹權笑了笑：「老弟，你眞行，果然人材出衆，消息靈通。」

司馬血道：「程鵬刀恐怕自己保的鏢出岔子，於是找衞空空押陣，衞空空答應了，但現在他却不能殺人！對嗎？」

唐竹權道：「你都知道了？」

司馬血道：「早就知道。」

唐竹權嘆了口氣：「但老子却在見到衞空空之後，才發覺他不能殺人，看來你的消息，比老子還要靈通得多。」

司馬血道：「衞空空呢？」

唐竹權道：「不見了。」

司馬血一怔，道：「你不是一直都在保護着他？」

唐竹權道：「本來是的，但現在不見了。」

司馬血眉頭一皺：「既然如此，你還不去找？」

唐竹權怪眼一翻：「老子已找了整整一個晚上，都找不着。」

司馬血道：「他去了甚麼地方呢？」

唐竹權冷冷道：「若有人能告訴老子衞空空的下落，老子就算跑跛了一雙腿也要去找他。」

司馬血淡淡道：「你果然够朋友。」

唐竹權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也想找衞空空？」

司馬血道：「不錯。」

「你找他有事？」

「也不錯。」

「能不能告訴老子是甚麼事？」

司馬血長長嘆了口氣：「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蘇三小姐出了事。」

唐竹權悚然一凜！

「她出了什麼事？」

司馬血緩緩道：「她被一種毒散所傷，已暈迷了整整三天。」

唐竹權差點沒跳了起來。

「是誰幹的？」

「不知道。」

「完全沒有頭緒？」

「沒有，」司馬血嘆道：「她是在珠璣山莊內被人暗算的，直到現在還沒有查出是何方神聖下手。」

唐竹權緊皺眉頭道：「她中的是甚麼毒？」

司馬血搖搖頭，道：「直到現在爲止，還是沒有人看得出來，刻下珠璣山莊已派人到醫谷邀請時九公替她治療。」

唐竹權放下了酒罈，嘆道：「自古紅顏多薄命，幸好老子不是紅顏！」

司馬血道：「但現在衞空空還不知道這個消息。」

唐竹權道：「他生來本是這麼一副怪脾氣，有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未婚妻，還到處亂闖亂逛，應該經常留在珠璣山莊陪伴着她才是嘛。」

司馬血沉默了半晌，道：「衞空空是否忽然心血來潮，已回到了珠璣山莊？」

唐竹權眨眨眼，道：「這一點不能說沒有可能，但除了他自己之外，又有誰知道他的下落？」

司馬血道：「他遲早總要到珠璣山莊的，不如咱們現在就去那裏等他如何？」

唐竹權嘿嘿一笑。

「你這個人倒奇怪得可以。」

司馬血道：「我有甚麼奇怪？」

唐竹權道：「你巴巴的趕到這裏，是要找衞空空，但現在人還未找到，你却又先回去珠璣山莊，豈非白跑一趟？」

司馬血笑道：「要找衞空空，不一定要由我親自去找。」

唐竹權一楞：「難道你已找了帮手去找？」

司馬血點頭道：「剛才我碰見了兩個人。」

「誰？」

「林萬善、丁黑狗。」

唐竹權撫掌大笑：「好極！林萬善是丐帮八袋長老，丁黑狗又是丐帮消息最靈通的鬼靈精，你若把這件事交托給他們去辦，倒比自己到處亂碰亂撞還好得多。」

司馬血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一次衞空空將會有很大的痲煩。」

唐竹權道：「他的仇人本來就不少，現在，他又不能殺人，這個痲煩當然不會小。」

衞空空爲甚麼不能殺人呢？

原來他快要成親了。

他快要成親，又與不能殺人有甚麼關係？

原來珠璣山莊有一個這樣的規矩：

——無論男婚女嫁，成親前一年之內，絕對不能殺人，否則婚約將會無效。

這是珠璣山莊的老規矩。

薑越老越辣。

越老的規矩往往也越是牢不可破。

衞空空的未婚妻，正是珠璣山莊的三小姐薛惜瑤。

他既要成親，就不能殺人。

無論他想砍掉任何人的腦袋，都得忍耐着，否則他這一輩子休想與薛惜瑤結成夫婦。

黃金怪客　金塊殺人

（一）

雙飛集並不是一個大地方，但卻有兩座規模宏大的建築物。

第一座是飛燕樓，而另一座則是飛鵬樓。

飛燕樓不但有飛燕，也有貴妃。

方飛燕、葛玉環都是這裏出色的美人兒，她們從不主動的去誘惑男人，但卻沒多少個男人能抗拒她們身上發出的魅力。

英雄也好，狗熊也好，又有多少人能闖過美人關？

方飛燕、葛玉環雖然都是青樓女子，但卻都是出汚泥而不染。

據說她們直到現在還是處子之身，那就難怪她們顛倒衆生了。

× × ×

能在青樓而「出汚泥而不染」，並不是一件易事。在花花世界，風月場中，有錢的便是大爺，白白花花的銀子面前，誰能不怦然心動？

但方飛燕和葛玉環，不止一次拒絕那些男人的要求。

她們對金銀珠寶財帛竟然毫不動心。

她們有興趣的，並非財富，而是武功。她們看來弱質纖纖，但居然身懷絕技。

方飛燕擅長劍法，而葛玉環卻擅長蘭花拂穴手，兩人的武功，據說已臻第一流境界。

她們曾表示，無論是誰想娶她們，最少要在武功上勝過她們，才能有機會。

換言之，就算有人能擊敗她們，也未必會獲得她倆垂青的，還要看看她們是否合意。

這也很合理，否則萬一打贏她們的人是個和尚、道士，又或者是個醜八怪，那豈非糟糕得很？

× × ×

飛鵬樓的門外，有兩隻栩栩如生的銅刻飛鵬。

這一雙飛鵬，是京師銅匠第一高手魏梓橋的精心傑作。

魏梓橋早在二十年前便已退休，但這一雙飛鵬，卻是兩年前才由魏梓橋親手造的，派人從京師專程運到雙飛集的。

這眞是天大的面子。

當這一雙銅刻巨鵬送到雙飛集的時候，人人都以爲飛鵬樓的老闆一定要把它放在大堂之內，視如拱璧般，不肯讓它遭到半點的玷汚。

誰知事實都是大謬不然。

飛鵬樓的老闆並沒有把這一雙銅鵬視如拱璧，他只是把它們放在飛鵬樓大門之外，一點也不加以珍惜。

「別人也許視魏梓橋造出來的東西當做寶貝，但對雷某來說，卻是不值一哂！」這是飛鵬樓老闆雷鐵棠說的。

結果，這番說話傳到京城，就此把魏梓橋活活氣死。

（二）

雷鐵棠在十九歲那一年，便已成爲了雙飛集的主宰。

那已是二十年前的事。

經過了這二十年的歲月，雷鐵棠比以前更精明，對人對事的手段更圓滑、更絕、更辣。

飛燕樓以前是屬於麥四娘的。

但麥四娘的才幹，顯然不及她那病逝的丈夫，在她接管飛燕樓三年之後，她丈夫一手打出來的天下就栽在她的手裏。

把飛燕樓併吞掉的，就是雷鐵棠。

雷鐵棠平時很少外出。

他最喜歡的地方就是雙飛集。

雙飛集是他出生的地方，也是他揚名立萬的地方。

雖然他很少外出，但每年總有一兩次必須遠遊。他遠遊並不是爲了要瀏覽風光，而是殺人。

無論是誰得罪了他，遲早難逃一死。

無論是誰敢阻住他的去路，也一定會遭遇到無情的狙殺。

這一天，他又準備離開雙飛集。

他這一次離開雙飛集，居然還帶着方飛燕和葛玉環同行。

三輛馬車望北而去。

第一輛馬車是雷鐵棠的四個弟子。

他們雖然還很年輕，但已在江湖上闖出了不大不小的名氣。

他們的外號是「霹靂四煞」。

× × ×

三輛馬車都很平凡，並不是屬於富麗豪華的那一種。

這與雷鐵棠的作風有點格格不相入。

在雙飛集，人人都知道雷鐵棠喜歡過豪華奢侈的生活，他平時坐的馬車，總是最華麗、最舒適的那一種。

但現在，雷鐵棠乘坐的馬車，却比起廉價的僱車還有所不如。

雷鐵棠、方飛燕和葛玉環都在第二輛馬車之中，

第三輛馬車裏面的又是些甚麼人呢？

× × ×

佟北魁是霹靂四煞的老大。

他十二歲的時候，就已拜在雷鐵棠門下。

雷鐵棠的武功，最少已有八成以上傳授給他。

佟北魁現在還只不過二十九歲，但臉上的皺紋却比六十歲的老人還多。

他的皮膚黝黑，臉上難得一見出現笑容。

他駕駛着馬車，從雙飛集一直奔到三十里外的萬石崗，始終一言不發。

× × ×

霹靂四煞的老二是姬斌。

姬斌不喜歡殺人，但却絕對服從師父的命令。

只要雷鐵棠的命令一發出，他願意爲師父去殺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內。

在世間上，他唯一尊敬的就是師父雷鐵棠。

他擅長暗器。

雖然他的暗器從不淬毒，但他的暗器每次發出，都一定會把人置諸死地。

他專門射敵人的死穴，而且，絕少失手。

這種人當然也很可怕。

× × ×

老三姚魚手，性格冷酷，嗜殺。

他有一雙魚皮手套，是他祖父傳給他父親，再由他父親傳給他的。

這一雙手套有倒刺，刺上有劇毒，無論是誰給這雙手套揩上一下，輕則終生殘廢，重則當場斃命。

他拜在雷鐵棠門下的時候，也帶着這一雙魚皮手套。

雷鐵棠沒有反對他使用這種手套，只是囑咐他使用的時候小心一點，別弄傷了自己。

姚魚手很聽話。

他很小心，絕對沒有弄傷過自己。

× × ×

佟北魁很精明。

姬斌頭腦冷靜。

姚魚手殺人的時候，計劃週詳，絕不打無把握的仗。

老四呢？

他又是一個怎樣的人？

× × ×

有人說：老四是一條豬。

一條比豬還更蠢的蠢豬。

每逢江湖中提起霹靂四煞的老四，都難免搖頭嘆息。

雷鐵棠並不呆，但誰也想不到他第四個徒弟怎麼呆得如此厲害。

他不喝酒，不嫖不賭，只懂武功。

但他的武功却是四煞中最差的一位。

雖然他的武功是四煞之末，但對付一般武林中人，都已綽有餘裕。

但他仍是一個笨蛋。

他不要金子，也不要漂亮的女人，連師父送給他一把名貴寶劍，他都不肯要。

他喜歡的東西似乎只有兩樣。

第一：武功。

第二：下棋。

他的棋藝如何？是第一流嗎？

不！

假如他的棋藝第一流，也不會給人視爲笨蛋。

他的棋藝，連八歲的黃毛小子他也贏不了，可說是庸劣不堪。

他姓繆，人人都叫他繆四。

（三）

三輛馬車以風馳電掣的速度，來到了萬石崗。

萬石崗本是一座石礦場，礦場附近還有一個小市墟，但自從三年前石礦場的老闆逝世之後，這裏就變成了一個被廢置了的墟市。

馬車並沒有停下。

雷鐵棠的目的地並不是萬石崗，馬車當然不會在這裏停下。

然而，當馬車來到了廢墟中心的時候，路上突然出現了四個箱子。

箱子是桃木製成的，手工很不錯。

但令人目眩的絕不是箱子，而是箱子裏面的黃金塊。

× ×

陽光照在金塊上，那種誘惑力簡直可以令人的心臟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這四箱金塊無疑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無論是誰有這四箱金塊，他最少可以舒舒服服的活八輩子。

馬車終於停下。

佟北魁突然大喝：「甚麼人鬼鬼祟祟的，給我滾出來，」

大喝聲中，十三顆鐵蓮子已如連珠砲般，向廢墟內一間破木屋激射過去。

篤！篤！篤！篤……

佟北魁腕勁和指勁都相當厲害，不少鐵蓮子竟然穿過木門，直射進木屋之內。屋內居然全無反應，好像根本就沒有人在裏面一樣。

第二輛馬車中傳出了雷鐵棠的聲音：「朋友，你若還躲在屋內不肯出來，那未免是太沒種了。」

屋內仍然一片沉寂。

佟北魁怒喝道：「待我去把他的腸臟都挖了出來！」

三兩個箭步，他已衝進木屋之中。

他破門而入，聲勢洶洶。

但當他走出來的時候，一張臉已變成了血紅之色。

姬斌、姚魚手相視一愕。

佟北魁的臉上，竟然嵌着一塊黃金。

× × ×

黃金本是金黃色的，但現在已被佟北魁的血染成一片殷紅。

佟北魁張大了眼睛，雙手亂搖，嘴裏却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的嘴巴已被黃金封住，又怎能開口說話？

噗！

佟北魁倒下去之後，木屋內一個黑袍怪人緩緩走出來，他的脚竟然踏在佟北魁的背上。

他的臉色竟然也像黃金般，金金黃黃的，令人有說不出的妖異之感。

姬斌臉色陰晴不定，冷冷道：「你是誰？」

黑袍怪人淡淡地一笑，慢慢的說出了四個字：「黃金怪客。」

姬斌的臉更是發白。

雷鐵棠冷冷道：「就算你不說，雷某也已可以猜到，你就是那個專門用黃金塊來殺人的瘋子！」

黃金怪客淡淡道：「人類都很喜歡黃金，他們既然喜歡，我就把這種東西送給人類，那又有甚麼不好？」

姚魚手冷笑一聲：「你口中說人類前人類後，難道你不是屬於人類？」

黃金怪客哈哈一笑：「問得好，獎你一塊大黃金！」

姚魚手心中一涼，黃金怪客的手已揚起，在自己背後摸出一塊黃金。

原來他的背上揹着一袋黃金，而這些黃金，在別人看來是寶物，但落在他的手中却變成了殺人的武器。

金塊已在黃金怪客的手中。

姚魚手不等黃金怪客有進一步的行動，身子已像一枝飛箭般向黃金怪客衝去。

他的手已戴上手套，他的殺人招式也已在刹那間施展。

他雙手的招式去勢奇快，居然一出手就把黃金怪客逼退三尺。

但雷鐵棠却突然大叫：「小心！」

姚魚手慄然一驚，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臉上已傳來一陣劇痛。

黃金怪客手中的金塊，已拍在他的臉上。

啪！

刹那間，姚魚手魂飛魄散，他已感覺到死神已在向他招手，黃泉道路就在眼前了。

但奇怪，他居然沒有死。

（四）

姚魚手沒有死。

他的臉不錯是紅了一點，但却不是鮮血飛溢，而是給金塊打成一片紅腫而已。

姚魚手自出娘胎，從來都沒有給人這樣子打過，登時殺性大起，非但不退，反而瘋狂的衝前，要跟黃金怪客拚命。

但雷鐵棠却冷喝道：「住手！」

姚魚手不得不停止，但目中却仍然向黃金怪客厲射。

雷鐵棠打開車廂大門，緩步而出，冷冷的對姚魚手道：「蠢材！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你的臉已變成一團爛肉，還在死纏爛拚！」

姚魚手顫聲道：「師父，士可殺不可辱！」

雷鐵棠突然一個耳光重重的打過去，厲聲道：「閉嘴！」

姚魚手被打得咀角冒血，果然不敢再說甚麼。

雷鐵棠深沉的目光冷冷地望着黃金怪客：「兄台武功深不可測，又何必去爲難這些小輩？」

黃金怪客淡淡道：「剛才你豈非罵我是個瘋子？現在却又稱呼一句『兄台』，倒也善於隨機應變。」

雷鐵棠冷笑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句說話雷某從來都不會忘記。」

「好！」黃金怪客道：「這句說話相當好，希望你別幹那些不必要做的事。」

雷鐵棠道：「何謂不必要做的事？雷某並不很明白。」

黃金怪客冷冷道：「雙飛集是你的地方，你是雙飛集的小皇帝，所以，你若想平平安安過着皇帝的生活，最好就別離開雙飛集，更不要妄想把時九公送到七層雲霧峯！」

刹那間，萬石崗的廢墟內靜得可怕。

黃金怪客的目光，已轉移到第三輛馬車之上。

鐵血神箭　變生肘腋

（一）

第三輛馬車的車廂門是緊緊關閉着的。車把式是個瘦削的中年人，他皮膚黑實，就像個莊稼漢子。

他叫盧定，是飛鵬樓的大總管。

他平時的衣着當然不像今天般樸素，在雙飛集，很少人不認識盧定。

但現在就算是飛鵬樓的伙計，都未必可以一眼就認出他就是盧定。

他是經過一番易容的。

但黃金怪客居然一口就叫破了他的來歷：「盧大總管，怎麼竟然連車伕都肯幹？倒是一件怪事。」

盧定冷冷道：「你把四箱金子放在路上，又用黃金塊來殺人，在我們眼中看來，又何嘗不是一件怪事？」

黃金怪客淡淡一笑，道：「剛才衝進木屋裏來的是不是佟北魁？」

盧定並不否認。

黃金怪客忽然嘆息一聲：「倘若衝進來的不是他而是別人，我也許還不會遽而驟施殺手。」

盧定道：「你與佟北魁有仇？」

黃金怪客道：「不錯，他在五年前殺了一個賭徒。」

「五年前？」

「難道盧大總管已忘記了？」

「沒有，」盧定的聲音平穩而鎮定：「五年前，佟北魁的確殺了一個賭徒，而且那人的名字我現在還沒有忘記，他叫董徵。」

黃金怪客沉聲道：「你沒有記錯，佟北魁殺了董徵。」

盧定道：「董徵是你的甚麼人？」

黃金怪客沉默了很久很久，才道：「他是我的兒子。」

× × ×

「他是我的兒子。」

這六個字簡短無比，也沉痛無比。

佟北魁爲什麼要殺董徵？

據當時的情況，似乎是董徵賭博輸了，意欲在賭場搗亂，結果給佟北魁殺死。

但董徵並不是眞的在賭場搗亂，而是喝醉了酒，把押注的金子用力放在賭桌上而已。

但佟北魁立刻就藉詞董徵搗亂，把他趕出飛鵬樓，而且兩人更在飛鵬樓外打了起來，結果，董徵不敵，死在佟北魁的手下。

黃金怪客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佟北魁與董徵向來都有心病，因爲他們都同時喜歡一個女人。」

盧定冷冷道：「那個女人是誰？」

黃金怪客神色木然，良久才道：「是方飛燕。」

盧定沉聲道：「如此說來，你剛才出手殺死佟北魁，是有心替兒子復仇？」

黃金怪客道：「易地而處，你會不會放過佟北魁。」

盧定無言。

黃金怪客冷冷道：「我在這裏等你們，並不是爲了要殺人，佟北魁衝過來，那只好算是他自己倒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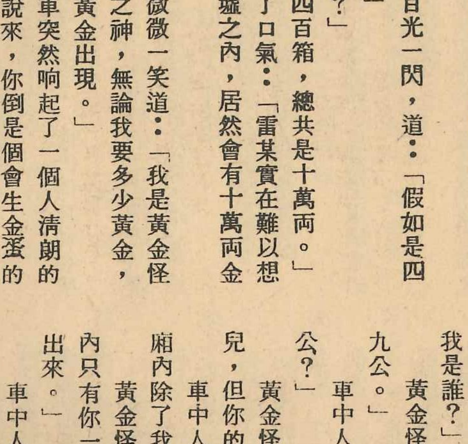
雷鐵棠突然冷笑一聲：「然則閣下在此攔途堵截，未知是何用心？」

黃金怪客淡然一笑：「我是負責把金子送給幾位的。」

雷鐵棠忽然笑了。

「就憑這幾箱金子，就想收買雷某把時九公交出來？」

黃金怪客緩緩道：「區區四箱金子，在別人看來雖然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但雷


大老闆當然不會把它放在眼內。」

雷鐵棠冷笑道：「既然如此，你還敢擋路？」

黃金怪客目光一閃，道：「假如是四百箱金塊呢？」

「四百箱？」

「不錯，四百箱，總共是十萬兩。」

雷鐵棠吸了口氣：「雷某實在難以想像，在這個廢墟之內，居然會有十萬兩金子。」

黃金怪客微微一笑道：「我是黃金怪客，也是黃金之神，無論我要多少黃金，都可以隨時讓黃金出現。」

第三輛馬車突然响起了一個人清朗的笑聲：「如此說來，你倒是個會生金蛋的活寶貝！」

黃金怪客的笑容逐漸僵硬。

「是甚麼人？」

車中人悠然一笑：「你豈非早已知道我是誰？」

黃金怪客臉色一變道：「你並不是時九公。」

車中人道：「哦！你怎知我不是時九公？」

黃金怪客冷冷道：「時九公是個老頭兒，但你的聲音聽來最多只有三十歲。」

車中人淡淡一笑，道：「你又怎知車廂內除了我之外，別無他人？」

黃金怪客「哼」的一聲，道：「車廂內只有你一個人的呼吸聲，別以爲我聽不出來。」

車中人道：「你不但會生金蛋，而且耳朵比獵犬還長，難怪能够成爲中原帮的總護法。」

黃金怪客冷笑道：「你知道的事倒不少。」

車中人道：「但你知道的事情却太少了，這也難怪，你太信任楊星了。」

雷鐵棠忍不住道：「楊星是誰？」

車中人道：「他是出售別人秘密爲生的販子。」

雷鐵棠目光一亮。

「是不是人稱黑色魔鴿的楊無影？」

車中人道：「不錯，正是楊無影。」

雷鐵棠道：「楊無影消息靈通，絕少出岔子，難怪這位兄台如此相信他的話，以爲咱們是護送時九公到七層雲霧峰。」

黃金怪客怒形於色，勃然道：「你們好高明的策略，居然來一套調虎離山，時九公準是繞過雙飛集西南，然後取道北上七層雲霧峰！」

車中人悠悠一笑道：「你還不算太笨，但中原帮有你這種總護法，也是丟臉之至。」

黃金怪客突然雙手一揚，左三右四，一共七塊黃金向第三輛馬車飛射過去。

七塊黃金去勢急勁無比，但却全都接近不了馬車。

車廂門突然打開，一蓬雪亮的刀光，把七塊黃金全都擊落在地上。

第三輛馬車裏只有一個人，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二）

中原帮一直都想對付的雪刀浪子龍城壁，就在這第三輛馬車之中。

不久之前，黃金怪客還以爲第三輛馬車裏的人，是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

七塊黃金都跌在地上，龍城壁却連看也不看一眼。

他只是輕輕的在嘆氣，道：「你們的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爲了要對付衞空空，竟然連薛三小姐也成爲你們毒害的對象。」

黃金怪客冷冷道：「天下間除了本帮的獨門解藥之外，絕對沒有人能救得了薛惜瑤。」

龍城壁吸了口氣，道：「但時九公例外，假若時九公無法治好薛惜瑤，你們也不必如此緊張，要阻止時九公不讓他到珠璣山莊。」

他臉上全無表情，淡淡道：「謝玉鵬不惜用盡一切辦法，來對付我和衞空空、許竅之，是想用咱們的腦袋，去換取一枝箭。」

黃金怪客冷冷道：「甚麼箭？簡直胡說八道。」

龍城壁瞧着他，平靜的說道：「謝玉鵬不但是中原帮的帮主，同時也是西域銅鼓門的門主，而西域銅鼓門與鐵箭門本屬一脈，假如他能再成爲鐵箭門的門主，勢力必然可以倍增，到時東西兩方首尾呼應，中原羣雄，又還有誰能與其匹敵？」

黃金怪客冷然不語。

龍城壁接着說道：「鐵箭門自從十年前內閧之後，門主最重要的信物鐵血神箭不翼而飛，以致十年來偌大一個組織竟然羣龍無首，而鐵箭門主亦在五年前逝世，倘若鐵箭落在謝玉鵬手中，他就可以順理成章成爲銅鼓與鐵箭兩門的總門主，對於這雄心勃勃的人來說，當然是夢寐以求之

事。」

黃金怪客冷笑道：「你知道的事越來越多。」

龍城璧慢慢的點了點頭，道：「不錯，論黃金是閣下多，但朋友却還是在下比你多得多的。」

黃金怪客訝道：「這些事是誰告訴你的？」

龍城璧悠悠一笑，道：「他也是你們要對付的其中一人。」

「醫谷谷主許竅之？」

「不錯，」龍城璧承認：「你們要對付許竅之，他又豈可對你們的事不加以徹查？」

黃金怪客冷冷道：「爾等既知本幫的圖謀，就不應該怪我們對三位的腦袋這樣有興趣。」

龍城璧道：「鐵血神箭在甚麼人的手中，許谷主也已查出。」

黃金怪客嘿嘿道：「你們倒算神通廣大。」

龍城璧道：「鐵血神箭本是鐵箭門最高令符，但昔年一場火併之後，這一枝鐵箭竟然落在一個女人的手中。」

黃金怪客沉聲道：「你再說下去。」

龍城璧道：「那個女人就是你。」

（三）

龍城璧這一句說話，立刻使雷鐵棠的眼睛瞪大一倍。

「甚麼？他是女人？」

龍城璧冷冷一笑：「黃金怪客不但是個女人，而且還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黃金怪客格格一笑：「龍城璧，你看我像個女人嗎？」

龍城璧道：「這不是像與不像的問題，而是妳根本就是個女人。」

黃金怪客沉默半晌，突然在臉上撕開了一層薄薄的人皮面具。

面具下的臉，果然是女人的臉。

她的確很美麗，只是年紀却大了一點而已。

龍城璧輕輕嘆息一聲：「謝五小姐風華絕代，難怪能令到鐵箭門正副門主引起嚴重的衝突。」

雷鐵棠駭然問道：「這位謝五小姐，難道就是『黑靈天君』謝玉鵬的胞妹，謝玉釵？」

龍城璧嘆道：「除了謝玉釵，又還有誰可以使鐵箭門分裂？又有誰能藉着一枝鐵箭與黑靈天君討價還價？」

黃金怪客嘿嘿一笑，她的聲音也漸漸變得像個女人：「不錯，我就是謝玉釵，鐵血神箭也在我的手中，我要殺掉江湖三俠，爲蒲少田報仇！」

龍城璧冷冷道：「蒲少田雖然死在我們三人的手上，但他是罪有應得。」

謝玉釵道：「我不管他以前曾經幹過甚麼事，我只須知道一點便已足够。」

她的臉色變得有點紅，那是憤怒的血色：「蒲少田是給你們三人用車輪戰術殺死的！」

「車輪戰術？」龍城璧大笑：「妳一定是誤聽人言，妳可知道當時我們三人面對着多少個敵人？」

「我不管！」

「告訴妳，那是八十九人！」龍城璧冷冷笑道：「蒲少田帶着八十八個快刀手，追踪了我們五晝五夜，然後在潼關十里外下手！」

謝玉釵板起了臉孔：「無論如何，你們三人是兇手。」

龍城璧道：「妳一定要爲他報仇，恐怕那是一件絕大的錯事，妳會後悔的。」

「不。」謝玉釵的態度很堅決：「我絕不會後悔。」

龍城璧道：「妳用盡方法要殺我們三人，爲甚麼還不下手？」

謝玉釵神色陰沉：「我一定會報仇的，但並不是現在。」

龍城璧神色微微一變：「妳還有甚麼打算？」

謝玉釵咬了咬牙，道：「我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們令我痛苦一輩子，我也要令你們三人死不瞑目。」

龍城璧面色更是難看：「妳對付薛惜瑤，原來就是爲了要對衞空空報復？」

謝玉釵冷笑：「你們能殺蒲少田，我爲甚麼不能毒死謝玉釵？」

龍城璧突然掣刀在手，道：「妳太狠毒了。」

謝玉釵哈哈一笑：「你要殺我？」

龍城璧殺氣滿面，冷然道：「妳能枉殺無辜，我爲甚麼不能殺妳？」

謝玉釵冷喝一聲，突然一塊黃金向龍城璧迎面射至。

龍城璧伸手一撈，把黃金接在手中，道：「這種暗器未免太值錢了，在下承受不起。」

謝玉釵又是另一塊黃金射出。

但緊接着黃金而來的，却是五顆金色的彈丸。

金彈丸觸地即爆，散發出金黃色的烟霧。

龍城璧屏息呼吸，閃避三丈。

謝玉釵縱聲格格大笑，人已遠在十丈開外。

「我一定會讓你們死不瞑目的……」

她雖然不斷的發笑，但聲音却淒厲尖銳，有如夜梟。

龍城璧狂追。

他已知道謝玉釵的下一步計劃，他絕不能讓她的計劃得逞。

但謝玉釵身形奇快，居然一下子就在前面消失得無形無踪。

龍城璧眉頭緊皺。

雷鐵棠也想到了謝玉釵的下一步行動了。

「她會對唐二小姐不利！」

龍城璧點點頭：「我們曾殺死蒲少田，雖然他是罪有應得，但在謝玉釵看來，我們却是罪無可恕。」

雷鐵棠道：「何況她本來就是個心狠手辣的女魔頭，無論是誰得罪了她，都會帶來極大的麻煩。」

龍城璧道：「除了她之外，還有中原帮從中興風作浪，放眼江湖，實在是不妙之極。」

雷鐵棠道：「雷某雖然也是黑道中人，但仍然緊守本份，絕不濫殺無辜，然而中原帮在謝玉鵬隻手遮天的情況下，簡直就是視蒼生如魚肉，一旦中原帮能够稱雄武林，唉，那實在是不堪想像。」

龍城璧拍了拍雷鐵棠的肩膊，道：「雷老闆，你雖然是賭場及青樓的老闆，但還不愧是一個有義氣的漢子，否則，你也不會成爲我的朋友。」

雷鐵棠目中露出興奮之色：「龍城璧，有你這句說話，雷某又死而何憾？」

說到這裏，他的面色突然慘變。

龍城璧也是一陣錯愕，但他的反應極快，立刻已看見雷鐵棠的背心，竟然插着一根幼長的鋼針。

就此同時，第二根鋼針也已迎面向龍城璧射至。

龍城璧雪刀一揮，「叮」的一聲，鋼針斷成兩截。

發射鋼針的人，赫然竟是「比豬還蠢」的繆四。

（四）

一向給人印象「比豬還蠢」的繆四，忽然變成了一個冷漠無情的殺人兇手。

他第一個殺的人竟然是雷鐵棠。

雷鐵棠想不到，沒有人能想得到。

誰也不相信繆四竟然能發出這一枝鋼針，他射得那樣準，那樣狠毒。

龍城璧目光如電，道：「你爲甚麼要用毒針對付雷老闆？」

繆四搖搖頭，淡然道：「你說錯了，這不是毒針。」

龍城璧微微一怔。

繆四又道：「針雖無毒，但這一針已刺穿了他的心臟，他同樣是必死無救。」

他的說話並不虛假。

雷鐵棠面色慘白，渾身發抖，最後還是倒了下去。

× × ×

繆四還是繆四。

他是繆四，並不是別人冒充的。

但在姬斌和姚魚手看來，他彷彿已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在第二輛馬車中，也突然傳出一聲輕輕的悶响。

噗！

車門突然打開，一個身材窈窕的綠裳麗人盈笑步出。

她就是方飛燕。

龍城璧臉色一變，忽然道：「妳殺了葛玉環？」

方飛燕笑道：「你的耳朵很不錯，居然聽到她臨死前的聲音。」

姬斌臉色發青：「妳殺了葛玉環？」

方飛燕道：「你不捨得？」

姬斌駭然道：「你眞的殺了她？」

方飛燕神色淡漠：「殺了就是殺了，又有甚麼眞的假的？」

姬斌突然一個竄步衝前，赫然發覺葛玉環已倒斃在車廂之內。

她那雪白的頸子，已染滿了鮮血，但血却是紫藍色的。

姬斌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到最後，他居然放聲大哭。

「妳爲甚麼要殺她？妳爲甚麼要殺她啊……」

× × ×

——「妳爲甚麼要殺她」？

這是七個令人心酸的字。

姬斌不斷的重覆着這七個字，他是個男人，平時不苟言笑，也從來沒有在別人面前流過一滴眼淚的男人。

但現在，他却放聲大哭。他在哭，原來他早已對葛玉環動了眞情。

但方飛燕却在笑。

笑聲中，她的手中突然亮出一把短劍。劍鋒呈現青藍之色，顯是淬有奇毒。

嗤！

劍尖如厲電般向龍城璧的胸前射去。

她的劍很快，而且勁力也極不弱。

但龍城璧並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姬斌！

「姬兄小心！」他急叫。

方飛燕的劍尖幾乎已刺在龍城璧的胸膛上，她的劍有毒，若是給她刺中，就算不是刺中要害，也是天大的麻煩。

但龍城璧身子輕輕一側，已把毒劍閃開。

他平安無事。

但姬斌却突然掩住胸口，不斷重重的發出咳嗽。

繆四殘酷的笑聲同時响起。

姬斌的心窩也中了一枝鋼針。

鋼針雖無毒，但中正要害，同樣的足以致命。

一向被同儕視爲「比豬還蠢」的繆四，忽然就變成了一個可怕的煞星。

是他變了？

還是他根本就沒有變過？只是人們以前沒有看清楚他的眞面目？

一擦得手　殲死奸徒

（一）

鐵箭門不但在西域勢力龐大，而且富甲一方。

鐵箭門有的是金砂。

現在，金砂已變成了黃金。

但擁有這些黃金的人，並不是鐵箭門的人，而是導致鐵箭門陷於淪亡的女人。

她就是謝玉釵。

謝玉釵雖然走了，但雷鐵棠却遭遇到突如其來的暗殺。

殺他的人是繆四。

而雷鐵棠是唯一知道繆四武功深淺的人。

別人都說他是一條豬。

但雷鐵棠却大不以爲然，他知道繆四就算不是猛虎，也不會是一條豬。

可是，他還是沒有想到，繆四竟然會殺害自己。

× × ×

葛玉環與方飛燕一向都是很要好的姐妹。

雖然她倆人在青樓，但誰都休想欺負她們。

她們都懂武功，而且，彼此都互相了解。

葛玉環的武功，比方飛燕略勝一籌。

但她却死在方飛燕的劍下。

方飛燕殺掉葛玉環，並不是跟她比武功。

若是比武功，她必輸無疑。

雖然葛玉環的武功僅比她高出一點點，但那已足够判決勝負。

但她們現在不是比武，而是方飛燕要謀殺葛玉環。

歹毒的劍法，立死無救的奇毒，使葛玉環死得不明不白！

× × ×

黃金的魅力有多大，在這裏已顯露無遺。

雖然世間上有人視富貴如糞土，但這種人却是鳳毛麟角，少之又少。

一兩黃金的誘惑力也許不大。

但一萬兩呢？

又有多少人能在一萬兩黃金的誘惑下，還能保持頭腦清醒？

方飛燕不能。

繆四也不能。

所以，他們爲了黃金，不惜殺人。

他們殺的，是師父，是親如同胞的姐妹。

盧定看得有點呆了。

他過了很久，才目注繆四道：「你一直都在裝瘋賣傻！」

繆四淡淡道：「也許我本來就是個傻子，直到現在才聰明起來而已。」

龍城璧截然道：「你並不聰明，你比以前更傻、更瘋。」

繆四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道：「謝五小姐給了你多少好處？」

繆四伸出了一隻食指。

龍城璧目光一亮：「是一千兩還是一萬兩？」

繆四冷冷道：「是一萬兩金子。」

龍城璧嘆了口氣：「爲了一萬兩金子，你就把師父殺掉？」

繆四冷笑道：「爲了一萬兩金子，已足够讓許多人去死。」

龍城璧道：「包括你在內？」

繆四搖頭，他笑着道：「我活得好好的，怎會去死？我絕不會自殺。」

龍城璧嘆了口氣：「你的確不會自殺的。」

突聽一人粗豪的聲音大笑道：「誰說他不會自殺，老子敢保證他一定會自殺身亡的。」

龍城璧一呆，那竟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的聲音。

（二）

唐竹權仍然是唐竹權，他沒有變。

但他手中的酒罈却是變了。

他現在的酒罈仍然很大，但却不是瓦酒罈，而是一隻鐵酒罈。

鐵酒罈當然比瓦酒罈笨重得多，但唐竹權的氣力極大，他捧着這隻鐵酒罈的時候，仍然是那麼輕鬆，就像是捧着一個大皮球而已。

龍城璧微微一笑：「這隻酒罈好像不是你的。」

唐竹權咧嘴一笑。

「本來不是的，但現在它已屬於老子所有。」

龍城璧笑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這一隻鐵酒罈的主人，本該是大醉山莊莊主白大醉。」

唐竹權又是哈哈一笑：「你猜得一點也不錯，這一隻鐵酒罈確是白大醉的。」

龍城璧笑道：「白大醉的酒量雖然不錯，但却絕不是你的敵手。」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這人不提也罷。」

龍城璧一怔：「何以不提也罷？以前你豈不是很欣賞白大醉的？」

唐竹權道：「那是以前的事，他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混蛋了。」

龍城璧道：「哦！他怎會變成一個混蛋？」

唐竹權道：「大醉山莊位於七層雲峯西南三十里外，老子爲了薛三小姐的事，與司馬血連夜兼程趕往，準備與中原帮那些兔崽子拚一場轟轟烈烈的。」

龍城璧淡然一笑：「你這個人倒是轟轟烈烈。」

唐竹權道：「但珠璣山莊附近根本就毫無動靜，老子悶得發慌，只好去找白大醉喝酒。」

龍城璧道：「這也不錯。」

唐竹權道：「誰知白大醉竟然戒了酒，連鐵酒罈都不要，索性送了給老子。」

龍城璧笑道：「如此一來，你以後的體重就更加驚人了。」

唐竹權大笑：「不過這隻鐵酒罈也有個好處，就是他奶奶的非常結實，用來砸別人的腦袋肯定立見功效。」

龍城璧道：「甚麼立見功效？」

唐竹權道：「專治頭疼呀！」

龍城璧想了一想，道：「不錯，無論是誰的腦袋被它砸上一下，以後都絕不會頭疼了。」

唐竹權笑道：「從此之後，老子的醫術將會比時九公更勝一籌，無論是誰，他頭疼也好，心疼也好，腸胃疼也好，只要給老子這個鐵酒罈一砸，他奶奶的立刻就『萬疼全消』！」

龍城璧悠悠一笑，目注繆四道：「繆朋友，你想不想試一試？」

繆四臉色不變，冷冷道：「爲了一萬兩金子，就算全身沒有疼痛也不妨試一試唐大少爺的高明醫術。」

唐竹權大笑：「這才有意思。」

他笑聲略歛，又道：「老子在七層雲霧峯悶得發慌，正想找個機會試試這個鐵酒罈是否管用，你願意試一試，正是求之不得。」

繆四突然雙手一揚，兩枝細長鋼針分向左右迂迴地射向唐竹權的太陽穴。

唐竹權大叫道：「老子的太陽穴不疼，不必你來醫治。」身形一矮，兩枝鋼針交錯射空。

繆四冷冷喝道：「你疼也好，不疼也好，都要試試！」

寒光一閃，又是一枝鋼針射向唐竹權的心臟。

叮！

鋼針射在鐵酒罈上，鐵酒罈當然是紋風不動。

唐竹權怪笑一聲，道：「老是用這種東西，又怎能對老子產生威脅？」

繆四冷笑道：「我來替你的鼻子治傷風。」

拳風呼呼，打向唐竹權的鼻樑上。

唐竹權伸手一擋，笑道：「老子並未涕淚飛揚，不必吃傷風藥。」

繆四喝道：「不治鼻子，我來治你的狼心狗肺！」

兩句說話間，左掌劈向唐竹權的心臟，右手扣起鳳眼拳，疾擊唐竹權的右胸。

拳掌交迸，居然也極具一番威勢。

唐竹權哈哈一笑。

他身材雖然胖大無比，但閃躍騰挪的速度，竟然比繆四的雙手還更快。

繆四的攻勢又告落空。

倏地，唐竹權奇招突出，竟然一式「鷂子翻身」，在繆四的頭頂上飛躍而過。

「鷂子翻身」並不是一招甚麼奇招絕學，不少武功平庸之輩也擅使這一招。

但唐竹權是個大胖子，他這樣的體重竟然也能用出這種招式，卻是「蔚爲奇觀」之至。

他不但能用出這一招，而且使得乾淨俐落，堪稱快如閃電。

繆四簡直看得眼都花了。

就在這一剎那間，唐竹權那胖大的手指突然在繆四的鼻子上輕輕一擦。

（三）

唐門五絕指法，名震天下。

近十餘年以來，唐竹權憑着一套五絕指法，成爲了江湖匪類的尅星，無論是誰給他的五絕指法擊中，非死即傷，威力端的非同小可。

繆四也以爲已中了唐竹權的五絕指，但事實上却又大謬不然。

唐竹權並沒有施展五絕指法，他只是用手指在繆四的鼻子上擦了一下。

繆四有點莫名其妙。

唐竹權「一擦得手」，立刻遠遠離開繆四，笑眯眯的望着他。

繆四怒喝道：「有甚麼好笑？」

唐竹權哈哈道：「老子說過的話，絕不會不算數，老子早已說過要你自殺，所以，老子絕不會殺你，且待你慢慢解決自己好了！」

「你簡直做夢！」

「老子每晚睡覺都做夢，但現在還是大白天。」

繆四突然打了一個寒顫。

他有一種奇異的感覺，覺得鼻子有點痕癢。

唐竹權怪眼一翻，笑道：「怎麼了？你的鼻子不舒服？」

繆四臉色發青，怒道：「你的手指下了毒？」

唐竹權悠然笑道：「你莫忘記老子是唐門中人，雖然杭州唐門一向很少用毒，但杭州唐門與蜀中唐門原出一脈，蜀中唐門用毒本事雖高，杭州唐門用起毒物時的手段也不會輸虧到哪裏。」

繆四面無人色，他的鼻子越來越癢，初時還可以免强忍耐，但漸漸地，痕癢的程度越來越甚，再也無法忍耐，非要用手去搔癢不可。

方飛燕倒抽一口冷氣，問唐竹權：「你用的是甚麼毒？」

唐竹權淡淡道：「老子也不知道，但老子的老子却說這種毒可以癢死人，那麼不妨就叫這種毒名爲『癢死人』好了。」

他越說越輕鬆，而繆四却越來越是痕癢。

初時他感到痕癢的地方是鼻子，但漸漸地痕癢的範圍，越來越大，連耳根、頸際都開始痕癢起來。

他伸手去抓癢，但越抓越癢，一直抓到滿臉鮮血，痕癢的程度仍然越來越甚。

唐竹權淡淡道：「唐門用毒本領天下無雙，老子極少用這種毒來對付敵人，但閣下所作所爲，令人髮指，你若不想痕癢下去，只有一個辦法——自殺可也！」他的笑容忽然收斂，冷冷道：「老子早就說過，你一定會自殺，你若不自殺，就得忍耐三天，但三天之後，一樣會毒發身亡，你自己想一想好了。」

繆四的臉已滿是鮮血，初時還不肯求饒，但到最後，痕癢難耐，終於咬牙道：「你把解藥給我，我甚麼事情都可以答應你！」

唐竹權沉吟半晌，問道：「你此話當眞？」

繆四道：「決不食言。」

唐竹權道：「老子不相信你的說話，你太不講義氣，」

繆四急道：「唐大少，你再不救我，我可要癢死啦。」

唐竹權考慮片刻，道：「除非你先把這個臭婆娘宰掉，否則休想取得解藥。」

方飛燕本是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但在唐竹權的口中却說成了「臭婆娘」。

繆四忙道：「君子一言。」

唐竹權道：「快馬一鞭。」

繆四不再等待，立刻就出手對付方飛燕。

方飛燕冷笑道：「繆四，你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唐竹權道：「臭婆娘，妳再胡說八道，老子也在妳的鼻子上輕輕一擦。」

方飛燕的臉色變了。

她也許不怕死，但却怕中了「癢死人」的毒。

她是個美人兒，若給這種奇毒弄得滿臉鮮血，那實在不如乾脆死掉。

繆四絕不留情，如狠似虎的向方飛燕襲擊。

龍城璧輕輕的嘆了口氣。

他走到唐竹權的面前，低聲道：「你對付敵人的手段越來越絕了。」

唐竹權嘿嘿一笑。

「老子可沒有叫他們拚個同歸於盡，但假如他們眞的拚個同歸於盡，那也不能怪老子。」

「嚕嘟」一聲響，又是大喝一口酒。

等到他喝完這一口酒的時候，方飛燕的五臟已被繆四一掌震碎。

（四）

繆四與方飛燕這一戰結束得很快。

他們的性命也同樣結束得快。

方飛燕五臟破碎，自然立刻命喪黃泉，繆四却也同時被方飛燕刺了一劍，掙扎片刻之後，一樣逃不過死亡關口。

唐竹權一翻白眼，怪笑道：「這倒他媽的爽快極了，連解藥都可以省回。」

龍城璧冷冷一笑。

唐竹權怔了怔：「你爲什麼對我冷笑啊？」

龍城璧冷冷道：「我發覺你越來越卑鄙。」

唐竹權又是一呆，道：「老子對誰卑鄙？」

龍城璧冷冰的臉孔忽然解凍，笑道：「你對卑鄙的人同樣用卑鄙的手法，難道

你不承認？」

唐竹權在笑。

但他只是笑了一半，就沒有再笑下去了。

他忽然道：「中原帮那些兔崽子可能會對竹君不利。」

龍城璧一嘆，道：「這也是我最担心的。」

唐竹權道：「但老子却不太担心。」

他放下鐵酒罎，然後又坐在鐵酒罎之上，遙注南方白雲，道：「老子的老子也在家中，中原帮就算再猖狂，也不敢貿然攻進杭州唐門。」

龍城璧鬆一口氣：「唐老人既在杭州，那倒可以安心，看來現在危機最嚴重的地方，還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

唐竹權道：「衞空空恐怕已到了珠璣山莊，中原帮的人一定不肯放過他。」

龍城璧道：「最想殺他的人你可知道是誰？」

唐竹權搖搖頭，道：「老子只知道不少人都想取他的性命，但誰最想殺他，老子却不知道。」

龍城璧長長的嘆息了一聲，一字一字的說道：「是黑靈天君謝玉鵬的兒子謝鳳坪！」

唐竹權一怔。「他與衞空空有甚麼深仇大恨？」

龍城璧苦笑一聲，道：「情場如戰場，這句話你總該聽過。」

唐竹權目光一亮。「謝玉鵬的兒子看上了薛惜瑤？」

「不錯。」

「他只是一個黃毛小子，怎配得上薛三小姐。簡直大白天作白日夢。」

「白日夢也好，半夜深更夢也好，謝鳳坪是志在必得，所以，他不但要殺衞空空，而且更要他臉上的一塊人皮。」

唐竹權哼了一聲道：「他奶奶個熊，此人居心齷齪卑鄙，老子遲早要在他的鼻子上，擦些『瘙死人』，讓他知道老子的厲害！」

×　×　×

萬石崗的風波，總算結束下來。

盧定等人本欲跟隨龍城璧、唐竹權趕到七層雲霧峯，但却被龍城璧所拒絕。

他並不是自逞英雄，而是知道七層雲霧峯現在已成爲一個極危險的地方，就像是一個龐大的火藥庫，隨時都可能爆炸起來。

雷鐵棠爲了龍城璧，已犧牲了性命，他不想連盧定等人也遭遇不測。

盧定等人拗不過龍城璧，只好回到雙飛集。

謝玉釵留下來的黃金，變成了盧定等人的意外之財。

但他們並未感到眞正的喜悅。

他們雖然不能算是甚麼英雄豪傑，但却也不是見利忘義、隨時都可以背叛師父、背叛主人的無恥之徒。

正唯如此，他們也是龍城璧的朋友。

龍城璧的朋友絕不一定是君子，相反的，龍城璧認識的「君子朋友」並不多。

如果有人「非君子不交」，那麼這人的朋友一定會少得可憐，甚至一生之中也無法結識一個眞正的朋友。

對待朋友要坦誠，但切莫要求太高。

世間上又有多少眞正的君子呢？

就算某人已被天下人都視爲君子又怎能保證他一生都不會做錯事，又誰能了解他是否一個僞君子？

大醉山莊　空前浩刦

（一）

黃昏。

鐵酒罎早已空空如也。

無酒可喝的唐竹權，已揮動着馬鞭，趕車直往七層雲霧峯。

從萬石崗到七層雲霧峯，大醉山莊是必經之路。現在已遙遙在望。

唐竹權喃喃道：「眞不明白，白大醉何以居然戒酒？眞是莫名其妙。」

龍城璧在車廂裏說道：「他可能有麻煩。」

唐竹權道：「心情不好就不喝酒？」

龍城璧道：「並不爲奇。」

唐竹權道：「這才奇怪，他又有甚麼麻煩呢？」

大醉山莊越來越近。

莊外空無一人。

唐竹權忽然低聲道：「不妙！」

龍城璧默然半响。「你認爲有何不妙之處？」

唐竹權道：「平時這個時候，莊外一定有人把守，但現在連一個也沒有。」

龍城璧沉聲道：「現在本是舉炊的時候，但山莊內却無炊烟昇起。」

唐竹權的臉色已發青，「他奶奶的，莫不是中原帮在這裏動了手脚。」

龍城璧沉默了很久，緩緩道：「白大醉近來情緒惡劣，可能與中原帮有關。」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就不信謝玉鵬有三頭六臂，他想雄霸江湖，最少還得問問唐大胖子。」

倏地，大醉山莊北方的一條道路上，傳來陣陣蹄聲。

唐竹權怒道：「是中原帮的人。」

龍城璧道：「不像。」

唐竹權臉色一寬，突然笑道：「還是龍老弟的眼光看得準，老子已看見第三匹馬骨瘦如柴，原來是衞空空來了。」

龍城璧微笑道：「不但衞空空來了，司馬血也在其中。」

唐竹權哈哈一笑。「這才像樣嘛，知道老子駕臨，豈可不迎不接？」

龍城璧却淡笑道：「他們不是來迎接你的。」

唐竹權「嗯」的一聲，臉上的表情好像有點失望。

但他隨即又道：「這也難怪，咱們行踪飄忽，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是老子與老弟忽然到這裏來。」

龍城璧笑了笑，道：「他們的確不知道。」

唐竹權道：「難道他們是準備到大醉山莊？」

龍城璧道：「不錯，他們是準備到大醉山莊。」

大醉山莊發生了甚麼事？

（二）

夕陽斜照在司馬血的臉上。

他的臉色看來就像他的劍。

他的劍是碧血劍。

而他却是名震天下的殺手之王。

殺手之王雖然是個殺手，但他近來居然又被人稱爲殺手大俠。

既是殺手，也是大俠。

殺手能稱爲大俠者，堪稱絕無僅有。

但司馬血斷然否認自己是甚麼大俠。

所以他常對別人說：「我司馬血是個殺手，專爲金錢而殺人的殺手，你們別弄錯了。」

×　×　×

殺手殺人，當然是爲了酬金。

一般而言，想司馬血動手殺人，酬金絕不能少。

但有時候，司馬血的殺人酬金却會低微得可憐，甚至區區十兩紋銀，都可以令他去殺一個厲害無比的大魔頭。

自從司馬血、龍城璧成爲朋友之後，他的性情已改變甚多。

他近來更經常免費殺人。

只要遇上該殺的人，就算沒有人付他分文，他亦大開殺戒。

他現在又想殺人了。

這一次却不是免費，而是有人付酬三萬兩，要他去殺謝鳳坪。

×　×　×

三萬兩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距離司馬血殺人酬金的最高紀錄，却還是極遠極遠。

然而，司馬血並沒有跟僱用他去殺謝鳳坪的人討價還價。

價錢也不是司馬血開出來的。

假如司馬血一就早知道謝鳳坪殺了白大醉的話，他可能不必別人僱請，也會免費把謝鳳坪殺掉。

白大醉已死，他是給謝鳳坪殺害身亡的。

不但白大醉已死，大醉山莊更是慘遭滅門之禍。

這都是中原帮的傑作。

×　×　×

大醉山莊之內，一片沉寂。

沒有人聲。

沒有任何動靜。

這裏彷佛已完全沒有生命的存在，它彷佛已被死亡、罪惡所吞噬。

薛桐齡率領着十一個珠璣山莊的高手，在司馬血和衞空空助陣之下，來到了大醉山莊的北方，主要找謝鳳坪洗清這一筆血賬。

龍城璧在車廂中看見了司馬血，也看見了薛桐齡。

薛桐齡是珠璣山莊的長老，他武功極高，一手「珠璣連影無定劍」，使得出神入化，而且內力深厚，能擋得住他十劍的人，已可算是個一流高手。

薛桐齡在珠璣山莊的地位崇高，一半是因爲他劍術高强，而另一半却是因爲他的妻子潘氏，也是個武林高手，而且幽嫻淑德，更是富甲一方的女富豪，可以說，薛桐齡在珠璣山莊中，堪稱財雄勢大，而且人緣也是極佳。

付出三萬兩要殺謝鳳坪的人，就是薛桐齡。

薛桐齡與白大醉交往頗深，白大醉死在謝鳳坪的手下，這個仇他絕不能不報。

當時，司馬血已在珠璣山莊之中，由於他是個殺手，薛桐齡一出，就對他說：「殺人一個，三萬兩如何？」

司馬血淡淡道：「殺誰？」

「謝鳳坪。」

「你爲什麼要殺他，」這本非殺手應該問的說話，但司馬血却問了。

薛桐齡居然也毫不介意，他的答覆是：「謝鳳坪殺掉大醉山莊滿門。」

司馬血表情冷漠。

薛桐齡立刻又問：「你幹不幹？」

司馬血點頭。

一張三萬兩的銀票立刻交到司馬血的手中。

薛桐齡道：「先付後殺。」

司馬血道：「我必殺謝鳳坪。」

薛桐齡很放心。

殺手之王司馬血這一句說話，他深信謝鳳坪必定會死在碧血劍下。

（三）

司馬血接下這一宗買賣，他以爲必定是由自己獨自去幹。

但是，薛桐齡却要求司馬血不要孤身犯險。

據密探回報，大醉山莊已成爲了一座固壘。——中原帮的固壘。

要殺謝鳳坪，絕對不能由一個人去冒險。

結果，薛桐齡親自在珠璣山莊中挑選了十一個高手，再加上司馬血，總共十三人前往大醉山山莊。

但除了這十三人之外，最後又再增加一人。

他就是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　×　×

衞空空的情緒比任何人都更惡劣。

薛惜瑤竟然在珠璣山莊中被人下毒，雖然暫時仍然生存，但却已暈迷不醒，情况相當危險。

珠璣山莊中雖然也有精於醫術的高手，但却是束手無策。

唯一能有希望治好薛惜瑤的人，就是醫谷第一神醫時九公。

但時九公仍然未曾趕到。

時九公由醫谷前往七層雲霧峯，大醉山莊是必經之路。

但現在大醉山莊已不再是大醉山莊，而是中原帮中群邪的堡壘。

×　×　×

天地一片肅殺。

薛桐齡逆風而立，突然大叫：「姓謝的，你滾出來！」

大醉山莊仍然沉靜如昔。

沒有人「滾出來」，只有陣陣開始加强的風聲。

薛桐齡又大聲道：「姓謝的你再不滾出來，老夫就把大醉山莊燒掉。」

他口中說要放火燒莊，但實際上却絕無這個打算。

這是白大醉的莊院，這裏的每一棟房子，每一根木樑，都是白大醉的血，白大醉的汗。

薛桐齡絕不會把朋友的血汗燒掉。

山莊無聲，却隱隱冒出無形的殺氣。

龍城璧聽到薛桐齡的叫聲，也聽到了

一枝毒弩，突然從山莊內射向薛桐齡的聲響。

× × ×

毒弩沒有射中薛桐齡。

這一弩的目的，也不是在乎要殺薛桐齡，而是一種答覆，也是另一種形式的挑戰。

它的第一個意思就是：「山莊裏面有人。」

而它的第二個意思却是：「你有胆量的儘管闖進來好了。」

薛桐齡臉色微變，他的命令還沒有發出，他率領的十一個高手，最少已有三個亮出武器，衝了進去。

薛桐齡沒有阻止他們。

但是，司馬血却沉着道：「他們是去送死！」

薛桐齡冷冷道：「他們在沒有我的命令之前，就輕擧妄動，倒也死不足惜。」

那三人衝進山莊之內，就像是泥牛掉海，無影無踪。

薛桐齡的臉色很不好看。

「飯桶，都是飯桶！」

他帶來的高手沒有人敢再衝進去。

薛桐齡冷冷道：「誰還敢去送死？」

在他背後的衞空空却是毫不考慮，立刻道：「我去。」

他飄然下馬，態度從容不逼的直向山莊邁步前進。

司馬血一言不發，但他却像影子般緊緊跟隨在衞空空的背後。

他們不是衝進去，而是一步一步走進去的。

（四）

龍城璧也在大醉山莊外，看得有點出神。

唐竹權嘆息一聲，喃喃道：「白大醉這一輩子也不必喝酒了，難怪他早已有安排，連鐵酒罎都送了給老子。」

龍城璧雙眉緊蹙，沉默着。

唐竹權又再長長嘆了一口氣，抬起頭，只見夕陽滿天。

夕陽雖然艷麗，但大地上却是充滿肅殺之象。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大醉山莊的一幢房子的屋簷上，出現了一個藍衣人。

他的腰間佩着一把刀，刀柄是古銅色的。這把刀雖然不是風雪之刀，但外型却最少有九分相似。

唐竹權看見了他就心中有氣。

「他媽的，又是這個渾小子！」

龍城璧微微一笑，道：「他是誰？」

唐竹權沉默了半晌，才道：「你知道了可別生氣。」

龍城璧道：「我不生氣。」

唐竹權道：「他叫龍城璧。」

× × ×

龍城璧沒有生氣。

他只有一種感覺，那是「笑」。

他笑了。

連他自己都無法想像得到，這個笑容是怎麼樣子的。

藍衣人在屋簷上飄然落下，瞬即已來到馬車前。

龍城璧淡淡一笑。

藍衣人道：「你好像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道：「只是好像而已？」

藍衣人道：「難道你以爲自己眞的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道：「也許是的。」

藍衣人冷笑道：「簡直荒謬絕倫，你若是龍城璧，那麼我又是誰？」

龍城璧道：「難道你才是眞正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藍衣人面不改容，道：「當然，我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道：「可惜你腰間的雪刀是假的，而你的臉孔也不太像是龍城璧。」

藍衣人冷冷道：「這兩點都可以迅速加以改善。」

龍城璧淡然一笑：「你現在總算承認自己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了。」

藍衣人嘿嘿一笑：「就算現在我不是龍城璧，但我很快就就會變成龍城璧。」

龍城璧道：「你有把握？」

藍衣人淡淡道：「信心十足。」

龍城璧道：「那好極了，我也希望你能得償所願。」

唐竹權冷冷一笑，目注龍城璧道：「你甚麼時候開始說這種違心之言？」

龍城璧悠悠笑道：「難道要我對他這種人說眞心話？」

唐竹權想了想，隨即大笑道：「亦是道理！亦是道理！」

藍衣人目光閃爍。

他的目光是冷峻，凌厲的。

他的手已按在刀柄上，手背青筋一根一根突起，他整個人都籠罩在自己散發出來的殺氣中。

日更西斜，風吹漸急。

藍衣人與龍城璧的臉孔都已被夕陽染紅。

殺氣騰騰的黃昏，在今夜月懸東山之前，不知會有多少人，鮮血流出，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性命會被犧牲。

龍城璧黯然嘆氣。

他在很久很久以前，便已厭倦了殺人這種事。

他很想立誓永不殺人。

但他沒有。

他沒有立誓，是他因爲知道自己辦不到。

人在江湖，身不由主。

只要他還是個浪子，只要他繼續在江湖上東闖西蕩，他的刀就不能不殺人。

他可以儘量少殺人，但却不能絕對不殺。

對於殺人這件事，他並非痲木，他可以體會得到，死在他雪刀下的人所受的痛苦。

他曾經放過幾個大奸大惡之徒，他明知這些人不會回頭是岸，但他仍然願意給他們活下去的機會。

可是，後來他才知道，自己當初的決定是多麼愚蠢。

他們沒有後悔。

他們並未得到應得的教訓，結果，又有無數無辜的人，給他們視爲魚肉，任宰任割。

那是更悲慘的災害。既然如此，又怎能再對虎豹豺狼仁慈呢？

（五）

一把很像風雪之刀的刀，輕輕出鞘。

他握刀的姿勢很特別，雖然還未出手，已令人有一種心絃緊扣的感覺。

唐竹權苦着臉，忽然道：「你究竟是誰？」

藍衣人彷如未聞，一雙充滿殺機的眼睛只是緊緊的盯着龍城璧。

龍城璧也目注着他，突然冷冷道：「你就是謝玉鵬！」

× × ×

當唐竹權聽到「謝玉鵬」這三個字的時候，差點沒有從馬車上跳了起來。

「甚麼？他就是黑靈天君謝玉鵬？」

龍城璧冷冷道：「中原帮中，除了黑靈天君之外，又有誰敢獨自一人來到這裏，向我們一起挑戰。」

藍衣人神色不變。

他只是冷笑道：「你果然不笨。」

龍城璧道：「謝帮主的易容術雖然高明，但還是有一點小小的破綻。」

謝玉鵬道：「破綻在何處？」

龍城璧道：「你現在看來似乎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紀，但眼角的皺紋却未免太多了一點。」

謝玉鵬道：「就憑這些小小的皺紋，你就足以斷定我就是黑靈天君？」

龍城璧搖搖頭：「那還不够，最主要的還是你握刀的姿勢，就像你擅長的黑靈劍法一樣。」

謝玉鵬靜靜的聽着。他握刀的姿勢仍然沒有變，他靜靜的在聽龍城璧說話，而且也隨時可以向龍城璧發出致命的攻擊。

但龍城璧一點也不緊張。

他很鎭定，聲綫還是那末平穩。

「你已是銅鼓門主，倘若再成爲鐵箭門主，就可以獲得大漠天尊令，直接統轄大漠羣雄，那種力量，將會成爲你稱霸中原的最大本錢。」

謝玉鵬並不否認。

他只是道：「賭博必須先具備本錢，而且本錢越雄厚越好。」

龍城璧嘆息一聲：「只可惜你這一場賭博必輸無疑，我曾親眼看見不少本領比你更強，野心比你更大的人，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謝玉鵬道：「但我還想試一試。」

龍城璧道：「你要完成自己的夢想，必須流血。」

他遙望着遠山絢麗燦爛的紅霞，道：「許多無辜的人將會因爲你的夢想而流血，而你自己也必將流血，而且將會流盡最後一滴。」

謝玉鵬冷冷道：「但現在馬上就要流血的人是你。」

在這一句說話之後，一聲長嘯突起，謝玉鵬的身子如箭矢一般飛射過來。

刀如電閃，雷霆萬鈞般凌空擊下。

龍城璧淡淡一笑，身形冲天飛起，謝玉鵬的刀幾乎是在他的靴底飛掠過去的。

唐竹權一聲咆哮，左手單提鐵酒罎，向謝玉鵬的刀砸去。

鐺！

鐵酒罎竟然被這一刀之力震開兩尺。

唐竹權一凜，道：「黑靈天君，果然有兩下子！」

龍城璧人在半空，刀已出鞘。

以刀而論，龍城璧手中的風雪之刀當然勝過謝玉鵬手中的刀。

但謝玉鵬刀勢兇悍無比，一刀緊接一刀，如驚濤駭浪般不斷壓逼着龍城璧。

他本擅長黑靈劍法，但此刻他已把劍法的招式加以融滙變通，成爲一套兇悍絕倫的刀法。

刀鋒上的殺氣迫人眉睫。

刀快如飛，能够抵禦得住這種刀法的只怕沒有幾人。

他最少有兩次機會可以把龍城璧擊敗，但每到最後關頭，總是給唐竹權的鐵酒罎過止了他的刀勢。

謝玉鵬忽然換了一種身法，一刀把龍城璧迫退四尺，然後却以地堂刀法疾劈唐竹權的雙膝。

唐竹權是個大胖子，攻他的下盤該是最聰明的決策。

但這一下謝玉鵬又未免太低估唐竹權了。

唐竹權雖然以五絕指法名震天下，但他的輕功却也相當了得。

謝玉鵬連發五刀疾劈唐竹權雙膝，但却給唐竹權騰挪跳躍、左閃右避的全都閃避開去。

謝玉鵬冷冷一笑，忽然刀勢竄昇三尺，急削唐竹權的胸膛。

這一刀去勢之快，連龍城璧都大感意外。

颯！

刀鋒已劃破了唐竹權的胸膛。

血花飛濺，

龍城璧與唐竹權的面上俱無血色！

一聲怪叫，唐竹權栽倒在馬車之下！

心黑手辣　不留餘地

（一）

刺鼻的血腥味，在大醉山莊內瀰漫，就像是暮春時分，山頭凝聚不散的濃霧。

衛空空，司馬血昂然踏進入山莊，他們首先看見了左右兩幅高牆。

這兩幅高牆本是雪白的，但現在已被血汚染得一塌糊塗。

血漬早已乾透，但仍然是那末刺眼，那種腥臭的氣味更是令人難以忍受。

穿過前院的花園，是一座練武廳。

練武廳裏有四排兵器架，但兵器架上却連一件武器都沒有。既無武器也無人。

這裏只有無影無形無窮無盡的殺氣！

× × ×

練武廳空蕩蕩，似乎不像是個陷阱。

但凡陷阱，必先有餌。

但這裏無餌。

然而，這畢竟還是個陷阱。

要誘殺衛空空和司馬血，不必要餌，最主要的還是怎樣把他們殺死。

× × ×

衛空空與司馬血站在練武廳的中央。

練武廳的地磚上也是血漬斑斑，顯然曾經展開激烈的斷殺。

司馬血忽然長長的嘆息一聲。

衛空空道：「在這個時候，還有甚麼好嘆氣的？」

「我想起了去年的中秋夜。」

「去年中秋夜？」

「不錯。」

「假如我沒有記錯的話，去年中秋之夜，你還在應天府殺了一個貪贓枉法的大官。」

「也不錯。」司馬血緩緩道：「但在四個時辰之內，我已從應天府飛馬趕到這裏。」

「就在這座練武廳中？」

「而且就在你我現時立足之地。」

「你與白大醉有約？」

「是酒約，我們早已約定，在中秋夜舉杯邀明月，喝個痛痛快快。」

「喝得痛快嗎？」

「痛快極了，他喝了三十斤，我喝了二十八斤半。」

「可曾醉倒？」

「沒有，」司馬血道：「酒後我們還夜登七層雲霧峯，觀賞日出奇景。」

衛空空目中露出羡慕之色：「這才是至高無上的享受。」

司馬血沉聲道：「但此地已無酒。」

衛空空道：「連人都不見了。」

「此地豈無人？」一聲冷語突然從練武廳的東方响起。

在一扇鐵屏風後，一個黑衣少年大步踏出。

他冷冷道：「我是活人。」

這一句說話甚是奇特。

但接着，黑衣少年又道：「他却已變成了死人。」

左手一甩，一具死屍拋出，赫然正是大醉山莊的莊主白大醉。

黑衣少年冷冷道：「這裏既有死人，也有活人，死了的人會令你大吃一驚，而活着的人却是隨時隨地可以結束你們的生命。」

衛空空望着他：「在這大醉山莊之內，還有多少個活人？」

黑衣少年冷冷一笑：「雖然不多，但已足够把你們兩人置諸死地。」

衛空空長長嘆了口氣：「你果然不愧是黑靈天君謝玉鵬的兒子，心狠手辣，做事絕對不留餘地。」

這個黑衣少年正是謝鳳坪。

「我一直都想取你的性命，只要你死在這裏，我可以保證薛三小姐一定可以再活下去。」

司馬血忽然瞪眼道：「你不捨得讓薛惜瑤死？」

謝鳳坪道：「只要她不嫁給衛空空，我又怎捨得讓她死？」

司馬血瞧着他，冷冷道：「你還年輕，恐怕連二十歲都沒有。」

謝鳳坪道：「我比你們都年輕，但一定會比你們活得更長久。」

司馬血冷笑着：「你還是個乳臭未乾的黃口小兒，居然也配跟偷腦袋大俠爭奪薛三小姐？」

謝鳳坪的面皮並不薄：「橫刀奪愛雖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很有趣。」

「你以爲很有趣？」

「當然有趣，」謝鳳坪的臉發出了光，他的說話好像很稚嫩，但却又令人有毛骨悚然的感覺：「薛三小姐是個仙女下凡般的大美人，爲了要使美人垂青，就算殺一千幾百個人，也不能算是過份的事。」

衛空空冷冷道：「的確不過份。」

謝鳳坪悠然道：「何況我也不打算殺那麼多人，我已儘量避免枉殺無辜。」

衛空空忽然厲聲道：「就在這個莊院裏，已有不少無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

謝鳳坪道：「這可與我無關，本帮早已警告白大醉，要他立刻加盟中原帮，否則將會招惹大禍，可是他置若罔聞，最後還把本帮黑白雙使殺掉，那是他自取其咎，與人無尤。」

「好一個自取其咎！」司馬血忽然掣劍在手，冷冷道：「我現在也給你一個警告，我要你馬上割掉自己的舌頭！」

謝鳳坪哂然一笑。

他當然絕不會把自己的舌頭割掉。

司馬血冷冷道：「你若不聽從我的警告，你也將會自取其咎。」

謝鳳坪嘿嘿冷笑。

他突然身形鵠起，半空中翻了一個觔斗，人已在樑上。

司馬血冷哼：「你躲不了的。」

他運劍如電，碧血劍向上飛刺謝鳳坪腰腹。

他的身形奇快，腕臂更是靈活到了極點。

但他的劍只是發出一半，背後突然一道青芒飛擊他的後腦。

司馬血沒有一怔。

他若稍爲遲疑半分，這一道青芒立刻就會貫穿過他的後腦。

這是間不容髮的一刹那。

他的身子在半空中幾乎是停頓下來，但他手中的碧血劍却比風還快，「鏗」的

一聲，那突如其來的青芒從中一分爲二，斷折爲兩段。

司馬血身形迅速回落。

「好厲害的穿腸刀！」衛空空冷冷一笑：「練天絕，你爲甚麼還不滾出來！」

衛空空沒有看錯，發出這一刀的人果然是練天絕。

練天絕一步一步的從外面走進練武廳，他的脚步很輕，就像是一頭貓。

但他並不像貓。

貓雖然也是一種性格兇殘的動物，但練天絕臉上的表情，却比最兇殘的猛虎還更兇殘百倍。

在他的背後，還有十個紫衣人。

衛空空目光一沉：「他們好像是君山老狠主的十個弟子。」

練天絕冷冷道：「你只猜對了一半而已。」

「一半？」

「不錯，你只猜對了一半。」

「難道他們十人之中，只有五個是君山老狠主邱擎的弟子？」

「這倒說對了。」

「其餘五人又是誰？」

「其餘五人，是殺死邱擎五個弟子的高手。」

「邱擎呢？」

「他當然也死了，」練天絕的臉上浮現出殘酷的笑意。

「順中原帮者生，逆中原帮者亡，這是誰却不能例外的事。」

衛空空抽了口冷氣。

君山老狠主邱擎是個性情冷傲，就算皇帝老子都不服的老人，他又怎會在中原帮的魔爪下屈膝？

衛空空出道江湖第一年，就認識了邱擎。

邱擎並不是甚麼大俠，君子，但衛空空却可以肯定，他是一個行事光明磊落的人。

他的性格雖然冷傲，但傷天害理的事，他從來都不幹。

邱擎的朋友並不多，但衛空空却是其中之一。

衛空空與邱擎成爲朋友，居然是因爲衛空空殺了邱擎的一個弟子。

但邱擎絕對沒有怪責衛空空，更沒有爲徒弟報仇的念頭。

他對其他弟子只說了五個字：「郝一飛該殺！」

郝一飛是被衛空空砍掉腦袋的弟子。

郝一飛何以該殺？

——他殺友奪妻，最後又另結新歡，連友妻亦乾脆殺掉，暴屍荒山，這種人是否該殺？

凡是男人都認爲他該殺。

凡是女人更認爲這種人該殺。

但郝一飛是邱擎的弟子，又有多少人有勇氣找他拚命？

就算有這種勇氣，但又有多少人能打得過郝一飛。

郝一飛是郝擎最寵愛的弟子，他拜在邱擎門下十年，一身武功幾乎已及師父的九成。

有人會找郝一飛算帳。

但這些人却反爲一一了帳！

直到最後，衛空空帶着七分酒意，在洛陽找了七間妓院，終於找到了郝一飛。

郝一飛正在享受着醇酒、美人，全然不知道一個專偷壞人腦袋的煞星已在密切注視着他。

結果，郝一飛離開妓院之後，他的腦袋也離開了他的頸子。

郝一飛被殺，邱擎當時暴跳如雷。

他立誓要找到殺人兇手，把兇手碎屍萬段。

但他不知道兇手是誰。

但在兩個月之後，衛空空親自登上君山，對邱擎說明一切。

邱擎沒有光火，但也並不立刻相信衛空空的說話。

衛空空很快就告辭。

他臨走的時候對邱擎說：「一個月之後我還會再來。」

邱擎沒有阻攔他。

他只說了兩句話：「你若揑造事實，你的腦袋也得搬家！」

× × ×

一個月之後，衛空空果然又再重臨君山。

他的腦袋沒有搬家。

邱擎黯然地對他說：「殺得好！郝一飛簡直不是人，簡直禽獸不如！該殺！該下第十八層地獄！」

雖然他們年紀懸殊，但他們就在那一天開始，成爲了朋友。

（二）

邱擎死了。

他的十個弟子，有一半變成了中原帮的爪牙，還有另一半變成了地府新客。

衛空空的熱血在翻騰。

他忽然大聲咆哮道：「你們這十個不要臉的東西，那五個是邱擎的弟子？站出來！」

練天絕盯着他，冷笑道：「這個人好像有點瘋了。」

司馬血目光如刀，也盯着練天絕：「穿腸刀是你年輕時賴以成名的武器，想不到你現在還用它來暗殺別人，你也好像有點瘋了。」

練天絕突然大喝：「上！」

十個紫衣人同時亮劍，十把劍縱橫交錯展開，就像是十條張開口的毒蛇，從四方八面向衛空空和司馬血撲噬。

他們手中的劍雖然不能算是寶劍，但却都是千錘百煉的精鋼長劍。

十劍齊施，這種威力實在不容輕視。

十個紫衣人同時暴喝，殺聲震天。

衛空空突然揮劍，向西方三人衝殺過去。

練天絕大聲道：「不必怕他……」

他這四個字並不是信口開河，而是有根據而發的。

衛空空現在絕不能殺人，否則他這一輩子休想再與薛惜瑤成親。

可是，他的說話只說到這裏，「刷」的一聲，血花飛濺，一顆血淋淋的腦袋已應聲被衛空空的劍砍下！

× × ×

驚天動地，鬼哭神號的砍腦袋劍法，又再在江湖上施威。

利那間，練天絕的臉色變得比紙還蒼

白。

樑上謝鳳坪的臉色也很不好看。

衞空空終於忍無可忍，又再殺人了。

他那雙冷峻、殺氣嚴霜的眼睛，像兩枝箭般直射着練天絕：「匹夫，你爲甚麼躲在一旁，你不敢試一試我的劍？」

練天絕楞了半晌，才道：「你終於還是中了咱們的圈套，你就算能殺光他們，但這一輩子你和薛惜瑤的姻緣也完了。」

衞空空運劍如飛，七八招後，又是一顆熱血滾滾橫流的腦袋被砍下。

這人是邱擎的弟子，衞空空認得他。

他叫吳迂魂，曾經不止一次替衞空空斟酒。

但他卻背叛了師父邱擎。

邱擎被殺，吳迂魂也是追殺師父的一份子。

人，怎會變得這麼可怕？

又有誰能眞正知道明天將會發生甚麼事？

當吳迂魂的腦袋被砍下來的時候，衞空空突然有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假若他眞的嘔吐，他吐出來的也許會是酒。

那是吳迂魂以前替他所斟的酒！

（三）

衞空空的砍腦袋劍法，重振雄風，練天絕的心卻沉了下去。

雖然他表面上還是相當的鎮靜，但他的兩條腿卻是一步一步的遠離衞空空。

直到他驀然驚覺背後不遠正站着一個灰袍老人的時候，他才停了下來。

這個灰袍老人的年紀已很老，但他的腰還是伸得筆直，就像是手中的一桿槍。

他的槍使練天絕驚出一身冷汗。

「松木紅纓槍？」

灰袍老人冷冰冰的說道：「正是松木紅纓槍。」

練天絕臉色驟變：「閣下就是杭州唐老人？」

「老夫正是唐老人！」

× × ×

神出鬼沒，嫉惡如仇的杭州老祖宗唐老人，忽然就像幽靈般出現在練天絕的眼前。

他的神態還是和平時般冷傲、頑固。

他決定要去做的事，很少人能令他改變。

「老夫現在唯一想殺的人，就是你！」

唐老人的說話，每一個字都像一顆釘子，狠狠的釘在練天絕的心上。

練天絕本是威震一方的綠林大豪，但在唐老人的面前，竟然變得有點手足無措了。

他剛才一步一步的遠離衞空空，但現在卻又反而一步一步的後退，退回到衞空空附近不足一丈之處。

唐老人冷冷道：「老夫的槍固然可以殺你，而衞空空也隨時可以替你的腦袋搬家。」

練天絕倒抽一口冷氣，突然衝前，兩把一尺五寸長的金刀同時亮出，直插唐老人左右雙脅。

這兩把刀，練天絕一直都很少動用，他平時把這一雙金刀視如古董般玩賞，着實不捨得讓它沾上血漬。

但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上，當然顧不得這許多了。

金刀也許並不可怕，但練天絕的刀法卻很可怕。

他的刀快而狠，每一刀刺出，都具有雷霆萬鈞之勢，雙刀招式的變化，實在令人爲之嘆爲觀止。

他的對手若非唐老人，他最少有七分勝算。但他的對手是唐老人。

二十招之後，他的刀勢已開始軟弱無力。

反觀唐老人，他的松木紅纓槍越使越勁，簡直有如狂風暴雨，水銀瀉地。

唐老人的槍法果然不比尋常。

但不知如何，練天絕的金刀，忽然刺中了唐老人的小腹。

唐老人彎腰悶哼，踉蹌後退丈二。

他這一退丈二，已退到衞空空身前。

衞空空吃了一驚，忙扶着唐老人：「唐老前輩，你怎麼了？」

唐老人重重一咳。

倏地，司馬血大叫：「空空速退，快放手……」

但他的警告卻已遲了。

看來連站都快站不穩的唐老人，竟突然棄槍用手，翻身在衞空空的胸前連續重擊三掌！

叭！叭！叭！

這三掌並不是開玩笑，而是志在把衞空空置諸死地。

滿手血腥　罪惡貫盈

（一）

這一個變化實在太大，也太令人難以相信。不但衞空空不相信，就連練天絕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練天絕的眼睛沒有毛病。

他剛才那一刀，根本就沒有眞的刺中唐老人，但唐老人卻好像中了邪毒般，驟然看來，誰都以爲他已中刀受傷。

唯一看得清楚的人，只有司馬血。

司馬血雖正忙於對付幾個紫衣人，但他對練天絕與唐老人的一戰卻看得清清楚楚。

他看見了唐老人「中刀」。

初時他也一陣錯愕，還以爲唐老人故弄玄虛，用計哄騙練天絕。

但司馬血心念電轉，立刻就發覺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唐老人是個明刀明槍的硬漢，他一向不喜歡裝神弄鬼，在戰陣上更是永不兒戲裝模作樣，他的作風，與兒子唐竹權是恰恰相反。

說時遲，那時快，當司馬血忽然省悟到有點不妙的時候，衞空空已揮劍逼退了他的對手，攙扶着唐老人。

別說唐老人根本就沒有受傷，就算他眞的捱了一刀，憑他的情性，他是絕對不願給別人攙扶着的。

那時候，司馬血已可以絕對肯定，這個唐老人是假的。

× × ×

司馬血沒有看錯，但這個假唐老人已把衞空空擊倒。

司馬血怒道：「你究竟是誰？」

假唐老人哈哈一笑：「你不必理會我是誰，總而言之，你們的末日已臨，已沒有人能把你們從死神中挽救出來。」

練天絕臉上露出錯愕的神情。

「你不是唐老人？」

假唐老人冷冷笑道：「當然不是，否則你早已魂歸極樂。」

練天絕沉默下去。

假唐老人又再掉槍在手，這一次向司馬血挑戰：「殺手之王，我們遲早也難免一戰，現在就決定誰勝誰負，誰存誰亡好了。」

司馬血道：「閣下的易容術雖然高明，但眞實的武功怕還不是在下的敵手。」

假唐老人冷笑道：「你現在就不妨試一試。」

司馬血臉無懼色，碧血劍如驚鴻般射向假唐老人。

就在這時候，謝鳳坪又再度參戰，他要對付的人是已經倒在地上的衞空空。

× × ×

謝鳳坪一直欲殺衞空空而後快。

現在是殺衞空空的最佳良機，謝鳳坪實在不願輕輕放過。

司馬血怒喝一聲：「你太卑鄙了！」

他要救衞空空，但卻給這個假冒唐老人的人緊纏不放。

謝鳳坪眼見立刻就可把衞空空置諸死地，突見一蓬雪亮的刀光，凌空閃過。

那是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謝鳳坪一陣駭然。

他第一次眞正領教八條龍刀法的最大威力。

龍城璧已全力施展刀法，這一刀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謝鳳坪突然心頭一陣冰冷，想躲避這刀竟然已來不及。

龍城璧殺氣騰騰，一刀就把這個自視極高的中原帮少帮主的心臟砍碎。

（二）

決定勝負存亡的一戰，龍城璧初時以爲將會在珠璣山莊內發生。

但結果，羣雄與中原帮的艱苦血戰，卻是在大醉山莊內分別同時進行。

謝玉鵬的刀法，由劍法演變而成，別具一股威力。

唐竹權被謝玉鵬一刀砍傷，雖然並不致命，但也必須一段時間的治療，才能復原。

唐竹權倒下去後，龍城璧與謝玉鵬又再苦拚了二十七刀。

這二十七刀，謝玉鵬佔盡優勢。

但到了第二十八刀的時候，龍城璧這一刀卻切斷了他的咽喉。

當時，謝玉鵬彷彿仍然大佔上風。但龍城璧突然發出了最精采的一刀，使到這個中原帮主的一切美夢，全都化爲泡影。

謝玉鵬滿手血腥，今天已是他罪惡貫盈的時候。

龍城璧進入大醉山莊的時候，也是衞空空正在最危險的時候。

謝鳳坪以爲可以趁機除掉衞空空，那知龍城璧的刀更快一步。

謝玉鵬、謝鳳坪相繼倒在龍城璧的刀下，中原帮大勢已去。

至於與司馬血決戰的假唐老人，竟然就是謝玉釵。

謝玉釵是個「多才多藝」的女人，但仇恨之心卻把她整個人毀滅了。

雖然她的武功極高，但眞正硬拚起來，還不是殺手之王司馬血的敵手。

結果，她敗在碧血劍下。司馬血不知道她是誰，只知道這個冒充唐老人的人，用陰險的手段擊傷了衞空空。

對付這種人，司馬血例不留情。

但司馬血還未殺她，她卻已在絕望中自斷心脈，頹然命喪。

至於練天絕，他卻僥倖逃脫性命，但自此之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人看見這個老魔頭的踪跡。

（三）

中原帮的勢力已完全崩潰。

謝家的野心，並未替他們帶來夢想中的一切。相反的，野心帶來了滅亡。

當中原帮敗亡之後，高家酒館的高老頭突然自縊身亡。

直到他的遺書被發現，人們才知道高老頭原來也是中原帮的一份子。

但高老頭曾經替謝家父子幹過甚麼事，卻已成爲了一個謎。

唐竹權與衞空空雙雙受傷，從蒼谷趕到七層雲霧峯的時九公不禁大叫倒楣。

他並不是說唐竹權與衞空空倒楣，他說最倒楣的是他自己。

事實上，他的確忙得不亦樂乎。

首先，他要救薛惜瑤，又要救衞空空、唐竹權，害得他連飯也不想吃。

雖然他不吃飯，但酒卻還是要喝的。

雖然他的酒量不如唐竹權、衞空空，但對酒的興緻卻是非常濃厚。

× × ×

時九公這個「天下第一號神醫」的招牌，仍然響噹噹。

薛惜瑤身中奇毒，又是全憑時九公藥到回春，終於安然無恙。

倒是唐竹權和衞空空的傷勢比較嚴重，又要經過一番休養。

衞空空雖然曾經大開殺戒，但他與薛三小姐的婚約仍然有效。他往大醉山莊之前，已獲得珠璣山莊全體長老一致允許，可以讓他再施展砍腦袋劍法。

所以，衞空空已不再被這一條規矩所限制，只要遇上窮兇極惡、冥頑不靈之輩，他還是會用砍腦袋劍法來對付他們。

至於龍城璧，當他知道薛惜瑤、衞空空和唐竹權已沒有性命危險之後，他的人已遠走天涯。

唐竹權說他一定是去了杭州，找他的妹子唐竹君。

但衞空空卻認爲可能性微乎其微。

龍城璧雖然對唐竹君有千縷情絲，但只要唐老人也在家中，他就絕不敢踏進杭州境內。

唐竹權冷冷一笑：「你把老子的老子當是怪物？他有甚麼可怕？」

衞空空莞爾一笑。

他不願再與唐竹權爭論下去，因爲時九公曾囑咐他們：「十天之內，不能喝酒，不能打架，連吵架也在禁止之列。」

衞空空倒很聽話。這也難怪，時九公經常替他治傷，他又怎能不聽天下第一號神醫的說話呢？

（完）

飛仙劍俠傳奇故事

劍舞玉蘭溪

醉仙樓主・文　子成・圖

茫茫江湖中　詭詐何時了

一、荒村酒肆來艷客

「喂！你知道嗎？這人世間，究竟有多少種蘭花？」

「多的是，什麼劍蘭呀！吊蘭呀！草蘭呀！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種。」

「有一種最名貴的蘭花你知道是那一種嗎？」

「當然知道！那就是玉蘭。」

「如劍一般的蘭葉，鑲着白玉般的邊子，對不對？」

「對！對極了，不過像這種帶白邊的蘭葉，也非常普遍，只是玉蘭的蘭葉，更有與衆不同的特質。」

「噢！你說說看。」

「一般帶白邊的蘭葉，一但脫離根部，葉子就會慢慢的枯萎，但玉蘭的葉子就不同了，你就是將它折下來放在家中，一年兩年也不會枯萎，白邊如玉，綠心如翠，鮮艷奪目。」

問話的那人笑了，他說：「你畢竟是個行家，但你知道這玉蘭出產在什麼地方嗎？」

「玉蘭溪。」

「玉蘭溪又在什麼地方？」

「不知道。」

那人發出一陣狂笑，人也在笑聲中消失。

以上是一段對白，是路人的閒話，說話的人也許是有意的探討，也許是無意的閒聊，但他們眞正目的何在，又有誰能知道呢？

這人世間，本來是充滿了奇幻！詭異！而在這些奇幻詭異中，又節節環扣，就像兩個齒輪，在相對的迴旋着，明明是互不相干的事情，也能將它旋轉在一起。這就是二氣的迴旋，陰陽的演化，以成爲一種很有規律的造化。

風在微微的吹着，雨在絲絲的下着，村野人家，都已升起了炊烟，天色也漸漸的暗了下來，官道邊的小鎭上，也亮起了星星的燈火，一個頭戴竹笠，身披黑色大氅的中年人，走進了一家小酒店。

這種人，當然不是本地出生，一定是慣走江湖的人，看那濃眉大眼，氣宇不凡的樣子，還不是一個平凡之士，更不平凡的是他那柄劍。

黑色的劍鞘，匝着名貴的風磨銅，翠色的劍柄，蕩漾着兩組金黃色的長穗，雖然劍未出鞘，但已有一股磅礴的劍氣，亦已佈滿了小酒店。

膽小的酒客，都被嚇走了，店中祇留下一個客人，這當然也不是本地人，短小精悍的身材，還背着一柄刀、長相雖然有些刺眼，但從他的氣勢上來看，這個人在武功方面，的確下過一番恒心與毅力，已非泛泛之流可比。

這家小酒店，也許是走了霉運，遇到這一高一矮的兩個怪客，却將其他的客人全都驚走了。

身披黑衣大氅的人，在吃着酒，鄉村野店的酒，祇有一種，二鍋頭，菜祇有三種，蛋、肉、花生。

身穿灰衣短衫的人，也在吃着酒，他們吃的酒與菜完全是一樣，所不同的是吃酒的方式，這個人吃酒吃得很慢，小小的一杯酒，能吃上數十口，而那身披大氅的人，却完全是在豪飲，他沒有用小酒杯，他更沒有用小酒壺，而是用海碗，他是用海碗，他更沒有用小酒壺，而是用酒罈子。而且桌邊上已放了兩隻空罈，像這種吃酒的方式，的確是駭人聽聞。

矮個子灰衣人笑一笑說：「如果我猜得不錯，閣下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稱爲不醉客馬一豪了。」

披大氅的人一陣豪笑，然後才道：「你大概就是米老鼠于玄了？」

不醉客當然就是百斤不醉之意，而米老鼠吃任何東西，就像是老鼠吃米的一樣，一粒一粒慢慢的來。

于玄道：「看樣子我們倆人實在不應該在一個地方吃酒。」

「一個是氣吞河嶽，一個是心若塵沙，的確有些不調和。」

「但我們倆人畢竟還是在一起吃酒了，雖然不是在一張桌子上，但總是在一個酒店裏。」

「不錯！這是無意的巧合呢，還是別有用心？」

「無意巧合也好，別有用心也好，但這總是緣份，你相信緣份麼？」

「當然信，但緣份也有善緣與孽緣之分。」

「你以爲我們之相遇，是善緣呢？還是孽緣呢？」

不醉客馬一豪突然哈哈的大笑起來說：「管他是善緣也好，孽緣也好，既是在一家小酒店中相遇，就乾脆搬過來一桌共飲。」

米老鼠于玄做了個鬼臉說：「杯酒相逢話天涯，米老鼠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眞的將酒菜搬了過來，與馬一豪對面而坐，舉起酒杯吃了一點點才道：「三國時曹劉煮酒論英雄，我們今天也話一話江湖豪傑，馬兄以爲當今之世，江湖上的眞正英雄豪傑，要數那幾個？」

馬一豪道：「若論眞正的英雄豪傑，當今之世，唯你與我耳。」

「這話怎麼說？」

「我們一個是粗到家，一個是細到家，英雄頭豪傑尾，都給我們佔了，天下英雄，非你與我而何？」

米老鼠噗哧一笑說：「妙論！妙論！馬兄不但是氣吞河嶽，更是妙語如珠，看來馬兄是人粗心不粗了。」

馬一豪道：「行道江湖，誰敢粗心大意。」端起海碗，將一海碗酒，一口氣吃下，猶如吃茶的一樣，絲毫不皺眉頭。

米老鼠大拇指一翹說：「江湖上傳言馬兄海人海量，我尚不敢全信，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了。」

馬一豪也道：「江湖上傳言于玄兄細人細心，當初我也不信，誰有那麼大的耐力，將一小杯酒，分數十口才吃下去，但今日一見，也不由我不信了。」

于玄笑了起來，馬一豪也笑了。

于玄笑起來細聲細氣，有些像女人一樣，馬一豪笑起來，却聲震四野，這一粗一細的笑聲，相互配合，相對迴轉，形成了一種美妙的韻律。

韻律之中，突然又竄起一縷婉轉的聲音，好像是少女在歌唱，聽去是：

白雲飛，羣鳥起
春風吹到了玉蘭溪
流水淙淙溪澈底
玉蘭兩岸芳草萋
彩魚游，蘭花依
綠茵佈滿了玉蘭溪
青蛙唱徹溪邊柳
玉蘭兩岸躍猿猴
……………。

歌聲壓去了笑聲，笑聲也自然的停止了。

米老鼠于玄道：「是誰家女郎唱的歌子，歌聲如此悠美，內氣如此的充沛。」

不醉客馬一豪道：「這位姑娘不太平凡，我們剛剛把酒論英雄，却沒有想到會跑出一個英雌來。」

「這個女娃娃，長得一定很美。」

「在下也有此同感，如果我們能見得着，到眞想瞧一瞧。」

「誰說不是，美女如美酒，知道了不嗅上一嗅，豈不坐失良機。」

馬一豪又大笑起來，笑聲中，那音韻再起，女娃娃唱道：

劍氣飛，人影起
豪光籠罩了玉蘭溪
彩雲密佈祥和繞
玉蘭兩岸吐春輝
婀娜轉，素手持
長虹繚繞了玉蘭溪
九色輕烟托白日
玉蘭兩岸百花飛……。

馬一豪嘆一口氣說：「我行走江湖數十年，從未聽過這樣美麗的歌聲，不但曲調好，連嗓子也好，是誰家小姑娘在放蕩天涯？」

于玄說道：「不是人中之鳳，便是鳳中之人，若非仙子下凡，那來這動人的歌喉。」

馬一豪一手抓起長劍說：「走！」

于玄道：「到那兒去？」

「去看看這位姑娘去。」

「久聞馬兄貪酒而不好色，今日因何有此雅興？」

「物固迷人，人亦好物，若果名花無人欣賞，豈不暴殄了天物。」

于玄又細聲細氣的笑了起來，說：「既是馬兄有此雅興，小弟當得奉陪。」

他首先問一問背上的刀，這是江湖人的習氣，不論到任何地方，兵刃就是他的第二生命，可惜的是，他手尚未來得及放下，門口倩影一閃，已走進了一個人來。

這個人生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素懷淡雅，眉山似黛，妙目如珠，竟然是一個妙齡的女子，那輕盈的體態，脫俗的神韻，看得人眼花繚亂。

馬一豪站起的身形，又頹然的坐了下來。

于玄這時才放下了問刀的手。

那女子嫣然一笑說：「倆位是要去找我麼？」

馬一豪尷尬的一笑道：「我祇是想一

靚姑娘的風采，別無他意。」

那女子又是一笑道：「我這不是來了麼？」

于玄道：「姑娘唱的歌，不但是曲調美，咽喉美，而且連人也生得很美。」

那女子道：「我眞的生得很美麼？」

于玄道：「在下是由衷之言。」

「你們衹聽了歌曲，喉音，就沒有聽出歌詞中的含義？」

馬一豪道：「當然是聽到了，姑娘的詞曲中，在訴述一個地方，玉蘭溪，好像這個地方，也是天下最美的地方。」

于玄也道：「姑娘唱這首詞曲，不知有何目的？」

那女子又是一笑說：「你們把酒論英雄，天下的英雄豪傑，都給你們倆人佔光了。」

「姑娘身在遠處，竟然也能聽到我們的談話，當眞是神乎其神了。」

「其實並不遠，我就在這小酒店的門外。」

「姑娘唱歌的意思，是不服我們倆人的談論。」

「當然！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那玉蘭溪就住着這樣一個高人。」

「玉蘭溪這個名字，我也曾聽人說過，但却不知座落在什麼地方，至於那位高人，那就更一無所知了。」

那女子又笑了，她笑得不但很美，而且也很甜，她說：「其實那不能算是英雄，祇能算是個英雌。」

馬一豪道：「也是個女子。」

「不但是個女子，而且也是個很美很美的女人。」

「姑娘當然知道她姓什麼叫什麼？」

「不知道。」

「那玉蘭溪到底在什麼地方，姑娘當然知道。」

「也不知道。」

「那麼姑娘到底知道多少？」

「我衹知道那玉蘭溪有一個女子，這個女子不但生得很美，而且武功也很高，她精於劍術，却不爲江湖人物所知。」

馬一豪吐了一口氣道：「這可能是一種傳言。」

那女子搖搖頭說：「不！這可是千眞萬確的事情。」

于玄插嘴道：「我們一直到現在，尚未請教姑娘上姓芳名。」

那女子又是嫣然一笑，答道：「我叫柳姐。」

「柳姐！原來是神刀朱八的姘頭。」

「姘頭！哼！別說得那麼難聽，我可是在明媒正娶之下而登堂入室的。」

「久聞柳姐天生麗質，人見人愛，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柳姐咯咯的嬌笑起來，那聲音好美，猶如數十隻銀鈴，在互相衝擊，半晌才道：「于爺！你是在說笑了。」

于玄道：「我說的是實情。」

「如此說來于爺當眞的迷上我了？」

「當然，不過我還要考慮一下。」

「考慮什麼？是怕神刀朱八的那穿胸一刀。」

于玄也吃吃大笑起來，不過他這笑聲比男人細，比女人粗，是一種不男不女的聲音。

柳姐道：「你到底笑什麼，難道不是麼？」

于玄道：「不是！」

柳姐道：「噢！我知道了。」

于玄道：「你知道什麼？」

柳姐道：「我是從你那笑聲中聽出來的。」

「笑聲？」

「是啊！你笑起來不男不女，人當然是不陰不陽了。」

于玄被她說得滿臉發燒，竟然無話可對，這女人的一張嘴吧，的確是夠厲害。

馬一豪道：「久聞柳姐不但武功凌厲，嘴吧子却更凌厲，今日一見，竟然比傳聞更勝一倍，不過有一件事情，在下一直想不明白。」

柳姐飛了一個媚眼道：「馬爺有話，但說無妨。」

馬一豪道：「久聞神刀朱八爺與柳姐姑娘一向是形影不離，今兒怎麼會妳一個人落了單？」

「馬爺很奇怪是麼？」

「馬某人的確有些奇怪。」

「你以爲是爲了什麼呢？」

「我想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妳們吵了嘴，彼此分開了，另一種很可能是冲着我們來的了。」

「這兩種都不對。」

「難道還有第三種？」

「當然有，我是來辦事的。」

于玄道：「馬兄，看情形我們得先離開一步了，以免妨碍了別人辦事。」

馬一豪將第三罈酒端起，嘴吧對着罈口，一口氣將剩下的酒全喝光，竟然面不改色。

于玄也將剩下的半小杯酒，倒入口中，竟然被酒嗆得咳嗽起來。

柳姐哈哈嬌笑起來說：「當眞是一粗一細，名不虛傳。」

馬一豪道：「于兄，我們走吧！」

柳姐嬌聲說：「慢着！」

于玄道：「柳姑娘尚有何事指教？」

柳姐道：「你不應該叫我柳姑娘，該叫我朱太太。」

「算在下說錯了。」

「你們不必去！該去的是我。」

「妳不是要辦事麼？」

「不錯，但我不是到這兒來辦事，我到這兒來原因，純是想見見兩位久巳聞名的人物，可惜因我一時好奇，而打擾了你們的酒興，這個東我請了。」談說之間，從懷中掏出一小錠銀子，放在桌上，又笑一笑擺擺手說：「再見！」

人巳如飛燕般的飛了出去。

于玄搖頭說道：「這個女人眞怪。」

馬一豪道：「你以爲她是去辦什麼事情？」

于玄道：「不外乎三件事。」

「那三件事？」

「一件是與玉蘭溪有關，一件是與朱八有關，一件是與她自己有關。」

「這話怎麼說？」

「與玉蘭溪有關的，很可能她與玉蘭溪有極深的淵源，所以才不服氣你我把酒論英雄，才進來胡吹上一陣。」

「不錯！那第二件呢？」

「與朱八有關的，當然離不開一個字，因爲神刀朱八自恃武功高强，殺人無數，樹敵當然很多，所以她此去不是媚敵，便是殺敵。」

「也有道理，那第三件呢？」

「第三件當然是她自己的私事了，神刀朱八雖然武功高强，但年事已長，房事之間，未必能如她的意，她此一去，很可能去會她的情郎去了。」

「不可能吧，天下那有這種不要臉的女人。」

于玄一笑道：「馬兄，你人太君子了，腦子也太死了，當今世風日下，女德方面，也一天不如一天，如果我推測得不錯，再過五百年，所有的女人，都會脫光屁股在大街上行走。」

馬一豪聽得一愣說：「脫光屁股？」

于玄大笑道：「是啊！眞的到那個時候，我們不但嘴吧子可以吃酒，連眼睛也可以吃酒了。」

馬一豪道：「就算眞的有那麼一天，那也不是你我了。」

「當然，人生自古誰無死，若果眞活了五百年還不死的話，豈不變成了一個老妖怪了。」

「于兄以爲這三件事，那一件的可能較大？」

「第三件，她是去會情郎去了。」

「何以見得？」

「那玉蘭溪一直是個很神秘的地方，與那地方有淵源的人，比數極少。朱八的仇家雖多，但決不可能用自己的愛妾去對付仇人，衹有這第三件比較合理，因爲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女人，誰也不願意放棄自己的青春的。」

馬一豪聽得好緊張，他本來是個極豪放的人，但因爲一生很少接近女人，所以一談起就覺得有些緊張，一口氣又吃了一大海碗的酒，這應該是第四罈了。

于玄也陪飲了一小口，又笑道：「馬兄如果有興趣要證實一下子的話，我們可以跟去瞧瞧。」

馬一豪道：「你知道地方？」

「我雖然不知道地方，但我却可以猜得出來。」

「噢！」

「因爲這附近的地形，我都很熟，能夠幽會的地方，並不多。」

「好！我們去！」

倆人以極快的身法，離開了這官道邊的小鎮，那家小酒店。

二、古廟孤燈待情郎

天色巳近初更，絲絲的毛雨，仍在飄着，雖然是新春，但陰寒未歛，仍令人有些冷颼颼的感覺，微風吹拂着廟院中的荒草，發出陣陣沙沙的聲音。

好荒凉的地方，破舊的院牆，巳倒塌了好幾處，院門早巳不存在了，三間大殿雖然沒有倒塌，但灰塵却佈滿了神龕，神抬、桌案、拜墊、木椅之上，厚厚的，神幔巳被人撕去半截。

這是一所古廟，巳不知道這座廟叫什麼名字，但看那情形，至少巳三十年沒有人住了，一座久無人居的古廟，在今天晚上，也竟然會閃燃着一星燈火，火苗是從半截舊蠟燭上吐了出來，那火光，照得好遠好遠的，大殿的燭光之下，站着個素裝女子，靜靜的立着，看情形好像在等人。

燭火照在她那娟秀的臉上，發出一種迷人的色彩，嫣紅嫣紅的，好美！好美！

一陣豪放的歌聲，從西南方傳來。

仗劍江湖
嘯傲雪烟
踏破茫茫大千
壯志貫白日
豪氣干雲烟
說什麼秦淮烟柳
那管他西子湖邊
道什麼六朝玉粉
休理他金谷花園
男兒志
冲蒼天
壯士行
抱劍眠
一生落拓雲中鶴
半世江湖虎豹潛
哈！哈！哈！哈！哈！

那歌聲不但雄壯而豪放，而且有拔山蓋海之氣勢，歌聲一了，接着便是一陣大笑，看來這人不但豪放，而且也狂極了。

站在破廟中燭光下的那個女子，精神陡振，輕輕的說：「是他！他畢竟是來了，他不是個言而無信的人啊！」

不錯！他是來了，他巳經到了她的面前，一身素白色的長衫，手持摺扇。

本來嘛，春寒未盡，何用摺扇，也許這摺扇正是他的兵刄，他生得相貌堂堂，雙目灼灼，任何一個女人見了他，都會着迷，難怪這柳姐。

柳姐，原來在古廟燭光下等待的人就是柳姐，她愉快的一笑說：「你！你果然來了？」

白衣人一笑說：「難道妳不希望我來麼？」

柳姐道：「如果我不希望你來，也就不會到這兒來等你了。」

「這話也沒有錯，那神刀朱八怎麼樣了？」

「他在等着你去殺他。」

「他眞的不怕死！」

「普天之下，沒有一個人不怕死的，但他有自信你殺不了他。」

「噢！」

「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去。」

「但是，我也的確有此自信可以殺得了他。」

「那你爲什麼不去？」

「因爲我不想殺他，也不能殺他。」

「爲什麼？」

「按理說，像神刀朱八那種人，滿手血腥，早就該死了，但我不能殺他的原因是爲了妳。」

柳姐聽得一愣說：「爲了我，如果是眞的爲了我，你更應該去殺他，你應該知道，我早巳是你的人了。」

白衣人朗聲一笑道：「如果爲了佔有一個人的愛妾，而去將那個人殺死，那我飛龍白晶還算是個人麼，今後我還能去面對天下英雄麼？」

飛龍白晶，原來這一位男士叫飛龍白

晶，這可是個響噹噹的角色，這種事情，他當然是不會去做。

柳姐冷笑一聲說道：「你是個大英雄，大豪傑，很了不起，想不到一位當今之世的大英雄大豪傑，却去勾引一個有夫之婦。」

飛龍白晶臉上浮起了一個痛苦的表情，半晌才道：「我眞後悔會遇上妳。」

「你如果眞的後悔，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不！我飛龍白晶做事，豈是個有首無尾的小人物。」

「那麼你就去殺了他。」

「好！殺了他之後，我立即退出江湖，帶着妳，到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隱居下來，以了此餘生。」

柳姐咯咯的嬌笑起來說：「這才像一個大英雄大豪傑所說的話。」

古廟中的燈火熄了，人也杳了，但古廟後却又竄起了兩條人影，這兩人不是柳姐與白晶，而是不醉客馬一豪，與米老鼠于玄。

于玄道：「這個女人雖然生得很美，但心也很毒。」

馬一豪道：「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猶未毒，最毒婦人心。」

于玄道：「不錯！何果你有了這種女人，你該怎麼辦？」

「殺了她！」

「如果神刀朱八知道，也會殺了她，只可惜的是這種女人做事，她根本就不會讓別人知道。」

「所以我有些爲朱八不平。」

「其實也用不着。」

「爲什麼？」

「因爲朱八做的缺德事情，也實在太多了，這也許是老天爺給他一點懲罰。」

馬一豪道：「天道好還，絲毫不爽，經你這一說，我倒也想開了。」

于玄道：「不過有一場好戲，倒不能不看。」

「什麼戲？」

「看白晶殺朱八。」

「朱八的神刀天下聞名，先後傷在他刀下的江湖知名之士，也實在不少。」

「不錯，比如說少林寺的知本大師、武當山的八風道人、白鶴門的紀峯泉、五台山的砂石和尙、點蒼派的古矮子，這些人全都是一時之選，但是都未能逃過朱八的一刀。」

「所以我認爲那白晶未必能殺得了朱八。」

于玄一笑道：「但飛龍白晶也不是簡單的人物，這兩個人的一場打鬥，就是拿一萬兩銀子也難以買到這樣好的機會。」

馬一豪說道：「你知道這個小鎭叫什麼名字，離開神刀朱八住的地方，還有多遠？」

于玄道：「這個小鎭叫做王家集，離開朱八的住處祇有十多里地面。」

馬一豪道：「如果要看這一場戲，我們也該上路了。」

于玄神秘的一笑說：「我引路。」

夜色中，兩人離開了古廟。

× × ×

朱八雖然是個江湖的大人物，但他的習性一向是喜歡獨來獨往，是以他住的地方，也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還是用茅草蓋起來的，總共不過四五間，而且家裏也沒有傭人，因爲他不願意有太多的人知道他的住居。

因爲柳姐也會燒得一手好菜，將他侍候得服服貼貼的。表面上她是百依百順，但誰也沒有想到，她暗中却在搗朱八的鬼，她不但偷了人還要讓她的情夫殺朱八。

柳姐本來不是朱八的妻子，因爲朱八的妻子早已死了，她也不是朱八的續絃，因爲朱八不願再討老婆，她祇算是朱八的侍妾，像朱八這樣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仍然離不開女人，也許這就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吧。

油燈在茅屋中搖曳着，雖然已是二更左右了，那神刀朱八仍然沒有睡，他的人生得很瘦，頭髮也有些花白，倒是那雙眼睛，仍然是灼灼有神，他在做什麼？他在等一個人，那個人，當然是柳姐，很顯然的，在他的心目中，柳姐佔的份量仍然是很重。

門開了，是被人推開，進來一個美女，一手提着酒壺，一手拿着一包鹵菜，她是柳姐。

神刀朱八嘆了口氣道：「妳終於回來了，我還以爲妳不會再回來的呢。」

柳姐甜甜的一笑道：「我是替你到王家集去買酒菜去啊，現在雖然是初春，但夜仍然是很長，好難消磨啊。」

朱八一笑道：「那是妳多慮了，就算是經過三五十日天不會亮，我們兩人向床上一躺，還怕消磨不過去麼？」

柳姐向他飛了個媚眼說：「你壞死啦，如果眞的那樣！就是不因精力消耗過度而死，也會將你活活餓死的啊！」

神刀朱八哈哈大笑起來。

柳姐將酒菜放在桌上，替他取了杯箸，說：「你先喝一杯，消消悶氣。」

神刀朱八自己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然後站起來走向牆壁，壁上掛着一把刀，已佈滿了灰塵，他嘆了口氣說：「這把刀已經好久沒有用啦。」

柳姐道：「可不是，自從三年前傷殺了點蒼派的古矮子以後，就一直未動過它了。」

朱八道：「三年！好長的日子。」他輕輕取下刀，慢慢的出了鞘，一縷縷的寒芒，在燈光下射出，這的確是一把寶刀。

柳姐笑道：「這把刀，讓你毀了不少武林名家，也讓你成了名。」

朱八道：「不多，不多，一共才五個，不過今晚應該是第六個了。」

語才出口，身隨刀光而起，穿向窗外，那身形快得簡直令人不敢相信，接着便聽到一聲慘叫，那是飛龍白晶的聲音。

這可完全是偸襲，如果要憑眞本領硬功夫，那麼鹿死誰手，尙在未可知之數。

柳姐笑了，她說：「如果這消息一傳出，你的名氣又大了。」

朱八道：「這可全是妳的功勞。」

接着，燈滅了，他們兩人可眞的上了床。

屋外的不遠的地方，也竄起了兩條人影，向王家集方向奔去，深更半夜，他們又回到那家小酒店，本來已經關了門的酒

店，却硬被他們叫開了，這兩人正是那不醉客馬一豪及米老鼠于玄。

馬一豪要三罈酒，說：「好可怕！」

于玄道：「原來這是一個陷阱。」

馬一豪道：「眞想不到，柳姐竟然與朱八聯合起來，施用這種詭計，來害死一些江湖上成名的人物。」

于玄道：「我眞是想不通，他們這樣做又是爲什麼呢？」

馬一豪道：「我想，不外祇有一個原因。」

「什麼原因？」

「他是爲了成名，因爲他如果多殺一個江湖成名人物，他的名氣也就愈大。」

「你不認爲他們是在排除異已，另有作爲？」

「這當然也有可能，但不管他們是什麼目的，如果名氣大了，做什麼事都會方便得多。」

米老鼠于玄端起酒杯，將滿滿的一杯酒，一口氣吃了下去，馬一豪看得呆了，他說：「你怎地也這樣勇敢起來了？」

于玄嘆了口氣道：「這不是勇敢，而是受了刺激。需要酒來增加一點豪氣。」

馬一豪嘆道：「這件事情的確是駭人聽聞，江湖上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雖然很多，但這種事情畢竟是不多。」

于玄道：「所以我們要深一步去追查，看看他們到底是存何用心。」

馬一豪並未立刻答話，雙目在注視着他那背上的刀柄，半晌才道：「你這把刀比神刀朱八的那把刀如何？」

于玄道：「你是說刀的本身，還是用刀人的武功與手法。」

馬一豪道：「好刀可以彌補武功的不足，這兩者都有。」

于玄伸手拔下了背上的刀，刀光與燈光相互輝映，盈盈的光彩，透着威嚴，他說：「你看這把刀怎麼樣？」

馬一豪道：「刀是一把好刀，可惜比朱八的那把刀，尙有不足之處。」

「何以見得？」

「當朱八出刀殺飛龍白晶的那一刹那間，我看見他的刀，刀鋒上的光芒比你這柄刀要强得多了。」

「這與我們刺探他的隱秘有什麼關係呢？」

「關係大着呢，假如我們不是他的敵手，而又去刺探他的隱私，那無異是自己去送死。」

于玄笑起來了，他說：「你我都不是無名之輩，總不能給神刀朱八的名頭唬住了。」

馬一豪嘆道：「說實在的，我闖蕩江湖數十年，生平罕逢敵手，眞的要與朱八比，誰勝誰負，很難逆料，但我却有一個過的人長處。」

「什麼長處？」

「那就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所以你要先拈拈我的份量？」

「當然，因爲我們是同一條陣綫上的人，你的力量也就是我的力量。」

「不錯！合我們兩人之力，我不相信會怕朱八的刀。」

「可是這總是打的糊塗仗。」

「不糊塗，你不知我也有個長處？」

「什麼長處？」

「我綽號叫米老鼠，是專喜歡打暗不打明的。」

馬一豪哈哈大笑起來，于玄也笑了，當馬一豪三罈酒吃完的時候，于玄的一小壺酒也光了，天也跟着亮起來。

三、江湖詭詐何時了

這座破廟，原是柳姐與白晶約會的地方，現在却換了兩個人，那是米老鼠于玄及不醉客馬一豪，這倆人竟然以這座破廟爲藏身之所，而進行刺探朱八與柳姐的隱私。

馬一豪購二十罈酒，及一些熟食，于玄又去買鍋碗食糧，很顯然，他們不達目的，是決不會就此罷手的。

于玄道：「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來，很可能與他們的目的有關。」

馬一豪道：「什麼事？」

于玄道：「我想你一定記得，當我們第一次在小酒店中跟柳姐見面之時，她曾經提到那玉蘭溪。」

「你是說那個生得很美，武功又高的女子？」

「不錯！她爲什麼忽然提到那個地方，那個女子？」

「你認爲那個女子與他們會是同路人嗎？」

「不管是不是同路，但我想一定與這件事情有關。」

馬一豪打開了一罈酒，咕嚕嚕的喝了一陣，又打開紙包，取出一條鷄腿在啃着，其實他不是在吃，而是在想，想想于玄這句話到底對不對。

于玄道：「你不以爲？」

馬一豪搖搖頭。

于玄又道：「是與不是，將來一定會知道。」

馬一豪笑道：「我不是不相信，而是思攷他們到底有什麼關係。」

于玄道：「你想出來了？」

「不知道對與不對。」

「你說說看？」

「假如他們眞的有關係的話，那一定不是同路人。」

「不是同路人，那又是什麼？」

「仇家！」

「仇家？」

「不錯，我想你也一定會記得，當我們把酒話英雄之時，說我是英雄頭，你是英雄尾，天下英雄都給我們佔光了。」

「是曾這樣說過。」

「可是，她偏偏進來給我們澆了一頭冷水，說玉蘭溪那個女子才是了不起的英雄。」

「她的目的何在？」

「激將法。」

「激將法？」

「正是，她以爲我們受激，一定去找玉蘭溪的那個女子，比一比高下，這樣她就可以隔山觀虎鬥，無論誰死誰活，都會達成他們排除異已的心願。」

于玄雙手一拍，發出啪！地一聲大响說：「好啊！我怎地就未想到這一點。」

馬一豪道：「你吃酒比我細得多，但心思就不一定也比我細。」

于玄苦笑一下道：「你說得沒錯，但我們該怎麼辦？」

馬一豪看廟外的天色，已經是傍晚的時分，他說：「我們今夜再一探神刀朱八的住處。」

于玄道：「我去燒飯，我們吃飽了上路。」

當倆人吃完飯的時候，已經是一遍漆黑，兩人將碗筷酒具收拾起來，藏在神案下面，正待動身之際，忽聽到有一陣脚步聲，向破廟中行來！

馬一豪悄聲道：「又有人來了，我們看看是什麼人。」

于玄點點頭，兩人藏在大殿後面的亂草之中，有一個窗口，正對着大殿，半晌之後，大殿上的半截舊燭又亮了！神案前站着一女人，正是柳姐。

奇怪，柳姐又在這破廟中現身了，她又在要什麼花樣？

于玄與馬一豪因距離大殿太近，是以不敢互相通話，祇是在全神貫注着大殿上的動靜。

半晌之後，廟外又傳來一陣脚步聲，漸行漸近，終於在大殿上出現。

那是一個中年男子，這個男子生得並不英俊，但却很雄壯，而且背上也插着一把刀，刀柄上還繫着一條紅巾。

柳姐一笑道：「你沒有讓我失望，你終於來了。」

那中年人笑道：「妳的事我怎敢不辦，妳說，這一次又要我做什麼事情？」

柳姐道：「殺神刀朱八。」

中年人道：「殺朱八並不難，但我要知道妳爲什麼要殺他？」

柳姐媚眼一飛說：「傻瓜，難道你不希望與我永遠在一起麼？」

那中年人豪笑起來說：「好！好！我們什麼時候去？」

「現在！」

「他在家？」

「他在等你去殺他。」

柳姐與那中年人眞的去了，此時于玄與馬一豪才現出身來，于玄說：「你看清楚了，這又是一個陷阱。」

馬一豪說道：「不錯，那人是鬼刀李七。」

于玄道：「這是黑道上成名的人物，我們要不要救他？」

馬一豪：「此人作惡多端，死不足惜，但這總是一場好戲。」

于玄道：「不錯，當他們殺了李七之後，一定尚有幾句機密話要說。」

馬一豪道：「所以這一趟，我們是非去不可的了。」

神刀朱八的住處，還是那個老樣子，而于玄與馬一豪的藏身之處，仍是那個老地方，同樣的，柳姐也提了酒菜回去，這完全是在做戲，那鬼刀李七竟然被蒙在鼓裏。

柳姐將酒提進了屋中，說：「酒菜都買回來了，你先喝一杯提提神。」

神刀朱八道：「妳出去這麼久，就是爲了買這一點酒菜？」

柳姐一聲嬌笑道：「你又不是不知道，那王家集離開我們這裏有十多里路。」

「不錯！但以妳的脚程，也不應該這麼慢啊。」

「你以爲我去偷人去了？」

「誰知道？」

柳姐氣得將桌子一拍說：「就算我出去偷人去了，你又能把我怎麼樣？」

神刀朱八陰陰的一笑說：「你以爲我不會殺妳。」

他身形猛起，一伸手問已取下壁上的那把刀，那把昨天剛殺了飛龍白晶的刀。

刀光驟現之間，便傳出一聲慘叫，但那聲慘叫不是在室內，而是在窗外，不是柳姐，而是柳姐帶來的鬼刀李七。

鬼當然不如神，所以鬼刀李七雖然成名多年，仍死在神刀朱八的刀下。

柳姐笑了，而且笑得異常高興。

朱八一笑道：「這一場戲演得很逼眞，這都是妳的功勞。」

柳姐道：「你讓我做的事，我幾時沒有做好？」

朱八道：「所以妳是我最好的助手，當然也是我最好的姘頭。」

柳姐道：「別說得那麼難聽，也許過一段時間就不是了。」

朱八自己斟了一杯酒，一口吃了下去，說：「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柳姐道：「你知道那些被殺的人，是用什麼方法引來的麼？」

朱八道：「當然是用妳的情。」

柳姐道：「你祇說對了一半，除了情以外，尚有慾！」

「慾？」

「不錯，那些被殺的人，每一個人都曾經與我有很密切的關係，我們從桌上談到床上，從上面談到下面，要不……」

「要不他們就不會相信妳，既然不相信妳，當然不會放心大胆的跟妳來。」

「不錯！」

朱八的臉上很難看，那是從來沒有過的，他說：「連少林寺的知本大師及五台山的沙石和尙也在內？」

柳姐道：「還有那武當山的八風道人，白鶴門的紀峯泉，點蒼派的古矮子，飛龍白晶，鬼刀李七。」

「那古矮子既醜又矮，居然也能吃到妳這塊天鵝肉。」

「要釣魚總得下魚餌。」

「這話也沒有錯。」

「但是像我這樣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你是不會永遠要我的，當然，那將是在你目的達到之後。」

朱八一笑道：「就算有一天我能够統一武林，稱霸天下，也不會忘記妳，因爲妳所以這樣做，都是爲了我。」

柳姐一笑道：「你這一句話雖然說得很有良心，但將來事成以後，能不能如你現在所說，那就很難令人相信了。」

「妳不相信我？」

「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從玉蘭溪逃出來，也就是爲了你，既是爲你逃出來，又憑什麼不相信你。」

「可是我很奇怪，神刀朱八雖有一身好的武功，但人可並不年輕，也不漂亮，我不知道妳爲什麼會看上我。」

「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有些人中看不中吃，有些人中吃不中看。」

「我當然是屬於後者的了。」

「不錯！我想你一定知道那毒蛇，那東西看起來令人噁心，但眞的吃起來，肉倒是很香的。」

神刀朱八哈哈大笑起來，柳姐也笑了，在笑中，屋中的燈火．又告熄滅。

× × ×

不醉客馬一豪與米老鼠于玄，又回到那座破廟之中。

馬一豪道：「今天的收穫不錯。」

于玄道：「想不到那柳姐竟然是玉蘭溪逃出來的。」

「她既是從玉蘭溪逃出來，那一定不是主人，而是逃婢。」

「當然，聽他們的口氣，果然其中大有陰謀，他們要殺盡天下的英雄人物，而抬高自己的地位，眞的有那麼一天，他如果要統一武林，登高一呼，誰敢不應。」

「不錯，看來你我也早巳在他們計劃之中。」

他又搬出了酒來，在一大碗一大碗的喝。

于玄搖搖頭苦笑道：「如果我們不早一些發覺，很可能會上了他們的圈套。」

馬一豪道：「正是，因爲那女人實在太美了，也太媚了，就算是柳下惠生在今日，也難坐懷不亂。」

于玄道：「看來我們不能再坐視了，要不，不知道將有多少的英雄豪傑之士，會死在這兩個人的手裏。」

「你有什麼辦法？」

「一針見血。」

「如何個一針見血法。」

「去找玉蘭溪，祇要將柳姐的那個主人找出來，不怕他們不伏誅。」

「可是你知道那玉蘭溪在那兒？」

「雖然不知道，但仍有綫索可尋。」

「噢！」

「去找柳姐，柳姐既是玉蘭溪的逃婢，當然也一定很怕她的主人，我們祇要跟她說，有辦法可以毀去玉蘭溪的一切，她當然就會告訴我們那個地方。」

馬一豪道：「這個方法也不錯，但我們用什麼方法去找柳姐。」

「等……」

「如何等法。」

「到王家集那小酒店中去等，一天等不到就兩天，兩天等不到就三天，那小酒店是她常去的地方，我們一定能等着。」

「爲什麼不直接去找她？」

「那丫頭機伶得很，如果我們直接找去，她必定懷疑我們另有目的了。」

「這件事情算你想得很週到。」

于玄神秘的一笑說：「這就是米老鼠的長處了，你知道老鼠偷人家米吃的時候，決不敢明目張胆的去，一定是趁人家不備的時候，才會下手。」

不醉客馬一豪又喝了一罎酒，巳經是四更左右了，今夜可沒有春雨，天上的星星，每一顆在閃爍着，像情人的眼睛，是那樣的柔和，而又是多彩多姿，他說：「睡吧！明天我們就開始等的工作。」

米老鼠于玄道：「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必需要特別注意，也要特別當心。」

「什麼事？」

「那女人生得實在太動人了，她全身都是水，每一根骨子裏，都會飛出很多個媚字，所以我們要小心，千萬不能中了她的圈套。」

馬一豪哈哈大笑起來說：「如果你想死，就讓她迷一下，又有何妨。」

于玄未及答話，大殿上突然又多了一個人，這個人穿一身黑色緊身勁裝，背上還插着一把長劍，中等身材，中等年歲，雙眼中有兩道精芒射出，他說道：「你們也知道柳姐的秘密，你們也想找那玉蘭溪嗎？」

于玄愣住了，馬一豪也愣住了，因爲他們兩人都不認識這個人，以他們兩人的功力——人已進了大殿他們才知道，由此可見這個人的武功之高。

馬一豪一笑說：「朋友，我們面生得很。」

那人道：「我巳經知道倆位，一位是不醉客馬一豪、一位是米老鼠于玄。」

于玄道：「不錯，閣下是？」

「神劍司徒心。」

「久仰久仰，不知這神劍比神刀如何呢？」

「伯仲之間。」

「所以你也沒有把握除去朱八，所以你也要找玉蘭溪？」

「正是。」

「你怎地知道柳姐的秘密？」

「因爲柳姐曾找上了我，幸而我發現得早，所以未上當。」

馬一豪道：「你也有興趣參加我們一起等？」

神劍司徒心道：「我不能與你們一起等，你們去等她，我在等你們，我曾經到處打探那玉蘭溪的所在，有很多人知道那玉蘭溪名字，却不知道那在什麼地方。」

（本書開場的問話，也就是這位神劍司徒心。）

于玄道：「待我們等到那柳姐的消息，你再與我們同時去玉蘭溪？」

司徒心點點頭。

馬一豪道：「從明天開始，我們到小酒店去等柳姐，你就在這破廟中等我們，反正這裏有酒有菜、有乾糧，尚有米，你愛吃什麼就吃什麼。」

司徒心又點點頭。

于玄道：「天巳快亮啦，我們隨便休息一下吧。」講完便向大殿邊的枯草上一躺，這幾天，他們一直將這裏當作最舒適的床鋪，本來嘛，人的享受，本無定型，當你沒有容身之地的時候，這稻草堆也就是最好的安樂窩。

于玄睡了，馬一豪也跟着睡了，他們對神劍司徒心似乎特別放心，一點也不戒備。

司徒心看着兩人苦笑的搖搖頭，竟在大殿中間的拜墊上盤膝坐了下來。

司徒心好像不太願意多說話，沒有必要的時候，他總是簡簡單單的幾個字，或者點點頭，這個人在江湖上頗有名氣，也很正派，所以于玄與馬一豪對他一點也不加防範。

天本來很早就亮了，但是于玄與馬一豪却起得晚，太陽巳晒到了屁股，他們才起來，但那司徒心却不見了，這可眞怪，他到那兒去了呢？

于玄道：「不必去管他，反正他會等

我們的。」

馬一豪說道：「你說得不錯，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又回到王家集的那間小酒店，店，還是那老樣子，店家，還是那個老人，酒，還是二鍋頭，菜，還是肉，蛋，花生。

這一切都沒有變，所差的就是那個柳姐。

于玄悄聲道：「這個丫頭片子，不知道今天會不會來？」

馬一豪道：「今天不來還有明天。」

于玄不說話了，兩人在低着頭吃悶酒，他們爲什麼要吃悶酒，明明兩個人可以談談說說的，這是爲什麼？因爲喜歡吃悶酒的人，一定有心思，他們的心思相同，看法相同，又在共同做着一件事情，所以在他們感覺裏，反而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太陽又上了中天，小酒店中並沒有第三個客人，這種情形，實在有些納悶。

馬一豪的桌子下，已放了兩隻空罎，于玄却仍然是第一壺酒，而且才吃了小半壺。

突然一聲嬌笑說：「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馬爺于爺，咱們又見面啦！」

進來的竟然是柳姐。

馬一豪一聲豪笑道：「這天地畢竟是太小了，柳姑娘，過來同飲一杯。」

于玄也笑道：「不是天地太小了，而是我們的緣份太多了，柳姑娘，三日未見，妳又漂亮得多啦。」

柳姐甜笑道：「于爺眞會說話，人老珠黃啦，還談什麼漂亮，倒是兩位今日怎麼會有興趣到這兒來吃酒？」

馬一豪道：「我們在等一個人。」

柳姐道：「等誰？」

于玄道：「等妳。」

柳姐又笑開了，她笑起來的確很媚人，她說：「有事麼？」

于玄道：「有！我們有些不服氣。」

「什麼不服氣？」

「妳將玉蘭溪那個女子說得如神仙一樣，所以我們不服氣。」

「你們是想找她鬥一鬥？」

「不錯，只是可惜得很。」

「可惜你們不知道地方，所以才來等我，問我，要我告訴你們？」

馬一豪道：「姑娘心思玲瓏，令人可佩。」

柳姐又是一笑說：「那兒的話，如果你們眞的想知道。我總會告訴你們的，不過那不是個普通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那地方位處於東海一隅。」

「是東海中的一個小島？」

「不錯，這個島說小也不小，方圓也有幾百里地，那玉蘭溪也就在這個島的東部。」

于玄嘆道：「看來我們還得用船，才能找到玉蘭溪。」

柳姐道：「有錢能使鬼推磨，找船並不難，難在你們兩人合力也不能勝她手中之劍。」

馬一豪道：「這個不用姑娘担心，眞相如何，日後妳就知道了。」

柳姐一笑道：「祝你們成功，我尚有事，要先走一步了。」

她如幻的身形，已飄出店外，她心裏好開心，她以爲她的激將法有效了，她那知道她反被別人套了起來，而不能自拔。

破廟中的人都走光了，連那些用具也被隱藏起來，因爲他們知道，柳姐常常利用這破廟與人約會，不要被她揭了底。

四、玉蘭劍影誅雙魔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們終於找到了玉蘭溪，溪水在潺潺的流着，溪的兩邊，生滿了玉蘭，白玉般的花朵，散發着幽香，令人賞心悅目，溪邊有數十間竹廬，搭建得極爲別緻，有兩個紅衣女子，正在溪邊洗滌衣物。

米老鼠于玄，不醉客馬一豪，神劍司徒心，這三個人的影子，倒入溪水之中，使她們大吃一驚，同聲說：「你們從什麼地方來。要找誰？」

于玄一笑道：「請問姑娘，這地方是不是叫玉蘭溪？」

那紅衣女子道：「不錯。」

于玄又道：「那就不會錯了，我向姑娘打聽一個人。」

「誰？」

「柳姐！」

「柳姐！你們要找柳姐？」

「我們不是找柳姐，我們是聽柳姐說的，這地方住着一個武功極高的女子，我們是登門求教的。」

那兩個紅衣女子向他們三人打量了一眼說：「你們等一下。」說完便一起向那竹廬走去。

馬一豪嘆道：「皇天不負苦心人，這一下總可以見到那位姑娘了。」

司徒心道：「凡是住在這種地方的人，個性一定是很孤傲，能不能夠請得動，尚在兩可之間。」

于玄道：「對付性情孤傲的人，我有一種很特別的方法，保管有效。」

司徒心道：「什麼方法？」

于玄道：「凡是性情孤傲的人，必定是很好面子，而且多少也會講點情理。」

「不錯。」

「所以我就有辦法讓她去殺了那神刀朱八及柳姐。」

馬一豪正待答話，已見那兩個紅衣女子走了過來說：「我家姑娘有請，請跟我們來。」講完回身就走，三人互相看了一眼，也隨後跟上，到達當中一間的竹廬停了下來。那倆個紅衣女子，便自動進去通報，半晌才出來說：「請！」

三人隨着她進入大廳，大廳上一切用具，皆是用竹子製成，一個白衣女子，居中而坐。這個女子大約在三十上下，不但生得是眉山如黛，而且是傲骨凌霜，見三人進來，素手輕輕一揮說：「請坐。」

馬一豪等也不客氣的在兩邊竹椅上坐下。

那女子道：「三位認識柳姐？」

馬一豪道：「僅有數面之緣。」

「柳姐跟你們說了些什麼？」

「她說玉蘭溪有一位了不起的女子，不但人生得美，武功也極爲高絕。」

「所以你們就找了來？」

「正是。」

「目的是什麼？」

「是爲了救人。」

「救人，救什麼人？」

「救武林中人。」

那女人嘆道：「你乾脆說明你的來意吧，到底要救那些武林中人，他們又爲什麼要別人來救他們，又如何救法？」

馬一豪道：「我們既已到此，當然要說明來意，不過在我未說明這件事之前，我想先請問姑娘一個問題。」

那女子道：「你說吧。」

馬一豪道：「那柳姐是不是從玉蘭溪出去的？」

「不錯！」

「她在玉蘭溪是一個婢女的身份？」

「不錯！」

「她之所以走出玉蘭溪，並非是姑娘授命，而是她自己逃出去的？」

「也不錯！」

那位姑娘似乎也不太願意多說話，言談語句，三兩個字就代表了。

馬一豪道：「這毛病就出在她的身上，她如今與神刀朱八姘上了，同時兩人還合夥同謀，以她的姿色，去勾引一些當代武林中的名人，讓朱八有機可乘，下手殺人。」

那女子神情一震，說：「竟然有這種事？」

馬一豪道：「這是我與于兄親眼所見，據我所知，那少林的知本大師，五台山的沙石和尚，武當山的八風道人，白鶴門的紀峯泉，點蒼派的古矮子，都是被她引誘，而傷在朱八的刀下。」

那女子冷冷的道：「身入佛道門中尚不能潔身自守，故違規戒，死不足惜。」

馬一豪道：「話雖如此，但食色性也，本於自然，天底下本來祇有兩種人，男人與女人，姑娘當然知道異性相吸的道理，如果在平平常常的場合，雙方尅之以禮，當然無大問題，假如有某一方故意引誘，那就很難說了。」

那姑娘道：「就算對方是有意引誘，那也祇怪他們的佛道功行不够，這能怪得誰？」

馬一豪道：「就算是吧，但那紀峯泉與古矮子可全是俗家人，更何況她新近又誘殺了另兩個高手，一個是鬼刀李七，一個是飛龍白晶。」

那女子聽得一愣。

馬一豪又道：「目下我們且不談這些人該不該殺，我們且談談今後的武林的大局，如果縱容他們一直這樣的殺下去，將來不但武林中武功高的人難逃一刼，就是各門各派的武功，也要從此絕傳，豈不是大傷元氣的事情。」

那女子道：「我看你們三人，骨格非凡，皆是武林正義之士，何不聯手將其除去？」

于玄插嘴道：「我們所以不這樣做，有兩個原因。」

「那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柳姐本是姑娘的人，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如果我們妄加處置，對姑娘是一種不敬，第二個原因是合我們三人之力，是不是他們的對手，尚在夫可知數，因這種陣仗是許勝不許敗的。」

那女子點點頭道：「話是不錯，但是，你們怎知我一定就是那神刀朱八的對手呢？」

于玄道：「姑娘秀外慧中，功力通神，自可取那神刀朱八之命。」

那女子笑了，她笑起來就好像草木遇到了春風，是那樣的令人開朗，令人悅目，好話是誰都喜歡聽的，她向神劍司徒心看了一眼，說：「你也是一位劍手，看你那神氣，似乎在劍上的造詣還不錯。」

司徒心道：「在下的確在劍上下過一番苦心，但不敢以此自傲。」

「你自問比那神刀朱八如何？」

「各霸一方，從未謀面，是以難定高下，故在下無必勝的把握。」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這是沒有錯，我雖久居海島，但在劍法上，自問稍有心得，我想與你印證兩招。」

「能够得到姑娘指點，那是在下之幸了。」

那姑娘向左側的紅衣婢女說：「取我劍來。」邊講間，將三人讓出廳外，在一塊空地上站了下來，那紅衣婢女已將長劍取出，那姑娘將長劍出鞘，一遍淡藍色的光芒，電射而出。

司徒心不自覺的後退了一步，因他敏銳的感到有一股劍氣，從那柄劍上發了出來，不由自主的說了一聲：「好劍！」

那女子道：「這一柄劍叫做玉蘭劍，是採取玉蘭溪底的鐵質，凝煉而成，隱隱有玉蘭花的香味，所以稱它爲玉蘭劍。」

司徒心道：「在下闖蕩江湖十數年，所經歷的名劍的確不少，但最好的一柄，要算姑娘的這柄玉蘭劍了。」

那女子道：「你現在可以亮劍了。」

司徒心也抽出自己的劍，劍氣隱隱，有風雷之勢。

那姑娘道：「你這柄是風雷劍了。」

「姑娘認識風雷劍？」

「不認識，我是根據那劍上的氣勢來斷定，現在你不必客氣，以你的劍術上精銳的所在，向我攻三招試試。」

司徒心道：「姑娘小心了。」上步穿身，右臂斜揮，掌中劍一招雁落平沙，斜削那女子的右腰。

他一招出手，那女子竟然不閃不動，掌中劍後發先至，已頂住了他的胸口，假如眞打的話，司徒心尚未削到敵人右腰，而敵人的長劍已刺進了他的胸膛。

那女子一笑收劍說道：「再來第二招吧。」

司徒心收劍迴步，右腕一抖，一柄劍變成了千百柄劍，向那姑娘頭上罩去。

那女子嬌叫一聲：「好一招滿天花雨。」嬌軀一矮，長劍輕輕向上一托，變成了拱雲托月之勢，立時將對方的千萬條劍勢解去。

司徒心嘆道：「姑娘的劍術的確已經出神入化。」

那女子道：「還有第三招。」

司徒心道：「適才那一招乃是在下幻花劍法中的最凌厲的一招，此招不成，那第三招也就不用再比了。」

那女子一笑道：「我之要比劍的原因，並非好勝，因我久居荒島，不知中原武學的深淺，所以要試一試我的劍術，看看

能不能除去那神刀朱八。」

司徒心道：「以姑娘的劍術而言，當今武林，無人能敵了。」

那女子道：「如今時候不早，三位在敝處小住一宿，我們明日上船。」

她這話無異是巳經答應他們的要求了，當然，這一天晚上她將他們照顧得很好，晚餐也很豐盛，有菜有酒，菜是蔬菜與野味，酒是用玉蘭葉釀成的，清涼潤喉，提神益氣。

睡的地方也不錯，所以這一夜，他們睡得很安詳，除去隱隱聽到海濤聲而外，其他什麼聲音也沒有。

× × ×

江湖上開始騰沸了，因爲神刀朱八的刀，不但殺了知本大師，沙石和尚，八風道人，紀峯泉，古矮子，李七，白晶，同時在最近兩個月裏，又殺了長白山王諸天一，峨嵋秀士古春風，青城散人蒼卜子，羅浮神君丁天元，太行獨行客展飛，連以前七個人，一共是十二個人，而這十二個人，無論是那一個，都是獨霸一方，威名赫赫的武功高強之士，而神刀朱八竟然一個一個的，如斬瓜切菜的一般，將他們宰了，他這個名頭可出大了，威風也大了，提起了神刀朱八，江湖上任何一個人，都會不自覺的翹起了大拇指。

可是風大浪也大，也有很多武林知名之士，自動去找他比試，但朱八的住處很隱秘，除去于玄與馬一豪曾經跟踪柳姐知道他的住處而外，可以說別無第三個人知道。

更何況朱八殺人是在偸襲，而不喜歡與人正面爲敵。並不是他怕技不如人，而是不願意多增麻煩。因此雖然有很多人要找他，可是找不到他。

就在這個時候，那米老鼠于玄，不醉客馬一豪，神劍司徒心，及玉蘭溪請來的那女子，他們又到了那座破廟之中。

馬一豪又取出他事先藏好的酒，于玄去洗米做飯，司徒心却到王家集的小酒店中去買菜，他們誰也不願意簡慢了這位貴客。

因爲這一位貴客，不但生得美，而且美得脫俗，不但生得嬌，而且嬌得引人入勝，無論她要罵誰一句，或者是打誰一下，誰也不會感到這是對他一種汚辱。

破廟中巳燃上了新買回來的紅燭，神案上也擺下了酒菜及飯。還有杯筷碗盤等物。

破廟中四個人分坐三面，把杯暢飮。

于玄一笑道：「有一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那女子道：「于爺有話請說。」

于玄道：「我們一直到現在，尚不知姑娘的上姓芳名！」

那女子一笑道：「這很重要麼？」

于玄道：「既是相識，總算有緣，姑娘總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吧。」

那女子道：「我的名字不太好聽，說出來你們不要見笑。」

馬一豪道：「怎敢！」

那女子道：「劉玉蘭。」

「原來是劉姑娘，不知我們該何時行動？」

司徒心插嘴道：「最好是今夜。」

馬一豪道：「今夜，爲什麼？」

于玄代答道：「夜長夢多啊！」

這一場酒吃得快也收得快，破廟中的燭光滅了，人也去了，因爲他們巳到了另一個所在。

神刀朱八的屋子，仍在夜色中靜悄悄的立着，風從東方吹過來，微微的，令人有一種冷寞的感覺，是三更時分了，那數間茅屋巳經沒有燈火，不知這裏到底還有沒有人。

劉玉蘭等四人站在庭院中，齊對着這座屋子出神，神刀朱八不是個默默無聞的人物，是以任誰也不敢輕易發動。

米老鼠于玄悄聲道：「我們該怎麼辦？是進去還是不進去？」

馬一豪也悄聲道：「既巳到此，那有不進去之理。」

神劍司徒心道：「若果冒味進去，必有所失。」

馬一豪道：「依你之見呢？」

司徒心道：「這種場合，是完全要靠鬥智了，在這一方面，我是甘拜下風。」

于玄道：「姑娘以爲如何？」

劉玉蘭道：「我們雖然不能進去，但可以引他們出來。」

于玄道：「如何引法？」

劉玉蘭道：「我從各位口中，巳知道那神刀朱八善於偸襲。」

馬一豪道：「不錯。」

劉玉蘭又道：「他既是喜歡偸襲，我們就不妨給予他一個偸襲的機會，凡是這種人，有了任何機會，他決不會輕易的放過的。」

于玄道：「他抓到了這種機會，必然會出來偸襲，如此一來，也就達到我們引他出來的目的了。」

劉玉蘭道：「不錯！但這也是很冒險的一着棋，各位必需多加小心。」

馬一豪道：「但我們如何給他一個偸襲的機會呢？」

劉玉蘭道：「神刀朱八武功既是很高，他的門口來了人他不會不知道，我們祇要稍散開一點，脚步聲音放大一點，必然可以將他引出來。」

于玄道：「對！他聽到脚步聲，必然會偸偸的窺視，他見我們人一散開，必然認爲有可趁之機，所以他出來偸襲是必然的了。」

劉玉蘭道：「對！我正是這個意思，現在我們就開始行動。」一邊講着，嬌身一轉，脚下故意發出沙沙的數聲輕响，跟着馬一豪，于玄，司徒心等三人，也同時效尤，四個人向四個不同的方向，走出丈餘，身形未停，忽聽劉玉蘭一聲驚叫：「馬爺小心！」

馬一豪未及回身，長劍巳向後架去，發出叮地一聲大响，身形也同時轉了過來，果然見那朱八仗刀而立，他這偸襲的一刀，果然迅確無比，若不是劉玉蘭叫得快，可能馬一豪很難逃過這一刀之危。

馬一豪冷冷的道：「閣下偸襲的功夫，果然超人一等，在下佩服得很。」

朱八冷哼一聲，並未說話，此際有人一聲嬌笑道：「我打量是誰，聽聲音原來是馬爺，那當眞是幸會了。」說話的人竟然是柳姐。

馬一豪道：「柳姑娘，妳與朱八唱得一台好戲啊。」

柳姐嬌笑道：「原來馬爺都知道了，那就說不得了，我們今夜可要留客啦。」

馬一豪道：「豈但是我知道，另外尚有于爺，司徒大俠，還有……。」

柳姐說道：「還有誰？何不說出來聽聽。」

劉玉蘭冷冷的回答道：「還有我劉玉蘭。」

柳姐吃了一驚說：「原來姑娘也來了，他們不是去找妳拚鬥，而是去請妳來的了？」

劉玉蘭道：「如果他們當初說是要請我來對付妳們，妳會將我的住處告訴他們麼？」

柳姐嘆道：「我一向以爲自己機智過人，沒想到還是上了別人的大當。」

劉玉蘭道：「再等妳知道，巳經太晚了，如今妳還有何話可說。」

柳姐垂下了頭，那知她這垂頭裝做理缺的樣子，乃是做作，就在劉玉蘭不防備的時候，突然一聲嬌叱，暗影中閃起一道碧色的劍弧，向她當心射去。

在塲的于玄，馬一豪，司徒心三人，也同時大吃一驚，未及喝叫出聲，那劍影巳杳，一個人影巳經倒了下去。

馬一豪大叫一聲：「劉姑娘！」

劉玉蘭道：「謝謝馬爺的關心，我很好！」

于玄這時放下心來說：「想不到她竟然學會朱八的一招偸襲功夫，如果換了在下，恐怕今夜難逃公道了。」

司徒心也道：「不錯，換了在下也未必能躱得過，只是可惜得很，她找錯了對象。」

馬一豪道：「害人反害己，結果倒下去的，還是她自己。」

劉玉蘭冷冷的道：「她今生今世也不會作惡了，還有那神刀朱八，三位認爲該如何處置？」

司徒心道：「殺人者人恒殺之，姑娘决不可放過此人。」

劉玉蘭一順長劍，向朱八走去。

朱八自一招偸襲未成，一直默默的站在一旁，不肯開口，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麼？

劉玉蘭冷冷的道：「你殺的人也不少了，如今賠上你自己的一條命，還是很合算。」

朱八也冷冷的道：「我的命就放在妳的面前，有本領妳就來拿去。」

劉玉蘭一笑道：「也許你還不知玉蘭溪的劍術，驚世駭俗，要不你就不會這樣的自負了。」

朱八道：「神刀朱八並非是徒具虛名，妳有本領就上吧。」

劉玉蘭突然哈哈的淸笑起來說：「玉蘭溪的劍術有很多種，統名叫玉蘭溪的劍舞，因爲玉蘭溪的劍法，使用起來，不像是在與人搏鬥，而是在跳舞。」

朱八道：「這話我早就聽柳姐說過了，是以在下很想見識一下。」

劉玉蘭道：「若果你從此革面洗心，回頭向善，這一套劍舞不看也罷。」

朱八冷冷一笑說：「妳錯了，天下祇有倒下去的朱八，沒有回頭的朱八。」

劉玉蘭道：「你既是如此誠心的想見識一下玉蘭溪的劍舞，我又豈能小家子氣，你要多加小心了。」

她提劍翩翩起舞，長劍隨着嬌軀在旋，嬌軀也隨着長劍在轉，那柔軟的韻格，猶如天女下凡，作霓裳羽衣之舞，雖然是在暗淡中仍能令人感覺到那樣動人，那樣賞心悅目，若果是在白天，那就更不用說了。

朱八冷冷一哼，道：「這就是玉蘭溪的劍舞，的確是美極了，可惜它不能够傷人。」

劉玉蘭邊舞邊道：「這祇是個開塲，我將劍氣蘊藏在劍身之內，所以你感覺不出，如果我要讓你感受到，你巳不可能再站在這裏向我說話了。」

朱八冷聲道：「我這數十年的歲月，可是在武林中混大的，而不是被別人嚇唬大的。」

劉玉蘭輕輕一笑道：「你不信是麼，我這套劍舞名稱叫做玉蘭花發，如果花蓄不發，可以娛人耳目，一但萬花齊發，不用說你一個朱八，就是十個朱八，恐怕也難逃公道。」

朱八突然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充滿了輕視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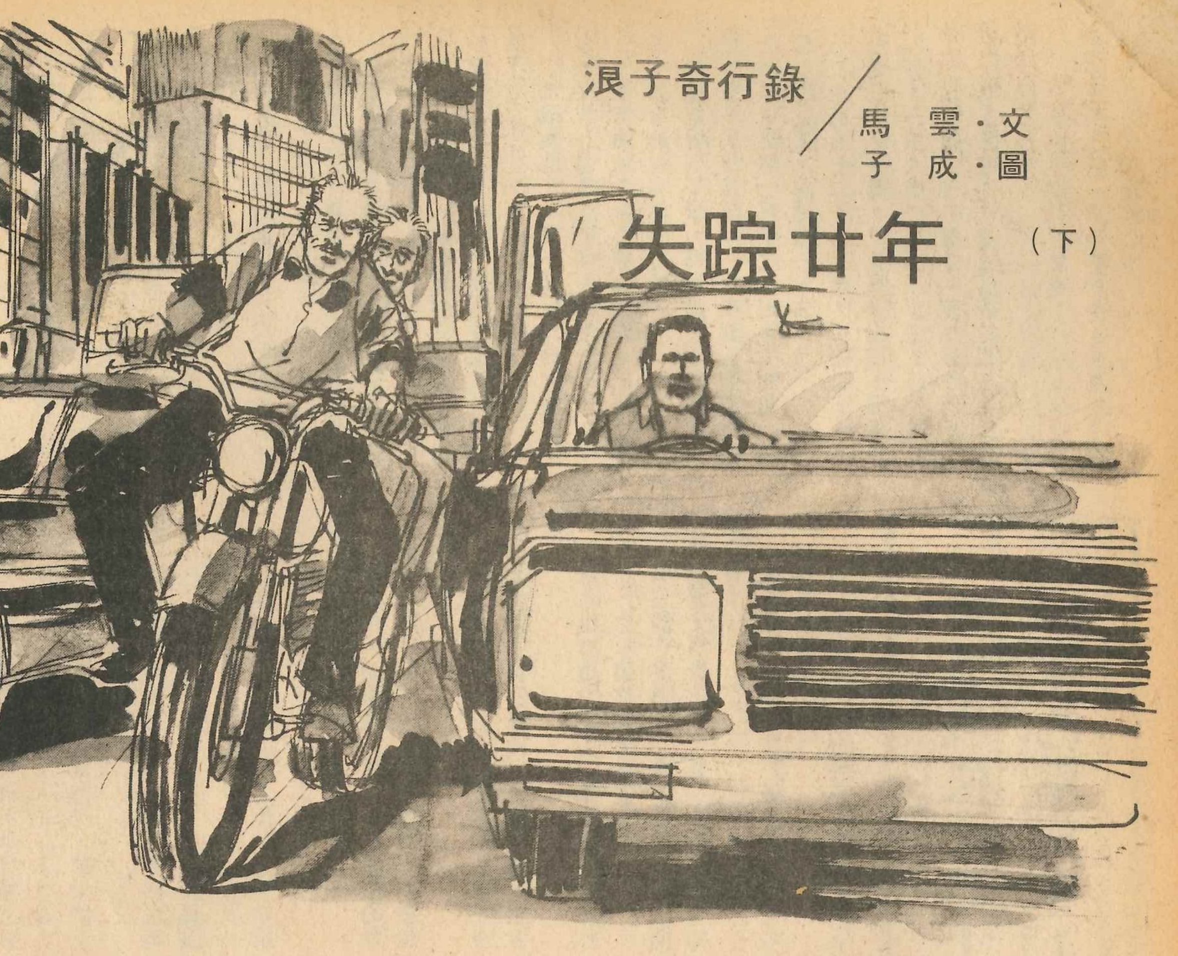
劉玉蘭一聲嬌叱：「小心了！」眼前劍勢一變，猶如萬朶銀花，從空而降，那一股強烈無比的殺氣，頓時籠罩了整個空間，逼得人透不出氣來。

朱八果然大吃一驚，揮刀連擊，只是，他劈出去的刀法，猶如石子入大海一般，杳無踪跡，而那劉玉蘭的劍勢，亦如大海之水，浩瀚不測，他幾次想抽身逃走，但却無能爲力，急得他一聲大吼，掌中刀直向劉玉蘭的嬌軀上劈去，他這狠命的一招，的確是威風八面，可惜他找錯了對象，不但刀劈空了，而且身上連開了數十朶劍，花鮮血迸流，人也慢慢的倒了下去。

武功劍術與刀法，絲毫相差不得，若論馬一豪的劍術，于玄的刀法，在江湖上巳是頂尖高手了，但比起司徒心的神劍，却又差了一截，而司徒心神劍，却不如朱八的神刀，朱八的神刀，若遇上了玉蘭溪劍舞，那又更不知要相差多遠。

神刀朱八終於倒下去了，而不醉客馬一豪，米老鼠于玄，神劍司徒心，以及劉玉蘭等四人，見大事巳了，在互道珍重聲中，而各奔前程。

（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子成·圖

失踪廿年（下）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畢基和郭妃莉偸入蔡家，發覺好姐暴斃屋中，他們還來不及退出，蔡廸巳率兩名警員到來，他們恐被誤認爲兇手，迫得狼狽逃亡，也因此而找到了他們費盡心機而要找尋的范元福，他們挾持着他帶領他們逃亡至范家，抵埗後爲范元福反制，此際警方循綫索追踪到來，范元福沒加害他們，反而領着他們由范家後門逃出，至後山一草丘前，撥開草叢，裏面藏有一輛小跑車，范元福命畢基坐前座駕駛，他則持槍坐後座脅迫畢基開車——

水落石出　眞兇現形

畢基一邊發動馬達，一邊問：「你要我把車子開到何處去？」

「先往前面開，到時我會告訴你。」范元福一邊說，一邊有如驚弓之鳥的，回頭張望。

是的，這時候警方人員隨時可能出現在他們的背後。

畢基邊開車，一邊提醒范元福：「這時候，相信警方可能已封鎖了公路，只怕我們的車子闖不過檢查站。」

「我沒有叫你把車子開上公路去啊！」范元福指住前面一條分岔小路，「由那兒可以開往海灘，明白嗎？」

畢基當然也明白了，范元福要由水路逃走，大概他已在海灘準備了汽艇之類的水上交通工具。

然則，連郭妃莉也不得不佩服范元福的確設想得周到。

那條小路十分傾斜。

畢基的駕駛技術雖則不錯，但他的另一隻手却被手鐐扣在郭妃莉的右手之上。

因此，畢基總是感到不便。

他小心踏穩油門，因爲在這麼傾斜的小路上行駛，稍一不愼，車子就會直衝下去，那時必然會失去了控制。

車子只可以開到半途。

下面有石階，車子不能行駛了。於是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又在范元福的命令下，落車步下了石階。向下面海灘走去。

范元福手中那一支小手槍雖然威力不大，但在這種極短的距離下，絕對可以殺人，所以畢基和郭妃莉都不敢惹怒他。

× × ×

那是一艘機動的快艇。

范元福果然是個十分有計劃的人。

由那小石屋來到這海灘，路途雖不短，但由於有小汽車代步，前後也僅僅數分鐘而已。

范元福上了快艇之後，又要畢基負責開船。

畢基連裝蒜的機會也沒有，因爲快艇十分簡便，就像開汽車一樣。

畢基既然也會開汽車，他又怎可以推說不會開這麼簡單的快艇。

畢基惟有一邊開船，一邊問他：「我們現在要逃往何處？」

「先往那邊駛去，等會兒我會告訴你。」范元福似乎很有計劃，但又不想先讓二人知得太多。

畢基惟有默默地開船。

由於那副手鐐，郭妃莉要被迫倚偎着畢基，他們就像「孖公仔」一樣。

浪不大。

但由於快艇太快，船身也拋得很高，很不穩定，郭妃莉惟有靠穩畢基，否則，她就會倒下去。

× × ×

快艇雖然由畢基開動，但舵綫却是由范元福所指定的。

最後在一處小島岸邊停了下來。

畢基和郭妃莉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相信范元福一定知道。

但他並未告知二人。

他只匆匆命令二人登岸。

岸上只見岩石嶙峋，却渺無人跡，更見不到任何屋宇。

「這是荒島！」郭妃莉終於忍不住說話了：「你瘋了嗎？帶我們到這裏來幹什麼？」

畢基心裏已暗叫不妙。

但他却沒有制止郭妃莉說話。即使他明知郭妃莉可能觸怒了對方，他仍沒有制止她。因爲他覺得這可能是她最後一次說話的機會。

萬一郭妃莉眞的死在這裏，死於范元福的小手槍之下，也不該埋怨畢基。

相反，畢基應該埋怨她才對，因爲如果她夠修養和忍耐，對方可能至今未知她的眞正身份，試問又怎麼會殺她？

但是，現在范元福半句話也沒有說，只示意二人沿住一條山道小徑走。

看情形，他正選擇一處較理想的「葬身之地」給他們。

× × ×

山石本來巳經崎嶇難行，畢基和郭妃莉二人還要走得如此「親熱」。

當他們在范元福的命令下停步時，二人的手腕之上，又多了許多血痕。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剛抹了一把汗，另一把冷汗又在暗暗地冒出。

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個山洞。

也虧范元福想得到，如果這就是二人的「葬身之地」，想信到他們的骨頭化了灰，警方也無法知道他們已經死了。

「進去吧！」范元福終於像催命使者一樣，向他們發出了命令。

畢基和郭妃莉早已料到這是必然發生的事，也是無可避免的。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

郭妃莉忽然問站在她背後的范元福：「姓范的，在你殺我之前，可否讓我問你幾句話，那樣我即使死也死得眼閉。」

「哈哈……」范元福忽然在他們背後大笑起來，令到二人愕然。

當他的笑聲停止後，他反問：「你們怎麼會想像到我殺你們？」

郭妃莉道：「別太得意，如果由我作主，你休想逃得了。」

「你的意思是——」

「我會在離開石屋之後，向你襲擊，但是，不幸我太信任他了。」

郭妃莉說到這裏，又往畢基面上瞪了一眼。

畢基毫無表情。

范元福道：「你有命活到現在，你該感謝你這位男朋友，假如像你剛才所說，你可知道會有些什麼後果？」

郭妃莉還來不及答話，耳畔驀地响起了「砰砰」兩响槍聲。

他們背住范元福站在洞口之前面。

洞口有石。

石罅中有些松樹長了出來！

槍聲响過了之後，有二棵小松樹應聲倒了下來。

妃莉嚇得魂不附體，她甚至以爲倒下來的必然是她自己。

她曾經「呀」的一聲叫。

但她全身上下，前後並未感到有任何痛楚。

只有身經百戰，歷過無數艱險的浪子畢基，依舊石人一樣，屹立不動。

范元福冷然一笑：「小姐，你小睹我了，如果你當時敢反抗，我也不會留你到現在，我殺你，只須半秒鐘而已。」

妃莉痲木了一陣。

她不敢再說話，也說不出來。

倒是在這一刹那間，給畢基想通了一個問題。

他問范元福：「你可是下決心要找回你的兒子——阿志？」

「是的，」范元福毫不諱言，「現在就請你們進去吧。」

郭妃莉在猶疑。

她把那山洞視作墓穴，進去之後就相等於宣佈了死亡。

但是，畢基却舉足前行。

郭莉妃自然也被畢基帶了進去。

他們雖然併肩在前面走，却也可以感覺得到，此時范元福正在後面步步跟實他們。

他們只走了幾步，就發覺洞中另有乾坤。

拐彎處有光綫透下，那是山洞上面，石堆之中，有處罅縫，將陽光放入。

就憑這點點光綫，令他們見到一處石門。

畢基開始覺得自已的想法可能對了，這是另一個秘密，也許對方根本就無意要把他們二人置諸於死地。

果然，范元福叫畢基走過去把石門推開。

畢基只須輕輕用力一推，一陣低沉的「隆隆」之聲過後，洞口出現一個高約六呎，闊約兩呎的「門」。

然而裏面却是一片黑暗。

「快進去吧。」范元福又在後面命令着。

郭妃莉彷彿又面對死亡。

甚至連畢基的信心也開始動搖了。

畢基一度不相信范元福要殺死他們，因爲如果他要殺二人，根本無須如此跋涉跑到這裏來。

但現在他相信了。

范元福是個很有計劃的人。

也許他不想警方知道他殺人，所以即使辛苦一些，也帶二人到這「天然墳墓」來。

這黑洞之內，說不定還有着其他死者的屍體，畢基和郭妃莉都這麼想。

正當他們呆在「門」外呆想之際，一度光綫打從後面透射過來。

那是電筒的光柱，小電筒握在范元福的手中。

出現在洞內的，却是令畢基和郭妃莉都想不到的情景。

裏面並非他們想像中的「天然墳墓」，而是一處可供居住的密室。

在電筒光圈照射下，他們可以見到裏面有枱，有椅，還有床鋪。

至此，他們終於又舒了一口氣。

× × ×

的確令他們喜出望外。

范元福似乎對他們並無惡意，只是帶他們來此「避風頭」。

因爲這裏不但有乾糧，茶水和炊具，還有電池，足以供照明之用。

看來范元福早有了準備，如果他躲在這裏，相信警方再找半個月，也未必能找到他之所在。

畢基終於也明白了，那快艇所蓋上的「油布」，也是個絕佳的僞裝，直升機凌空俯視時，「油布」所發出的光澤彷彿浪花，機上人員一定想不到那是一艘快艇。

范元福招呼他們入來之後，態度也開始變得柔和起來。

他扭開用「充電池」供電的「電燈」。又開了兩罐「罐裝汽水」遞給畢基和郭妃莉，他自己却喝着「罐裝啤酒」。

畢基很欣賞這裏的一切。

他問范元福：「是你自己設計的？」

「你不妨猜猜看，我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做這許多事情，」范元福一邊喝啤酒，一邊笑道。

「我看你是個很有計劃的人。」

「是的，所以這次回來之前，我曾經下了很大很大的決心。」

「聽你口氣，除了郭家之外，你還有其他仇家。」畢基故意地問。

「所謂仇家，問題完全在乎一個錢字，這就是你們眼中的仇恨了，」范元福感慨地說：「其實，如果我把實情告訴你們，你們亦會同情我。」

「可惜你不會把實情告訴我。」

「如果你能作出若干保證，我會這樣做的。」

「你要我如何保證？」

「保證以下幾件事，第一，不准對第三個人說，只有你兩個知道。」

畢基與郭妃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也同時點了點頭。

於是范元福又繼續說：「第二，要助我一臂之力，找回我的兒子阿志。」

「我會盡力而爲的，只要你信任我。」畢基難免會想起「好姐」。

好姐死了。

她死了之後，可能更易找到她的兒子阿志，因爲她須要後人出面認屍，然後才可以下葬。

但畢基仍未敢把好姐的死訊說出。以免引起范元福的反感和誤會。

范元福又道：「第三，不要再記過去的事——」

說到這裏，他頓住了。

然後，他盯住郭妃莉。

郭妃莉心裏想：什麼都可以答應，只有這點不可以。

十多年了。

自她懂人性那時開始，不斷聽到她父親生前被騙的事。

正是日子有功，她逐漸對令她家庭，令她前途起變化的「仇人」恨之刺骨。

因此要她一下子忘記，自然是絕不可能的事。

郭妃莉垂下了頭。

畢基也明白她心裏的想法。

甚至范元福本人也明白了。

他說道：「郭小姐，我是會補償你們的——」

「補償？」郭妃莉突然抬高了頭，瞪住他！

就在這刹那之間，郭妃莉忍不住淚水直流。

「你用什麼補償我？」郭妃莉哽着咽喉，啞然地問。

「金錢，」范元福道：「你說我騙了你父親的錢，我可以賠償你大筆金錢，你要多少？只要你開聲就可以。」

「嘿，你以爲金錢是萬能的嗎？你錯了，姓范的，我想你一定不知道，自從你騙去了我父親的錢之後，我家中發生了一些什麼事，當你知道了之後，深信你也會爲我而難過。」

「你不必再說了，單看你難過的表情，我已可以想像到其他。」

「我眞想不到，像你這種人，竟然也會說出這種話，你似乎在同情我。」

「不，只是求你原諒我！」

「你眞會演戲。」

「無論你說什麼，我只照原來計劃行事。」范元福忽然又變得强硬起來，「我求你和平解決，並非示弱，只是少一事好過多一事，因爲我這次回來，有許多事情要辦。」

畢基也想像得到，目前對方是佔盡了優勢，如果人家要殺他們，眞是易如反掌的事。

尤其是剛才范元福已試過放了兩槍，他擁有的小手槍，定可以殺死他們。

因此，畢基看得出，對方是存心和解的。

他生怕郭妃莉觸怒了對方之後，又節外生枝，所以他說：「我對你的遭遇極感興趣，你可否先交代一下，然後我們再談其他。」

「嗯——」范元福呷了一大口啤酒，「我的遭遇，你們未必相信，但是，我保證，我所講的，全是眞的，正是信不信由你。

「以下就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故事。

「大約二十多年以前，那時我還很年輕，只有三十歲左右。

「由於我的勤奮，加上先父的餘蔭，總算有些積蓄。

「我當時的生活本來是不錯的，我有個美麗的妻子，雖然她未有生養，也不知羨煞了幾許親朋戚友。

「但是，很不幸，我患了足以致命的病症，當時的醫學還沒有像今天這麼發達，許多名醫均認爲我死定了。

「我妻子竟然就在那時候，挾帶私逃，離我而去。

「我雖然傷心，也沒有辦法。

「由於許多醫學專家都認定我無藥可救，於是我當時就在私心底下想，我既然無兒又無女，人也死定了還要錢來何用？

「於是我決定益我妻子，任由她帶了我大筆財產去改嫁別人。

「而我自己呢，想想自己就快要死了，一切都變得毫不重要。

「因此，我見一日做一日人，對自己的前途全不重視，因爲我根本亦無前途可言。

「豈料突然有一天，我無意中從一本英文雜誌上發現了一篇報導，那無疑是給我注射了一服興奮劑。

「那文章報導美國有一間『永生會』，專門招收患了絕症的人入會。

「文章還介紹了他們的入會章程。

「根據那報導，入會費是一千美元，同時還要購買五萬美元的人壽保險，萬一果眞不幸的死了，受益人是『永生會』。而不是死者家屬。

「我對此事極感興趣，於是向各方面展開更仔細的查詢。

「原來這間『永生會』確然存在，是由一些醫生，科學家和生物學家等等所組織的。

「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把患了絕症的人，召集他們入會，讓他們都有一綫『復活』的機會。

「根據他們的理論，醫學和藥物一日千里，今天醫不好的絕症，說不定若干年後有辦法醫，因此，凡是入了會的人，他們都配了一個手鐲，上面刻有該會會員的姓名，以及所患的病症，此外就是要求任何發現此人的，立即致電『永生會』！

「就像我一樣，我患的是心臟病，加上鼻咽癌，在二十多年前，我是死定了。

「但是，後來我千方百計，設法加入了『永生會』，於是他們給我配上金屬手鐲。

「終於有一天，我心臟病發，昏倒街頭之上，路人發覺我手鐲上所刻的字句之後，一邊通知十字車趕到現場，一邊致電永生會。

「永生會接獲通知之後，立刻派人趕往醫院。由於他們是合法的特殊機構，派去的人都是第一流專家。

「所以，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接收了我的屍體。

「專家將我屍體上的血液，全部抽乾了，然後注入化學劑，讓我體內的五臟，在高度冷藏中，不致變壞。

「當然，這一切都是我在未『死』之前，專家讓我先行了解的。我死後自然什麼也不會知道，任由他們擺佈了。」

范元福一口氣說到這裏，然後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又呷了一大口啤酒。

畢基和郭妃莉聽得呆住了好一陣。

他們只可以從「神話式」的故事中，聽到「死人復活」的事。

他們眞難相信，現在面對的，居然是個「死」了一次的人。

他們疑幻疑眞地，瞪住范元福。

畢基更加好奇地問：「換句話說，你以前所患的不治之症，現在都治好了？」

「是的。」范元福道，「我接受過換心手術，也接受過放射性治療。」

郭妃莉問：「你就這樣，給他們冷藏了二十年？」

「不！只有十餘年而已。」范元福道，「我到了美國那邊，也住了年多兩年，後來才『不幸死去』，當時還未有足够把握證明換心手術可以成功，也未有治癌方法和藥物。直至數年前，當時機成熟時，他們就把我解凍，爲我進行了一連串的手術。我終於復活了！」

「的確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蹟！」妃莉讚嘆道：「你現在有何感覺？」

「一切與常人無異。」范元福又說道，「唯一不慣的，就是總覺得跟社會脫了節！」

畢基道：「難怪的，離開人世間十多二十年，一旦『回來』了，一切似乎都改變，人與事物都有面目全非之感。」

「不錯，與我同輩份的人，都老的老，死的死了！」范元福又在感嘆，「若非我另有心事，我眞願意立即死去。」

郭妃莉怔了一怔：「二十幾年之前，你還千方百計去求生，怎麼既求得了永生之後，又願死去？」

「表面聽來，這是十分矛盾的事，甚至你不會相信我內心的想法，但信與不信都好，我倒不妨將我的見解公開。」

范元福說到這裏，又站了起來。

他看了看腕表，大概他也覺得肚子餓了。

他搬出了乾糧和飲料，放在桌子上，與畢基他們一齊進食。

他們一邊吃，一邊說。

范元福很感慨地說出了他的感受。

他說：「人生在世，到底爲了什麼？生活？還是過渡？

「過去，可能由於我太年青，我太自私，所以做了許多對不起朋友的事。

「就像較早時你們指責我是個大騙子一樣，我也承認了。

「記得二十年前，當我想到要飛往美國，加入永生會時，我已有如一個空囊。

「我所有的錢，早已給我的妻子帶走了。

「當時，我幾乎每日過着借債渡日的生活方式。所以，許多親友都給我『光顧』過。『大騙子』之名，由此傳開。

「但是，我是否眞的澈底地錯了？

「別忘記，我也是個人，我也須要生活。

「我也曾這樣想：人騙了我的，我只好去騙別人，有何不對？

「當時我就在這種錯誤觀念之下，做出了許多對不起親友的事。

「也許你們會問我，爲什麼我要向各位親友下手？何不向我前妻索回那大筆錢財。

「坦白告訴你，我一方面因爲過去太愛她，念在一場夫妻。既然我早已下了決心不加追究，現在又怎好反悔？

「另一方面，我當時根本也沒有她的

消息，而我已托一位居住美國的朋友，搭通了加入永生會的門路。

「因此，我當年就作了一個非常愚蠢的決定，向親友下手。

「我曾這樣想，如果我坦然相告，他們未必同情我，也未必信有這麼一個會——永生會。以其乞憐，倒不如讓他們給我也給得貼貼服服。

「於是，我有計劃地，展開了一連串的欺騙行爲。

「然而我當年的目的也只有一個，就是籌足錢去美國。

「但那並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在那一段日子裏面，我結識了一個女子，她正是梁月好。

「我們同居之後，產下一子，我還爲他改名范大志。

「但我絕不讓親友們知道此事，我怕他們惹禍上身。

「你們一定明白：當我離開了他們之後，債主一定四處找我，如果人家都知道他們與我的關係，他們豈不麻煩？

「爲了他們好，我只好委屈了他們。

「不久，我的病開始嚴重，不能再等了，於是我離開他們，飛往美國。

「爲了避免債主追踪而來，我連信也不敢寫。直至我年前復活之後亦然。

「本來我無意令我的親友難堪，但當年就有這麼一個想法：我是人，人爲求生存，即使用一切手段亦於心無愧。

「但時至今日，我不但感到慚愧，也感到憤怒。我對不起被我騙過的親友，但我在另一方面，也憎恨我的妻子。

「我覺得她當年不該在我患病時，挾帶私逃，若非爲了她，我手上既有足够的錢，又何必傷及親友？

「因此，這一次回來，除了找回我愛人和兒子之外，我也要找她算賬！」

范元福說到這裏，頓了頓。

他又嘆了一口氣：「其實上帝造人，也很公道，人生數十年，不長也不短，應該是適可了，何必求長生？一個人，如果生活得愉快，即使短短數年，也够了。否則，像我一樣，有愛人，有兒子不能親近，親友如果知我未死，見了我會痛罵，或者遠遠避開了，那又有什麼意思？」

畢基也同意了范元福的見解。

他說得不錯的，人生在世，不過幾十年而已，何必千方百計去損人利己？

就像范元福一樣，算他手段高強，逢人都上他的當又如何？到頭來，他良心還是過不去！徒然惹人唾罵。

郭妃莉也開始覺得，原來范元福這個人，亦非全無理性的。

最低限度，范元福還會講出了上面一番有理性的話。

畢基忍不住問：「你已知道你的前妻目前也在香港？」

「是的，我已查到了她的消息。」范元福又說，「聽說她二十年來，一嫁再嫁，目前十分之富有。這正是我要找她的原因之一。」

「你以爲她會還你錢？」畢基又問。

「我不想對你說得太多，否則，我可能不讓你離開這裏。」范元福半開玩笑地說。

至此，畢基和郭妃莉都悄悄舒了一口氣，因爲從范元福的口氣忖測，他顯然無意再爲難他們，還有意思放他們走。

不知怎的，在這刹那間，郭妃莉也有點同情范元福此人。

二十年來的仇仇怨怨，暫時都擱置一旁。

× × ×

警方發出了通緝令。

他們要通緝的，是一名「殺人兇手」——浪子畢基，以及一名舞女。

在高尚住宅區發生的一名工人被殺案，現場一片凌亂。

據報，當時事主正因爲家中電話無人接聽，於是帶同警員返家查看。

也算是他們回來得及時，男女兇手還留在現場「未走」云。

一名警員替一男一女疑人加上手鐐，可惜到頭來還是讓他們逃走了。

由於現場不但弄出了命案，也有財物損失，所以立即引起警方重視。

警方事後根據各方面的綫索和證據，初步證明男女竊賊正是著名的浪子畢基，以及一名貌美如花的舞小姐。

在香港一般人的心目中，舞小姐總是不大正派的女性，再配上了「浪子」，難怪他們會做出這種「醜事」來了。

就在案發後翌日，消息傳遍了每一角落。

畢基的朋友們都爲之震驚不已！儘管他們不相信畢基會做出這種喪盡天良的事，但是，事實他却「連同手鐐」一齊失了踪。

因此，親友們都在議論紛紛。

有人猜測畢基被那「艷如天仙的舞小姐」迷惑住了。

也有人認爲其中可能另有文章。

尤其是熟悉畢基個性的人，絕不相信他是個竊賊和兇手。

就是畢基在警界中的友人也不相信畢基會做出這種事。

偏偏畢基却沒有前來自首。

於是，警方高層人仕，按例唯有發佈了通緝的賞格。

那賞格是一萬大元。

× × ×

蔡家女工人「好姐」下葬了。

好姐原名梁月好。

連日以來，她的名字一直被報章，電台和電視台等提及。

她是命案的犧牲者。

有些報章還報導了「好姐」的「凄涼身世」，內容極之令人感動。

好姐據說年青時已守寡，與獨子相依爲命。此後未見改嫁。

就爲了那兒子，她出去作女傭，而且憑多年以來勤勞工作，據說有些「積蓄」。至於實際數目，根本無人知道。

連警方也不明白，爲什麼畢基看中了她？

熟悉畢基個性的人都明白，他絕不是那種「無良賊」。

畢基如果要偷、要搶，香港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對象。

然而從另一角度去推測，畢基如果是冤枉的，爲什麼他不出面向警方解釋？

於是就連畢基那位警司朋友胡德，也懷疑畢基可能被女人利用。

那女人，自然就是指郭妃莉。

於是，郭家又成爲記者造訪的對象。

× × ×

郭妃莉的弟妹，分別被記者們包圍。

郭妃莉的弟弟郭帆，年約十七，比妃莉小，却比妹妹個兒大。

郭帆不相信他姐姐是可殺人兇手。

不過，經記者們追問後，郭帆却透露了一件「奇事」。

這件「奇事」立刻變成了報紙上本地新聞的大好題材。

原來郭帆說出了他姐姐的「眞正任務」，連日來她正在浪子畢基的協助下，展開追查一個大騙子的下落。

由於每天晚上他姐姐回家後，例必將「收穫」轉告弟妹和家人，所以郭帆也知道他們的仇人仍很年青。

「奇」就「奇」在這裏——一個失踪了二十年的人，爲什麼仍然如此年青？

此事迅速引起胡德警司的注意。

胡德於是派人去把私家偵探劉福請了來。

胡德是畢基的好朋友，也知道畢基許多時會請劉福帮忙。

劉福看見畢基無故失了踪，也暗自爲他担心。

他立刻把每一小節，都仔細向胡德警司報告，目的亦無非希望警方及時找回畢基。

豈料胡德警司看了劉福的報告之後，更加爲之驚愕不已。

當初他閱報得悉郭帆對記者透露：郭家「仇人」仍很年青。

於是胡德也順理成章的，想到了這「年青」的仇家，可能是范元福的下一代！

但是，劉福却把畢基求他代爲化驗的指紋報告，交到了胡德警司之手。

胡德一看，二十多年前由范元福寫下的欠單和期票固然有范的指紋，就是好姐的照片也有范元福的指紋。

於是，胡德立即下令指紋組人員，設法核對一下。

范元福雖然二十年前已列入「失踪」之列，他到底也是本港居民，所以要找出他的指紋底稿，並不難。

核對之下，果眞是他。

這還未算奇。

奇就奇在蔡家之內，也染了范元福的指紋。

若以時日計，二十年前，蔡廸居住的大厦，根本未建成。

范元福既然二十年前已宣告失踪，二十年後的今日，他的指紋又怎麼會在此出現？

胡德終於想起了畢基求他帮忙，找尋一名街車司機的事。

至今，胡德才相信，畢基可能正陷於困難中，可惜警方的通緝令已經發出了。

胡德惟有加緊派人追查畢基和郭妃莉的下落。

× × ×

在一處墳場之內。

梁月好剛下葬，她唯一的兒子——范大志，仍依依不捨的，留在墓前。

他滿面淚痕。

仲只有二十一歲，目前仍在讀大學。

好姐很節儉，有足够的錢去供仲讀大學。

熟悉香港環境的人，都知道「女傭」這行業的入息很不錯。

她們吃主人的，住也是主人的，如果是褓姆，每年還有兩個月薪金補償，作爲「衣服津貼」。而月薪却動輒過千元。

換句話說：她們乾賺了那份月薪，因爲一切開支都是主人的。

反看那些「朝九晚五」的白領階級，吃自己的，住也是自己的，還得顧全自己和老闆的體面，要穿着得「光光鮮鮮」。

但是，月薪可能還少過女傭。

明白了這種種奇怪的現象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小睹女傭這行業了吧？

× × ×

且說范大志在新墳之前徘徊，突然有個人走近他身邊。

范大志並未多大理會。

在這種公衆墳場之內，常常有討錢的帮閑人。他們會帮一些孝子賢孫燒香插花，以換取一些賞錢。

因此，范大志正想用一些零碎輔幣打發他走。

豈料那人却說：「大志嗎？你可是范大志？」

范大志怔了一怔。

他回頭一望，也同時吃了一驚。

他對這個人並不陌生，雖然他只是第一次見到此人。

在此之前，范大志看過了他的照片，那是他母親給他看的。

據他母親說，照片中人正是他父親。

但是，他母親又告訴他：他父親早巳死了。

這是墳場，難道他白日見鬼？

原來「好姐」生前並未把范元福回來的事告訴她兒子。

好姐發夢也想不到范元福二十年後的今日，還會出現。

爲了向兒子交代，最好當然是說他父親在他年幼時死了。

因此，范元福這次回來之後，儘管千方百計找到了「好姐」梁月好。

但是，梁月好却未有讓他見他的兒子——范大志。

那正是由於無法交代的緣故。

不過，范元福也了解到她的心情。所以他只叫她辭了那份工，讓他們好好相處，然後再談兒子的問題。

想不到梁月好還來不及辭工，已遭人毒手。

現在范大志在呆驚中不知所措。

范元福却催促着他：「快跟我走，別讓人家看見我們！」

「嗯……你……」

范大志不知怎的，竟然也眞的跟隨他走。

墳場之外，果然停了一輛車子。

× × ×

一直以來，范大志總覺得遺憾，爲什麼人人都有父親？

爲什麼偏偏就是他沒有？

於是，自從他懂人性之後，自從他知

道照片中人就是他父親之後，他就不斷夢想着，假如父親能「復活」，奇蹟地出現他身邊多好。

正是由於他不斷如此這般的希望產生奇蹟，所以，至今為止，范大志還以為自己在做夢——白日夢。

× × ×

車子開行了。

范元福一邊開車，一邊問他身邊的兒子：「為什麼你不問我是誰？」

范元福很開心，因為他終於可以見到他的兒子了。

他是經過了多天的化裝，跟踪，然後用耐性去等到今天這機會的。

范元福該感謝畢基的帮忙。

他們在那小荒島的山洞之內，相處了一晚之後，彼此已增加了解。

他同意讓畢基離去。

也同意讓郭妃莉走。

但是，他却要畢基和郭妃莉代他找到他的唯一的兒子。

畢基至此，惟有向他交代梁月好被殺的事實。

畢基發誓不是他做的。雖然警方也在四下裏通緝他。

畢基對范元福說，他一定要找出眞兇。所以，目前范元福雖然放走他們，他們隨時都會回到他這兒來寄宿。

范元福雖然傷心，却也相信這不是畢基他們做的。最少他們沒有殺人動機。

畢基又設法把手鐐弄開了。

范元福既然了解他，同情他，他自然有大把機會把手鐐弄開。

因為畢基本來就是個開鎖能手。

× × ×

范元福聽不到兒子的反應。他側過頭來，瞥了范大志一眼。

范大志正在流淚。

范元福其實也很難過，若非担心被警方人員發現，他也要在梁月好的墓前多逗留片刻。

但是，在目前這階段，他如果被警方纏住，一切計劃也就完了。

他安慰他兒子：「別哭了，如果你難過，最好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

「你眞的是我爸爸？」范大志眼睛望向前，怔怔地問。

「怎麼你會這樣問？」

「媽一直告訴我，我爸爸早已死了！」范大志說。

「那是由於她無法確知我會回來！」范元福又說，「不過，回頭我會向你解釋，你是個大學生，相信你很易明白，也肯定會相信我的話。」

「你要帶我到何處去？」

「我要與你好好相聚。待我辦完一些事情之後，我們一齊到外國去。」

「如果我有爸爸，又有媽媽多好！但是現在——」范大志黯然地說，却又說不下去。

范元福一邊開車，一邊伸手過來，拍拍他的肩膊：「剛才我不是說過了嗎？當你感到難過時，就想着一切是由上天安排，無論如何，今天總是個新的開始啊！」

車子直向郊區疾馳……

× × ×

解開了手鐐之後的畢基和郭妃莉，都經過了一番化裝。

他們已不是本來的面目，所以可以公然在街道上行走。

現代化裝術的進步，加上新潮髮型和服飾，要令人認不出自己的本來面目，簡直就是輕而易舉的事。

畢基一個假髮，一身闊大的新潮衣服，拖住梳了「爆炸裝」的郭妃莉，在大街走過，根本就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畢基走進了一座電話亭。

郭妃莉表面上只在等她的「男朋友」，實則却是放哨。

目前他們仍是通緝犯。

但是，他們未找出眞兇之前，却不想給警方纏上了。

畢基進了電話亭之後，立即撥了一個電話給劉福。

劉福幾乎不等他說上三句，已經認出了他是畢基本人。

劉福急得問道：「你在那裏？」

「先別追問這一些好嗎？你只須回答我！」畢基說道：「胡德知不知道我是冤枉的？」

「知道又怎麼樣，現在的證據，對你非常不利。」劉福道。

「所以我才更加不敢出現。」

「那豈非無私顯見私？」

「那也沒有辦法，」畢基道：「萬一他們扣留我，我也百詞莫辯。」

「現在你打算怎樣？」

「找兇手，」畢基又說：「可惜我手上一些資料也沒有。」

「要我帮你麼？」

「當然要，否則我何必給你電話？」

「那麼，你要我怎樣帮你？」

「先去向胡德表示，當你自告奮勇，求他提供好姐命案的一切有關資料，回頭我自會與你連絡。」

畢基說完，急急掛綫。

他雖不至有如驚弓之鳥，也處處小心提防，以免中了警方之計。

離開了電話亭，他仍四處張望。

郭妃莉拖他的手臂，低語道：「你打電話時，我忽然醒起了一個人，也許他可給我們好好的利用一下，你可猜到他是誰了？」

「難得你還有興趣猜謎。」

「他就是住在兇案現場樓上的太子森，」郭妃莉道：「你還記得他嗎？」

「我的情敵，我怎會不記得？」畢基瞪住她，會心一笑。

郭妃莉却在他的手臂上揑了一把！

郭妃莉道：「假如兇案發生那天，他剛在家，相信一定見到些綫索，但我知道他很野性，留在家的機會甚少。」

「問題並不在此，而是我担心他未必肯衷心帮你我的忙。」

「為什麼，他對我不是一向表現得十分熱心麼？」郭妃莉道。

「但是，報紙上已分別把你我的身份揭開了，他會妬忌！」

「未必的，只要我肯開聲求他，相信他一定答允帮助我們。」

「既然如此，那麼，你也不妨試一試吧！」

他們一邊說，一邊在行人道上併肩走着。

本來郭妃莉可以借用一些商店的電話，但是，他們怕洩漏了風聲。

因此，他們還是走進了另外一座路邊電話亭去。

郭妃莉沒有講錯，太子森果然對她言聽計從。

太子森顯然已經從報紙上知道了畢基的身份，難免有些妬忌。

但是到頭來他還是答允助郭妃莉一臂之力。

郭妃莉表示立刻就要去找他。

當郭妃莉和太子森講電話時，畢基一直在旁小心聆聽。

郭妃莉這建議可眞不錯，只有太子森最能徹底帮忙他們。

太子森的住宅就在兇案現場的上一層，畢基甚至還記得他家中的客廳，可以自窗口俯視兇案現場的客廳！

× × ×

劉福小心翼翼地，避過了警探可能的跟踪，然後親自開車到了一處大球場的外面。

這已經是黃昏時份。

大球場之內，並無球賽進行。

他約好了畢基在此相會。

但是，當劉福的車子停好之後，始終未見有另外一輛車子出現。

劉福自然也明白，目前的畢基，有如驚弓之鳥，他的私家車仍在他住宅的車房，他決不會回去那兒取車。

他可能會乘街車來。

但附近連街車也沒有。

劉福看看腕錶。

下午六時三十五分了。

他們本來約好六點半在此見面的，難道劉福聽錯了？

劉福正在呆想，耳畔却傳來了一陣鈴聲！

那是一輛賣雪糕的小販單車，每當有球賽在此舉行時，這一類小販就出現。

但今晚沒有球賽。

雪糕車可能是「收市」經過的吧？

劉福想也未想得完，那小販已把車停在他的汽車一旁！

「先生，光顧我買一杯雪糕吧！」那小販十分機警。

他一邊招徠，一邊放眼望入車內。

當他發現車子只有劉福一個人的時候，他還不放心。

他把視綫由車內移至車外，像獵犬一樣，四處搜索着。

劉福已發覺了，那聲音如此熟悉！不錯，那雪糕小販正是畢基的化身。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立刻就開始交談。

「怎麼了？」畢基着急地問：「我須要的資料帶來了沒有？」

「都帶來了，」劉福把一個載得滿滿的啡色厚皮紙袋，交給畢基。

畢基迅速將它放入車頭那個冰櫃裏面去！

他又問：「有什麼進展？」

「他們仍深信你和郭妃莉二人就是兇手！」劉福道。

「飯桶！」畢基生氣地說：「殺人也要講動機的，我們為什麼要殺人？」

「但是，現場留下你倆的指紋，無論是死者的睡房和衣櫃，尤其是你的指紋最多。」

「那是我不好，我第一次偸照片時留下的，」畢基道。

「現在你有什麼打算？」

「當然是找出眞兇。」

「有把握嗎？」

「很難講。」

「有什麼要我帮你？」

「繼續與胡德警司連絡，我會隨時找你，」畢基說完，便將雪糕車開走了！

劉福本來也是一個警探，他辦過不少案件，也和畢基合作過不少，想不到現在畢基竟然會變了「逃犯」！

他隔住車窗望住畢基的背影，直至消失為止。

劉福眞佩服畢基，若非憑聲音——劉福聽慣了畢基的聲音，他也不相信那是畢基扮成的雪糕小販。

現在他走了。

但大球場的閘門後面却出現了一些人，那是一直躲在裏面的人。

連劉福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總之，剛才的情形，那些人已偸偸拍攝下來。劉福一些也未發覺。

畢基也不知道。

畢基和郭妃莉來到了太子森的住所外面。

他們都化了裝，像一雙上了年紀的情侶，慢吞吞地走着。

畢基道：「憑劉福交來的資料，警方懷疑我們，是理所當然的，除非我們及時找到眞兇，否則，就準備坐牢吧！」

郭妃莉道：「其實找太子森也沒有什麼用處，現場可能有人把守。」

「我知道他家裏的客廳，自窗口俯視，可以見到十六樓A座客廳的情形，如果那兒沒有人，我希望進去偵查一下。」

「通常發生了兇案的現場，住客一定暫時遷出，姓蔡夫婦可能亦不例外。」

「嗯，太子森是否答應過，在斜路等我們一齊入去？」

「是的，為了避免管理員嚕囌，我叫他在斜路等我們。我們扮成他父母的朋友，這樣更不易引起管理員的注意！」

「你瞧——」

畢基突然扯了一下郭妃莉的衣袖。

郭妃莉還以為他指斜路盡頭處的人影，於是她用手扶了一下那副老花眼鏡：「是的，似乎是太子森！」

他們化裝成一雙老年夫婦，所以二人都戴上眼鏡。

但是畢基却另有所指：「不，我是叫你小心路邊一些汽車！」

郭妃莉心裏不由一凜：「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可能中計了，」畢基仍然若無其事地，拖住郭妃莉，「太子森那傢伙顯然靠不住！」

「還好我們沒有在電話告訴他，我們扮成什麼外型！」

「看來我們已陷入警方的包圍之中，希望他們不知道我們就是他們要捉的人就

好了。」

郭妃莉道：「你怎知道他們是警方的人！」

畢基道：「除了警方，還有誰要抓住我們？」

「那怎辦？」

「冷靜些，慢慢地，沿住行人道走，就像一雙老伴侶，飯後散步一樣！」

「好吧，」郭妃莉只好強作冷靜。

但是，被畢基注視過的一些可疑車輛，已經開始移動了。

郭妃莉忍不住說：「我們爲什麼還不走？」

畢基道：「走，他們會開槍的，冷靜得等他們過來再說吧。」

一輛車子已經首先停在畢基他們的身邊！

車內迅速跳出了三個人來，其中一人摸出證件，表示他們是警探。

另外兩個人在後小心監視！

畢基看見他們三個人都落了車，但車門却打開了一扇。

畢基裝腔沉聲道：「我們只不過在此散步，難道散步也犯法？」

那探目道：「畢基先生，我們早巳知道是你，不必再僞裝了，請上車吧。」

畢基怔了一怔，道：「果然厲害，」他苦笑着，向郭妃莉打了一個眼色：「好，我們就跟他們回去一次！」

一名探員扶住車門，讓二人上車。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三名探員冷不提防，被畢基和郭妃莉一齊發難，拳頭飛脚，三人先後倒向地上！

畢基和郭妃莉趁他們還來不及爬起，巳鑽進了車中去了。

畢基迅速把車門關上，立即開車。

三名警探覺得不值，只因爲畢基當初表現得太過斯文，令他們未加防範。

其中一人立即拔槍！

但是，另一輛房車剛剛開了過來，坐在裏面的，是胡德警司。

他揚聲喝止那探員開槍，然後又示意三名警探登上他的汽車。

毫無疑問胡德警司早巳目睹一切。

三名警探上了胡德警司的汽車之後，胡德親自開車。

當時畢基奪得的汽車，巳駛到了路口彎角處。

驀地「刷」的一聲。

一輛大型汽車橫住去路！

畢基來不及煞掣，急急把車子衝上了人行道之上！

幸好行人道上沒有人經過。

畢基憑着冷靜的頭腦，超卓的駕車技術及時避過了橫路的汽車。

其實那是警方的佈局。

橫在路上的汽車，是接到胡德警司的無綫電通話機的指示之後，及時開出，希望可以阻止畢基他們的。

但是，畢基和郭妃莉的汽車，轉眼巳直衝落司徒拔道下面。

這是一條交通十分繁忙的通道，畢基的快車變成了「無用武之地」！

路上的車子不但多，而且還是慢吞吞的。

畢基心感不妙！

後面警方的汽車巳紛紛自肇輝台駛了下來！

畢基的汽車被夾在中央，想前不能，想後也不能，因爲前前後後都有汽車，所有車都塞得動也不動。

他急得按號。

但按得震天價响又有什麼用？

人家根本沒有理會他。

住慣香港，在街上開慣汽車的人，都學得十分乖巧，裝聾扮啞，再加一把耐性，據講可以「永保平安」云。

畢基眼看警方人馬大隊殺到。

他急得回頭張望。

救星到了。

「快些落車，」畢基只叫出了一聲，這邊巳順手把車門推開。

「蓬」的一聲。

一輛自後急急開來的電單車，滿以爲可以走捷徑，自汽車的夾縫中衝前，却想不到被畢基出其不意地開車門一撞，電單車上的鐵騎士，立即昏倒地上。

畢基也顧不了許多，急忙扶起電單車，一聲不响，騎了上去。

即使畢基連半句話也沒有說，由另一邊車門落來的郭妃莉，也知道她應該怎樣做。

她迅速坐到電單車的尾部，伸手摟住了畢基的腰部。

畢基幾乎不等她坐好，巳急急開車前衝，警方的車子因無法前進，車上的人也見到了畢基奪取電單車逃去的過程，只可惜鞭長莫及，胡德警司又不准各人開槍。

因此，他們惟有目送畢基和郭妃莉二人逃去。

警車還得召來救傷車，將那鐵騎士送院救治。

× × ×

胡德警司透過警車上的無綫電通訊系統，通知全港巡邏警車，注意一雙「老年夫婦」打扮的「鐵騎士」。

據說：由於他們「危險駕駛」，沒有依例「戴鋼盔」。

根據香港的交通則例，凡坐在電單車上的人，不論駕車者或乘客，一概要戴上合格的鋼盔否則就是犯法。

大約數分鐘之後，一輛警車在禮頓道附近，發現了那對「老年夫婦」了。

警車事先巳獲得警告，知道這對「老傢伙」十分厲害。

所以他們小心佈局，車上警員紛紛拔槍作勢！

畢基和郭妃莉二人並不知道這是由胡德警司親自指揮的「追捕工作」，更不知胡德透過無綫電通訊，不准開槍。

因此，他們在一處交通燈號之前，被幾支警槍指住。

若非如此，他們早巳不顧一切，衝紅燈去了。

但是現在，他們只好乖乖的束手就擒了。

× × ×

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裏，畢基從來未像今晚這樣子，被命令站着。

胡德在下屬的面前，故意做得大公無私，但對畢基來說，却是十分難受。

畢基道：「無論你怎樣想也好，我只

想告訴你，我從未殺人，梁月好不是我殺的，也不是她殺的。」

胡德道：「那麼，你爲什麼這樣害怕呢？」

「我並非害怕，只是無可奈何。」

「這是什麼意思？」

「現場證據，對我們十分不利。」

「你應該向我們解釋。」

「我怕你不會聽我解釋！」

「其實，由劉福向我索取梁月好命案的副本資料開始，我巳意料到你遲早會出現，果然不出我所料！」

「原來是劉福出賣我？」

「不，劉福只佯稱爲你伸寃，要義務代查此案，但我知道這是你的主意，所以由大球塲開始，我一直跟踪你，因此，任由你怎樣，也逃不了的！」

「現在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公事公辦！」

「控我謀殺梁月好？」

「不，危險駕駛，」胡德警司揮着手，示意助手：「帶他們出去落案。」

助手一聲應命，就把畢基和郭妃莉二人帶了出去。

他們只走到警司辦公室門口，胡德又揚聲叫了過來道：「等會兒你還要回到這兒來一次，明白嗎？」

「明白了，」畢基故意回轉身來，擧手齊眉，向警司行了一個軍禮。

警司的助手也明白胡德和畢基是好朋友，更明白畢基的爲人和作風，所以看見這情形，他也忍不住笑了。

× × ×

畢基正與郭妃莉在胡德警司的辦公室之內。

這一次，胡德當他們朋友招待。

胡德聽畢基說出了當日的情形，也知道了二十年前開始失踪的范元福巳經回來，死者梁月好，正是他的情婦。

畢基只是沒有說出范元福之所在，因爲他答允過范元福，他定要守諾。

胡德道：「你可知道，爲什麼我不控你謀殺梁月好？」

「因爲你知道我不會胡亂殺人，」畢基又說：「此外就是怕我下次與你打網球時，手下不留情，令你吃光蛋！」

胡德笑了笑。

又說：「不，別開玩笑了，現在我先向你道歉，剛才那一幕，只是做給我一班下屬看的，我如此興師動衆把你們抓回來，可不能白白放你們走，罰一些錢，也算是盡了納稅人的義務吧！」

畢基道：「別客氣了，我知道你巳經澈底帮了我，其實我正在千方百計去找兇手。」

「不，找兇手是我們這裏兇殺組的責任。」胡德又說：「現在我有件更重要的事情，求你帮帮我的忙。」

畢基看看胡德警司這前倨後恭的神情，就明白到事有蹊蹺。

畢基還未發問，胡德巳從抽屜中取出一份文件！

他向畢基交代：「這是國際刑警總部，叫我們代找一個人的電文！」

「尋人？」畢基怔了一怔。

他心裏想：尋人與他們何關？

胡德又說：「一個叫阮佐治的人，我們相信你可能接觸過他吧？」

畢基又是一怔：「阮佐治？」

冷眼旁觀，一直默不作聲的郭妃莉，也感到這名字好熟。

他們有過片刻的沉默。

畢基終於苦笑搖頭：「你一定又攪錯了，我並不認識此人，我記憶中，也從未聽過這名字！」

胡德笑了笑：「如果我說出此人的資料，相信你就不再否認了？」

畢基一再思索。

「沒有，我的朋友之中，只有一兩個姓阮的，就是沒有阮佐治。」畢基道。

胡德說：「先聽聽我們收到的資料好嗎？」

畢基道：「好吧，你且說來聽聽。」

「他是美國科學的結晶，此人可以稱得上價值連城！」胡德看着一份文件，慢慢地說道：「他是屬於一個叫『永生會』的：」

「够了够了，」畢基也不等他說完，就說道：「不錯，他是屬於永生會的，亦可能是這世界上第一個眞眞正正死後，用科學方法令他復活的人，他曾被雪藏最少超過十年，是不？」

「嗯，」這一次，輪到胡德睜大了雙眼：「你怎麼知道這麼多？」

胡德下意識地，將文件掩上，彷彿怕坐在對面的畢基偷看似的。

畢基看見他這樣子，又故意笑道：「他前些時，被解凍，於是科學家令他復活了。」

「是的，」胡德道：「擧世科學家和醫學界人仕，正將視綫集中到他身上的時候，他却突然失了踪！」

「美國人怎麼知道他來了香港？」

「因爲他本來就是由香港過去的。」

「警司先生，讓我告訴你，他並非什麼阮佐治，他正是范元福。」

「你怎麼可以證明？」

「當你找到他之後，就是最好的證明了。」

「但是，文件上清清楚楚是阮佐治。」胡德又說：「我記得你曾要求我協助追查一名灰衣人的下落，根據美國聯邦密探的資料，他最後出現時，正是穿灰絨格仔上裝，所以我忖測你見過他。」

畢基至此，只有把他和范元福相處的經過情況，向胡德說了。

同時，郭妃莉也記起了，那次在碼頭上，她見到范元福時，對方曾自稱「阮佐治」，而非「范元福」。怪不得「阮佐治」這名字「似曾相識」了！

胡德當然相信畢基的話。

他對畢基道：「那麼，你快些把他找到，這件事非同小可！」

畢基也明白，范元福成爲「科學界奇珍」，而不是人那麼簡單了。

這時候，有一名探員叩門入來！

探長對警員說：「有人要求保釋郭妃莉小姐出外候審。」

室內各人又是一怔！

郭妃莉以爲是她的家人。

但被帶來的，却是太子森——何森。

「你怎麼知道我被抓到這兒來？」郭

妃莉含笑瞪住太子森。

「我目睹你和畢先生衝破警網。當時我正在斜路等你。」太子森又說，「本來我以爲你必可逃出生天，但後來聽新聞報告，知你已經被捕！」

郭妃莉笑問胡德：「警司先生，我犯了什麼天大的罪名？」

胡德道：「交通違例而已，罰欵了事，無須什麼担保。」

郭妃莉又對太子森道：「無論如何，我仍得感謝你如此關心我。」

太子森又瞥了畢基一眼！

他的目光中充滿了仇視和好奇！

他心裏想：爲什麼畢基可以如此悠閒地坐在胡德警司的對面？

然而他並未去理會畢基。

他只對郭妃莉道：「你既然沒事，可以走了吧？讓我請你喝一杯定驚酒！」

「不！」郭妃莉瞥了畢基一眼，彷彿怕他不高興似的。

但是，畢基却表現得一派太方。

他不但未加反對，還對郭妃莉道：「人家既是一番好意，你也應該陪陪他，反正我知道你今晚連晚餐還未食過呢！」

太子森立刻順水推舟：「那好極了，就讓我請你到文華去！抑或美心？」

郭妃莉也在心裏感到驚奇，爲什麼畢基會這麼大方？

經過了連日以來的相處，郭妃莉對畢基這個人十分好感。

同時她也逐漸熟悉了畢基的個性，他叫得郭妃莉陪太子森，相信也不限於「大方」那般簡單。

因此，她也只好半推半就地答允了太子森的誠意邀請。

太子森如獲至寶地，拖住郭妃莉離開了胡德的辦公室。

胡德却向畢基取笑：「明剃眼眉，暗撬牆脚！你似乎毫不動容。」

畢基笑了笑：「她不是我愛人，只是女朋友而已，何必太緊張？」

豈料胡德警司的一名助手却在傍插咀道：「別太早爲他慶幸，這份艷福可能爲他帶來另一宗錢債官司呢。」

胡德警司怔了一怔，回頭問他助手：「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就是早幾天晚上的事，紅燈區一間酒吧有人撥電話來，據報有人飲霸王酒。他並非別人，正是剛才那個叫太子森的二世祖。原來他以前已簽下一大叠單，欠下那酒吧最少五六千元之多。酒吧催了幾次，他付不出。酒吧念在他是老主顧，本來也可拖則拖，但聲明以後現錢交易，不可以再簽單了。想不到那晚他身上沒有錢，於是鬧到我們報案室來。」助手說。

畢基若有所思地問：「你有沒有認錯人？」

助手笑道：「太子森，化了灰我也認得他！紅燈區大滾友，誰不知道他是空心二世祖？他姓何，父母經常去遊埠。他只是掛上父親的名到處闊，正式就是失匙夾萬。」

至此，畢基知道助手並未胡扯，最少可以從他的說話中，證明他對太子森很了解。

於是畢基對胡德說：「我有事要走了，改天再拜候你！」

但是胡德却留住他。

「剛才我們所談的事情，還沒有結果呢。」胡德說：「太子森扯歪了我們的話題。」

畢基一邊站了起來，一邊道：「你放心好了，我會盡我所能的。警司先生。」

胡德也站了起來，笑笑道：「看你這樣子，我眞担心不久之後，你又回到這裏來。」

「爲什麼？」畢基呆了呆。

「我怕你去揍太子森一頓！」胡德警司格格地大笑起來！

畢基笑了笑：「如果他沒有錢，亦無須我揍他。」

畢基說完就走！

× × ×

畢基僱了一輛街車來到了肇輝台。

他只到了斜路下面就落車，沒有叫司機把車子開上斜路。

然後，他左張右望。

時間是晚上十時左右。

畢基鬼鬼祟祟的，閃到了一幢大厦的後面去，巧妙地避過了管理員的視綫。

這正是太子森居住的大厦。

也是「好姐」命案發生的地點。

畢基沿住水渠，爬上二樓一個氣窗，那是公衆走廊之所在。

畢基再由二樓，改乘電梯上十七樓——那兒正是太子森的住所。

本來畢基早應該來了，要不是胡德警司帶人在外面埋伏的話。

畢基傾耳細聽，屋內似乎沒有人。

應該沒有人的，太子森可能正與郭妃莉在大餐廳裏面吃牛扒。

於是畢基又施展了他的開鎖技術。門鎖很快在畢基手中開啓。

裏面果然是眞空的。

畢基進來之後，即使不開燈，也可以看得清楚。因爲隣居的燈光十分明亮，即使是隔開了十多呎的通天，還是照射了過來。

爲小心計，畢基先巡視了一次屋內。

當然沒有人。

畢基已不是第一次入來，他澆得這兒的一切環境，在何氏夫婦未返之前，只有太子森一個人住在這裏。

現在畢基可以到面對通天的窗口去了。那兒可以俯視十六樓A座的情形。

畢基本來已有了心理準備，十六樓A座是兇案現場。

蔡廸夫婦據說暫時不返這兒居住，可能是心理問題。

既然無人居住，可能一片黑暗。那時就什麼都見不到了。

但畢基還是按原定計劃來了。

出乎畢基意料之外，十六樓A座竟然燈火大明，還有人在走動！

畢基居高臨下俯視，發覺那是蔡廸兩夫婦。還有另一個男人。

大概是蔡氏夫婦胆子小，所以多找一個人來陪伴亦未可料。

命案發生之後，由於警方封鎖現場，加上心理威脅大，蔡氏夫婦曾在外寄宿。想不到這麼快，他們已遷回家中。

坦白說，畢基眞希望他們還未回來，

原本他打算來此窺清楚形勢後，才到十六樓A座裏面去偵查。

可惜現在他不可能再入去。

畢基獃在那窗口好一陣。

他一直監視住十六樓A座之內的一切。當他發覺蔡氏夫婦以及陪伴他們的一個不知名男子同時穿上了睡衣之後，他知道今夜再無機會了。

他們都披上睡衣，表示各人今夜在屋內留宿，畢基當然不可以入去！

畢基忽然聽到了一些聲响！

那聲响似乎來自厨房！

他暗暗吃了一驚！

與此同時，他也迅速展開戒備。

憑刹那間的感覺，那彷彿是無意中碰及一些杯子或瓷碗的聲音。

畢基自信他的聽覺靈敏，不可能聽錯，也肯定來自厨房。

於是他在戒備中，逐步向厨房那邊推進！

當他將近到了厨房門口時，那細碎的聲音又再度發生！

由於距離關係，這次畢基可以聽得更加清楚。

不過，在這刹那間，他也悄悄鬆了一口氣！

他大胆衝入厨房，而且出其不意地將厨房的燈光按亮了。

一隻長達半呎的老鼠，正由洗碗盆中，竄出了窗外！

畢基憑最後一次聽覺的分析，加上經驗，也早想到一定是老鼠，否則，後果就難以想像。

洗碗盆裏，滿是杯杯碟碟，而且相當骯髒。

畢基可能是看見了那些杯，忽然覺得口渴！

人的慾望往往如此，你更餓，更疲倦也好，未見食物，未見床之前，未必想吃，想睡！但見了一定加速腦海裏的反應。

畢基實在早已想喝一杯水，有酒當然更妙。

但是，當他看看那污漬滿佈的杯子，如何喝得下酒。

他實在很渴！於是返回外面客廳來！砵櫃上還有三隻乾淨的玻璃水杯！他伸手取了一隻。

太子森很會享受，砵櫃中也有洋酒。

畢基倒了少許，想加冰，加水。

他重返厨房，開了雪櫃，倒了少許冰水，加了兩塊冰。

冰是他從冰格中逐塊退出來的。

但是在這刹那間，他以爲自己眼花。

冰格的冰塊之內，有些東西在閃閃生光。

畢基再小心看清楚，並非他眼花，果然冰塊之內另有乾坤。

數枚小鑽石之外，還有兩粒玉。

這些東西全在冰塊之內。若非小心查看，很易以爲只是冰塊的反光。

畢基心裏想，太子森這傢伙眞聰明，他常常夜遊，這屋子既然時時擺下了空城計，這「藏寶妙法」的確值得一讚！

但是，胡德警司那位助手的話——指太子森被人追債和飲霸王酒的話，言猶在耳。如果這些全是他之物件，「有頭髮又何須做癲痢」？

畢基再細心辨認，頓覺恍然大悟！

他把所有嵌了玉、石的冰塊，都放到了酒杯中去。

畢基回到客廳，又撥了一個電話……

× × ×

太子森帶着幾分酒意，帶了艷麗絕色的郭妃莉返回他的家中。

郭妃莉似乎也有了幾分醉意。

他們手挽手，十分親熱。

剛入內，太子森就擁着郭妃莉，要親吻她！

但郭妃莉却嬌嗔着，用手推開他：「瞧你！一身臭汗。」

太子森嬉笑着說：「不如讓我們一齊入去洗個澡好嗎？」

「一齊？」

「是的，鴛鴦戲水啊！」

「唔！你眞壞！」

郭妃莉不但醉意可掬，也風騷入骨！

她走進入太子森的睡房去！

太子森追了入來，他對她說：「你先休息一會，讓我開好了水，再叫你一齊入去！」

他果然吹着口哨，進了浴室，放了一大缸暖洋洋的水。

爲了爭取時間，他未等水滿，便到衣橱去找睡衣。

郭妃莉也湊了過來：「有沒有合我穿的睡衣？借給我用一晚好嗎？」

說着，她自己動手去揀！

豈料那套睡衣顏色不錯，就是少了一粒鈕！

郭妃莉又放在鼻端一嗅：「怎麼會有味的？穿髒了沒有洗麼？」

在這刹那間，太子森的酒意頓然消失了！

他木然一陣！

再想想，他就感到渾身發抖！

郭妃莉並沒有過份注意他。拿了另一套睡衣，她首先進了浴室去！

她以爲太子森會跟入去，但他沒有。

他反而對她說：「你先洗，我回頭換好了衣服就來。」

但是，當浴室門掩上之後，太子森並未更衣。反而走出了房外。

他急急走近向住通天的窗口，往下俯視十六樓A座。

下面一片漆黑！

可能仍未有人，遷回A座居住。

太子森取了電筒及鎖匙，悄悄竄了出去！

他悄悄落到了十六樓A座，用百合匙開了A座的大門。

屋內竟然沒有人。

他大胆地亮了電筒，在屋內各處照射，尤其是大門鐵閘，客廳，走廊以至好姐生前住過的工人房等處。

但是，他找遍了各處，也找不到他要找的東西，他急得一頭汗。

就在這時候，他彷彿聽到了一些聲音——水杯邊着冰塊的聲音！

他循聲找到了厨房！

在電筒光圈下，太子森幾乎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

那水杯之內，那冰塊已溶解了！

再看清楚，鑽石，玉石盡在水中！

他差些兒以爲這裏是他的家，他的廚房！

就在這刹那之間，屋內的電燈一齊亮了起來！

太子森大吃一驚！

他回頭就走！

但是，他本來以爲是空屋的十六樓A座，不知從何處來了這麼多人。

首先在走廊上將他截住的是畢基！

主人房之門打開了！

由裏面走出來的，是蔡氏夫婦。

客廳中，除了蔡氏的朋友之外，還有胡德警司等人。

門外又來了另一批人——包括軍裝警員，以及郭妃莉。

太子森本來瞞住郭妃莉到這下面來，原來他要找回一粒睡衣的鈕。

但是現在，那粒鈕却在郭妃莉的手中了！

她抱歉地苦笑一下：「森哥仔，眞不好意思，這粒鈕在你自己的睡衣袋裏面，怎麼你會找到這裏來？」

郭妃莉像演戲，引得在場的人，差些兒大笑起來！

太子森很不服氣地：「是你設下的陷阱？」

他含怒盯住郭妃莉。

但郭妃莉道：「不，我只是助手！」

太子森跟隨妃莉的視綫，望向畢基：

「難道是你？」

畢基只輕輕一笑：「我懷疑你，並非因爲你是我的情敵，只因一句話——一名探員說你欠下人家大筆酒錢。」

太子森明知到了這田地，再也無法隱瞞了：「你懷疑我不奇，怎麼知道賍物收在冰箱內？」

「天意而已！」畢基坦然道：「我本來想利用這兒等機會進入十六樓A座，偵查好姐被誰殺的。一時口渴，冰塊的秘密就此發現了。本來你父母如此富有，我也沒有理由懷疑你作賊，不幸的是：這裏有一粒方型綠玉被我認出，它極似好姐失去的。」

「你怎知道好姐有此玉石？」太子森還是不服氣。

「簡單得很，因爲我們是同道中人。」畢基笑了，「你未動手之前，我巳光顧過她了，所以她衣箱中有什麼東西，我比你更清楚。」

「你也作賊？」

「是的，但我不偷錢財，只爲了證明一個人的身份，借用了她一張舊照片。」

「嗯！看情形，這粒鈕，也是你弄脫的，對嗎？」

「不錯，我是故意引你上當，所以致電胡德警司。」

胡德道：「我接到報告後，同意畢基的佈局，先派一名女警去餐室找你們，暗中知會了郭小姐，教她如此這般。」

太子森怔怔地說：「怪不得她輕易就喝醉，自動送上門！」

郭妃莉紅了臉，垂下頭！

太子森問畢基：「你怎知道我當時穿了那套睡衣？」

一名探員把睡衣送過來，畢基指住衣襟部份：「看見了麼，這兒有銹漬，衣脚又有少許血漬。於是我肯定，你殺好姐時，穿了這套睡衣來這裏，借個藉口：入屋殺人奪寶！爲了讓你自動招供，才佈下此局！」

「你怎知我一定上當？」

「看見你家裏一切，就知道你這人沒有秩序，整天花天酒地的人，十之八九有神經衰弱症！於是我故意將這套睡衣近鐵銹處的一粒鈕扯下，等你也以爲在蔡家無意中脫落。因爲憑鐵銹痕跡看，你當時很匆忙，可能一度給鐵閘勾住衣脚或衣襟部份。」

「你眞聰明！」太子森苦笑認罪，「我再也無話可說了。」

胡德警司示意下，一名探員向太子森宣讀了警誡詞，然後替他加上了手鐐！

胡德對畢基說：「感謝你替我們警方又立了一大功！」

畢基苦笑道：「其實我無意爲你們立功，只不過替自己洗脫殺人罪嫌而已！」

郭妃莉却嗔道：「你要我當衆出醜，以後我怎見人？」

畢基笑道：「你的演技可得金像獎，就快要有電影公司找你拍戲了。」

各人爲之哄然大笑！

× × ×

太子森自投羅網，固然是罪有應得，就是畢基的「略施小計」，便迫他自動作供，也令各人爲之拍案叫絕！

但是，胡德警司並不因此而滿足，他要求畢基快替他找到「阮佐治」，以便向國際刑警方面交代。

× × ×

畢基也知道「阮佐治」就是范元福。

但是，當畢基獨自去找他的時候，發覺范元福巳失所踪！

所謂「狡兔三窟」，范元福三處巢穴，最少有一個巳被警方搗破！

那是郊區的石屋。最早被警方找到的地方。

此外，還有那荒島的山洞。

但畢基知道，那只是供他隱居時才使用的秘穴而巳。

本來范元福還有一處在市區的巢穴。由於他與畢基互有默契，所以市區那處，畢基也去過了。

現在畢基就是到該處找他，但那兒巳是人去樓空！

畢基知道范元福「心事」未了。

他曾將「心事」盡告畢基，但畢基爲了「守諾」，却未敢盡告警方。

不過，由於范元福與梁月好——女工人好姐的關係，令到警方急於要找他們的唯一骨肉——范大志！

但是，范大志竟然也沒有再上學。

警探再找到范大志居住的地方，發覺他也失了踪！

假如不是范元福親口對畢基談過那宗「心事」的話，事情至此，亦應該告一段落了。

但是，范元福的「心事」既然未了，他又怎會就此離去？

畢基無計可想！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找出他的前妻。

可惜他的前妻究竟姓什名誰，畢基從未聽他提及。

至此，畢基不得不去找胡德警司商量了。

這件事本來就是胡德叫畢基帮他去做的，現在畢基要怎樣，胡德就依足他的意思，派出助手去做！

畢基原來想起了婚姻註册處裏面，可能存有范元福當年結婚的檔案。

二十多年了。

假如一般人要查，相信並不容易。

但警方就易辦了。

× × ×

檔案找了出來！

憑登記册的記錄，范元福的髮妻叫布少珍。

如果布少珍仍在，應該是四十四歲左右的年紀。

有了姓名，有了這一份結婚的記錄，一切都易辦了。

何况范元福還說過了一句話：「她越嫁越富有！」

於是，警方派專人分頭追查。

其一是專查婚姻登記，看看布少珍是否每次改嫁都是正式註册的。

其二是向人口登記局查。

其三是向人民入境事務處查。

就憑各方面的努力和合作，結果總算有了！

警方查得布少珍目前是麥林的妻子。

麥林是一名珠寶商。

但是，警方却沒有任何藉口去找她。

畢基却有一個想法：范元福遲早也會來找她算賬！

所以，惟有先找到布少珍，然後才可以找到范元福父子二人。

除非范元福改變了主意，否則，他遲早總會來找布少珍的。

畢基左思右想，多方鑽營，終於在了解麥林家中情况之後，想出了一個辦法！

× × ×

在一次盛大的慈善舞會中。

畢基充份表現出他的花花公子本色，就憑他那英俊的外型，再加上瀟洒的風度，任何女性都難免多看他幾眼。

事前畢基巳查到當晚的台前幕後情形，麥林是贊助人之一。

他捐出了一批價値可觀的珠寶，在慈善舞會中，公開拍賣。

主持拍賣的，正是麥林的女兒麥嬌！

麥嬌這名字有些俗氣，但她的人實在十分漂亮。

畢基就憑了自己的外型和手段，結識了麥林的千金麥嬌。

事前他巳曉得麥嬌乃麥林前妻所出。

換句話說，布少珍只是後來嫁給麥林的。

只跳了兩隻舞，麥嬌巳對畢基表現得異常親熱。

一個是情塲的聖手，一個是初開情竇！這本是見怪不怪的事。

但是，舞會散後，麥嬌竟然主動地要求畢基送她返家。

畢基正是求之不得！

他親自開了一輛新式的跑車，將麥嬌送返半山區。

那是麥當奴道一幢花園洋房。

畢基把麥嬌送到門前。臨別時，他們仍覺依依不捨。

麥嬌正待轉身按門鈴之際，畢基又叫住了她！

「你身上的物件，有沒有少到？麥小姐。」畢基故意問。

麥嬌仔細看看手腕，又摸摸頸項，不由得大吃一驚，差些兒連心也跳了出來！

因爲各處的名貴首飾，巳不知所踪。

畢基走過來，將一個紙袋交給她：「這就是我們的見面禮！」

在路燈的投射下，紙袋中載住的，盡是她失去的飾物。

畢基含笑道歉：「對不起，只想與你開開玩笑，却想不到嚇壞了你。」

「你原來是個中能手！」麥嬌化嗔爲喜，嫣然道：「明天中午，來接我一齊出去吃午飯好不好？」

畢基當然個千萬個答應。

麥嬌終於進去了。

畢基這才獨自開車離去！

× × ×

畢基第一步計劃總算成功了。

唯一最令他失望的，就是在當晚的舞會中，他見不到布少珍。

不過，畢基心裏想：只要認識麥嬌，以後有的是機會。

因此，到了翌日，他又開車到麥家去，把麥嬌接了出來。

但是，他仍然見不到布少珍。

畢基對自己目中的「成功」，開始產生了初步的懷疑。

× × ×

這是畢基和麥嬌的第三次會面。

他們在一間高空的旋轉餐室中，在燈光之下吃一頓晚飯。

這裏不但極富詩情畫意，也够靜！沒有吵鬧的音樂，最宜談情說愛。

但是，出乎畢基意料之外，麥嬌竟然和他談「買賣」。

她主動要求和畢基「合作」！

「要我偷進你家裏偷珠寶？」畢基覺得，這可能是一個陷阱。

麥嬌道：「是第一次你送我返家時，給了我這份靈感！」

畢基記得那晚，他在神不知鬼不覺中，偷了她身上佩戴的珍飾。後來又主動還了給她！

畢基笑道：「是怪我開罪了你，於是略施小計，讓我給警方抓去，是不？」

麥嬌笑了笑：「你錯了，我是誠心找你合作的，目的只爲了洩一口氣！」

「這是什麼意思？」

「先讓你了解我的家境，我和我父母正是口和心不和。」麥嬌又說，「現在這媽媽，不是我的親生娘，但她迷得爸爸神魂顚倒，七魄也不齊。」

「你要我偷她……」

「只是偷她的首飾箱。她十分富有，偷了之後，我們二一添作五！」

「幾時動手？」

「當然越快越好，因爲他們快要去旅行了。」

「等他們出了門之後，豈非更易動手嗎？」

「不！萬一他們不在，首飾會存入銀行保險庫，只有在家時，爲了方便欣賞和赴宴時佩戴，才留在家中存放。」

「你眞的恨你媽媽？」

「是的，簡直恨透了。」

「爲什麼你不索性離開她？」

「爲了爸爸的體面。如果我未嫁先離家，爸爸會生氣死了。」

「好吧！我試替你出了這一口烏氣！」畢基說。

「我們就一言爲定！時間最好在明晚或者後晚！」

麥嬌與畢基握了一下手，會心一笑。

× × ×

沒什麼事情比裏應外合更易成功！

現在麥嬌就與畢基合作得天衣無縫。

麥嬌爲了方便畢基入屋行竊，事先在布少珍和她父親睡房中，悄悄做了手腳。

原來這半山區也有蚊！

麥氏夫婦和各睡房，都安了電器蚊香——那是利用低微電力蒸發一塊浸過藥水的厚紙——紙中吸收的藥水，有令蚊虫昏死的藥力。

但麥嬌却事先悄悄把各人的電器蚊香都換上了另一種藥片。

那是令人沉沉大睡的迷魂香。

因此，麥嬌和畢基，就輕而易擧地，從麥氏夫婦睡房的暗格中取得一批珍飾。

× × ×

畢基首先離開了麥家。

麥嬌也跟了出來。

「你不怕他們生疑？」畢基道：「我還以爲你明日才與我分贓。」

「不，他們中了迷魂香最快也要明天才醒來。」麥嬌又說：「快些開車走。」

畢基唯有開車離去。

這是畢基的車子，但他却未想到後面躲着一個人。

那人突然出現，用手槍指住畢基的後腦：「果然好身手！畢先生。」

那是一個年輕人。

麥嬌却並不意外，反而笑道：「謝謝閣下的鼎力支持。」

「這是什麼意思？」畢基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他是我男朋友。」麥嬌道：「我只不過利用你，明白了麼？」

說着，她自畢基懷中取去了那一包偷來的珠寶！

那個男子指指前面路旁：「那邊有一輛房車，見到了麼？你就將車停到那兒去吧！」

畢基也只好照做了。

路邊那車子之上，走出另一個人，他竟然就是范元福。

原來用槍指住畢基的，正是范大志——范元福之子。

范元福爲了得到布少珍的大批珠寶，教兒子追求麥嬌。

原來麥嬌也是眞的恨透了布少珍，所以雙方一拍即合。只不過中途來了一個畢基，麥嬌乘機利用他而已。

畢基爲自己做了小丑而生氣。

范元福對他却表示謝意。

原來他們三人約好，當晚就偷渡到外地去。

范元福還坦言告知畢基：「本來我兒和麥小姐主張殺了你，以免留下生口。但我念在你對我不錯，求他們放過你。」

說完，三個人就要登上那路邊預備好的一輛房車。畢基却叫住他們：「你們難道不怕我報警？」

麥嬌笑道：「傻瓜，你車匙已被我們取去了，這兒附近又沒有車經過，更沒有電話，等到你步下山下時，我們的船也在公海之上。」

畢基忍不住格格大笑起來。

三個人呆了一呆：「你笑什麼？」

「居然稱我爲傻瓜？」畢基冷然道，「其實眞正的傻瓜，應該是你們三個。」

「你說什麼？」麥嬌瞪住他。

畢基指指那邊，街頭街尾兩邊，分別有警車開過來！警員紛紛跳下車來。

「這是什麼意思？」范元福頓時也呆住了。

畢基道：「很抱歉，剛才偷得的，只是一包贋品。」

麥嬌呆住了：「爲什麼你騙我？」

「開始我就知道你利用我，所以事先我與各方面連絡好。我的演技總算不太差勁吧！哈哈……」畢基又對范元福說，「你是人間珍品，只要好好與你兒子回到美國去，你會是這世界上唯一最易獲得寬恕的罪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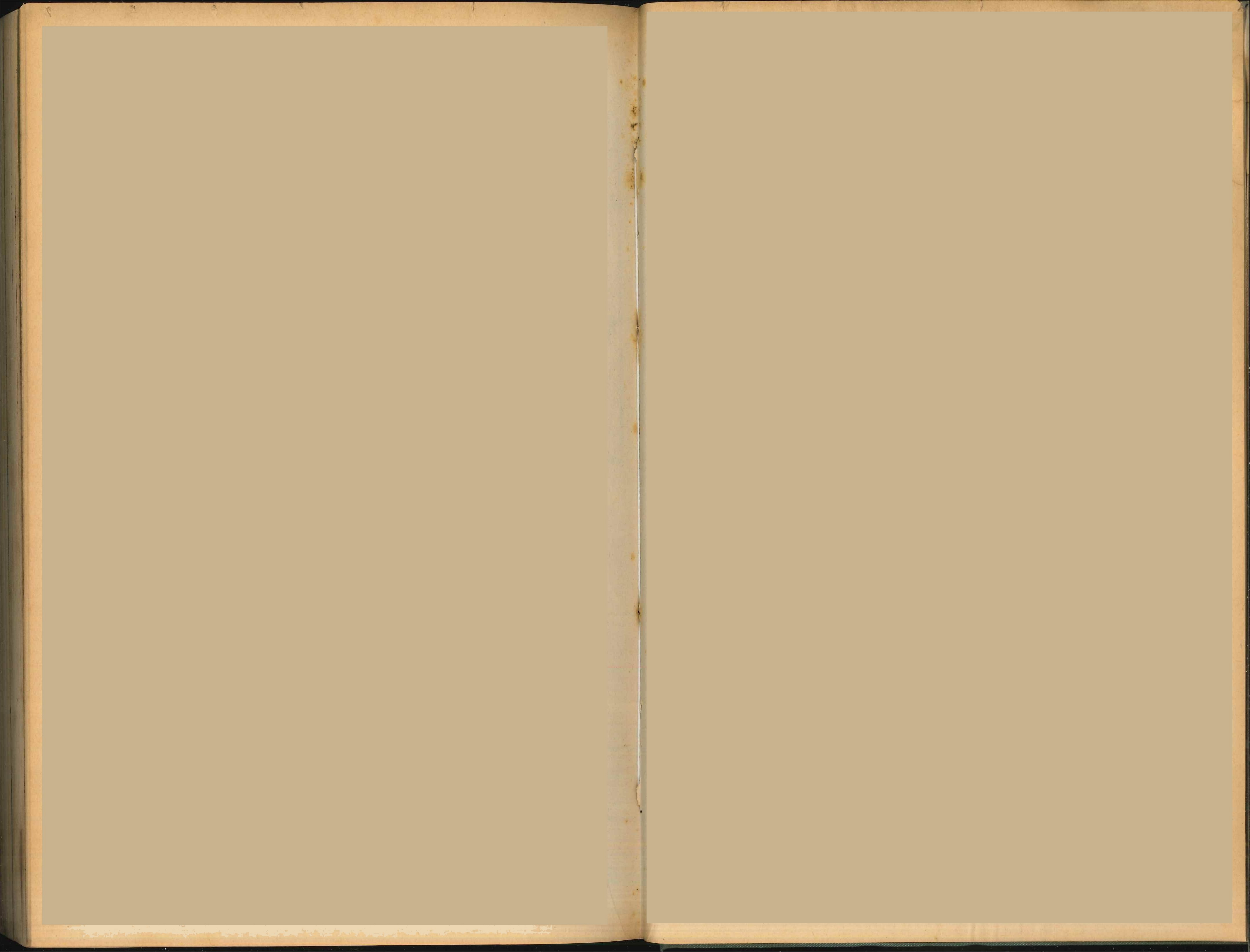
范元福呆住了。

胡德警司又一次感謝畢基。

畢基却笑道：「是你帮了我，警司，否則，我的感情會被這位小姐騙去呢。」

在塲的警方人員都忍不住哄笑起來。

——全文完——



了……」

邊自發話，邊自以「大接引神功」伸手一招。

白鸚鵡鉤啄一鬆，讓書信隨着蕭三內力接引，凌空飛過，牠也冲天而起，往東南方一閃而沒。

蕭三把書信接在手中，拆封看時，只見信上寫着：「殷世官」者，觀世音也，小小狡獪，諒早為蕭金二位高明洞悉。

段氏姐妹，與僕為中表親，救之勸之，或有改過之望？

宇文狂大俠情性過傲，經此小挫，竟百念俱灰，意圖削髮，金兄若遇，應加開導，入世為強，逃世為弱，當代江湖中，鬼魅甚多，少一正人俠士，便少一分天理正義，尚望宇文大俠，風流倜儻，一樣飄香，若認僕有輕侮之處，他日相逢，定當親為謝罪。

二位或有不知，目前江湖中，除二十名高手外，又有「幽靈門」暗中崛起，門主為蓋代梟雄，睥睨當世，思霸武林，因「幽冥教」，與其「幽靈門」，名稱衝撞，遂欲摧滅立威，由此推測，「紅斑人豹」鮑南山，恐已為「幽靈門主」所用。

「雪刃紅娘」太剛，甦醒後，竟對「刁蠻龍女」，大起誤會，高小紅遵金大俠之命，一再忍讓，卓紫娟仍苦苦相逼，爭鬥間，竟為「幽靈門」中陰人暗算，欲以絕代雙美，進呈門主賀壽。

僕幸知其事，暗地追踪，期以薄技，懲兇救美，金大俠如無要事，不妨小遊太湖，或可於三萬六千頃中，還君龍女，並附交末。

蕭老人家之酒葫蘆，已為「招魂幼」中之刦火所燬，唯僕蓄有更佳酒器，已遣婢往取，俠駕倘隨金兄南來，或在「東西洞庭」間，舉以奉贈，並滿貯酒中極品「百花絳雪」，共浮三大白也。

蕭三看完這封字作瘦金，勁逸無比的長信以後，向金不換苦笑說道：「金老弟，對方以『僕』自稱，偏又有句『遣婢往取』，依然是男女莫辨。」

金不換搖頭道：「既有太湖之約，我們目前似乎不必重視對方的男女身份，倒是要對所謂『幽靈門』加以注意研究。」

蕭三皺眉道：「一對『幽靈門』的門主姓名，毫無所悉，二對『幽靈門』的巢穴所在，茫然無知……」

金不換道：「函中既有道『追踪救美』之語，又約我們在『太湖』相會，可見『幽靈門』的巢穴是在南邊，並可能便在『江蘇』境內。」

蕭三輕「嗯」了一聲，點頭含笑道：「對呀，剛才白鸚鵡所飛方向，也屬東南，看來，我這老酒鬼，要和全老弟多結一段因緣，相偕同下江南，游趟『太湖』的了。」

金不換把那封書信要過，收在身邊，含笑說道：「江南路遠，我們既已決定應約，同游『具區』，不如馬上就走，途中也好把這位神秘人物的身份，細加研究一番……」

蕭三搖頭道：「天馬行空，毫無跡象，如何加以研究……」

金不換笑道：「不是『天馬行空』，這位神秘人物，至少已留給我們兩項探討跡象……」

蕭三先是一怔，旋即恍然說道：「對，他曾於書信中透露，與『斷腸雙紅粉』段氏姊妹，誼屬中表之親。」

金不換笑道：「此外，他還蓄有絕佳酒器，要贈送蕭兄，並滿貯酒中極品『百花絳雪』，蕭兄既稱『酒魅』，自屬杜康知音，難道從此之上，竟猜度不出甚麼蛛絲馬跡麼？」

蕭三那張從不變色的臉兒上，竟浮現起一絲微紅，搖了搖頭，苦笑說道：「我老酒鬼一向自詡見多識廣，這次竟成了孤陋寡聞，不單想不出甚麼容酒之器，能好過我那隻生紅葫蘆，也從未聽說過『百花絳雪』酒名……」

四、波譎雲詭

蕭三話猶未了，便雙眉微挑，目中閃射出懾人芒彩！

金不換更向十二三丈以外的一片竹林，發話說道：「林中是那位江湖朋友，不必躲躲藏藏，請出一會。」

似雲飄，似電掣，似烟騰，從那竹林之中，果然飛出了一條人影……

好俊的輕功，一飛七丈，半空中身形拱處，略作屈伸，便自斜斜降落在蕭金二人面前。這是一個頭戴黑色面罩，身穿寬大黑袍，看不出男女老少之人，只在黑袍胸前，繡着一隻白色拳大骷髏，似是甚麼幫會門派表記。

蕭三首先沉聲問道：「來者何人？」

黑衣人對於蕭三，倒是頗為恭敬，一抱雙拳，應聲答道：「啓稟蕭大俠，在下是『幽靈第七使』……」

蕭三揚眉道：「原來是『幽靈使者』，定然來自『幽靈門』了，但不知……」

「幽靈第七使」接口道：「在下奉本門門主之命，特向蕭大俠投遞『幽靈黑帖』，並請蕭大俠愼重攷慮，是用左手接帖？還是用右手接帖？」

蕭三問道：「左右有何不同？」

「幽靈第七使」道：「左手接帖是友，右手接帖是敵，本門門主請蕭大俠仔細攷慮，若願為友，當畀以本門『十大護法』中一席之位，否則，一接『幽靈黑帖』便成『幽靈門』大敵深仇，要請你參加『幽靈大會』的『血河骷髏宴』了！」

蕭三笑道：「這場『幽靈大會』，是在何時何地舉行？」

「幽靈第七使」道：「明年清明的『太湖』以內，凡屬持有『幽靈黑帖』之人，只須一入『太湖』，便有專人接待嚮導，無帖之人，却不許亂闖。」

蕭三目閃神光，朗聲說道：「好，使者，帖來！」

「幽靈第七使」道：「遵命，蕭大俠多攷慮……」

語音頓處，伸手入懷，摸出一封黑色柬帖，便自凌空擲過。

蕭三一伸右手，把那封「黑帖」，接在手中。

「幽靈第七使」狂笑道：「蕭大俠俠骨豪情，竟以右手接帖，望你於明年清明，駕臨『太湖』……」

話方至此，忽然頓住。

因他瞥見金不換正面含微笑地，向他

仲出右手。

這位「幽靈使者」愕然問道：「尊駕伸手則甚？」

金不換笑道：「如此盛會，亟願觀光，敬請貴使者多賜一份『黑帖』！」

「幽靈第七使」冷冷「哼」了一聲道：「想接『幽靈黑帖』，不論是敵是友，均要相當身份，除了名震當世武林的『二十高手』以外，只有八大門派，三大幫會，六莊，四堡的掌門，或主腦人物，才夠資格，尊駕既然索帖，且報個名號來。」

金不換道：「在下姓江名浿……」

「幽靈第七使」道：「江浿二字，不見經傳，本使者就是給你一份『幽靈黑帖』，你也未必接受得住？」

金不換笑道：「那不一定，江浿江湖浿跡，恩托名門，既有這種高攀仰附的機會，我會竭盡所能，勉力一試！」

「幽靈第七使」聽出金不換語中不含敵意，遂點頭說道：「好，江朋友準備了，只要你接得住本使者所致贈的這份『黑帖』，我保證在『幽靈門』中，有你一席之地！」

話完，又取出一封黑色柬帖，凌空擲過。

這次來勢，比上次緩慢許多，但行家眼內，却一看便知含蘊有內家勁力。

金不換是以左手接帖，但是，帖才入手，便全身一震，足下拿樁不住地，退了半步。

「幽靈第七使」見狀，哈哈一笑說道：「江朋友眞識時務，是以左手接帖，你功力不弱，雖然尚未能與當代『二十高手』，相互頡頏，但若置諸八派，三幫，六莊，四堡中，已是一流人物，『幽靈門』中，定有借重，我們太湖再會。」

語音了處，向蕭三抱拳一禮，仍自施展極靈巧的輕功身法，飛退入竹林之內。

蕭三聽出這「幽靈第七使」，確已去遠，遂向金不換笑道：「老弟做作得眞好，你這用左手接帖一舉，將來可能會發揮極大作用。」

金不換眉頭微蹙，神色鄭重說道：「此人不論輕功內力，均具相當火候，既稱『幽靈第七使』，足見『幽靈門』中，有如此身手的『使者』至少有『七人』之多，其他身份更高的堂主，護法，還不在內，看來我們要想降魔衞道，不令這邪惡門派，猖獗江湖，非要大費一番力氣不可！」

蕭三笑道：「降魔第一訣，敗子會觀音，我們趕緊到達太湖，等老弟和那高明得令我老酒鬼由衷佩服的『殷世官』或『觀世音』訂交，還君『龍女』以後……」

他們說走便走，此時已是在南行途中，突然來路之上，馬蹄聲疾！

蕭三頓住話頭，揚眉道：「好馬，好輕快的蹄聲，這是江湖中極爲罕見的千里龍駒……」

金不換回頭看去，見一團紅雲，由遠處出現，潑風似的捲到面前，倏然停住，從一匹全身赤紅的「火騮駒」上，飄落一位二八年華的絕美紅衣少女。

這少女捧着一件青色純絲爲面，上佳貂皮爲裏的簇新長袍，面含嬌笑，向金不換躬身說道：「嚴冬多寒，太湖風勁，我家主人認爲金大俠務宜珍攝，不必青衫瀟洒，特命婢子紅綃，致贈貂裘。」

一面發話，一面便把那件貂裘，向金不換雙手遞上。

金不換毫不攷慮地，伸手接過「貂裘」，向紅綃含笑道：「多謝紅綃姑娘，貴上何人，是不是殷世官兄？」

紅綃搖頭道：「不是，我家公子姓凌，他傾慕金大俠風采已久，前途自會拜謁訂交……」

說至此處，雙現梨渦，嫣然笑道：「金大俠，婢子風塵僕僕，飛馬送裘，你難道不略加賞賜？」

金不換想不到對方有此一語，目光深注，帶笑問道：「紅綃姑娘，你所索賞賜，決非金珠俗物，無妨直言，我大概還不會吝嗇？」

紅綃嬌笑道：「金大俠的『度厄十三招』，是當世絕學，傳我一招好麼？」

金不換又出意外，但因已有「不會吝嗇」之言，只得「哈哈」一笑道：「好，姑娘接住，這招『萬刦逃魂』圖解或許可使姑娘他日在危急之時，度過一厄。」

從懷中取出一疊薄紙，選了一張，輕輕擲過。

紅綃大喜稱謝，向金不換，蕭三，恭敬一禮，上馬馳去。

金不換目送這團嬌俏紅影，皺眉說道：「方今之事，眞是波譎雲詭，又出了個姓凌的公子，其婢如此，其主可知……」

蕭三接口笑道：「金老弟你還皺甚麼眉，殷世官願訂交未，替你太湖救美，凌公子又傾慕風采遺婢贈裘，這眞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愛君』了……」

金不換苦笑道：「蕭兄，我們欲赴『太湖』之事，決定不久，並從未對外談及，這凌公子怎會得知？又認出我眞實來歷，此人若與『幽靈門』通同一氣……」

蕭三搖手道：「老弟這是多慮，凌公子若是『幽靈門』一丘之貉，又何必如此殷懃？……」

「聽……」金不換軒眉道：「又有蹄聲，這匹馬兒的脚程，也不遜於方才紅綃姑娘所乘的『火騮駒』呢……」

蕭三怪笑道：「絕世名駒，不會太以偶然的接連出現，可能又是那位凌公子，派人來送你甚麼東西？……」

話方至此，一匹全身挑不出半根雜毛的「玉龍駒」，業已停在面前。

馬背上飄落一位與紅綃同樣秀美，差不多年齡的白衣少女，雙手捧着一隻朱紅葫蘆，向蕭三恭身笑道：「家主人凌公子，命婢子白苧，敬贈一葫蘆『百年酒母』，以助蕭大俠太湖游興！」

蕭三一聽「百年酒母」四字，趕緊接過朱紅葫蘆，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道：「這位凌公子眞會做人，居然對我老酒鬼也有一份禮物……」

金不換一旁笑道：「蕭兄不要得了好酒，只顧高興，却忘掉瓊瑤之報！我剛才送了紅綃姑娘一式『度厄十三招』中的『萬刦逃魂』圖解，如今要看你怎樣酬贈白苧姑娘的了！」

蕭三怪眼一翻，揚眉笑道：「我比不上你金大俠有一身絕藝，可以隨便贈授別人，但也絕不小氣……』

回手從懷中取出一粒比核桃略小，却



何三三者，力大無朋，二指能起百斤之物，十數歲時，樵於山麓，見有巨狠追逐一羊，將爲所撲，何疾前執狠足，裂而爲二，不覺失聲曰：誰謂狠爲猛獸哉？僅若是耳，語甫止，忽聞一聲長嘯曰：孺子可教。何回首見一老道，白鬚及胸，飄然若仙，徐徐向山谷而進。何大奇之，默思荒山烏有此人。非神仙乎？遂疾追之。相離僅百步，忽亂石崎嶇，不可涉足，至是憊甚，顧道人則如履平地，何思既已至此，豈可半途折回，因盡力攀登從之，突見芳草如茵，奇花夾道，道人乃止步，遂引何至一茅廬中，陳設雅潔，絕無塵氣。何遂殷勤執弟子禮，道人頷之，授以刀劍運氣等法，三年技成，請返鄉一省廬墓。道人曰：汝不可恃技傲人，遇弱當扶，遇強當鋤，記之毋忘。

何乃謹諾而別，是日途中見公役，執一鄉人，拳足交加，而鄉人大聲呼救。何問其故，鄉人曰：城內李富紳購田百畝，內有一畝爲余產，適橫貫其中，致彼不能週圓，乃飭人向余購買，余以祖墓均在，堅執不允，今忽拘余，謂曾向彼貸七十金，已控諸官。何聞而大怒曰：可隨之往，余即來也。鄉人至縣，縣令如紳言，命立償其欵，否則，當以田歸紳。語猶未畢，忽見一人躍入堂上，叱曰：鄉人貸欵，汝爲中保乎？即揮劍去令左耳，命速釋鄉人，並限三日內辭職歸，否則割汝首。遂一躍而杳，後令果如其言。

顏色黯淡，無甚光澤的珠兒，遞向白苧，含笑說道：「白苧姑娘，老酒鬼昔年在苗嶺深山，協助一位前輩空門奇俠，斬除兩條長達三尺以上的巨大紫黑蜈蚣，分得三粒珠兒，如今送你一粒，此珠……」

白苧不等蕭三往下再說，已連聲稱謝地，接過珠兒，嫣然笑道：「婢子知道這『天蜈珠』在明處雖無光澤，但到了暗處，却可用以照路，並能辟邪袪毒，一珠在身，任何厲害蛇虫，也不敢近，婢女多蒙厚賜，暫且告別，前途當獻薄藝，整治幾味精美菜餚，奉請金大俠與蕭老前輩。」

話完，一禮，上馬飄然馳去。

蕭三揭開葫蘆兒，嗅了嗅，狂笑道：「妙極，妙極，果然是絕佳『酒母』，縱然不到『百年』，也足足陳達七八十年之久，這位凌公子，太可愛了……」

金不換皺眉接道：「蕭兄，你只覺得這凌公子可愛，却不覺他可怕？」

蕭三詫異道：「可怕？老弟此語，是指……」

金不換雙眉一軒，正色接道：「紅綃，白苧二婢，人是絕代艷女，馬是曠世龍駒，有婢如此，其主不是條天矯神龍，便是條千年毒蟒……」

蕭三點頭道：「我同意金老弟的這種論斷！」

金不換道：「我們才決定南遊太湖，這凌公子便已知情，彼此的來歷，嗜好，對方更瞭如指掌，尤其貂裘，美酒，送了重禮，常言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我要請蕭兄以遊戲風塵的豐富江湖經驗，加以判斷，這位凌公子所求於我們，究是何事？」

蕭三深思有頃，搖頭苦笑道：「難，難，我如今靈智蒙蔽，根本猜不出來，大概要等喝足了酒，藉酒力開啓靈竅，或許還能猜出一二！」

金不換突然目閃神光，軒眉笑道：「來來來，蕭兄既想飲酒，便弄些清泉，摻上新得『酒母』，我們對乾三斤！這凌公子是友，則爲『良友』，是敵，則屬『勁敵』，不論獲友如此，或獲敵如此，都是極其難得之事，值得慶祝慶祝。」

蕭三聞言，一面摻酒，一面點頭笑道：「對，對，這幾句話兒，琴心劍胆，百丈豪情，才有點我最佩服的『江湖敗子』模樣！」

金不換苦笑道：『敗子回頭金不換之語，是指凡屬嚐透人情，識透世味以後，便容易洞達利害，根據我的直接觀感，『殷世官』豪情俠舉，多半是位『正人』，『凌公子』却太以神秘，叫人根本摸不清他半點路數。」

蕭三遞過酒兒，含笑說道：「但願在太湖中，彼此都見見面，一位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一位神秘萬分的『凌公子』，一位倜儻風流，文武雙絕的『金不換』，再加上詭譎百變，無惡不作的『幽靈門』，委實材料豐富，熱鬧無比，足供後人寫上一段精彩小說……」

金不換飲酒之間，想起一事說道：「殷世官兄曾說宇文狂有遁世出家之念，要我代爲勸解……」

蕭三接口問道：「金老弟知不知道宇文狂的去處？」

金不換道：「此人豪於資財，到處有家，前面有座『風雷堡』，便是他的別業，但如今的確實去向却無從推測……」

蕭三道：「那我們只有在路過『風雷堡』時，冒撞冒碰地，試試看了，因卓紫娟，高小紅等兩位姑娘，人在難中，還是太湖之行要緊，不能為了踪跡飄渺的宇文狂，橫生其他枝節！」

金不換連連點頭，兩人一嚐之下，均覺得凌公子所贈「酒母」，摻以清泉飲用，極為香醇，風味之佳，竟不下於百年陳釀。

故而這一路之間，蕭三大為高興，對凌公子的印象極佳，認為此人可愛，不會如金不換所料，是條可怕千年毒蟒。

但一抵「風雷堡」時，這兩位當代豪俠，不禁均相顧皺眉。

原來好好一座「風雷堡」，如今已大興土木，改建堡門，並把「堡」字改為「寺」字，成為一座氣派非凡，佔地極廣的「風雷寺」了。

金不換手指寺門橫匾，向蕭三苦笑道：「殷世官兄之語，果然不虛，我們一步來遲，不及挽救，『風雷堡』既成『風雷寺』，則那位『青衫狂客』宇文狂，定已出家，成為『風雷和尚』了！」

蕭三笑道：「不管這位宇文老弟，變成了甚麼身份，我們既到此處，總得見他一見。」

金不換道：「那是自然，我希望宇文狂尚未落髮，或可一謚口舌微力，勸得他打消這出家之念……」

誰知兩人上前，一加探詢才知宇文狂本人並不在此間，只是飛函傳令莊中執事，立即改變名稱，並將屋宇形勢，稍予整建。

金不換與蕭三無可奈何，只得繼續南行，向太湖趕去。

當夜，月黑，風高。

就在金不換和蕭三所經行道路左側的小峯腰，傳來了一陣啾啾鬼哭。

兩人目光偶瞥，瞥見峯腰林石之間，有兩團綠陰陰的鬼火，不停在空中飛動。

山林中鬼火不奇，奇在這兩團鬼火太大，約有碗口模樣，又非隨風飄動，而是作環形飛舞，不斷的畫着圓形。

金不換雙眉微軒，向蕭三含笑說道：「『幽冥君王』閻五已死，『幽冥教』也告瓦解冰消，這又是那一路的人物，揮舞燐火，形成所謂見之不吉的『招魂圈』在峯腰裝神弄鬼。」

蕭三懂得金不換話中含意，揚眉笑道：「金老弟，你是否想過去察看察看，究竟是甚麼樣的妖魔鬼怪？」

金不換道：「我並不是無聊得想要生事，只認為卓紫娟，高小紅待救，『紅斑人豹』鮑南山待誅，宇文狂待勸，殷世官與凌公子的身份待查，而那在小峯半腰發出鬼哭，舞動鬼火的江湖人物，多半會與這四者有所關聯……」

蕭三不等他再往下說，便即狂笑道：「降魔捉鬼，本是俠義本色，我們要去便去，金老弟不必再詳加分析找理由了。」

語音方落，身形已騰，這位武林奇俠，雖然號稱「龍鍾酒魅」，但行動起來，却一點也不龍鍾，宛如掣電飄星，快速已極。

金不換長衫飄拂，並肩相隨。他行動得與蕭三一般快捷，但却更輕靈，更瀟洒，決沒有絲毫劍拔弩張火氣。

峯腰距離道路，不過數十丈遠，在蕭三，金不換這等身法之下，可說是轉瞬即到。

這時，鬼哭已收，鬼火亦不再現，峯腰有片樹林，範圍雖不甚廣，但看去十分深密。

林口，站着一個身量瘦小的紅衣蒙面之人，並在一方青石上面，置有兩小杯美酒。

蕭三與金不換的身形才落，這位紅衣蒙面人便一抱雙拳，以一種略為含混的怪異語音說道：「兩位大俠是我心儀已久之人……」

蕭三臉色一沉，截斷紅衣蒙面人的話頭說道：「朋友別說廢話，你利用鬼火鬼哭，把我們引來，究竟用意何在？」

紅衣蒙面人語音極怪地，怪笑說道：「我對兩位心儀已久，是想一人奉敬一杯酒兒……」

仲手向石上兩杯酒兒，指了一指，怪笑道：「在敬過酒兒後，並向兩位每人領敎一招掌法。」

蕭三「哼」了一聲，冷冷問道：「朋友準知道我們肯接受你這杯敬酒麼？」

紅衣蒙面人毫不遲疑地，立即點頭道：「肯，一定肯！」

金不換在旁聽得軒眉問道：「朋友的自信心，怎麼如此强烈？」

紅衣蒙面人怪笑答道：「一來，兩位都是名震乾坤，胆大包天的武林大俠，決不肯輕易向人示怯，縱然明知這兩杯酒兒是穿腸毒藥，也會含笑擧杯一傾而盡，二來，我還在這兩杯美酒之上，附有兩件名貴禮物！」

蕭三冷冷一笑，道：「我們是貪利之輩嗎？……」

紅衣蒙面人一陣狂笑，接口說道：「兩位大俠，當然不是世俗貪利之輩，但我所準備的兩件禮物，却定是你們所渴欲獲得之物！」

蕭三冷笑一聲，目閃厲芒，說道：「朋友就現現寶吧，我們胆量方面，確實不小，但大概還不至於貪圖禮物，太不成材了……」

這「太不成材」的「材」字方出，臉上却為之立呈詫色。

原來，那紅衣蒙面人在蕭三叫他獻寶之際，竟從懷中取出了一束人髮。

這不是女子長髮，而是男子的頭上髮髻，並佩有一隻青玉髮環。

金不換絕頂聰明，反應極快，一見之下，便自失聲問道：「這是『青衫狂客』宇文狂兄的頭上之物？」

紅衣蒙面人向金不換看了一眼，點頭讚道：「金大俠好快的心思，好高明的眼力！」

金不換因自己規勸不及，宇文狂竟已落髮，不禁心中微覺慘然，皺眉問道：「宇文狂兄而今何在？」

紅衣蒙面人怪笑道：「金大俠且接受我一杯敬酒，並賜敎一招後，在下定必告知你，『青衫狂客』宇文狂現在何處。」

金不換雙眉一挑，毅然說道：「好，我接受你這杯敬酒！」

話完，走到石邊，取起了一杯酒兒，便自一傾而盡！

紅衣蒙面人撫掌大笑道：「好，好，銅澆肝胆，鐵鑄心腸，金公子真不愧為一代大俠！」

這兩句話兒，明面雖是向金不換誇讚，骨子裏却是對蕭三暗作譏諷！

蕭三久歷風塵，何等江湖經驗，那裏聽不出紅衣蒙面人的弦外之音，但却毫不在乎地，揚眉問道：「朋友的另一件禮物何在？」

一陣嗅來令人神爽的淡淡清香起處，那紅衣蒙面人從懷中，又取出一隻匣蓋微啓的小小玉匣。

蕭三詫然問道：「這是……」

一語未畢，金不換已眉頭皺得更緊地，接口說道：「是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隨身所佩的『天香荳蔻』！」

紅衣蒙面人「哈哈」一笑，頷首說道：「金大俠與高小紅之間，果然情感不薄，只要蕭大俠領受我那杯敬酒，並肯賜教一招，在下定將高小紅暨那位『雪刃紅娘』卓紫娟的下落奉告就是。」

蕭三一聲不响地，走到石邊，也飲下了另一杯酒兒。

但他的飲法，與金不換不同，金不換是一傾而乾，蕭三却是速度甚慢的徐徐飲盡。

紅衣蒙面人目注蕭三飲盡杯中美酒之後，怪笑問道：「兩位大俠請各賜一招，那位先加指教？」

蕭三對這紅衣蒙面人觀察已久，却仍看不透對方底細，遂想在武功路數上，試加探測，聞言應聲答道：「常言道，『行家後發，笨鳥先飛』，朋友就接我一招『呂純陽醉臥岳陽樓』吧！」

鶉衣大袖拂處，步履欹斜地，欺身而進，向那紅衣蒙面人當胸一掌擊去。

這是蕭三所擅「醉裏乾坤」掌法中一招絕學，至少含蘊了八種以上的凌厲變化，會隨着對方的閃展騰挪，一一施為。

誰知紅衣蒙面人根本不閃不躲，竟右臂探處，一掌飛迎。

這一掌，不含蘊任何招式的美妙神奇變化，它厲害之處，只在一個「快」字。

快！快得宛如石火電光，快得出於蕭三意料之外，使他那招極為神妙的「呂純陽醉臥岳陽樓」，失去任何變化，幾乎變成一招俗而又俗的「黑虎偷心」模樣。

蕭三大驚之下，因任何變化均遲，只得儘量加强了掌上真力。

但倉卒加强，雖竭全力，蕭三約莫是用出十成有餘，十一成不到的內家功勁！

雙方掌力一合，同自身形微震，秋色平分，足見那紅衣蒙面人決非凡俗，也具有一流身手。

就在此時，金不換突然口中吟道：「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朋友既具高明身手，且接我一招獨創精研的『星垂平野』，嚐嚐杜工部詩句滋味……」

朗吟之時，人尚卓立當地，但語音才半，已直上六丈高空，掉頭下撲，漫天掌影，飄飄齊落，眞如「星垂平野」般，把紅衣蒙面人立身處的數丈週圍，一齊密密罩住！

紅衣蒙面人本是大行家，自然識貨，知道已被金不換搶足先機，無法閃讓，只有硬拚，遂化成一道紅影，冲天迎起！

金不換見他仍敢硬幹，遂把功力凝到極致，宛如飛龍，一掌疾落。

誰知掌風擊實，對手成虛，那道冲天紅影，竟只是紅衣蒙面人所着的一件寬大紅衣，這狡猾異常的蒙面人，已乘着金不換掌勢劈紅衣之際，化成一縷輕烟，竄向密林之內。

金不換怒嘯一聲，正待急追，突然聽得蕭三苦笑叫道：「金老弟，不必再追，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金不換聞言，從空中降下身形，揚眉問道：「蕭兄是從對方的脫逃身法上，看出他來歷了麼？」

蕭三點頭道：「這一招極為狡猾，連金老弟具有絕世身手的反應敏捷之人，居然也上了惡當，大概可以叫做『豹隱南山』了……」

金不換果然一點就透地，失聲說道：「『豹隱南山』，如此說來，那蒙面人就是在『招魂坳』中，主動造下滔天大孽的『紅斑人豹』鮑南山了！」

話方至此，突然覺得蕭三語音似與平常有異，遂心中驚詫地，回頭看去。

果然，蕭三如今已非卓立，而是趺坐在地，臉上也失去他一貫遊戲風塵的滑稽神色。

金不換笑道：「蕭兄，剛才在那招『呂純陽醉臥岳陽樓』，對抗『紅豹翻爪』之上，你倉促加勁，雖未佔得便宜，也因功力深厚，決未吃虧，怎的……」

蕭三苦笑接道：「我不是受了內傷，而是中了奇毒！」

金不換笑笑道：「蕭兄是遊俠八荒，久歷風塵的老江湖了，你怎麼會輕易中毒呢？……」

蕭三瞪了金不換一眼道：「金老弟，你不要笑我，且行功運氣，察看察看你肝腸臟腑之間，恐怕你也中了奇毒，今夜我們難免要併骨此處。」

金不換搖頭笑道：「不必察看，我沒有中毒。」

蕭三意似不信地，皺着眉說道：「怎麼會呢？我們兩人各自飲下對方所備的一杯酒兒，難道那酒竟一杯有毒，一杯無毒，而我又倒霉萬分的，偏偏飲下了一杯毒酒？」

金不換劍眉微軒，突然向蕭三拋過一粒丹丸，並壓低語音，說道：「蕭兄且吞下這粒丹丸，躺在地上裝死，倘若運氣不錯的話，我們或許可以捉住一隻『南山活豹』！」

蕭三不知金不換葫蘆之中，賣的甚藥？只有如言臥倒，並把金不換拋給自己的那粒丹丸服下。

一來空山靜寂，二來臥倒以後，耳朵貼地，聽覺遂分外靈敏及遠。

那暗黑的深林之中，起了極輕微極輕微的步履聲息！

蕭三心中暗佩金不換料事如神，判斷正確！

（未完）



玉劍傳奇

楚留香新傳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個麵攤上坐着幾個吃麵的人，這時一個他們從未見過面的男人走過來，他沒佩帶任何武器，只撐着一把油紙傘，他坐在座位上喝酒，此時忽然又來一位佩劍中年人，此人是焦林，焦林和麵攤老板二話不合，拔劍相向，但老板的竹筷也適時出手，焦林長劍落地，那喝酒男人突然站起，帶焦林離開，麵攤上的人正想動手，老板娘立即阻止，原來喝酒的人是楚留香，楚留香帶焦林到後宅，不准他離開，以免麵攤那帮人殺他，楚留香還答應焦林，爲他尋找他從未見過的女兒。

身陷迷魂陣　識破美人計

雖然他們並沒有被別人追得像野狗一樣到處亂跑，却還是到這裏來過，「帶一葫蘆酒，摘幾個菓子」。喝得滿樹亂爬，把心裏所有不能不敢也不願對別人說的話全都說出來之後才走。

最後一次要走的時候他們還約定。

「只要我們有危險，就躲到這裏來，不管先來的是誰，另外一個人定要來救他。」胡鐵花說道：「如果我要來，我一定會在你常去的每個地方都留下『狗窩』兩個字，別人雖然不明白那是什麼意思，可是你一定明白的。」他告訴楚留香：「那時候我的情況一定很緊急了，所以你只要一看見，就一定要馬上趕來，如果你看見我是用白粉寫的字，那麼你來遲一步恐怕就得替我買口棺材帶來了。」

×　×　×

楚留香看到了這兩個字。

用白粉寫的，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過。

他看到的時候粉堊已將脫落，以他的經驗判斷，胡鐵花留字的時候距離他看到的時候最少已經有十五天到二十天了。

最近他雖然常在江湖，常在這一帶，可是這一帶的範圍還是很廣闊，他能夠在二十天之內看到他們在十年前約定的這兩個字，已經算胡鐵花的運氣很不錯。

可是二十天已經不算短了，在這二十天裏面死的人已經很可能比任何一個人站着時看到的螞蟻都多，胡鐵花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一個。

×　×　×

胡鐵花沒有死，楚留香却快要被氣死了。

他看到胡鐵花的時候，胡鐵花非但連一點危險都沒有，而且遠比這個世界上大多數人都風流快活。

山還是那座山，樹還是那棵樹。在這一片凄迷的雲烟和蒼鬱的山色中看，好像什麼都沒有變。可是樹上的那個狗窩已經變了。

它的外表也許還沒有變，因爲它是用一種最好的木頭和兩雙最靈巧的手搭出來，所以經過多年風吹雨打後，還是原封不動。可是它裏面已經變了。

（三）神仙的手指

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認爲這個地方是個狗窩。

就算它是個窩，那麼不管它是安樂窩也好，是神仙窩也好，却絕不是狗窩。

胡鐵花的樣子看來也絕不像是條被人追得無路可走的野狗。

× × ×

這個窩裏本來應該只有一張小木桌，兩張破草蓆，幾個空酒罈和一個胡鐵花。

可是現在所有的一切全都變了。就好像曾經有一位神仙到這裏來過，朗吟飛過洞庭湖之後順便到這裏來了一趟，用一根能夠點鐵成金的手指頭把這裏每樣東西都點了一點。

於是兩張破草蓆忽然就變成了一滿屋世上最柔軟最溫暖最昂貴的皮毛。

於是那些用乾泥巴做成的空酒罈也忽然都變成了白玉黃金樽，而且盛滿了從天下各地飛來的佳釀美酒。

於是一個落拓江湖滿臉鬍子的胡鐵花，也變成了五個人——一個男人和四個女人。

× × ×

女人當然都是可以讓男人神魂顛倒，只要看過一眼就會連睡覺都睡不着的女人，一個嬌小玲瓏，一個溫柔甜膩，一個健康結實，一個弱不勝衣。

男人當然是個很有資格配得上這些美女的男人，高大健壯而成熟，頭髮梳得光光亮亮，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看起來和那個經常一兩個月不刮鬍子不洗臉也不換衣裳的胡鐵花簡直是兩個人。

不幸的是，楚留香一眼就看出了這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就是一個人。

胡鐵花就算被燒成灰，楚留香還是一眼就可以把他認出來。

× × ×



這個人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這個地方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楚留香想不通。

如果這個世界上眞的有這麼樣一位神仙下凡，眞的有這麼樣一根可以化腐朽爲神奇的手指，楚留香倒眞的想把這根手指借來用一用，在這個已經不像是胡鐵花的胡鐵花身上點一點，把他變成一條豬。

第三章

（一）憐香惜玉的人

人是不會變成猪的，可是胡鐵花如果眞的變成了一條猪，也不會讓楚留香覺得更奇怪。他實在連做夢都沒有想到胡鐵花會變成這樣子。

胡鐵花也在看着他，居然也好像第一次看見這個人一樣，而且這個人臉上還長着一朶喇叭花。

「你是不是吃錯了什麼藥？」胡鐵花居然問他：「還是被人踩到了尾巴？」

「這個人有尾巴？」一個女孩子故意瞪大了她一雙本來就很大的眼睛：「我怎麼看不出他的尾巴在那裏？」

「一個人如果變成了老狐狸，就算有尾巴別人也看不見的，」胡鐵花一本正經的說：「可是你們看，他的樣子是不是有點怪怪的？是不是好像剛把一隻又胖又肥的大臭虫活活吞下去？」

女孩子們都吃吃的笑了起來，她們的笑聲就像她們的人一樣迷人。

楚留香在看着自己的手，實在很想把這隻手握成拳頭送到胡鐵花鼻子上去，把這小子的一個鼻子打成兩個。

一個人的臉上如果長着兩個鼻子的時候，大概就不會放這種狗屁了。只可惜楚留香一向沒有打朋友鼻子的習慣，所以只好把這隻手摸到自己鼻子上去。

女孩子們笑得更開心，他居然也陪着她們笑起來，而且笑得比她們更開心。

「好玩好玩，眞是好玩極了。」他問胡鐵花：「你幾時變得這麼好玩的？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難道你覺得不好玩？」胡鐵花眨着眼：「難道你在生我的氣？」他居然一臉理直氣壯的樣子：「難道你一定要看到我已經被人打得鼻青臉腫像野狗一樣躲在這裏，你才會高興。」

小桌上除了擺滿了各式各樣的乾菓蜜



錢糕餅肉脯外，還有兩罈酒。

胡鐵花又問楚留香：

「你看不看得出這是什麼？」他指着酒罈子：「這一罈是三十年前的女兒紅，這一罈是最好的瀘州大麯。」

他又摟起了旁邊一個細腰長腿的女孩子，道：

「你的鼻子雖然不靈，眼光却一向不錯，當然也應該看得出這幾位小姑娘每一個都比我們以前遇到那些女孩子好看十八倍。」



胡鐵花搖着頭嘆息，又道：

「一個人有了這麼好的酒，這麼好看的女孩子，居然還沒有忘記把他的朋友找來分享，你說這個人是個多麼夠義氣的朋友。」胡鐵花嘆着氣說：「如果我有這麼好的朋友，我簡直要流着淚跪下去吻他的脚。」

楚留香笑了，這一次是眞的笑了。

如果你交到了這麼樣的一個朋友，你能對他怎麼樣？咬他一口？

那個大眼睛的小姑娘吃吃的笑道：「你放心，他不會眞要你吻他的脚，他只不過想你想得要命，所以才用了一點詭計把你騙來，只不過要你陪他喝杯酒而已。」

她跪在小桌前，用白玉杯替楚留香滿滿的倒了一杯女兒紅，她的一雙手比白玉還白，手上還戴着個碧綠的翡翠戒指。

楚留香也坐下來了，盯着她這雙手，就好像一個標準的老色迷一樣。

「你叫什麼名字？」

少女笑得更甜，把酒杯送過去，送到楚留香面前：「你先喝完這杯酒，我就告訴你。」

「不行，喝一杯不行，」楚留香說：「我最少也要先喝十八杯。」

他伸出手，却不去接酒杯，却握住了那雙又白又嫩的手。

大眼睛的小姑娘嬌笑着不依。

「你壞死了，你眞是個壞人。」

「我本來就是個壞人，」楚留香笑得有點不懷好意，「我可以保證，我絕對比你想像中還壞十倍。」



只聽「格」的一聲響，這位小姑娘一雙白玉般的小手已被他拗脫了節。

她手裏的白玉杯已被楚留香擲出去，打在那個細腰長腿少女的腰眼上。

她的翡翠戒指也已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楚留香脫下來，以中指扣拇指彈出，擊中了另一個女孩子在肩上的「肩井」穴。

大眼睛的小姑娘疼得叫出來的時候，她們已經不能動了。

× × ×

三個女孩子都已被嚇呆。

她們實在也連做夢都想不到這個看起來好像很懂得憐香惜玉的人，居然會這樣子對付她們。

她們之中看起來最柔最弱最嬌小的一個，却忽然抽出了一柄寒光四射的短刀，抵住了胡鐵花的咽喉。

「楚留香，我佩服你，你的確有兩下子，我實在不明白你怎麼會看出這地方有破綻來的，」她恨恨的說：「可是你只要再動一動，我就割下他的腦袋。」

無論誰都看得出她不是在故意嚇唬人的。

這個世界上本來就有種女孩子，平時看起來好像比小貓咪還乖，可是只要有一點不對，她就會露出她的利爪來，不但會把你抓得皮破血流，更會把你活活抓死，她也不會霎一霎眼。這個女孩子無疑就是這種人。

× × ×

胡鐵花雖然還在笑，臉色却已經有點發白了，楚留香却完全不在乎。

「你割吧，最好快點割，隨便你怎麼割都行。」楚留香微笑：「那個腦袋又不是我的腦袋，你割下來我又不會痛的。」

他居然又坐了下來，就好像準備要看戲一樣，臉上居然還帶着一種很欣賞的表情。

「你割，我看，」楚留香笑得更愉快：「看你這麼樣一個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割人的腦袋，一定很有趣。」

胡鐵花叫起來了。

「有趣？你居然還說有趣？」他大叫：「你這種朋友是什麼朋友？」

楚留香悠然微笑！

「像我這樣的朋友本來就少見得很，想見到一個都很不容易，今天被你們見到了，眞是你們的福氣。」

本來要割人腦袋的少女好像已經有點發慌了，一雙本來充滿殺機的眼睛裏已經露出了害怕的表情。

她不是不敢割人的腦袋，可是割下了這個人的腦袋之後呢？她自己的腦袋是不是也會被人割下來，是不是還會遇到一些比腦袋被割下更可怕的事？

楚留香並沒有說這種話，他一向不會說這種話，這種話本來就不是楚留香這種人能說得出來的。

可是他總有法子讓別人自己去想像。

× × ×

寒光四射的短刀，依然架在胡鐵花脖子上，拿着刀的手却好像已經開始在發抖了。

「如果你並不急着要割他的腦袋，我也不急。」楚留香悠然道：「在這裏坐坐也很舒服，我也一向很有耐性。」

他又嘆了口氣又道：「唯一的遺憾是這裏的酒都是絕對不能喝的，喝了之後一定就會變得像這位胡大爺一樣，使不出半分力氣。」

拿刀的手抖得更厲害。

這麼樣耗下去要耗到幾時？耗到最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她忽然發現這件事已經變得很不好玩了。

× × ×

楚留香彷彿已經看出了她心裏在想什麼，忽然提議：

「如果你已經不想再這麼樣玩下去，我們還有個法子可以解決這件事。」

「什麼法子？」她立刻問。

「你讓我把我們這位胡大爺帶走，等我們走了，你們也可以走了，我絕不會碰



你們，」楚留香說：「你應該知道我一向是個最懂得憐香惜玉的人。」

幾乎連考慮都沒有考慮，拿刀的手立刻就離開了胡鐵花的咽喉。

「好，我相信你。」她說：「我知道楚留香一向言而有信。」

兩隻手的手腕都已脫了臼的大眼睛小姑娘本來忍住痛直掉眼淚，忽然大聲問：

「我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這位胡大爺也一直很聽話，我們叫他怎麼做，他就怎麼做，你怎麼會知道酒裏有迷藥？怎麼會發現我們的秘密？」

楚留香微笑，微笑着倒了杯酒給她：

「你先喝完這杯酒，我就告訴你。」

× × ×

酒是不能喝的。

所以她們永遠也猜不出楚留香怎麼會發現她們的秘密。

× × ×

夜，春夜，又在下雨。

離愁的春雨格外令人感到凄凉。

那條泥濘滿途的窄巷裏，黑得像被黑漆所漆過那樣。

簡陋的竹棚已不見了。

那盞被烟火熏了的風燈也不見了。

那個麵攤與賣麵的老板和老板娘，當然也不見了。

誰都不知道，這個人站在這窄巷的密雨下，究竟爲了什麼？

這個人已很老了。

照理說，老人是不適於風吹雨淋，尤其是這個老人，非但沒有雨具，而且連一頂草笠都沒有。

雨水淋濕了他蒼老的臉，濕透了這老人身上單薄的舊衣。

可是，這老人仍舊屹立在密雨中，彷彿落在他身上的並不是帶着寒意的密雨，而是陣陣春風。

楚留香的衣服也濕透了。

他已足足盯住這個老人看了半個時辰之久。

楚留香的忍耐性似乎比不上這個老人



，於是他踏重着腳步，在這泥濘的窄巷那端，朝老人走了過去。

「雨還不停。」楚留香站在老人身邊說。

「嗯。」

「你喜歡雨？」

「嗯。」這老人還是在鼻中哼出這簡單的答覆。

「你全身都淋濕了。」

「嗯。」

「我也全身淋濕了。」

「嗯。」

「淋濕的滋味不好受。」

「嗯。」

「如果現在去喝酒，總比給雨淋好得多。」

「嗯。」

「我請客。」

這老人不再出聲。

可是楚留香却摸了一下鼻子，拔足就走，一邊嚷道：

「你不去，就是土狗！」

× × ×

酒，是三十年前的女兒紅。

在這家破舊的酒館，居然還拿得出這種好酒。

可是菜却祇有一碟鹵蛋和一碟鹵豆腐干。

「酒不錯，」楚留香與這老人對坐着，「可是沒好菜。」

「誰說沒好菜？」角落邊，那佔桌而坐的，也是一個老人，枱上一碟鹵豆腐干，喝的也是三十年前的女兒紅，他舉杯一飲而盡，就放下了酒杯，仰首而道。

楚留香笑了，笑得好似從天上掉下來無數寶貝那般，就朝面對面坐的老人說：

「一碟鹵豆腐干也算是好菜，何況我們桌上多了這碟鹵蛋，倘若你不吃，你該算是如假包換的土狗！」

與楚留香同桌而坐的老人，彷彿怕聽「土狗」兩字，立刻舉箸挾了一隻鹵蛋朝嘴裏送去。



楚留香呆瞪瞪的盯住了這老人，將這隻鹵蛋吞入口中，突然角落邊的那個老人躍身而起，手持烏劍，捷向楚留香後肥刺來。

那吃鹵蛋的老人，眼見他將這整隻鹵蛋已然吞入口中，驀地用氣一吐，直朝楚留香劈面襲來。

劍是烏劍，劍風勁捷。

蛋是鹵蛋，勁道更激。

劍尖已到楚留香肥後，堪堪在這刹那當兒，楚留香微微一仰，反手伸出雙指已然挾住了劍尖，那隻鹵蛋却沿着勁力襲來，剛剛釘在劍尖之上。

「土狗就是土狗，這麼好的鹵蛋，竟然到了嘴裏也無福消受！」

「楚留香！」

那個持劍的老人，臉色頓變，喃聲而問。

「嗯。」

「胡鐵花呢？」

「你找他幹什麼？」

「找他喝酒。」

「胡鐵花最近酒量很差。」

「胡鐵花居然也會失信。」

「他醉得已經不省人事。」楚留香說，「好朋友尙且要寄妻托子，何況是一個喝酒的約會，胡鐵花醉倒前，叫我來替他赴約。」

「你不能替代。」

「我的酒量比胡鐵花好。」楚留香放下手指，摸了下鼻子說，「那個土狗聞到酒已醉了一半。」

「我們約的不只是喝酒，酒後尙有餘興。」

「餘興我也可以奉陪。」

「你不會。」

「我可以學。」

「土狗學吹打，豈非笑死了人。」胡鐵花突然踏入這家酒館，笑彎了腰說，「楚盜帥手脚靈巧，已然天下聞名，若說吹打樂器，却是十足的門外漢。」

——未完——

民族英雄軼事

岳飛

秦中客

精忠報國，還我河山。

岳飛，宋朝相州湯陰人，他的祖先，世代業農。傳說岳飛出生那天，有一隻大鵬鳥，在他的屋頂上盤旋飛鳴，同時隣居又看到岳飛家住宅火光冲天，大家都以爲失火了，立刻趕去救火。那知道到了岳家以後，並沒有失火，而且聽說岳家生了一個孩子，於是大家議論紛紛，都說這個孩子，將來一定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岳飛出生不久，相州洪水成災，岳飛的母親姚氏抱着他坐在一個缸中，隨着洪水漂流，後來竟被洪水冲到岸上，而沒有淹死，眞是萬幸！

岳飛小的時候，非常聰明，他的母親帮人縫縫補補的收入，除了維持母子兩人的生活外，並且送岳飛上學讀書，老師因他出生時有大鵬鳥在他家屋頂盤旋飛鳴，給他取了字叫鵬擧。岳飛喜歡讀的書是左傳春秋，對於孫吳兵法的研究，最有心得，在二十歲左右，便能拉開三百斤重的弓，湯陰有個神射手，名叫周侗，見岳飛有那樣大的臂力，非常驚奇，因此收岳飛做徒弟，每天教他百般武藝。岳飛個性很強，常常跟隣居的孩子們打架，他的母親因此也常常的責備他，時時刻刻的鼓勵他用功讀書，以便長成後報効國家，但恐怕他會忘記，他母親又在他的背上用針刺上了「精忠報國」四個字，要他時時刻刻的記住。

那個時候，正值北宋淪亡，徽、欽二帝被俘，北方的土地，都已喪失，北方的人民，都受盡了金人的迫害，眞是中國蒙受空前的災難的時候。同時，又有一些無恥的漢奸，像劉豫等人，甘心背棄祖國，在敵人卵翼下，做着「兒皇帝」，又有一些達官貴人，像秦檜等人，暗地裏勾結敵人，主張與敵人求和，希望能保住自己的權勢和地位。一般愛國志士，看到這樣悲慘的情景，自然非常氣憤，於是聯合起來，主張抗戰到底，收復失去的土地，洗雪國家所蒙受的恥辱，因此，造成了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而岳飛就是其中最爲驚天動地，令人敬佩的一個人。

岳飛於宣和四年，參加眞定劉宣撫使的部隊，以一百騎兵，活捉了劉賊陶俊回營，第一次出兵，就立了大功。

後來，金兵南下，岳飛又隨從劉浩解救了東京之圍，幾次大破亂兵，因功升爲秉義郎。

不久，岳飛又投効到名將宗澤的部下，因每次出戰有功，非常受宗澤的賞識，教他作戰陣圖，再教他精求用兵的方法。

這時候，徽、欽二帝被俘，高宗即位，聽信了黃潛善、汪彥伯等人所獻的計策，想把首都遷到江南，這樣便可遠遠的避開敵人。岳飛因宗澤正在東京留守，在地方上很有威望，東西兩路的部隊，都歸他指揮，如果乘機向北進攻，打敗敵人的希望很大。因此向高宗奏本，主張收復中原，並請高宗親自領兵出征，不料高宗以他官小，不應越級奏本，而把他革職。

岳飛革職後，又去投効河北招討使張所，當起中軍統領，張所問他能敵幾個人，他說：「打仗不只是單靠勇敢，而是帶兵先要有計謀。」他再三勸告張所出兵攻打金人，在渡河到新鄉那個地方；岳飛自己勇敢的奪得金軍的大旗，隨即收復新鄉。第二天，再與金軍打仗，身體被刺傷，雖然受傷，仍勇敢的戰下去，又把金軍打敗，緊跟着金軍在太行山作戰，活捉金將拓拔耶烏，親自以丈八長的鐵矛刺死了金將黑風大王，於是他的盛名大振。

後又回到宗澤部隊裏，爲留守司統制，不幸此時宗澤以自己的計策被奸人黃潛善、汪彥伯二人破壞，憂愁加上氣憤而死，宗澤死後，他的職務由杜充代理留守東京，杜充無勇無謀，沒有一點作爲，然而岳飛在此時仍舊打了三次仗，一次是咋城，二次是黑龍潭，三次是汜水關，都能得到勝利。大盜黃善率領五十萬人作亂，岳飛却以八百人就把敵人打敗，只因主將杜充無能，這些戰功，也都無補於大計了。最後，杜充便想放棄東京，岳飛却主張「中原這地方，一尺一寸的土地都不能放棄，如果一離開此地，此地就不屬於我們的了，以後再想收復此地，非幾十萬人馬不可。」杜充不聽，下令將部隊撤退到健康，在撤退的途中，所遇到的盜匪，都被岳飛一一消滅。

建炎四年，金兀朮攻打烏江，岳飛請杜充出去應戰，杜充不聽從勸告，金兵因此能够不損失一兵一卒，不慌不忙地渡過了大江，杜充投降，健康也就淪陷了。

岳飛不得已，只用手下很小數的兵力，單獨抵抗金兵。

金兵到了杭州，岳飛在廣德攻打金兵部隊的兩側，六戰都打了勝仗，活捉了敵人大將王權，又用火來攻打金兵的軍營，將金兵打得落花流水。

金兵被岳飛的威風嚇倒，都非常害怕，只要看到岳飛部隊的軍旗，便會大叫「岳飛爺爺的大軍」。岳飛這時候，乘勝又在常州、鎭江、伏牛山、新城各地方和金兵作戰，都獲得了大勝戰。兀朮敗戰，只好退到了淮西，健康從此恢復了。岳飛因爲作戰有功，被任命爲通泰鎭撫使，並且還管理秦州。

岳飛在克服收復了健康，擊退了金兵以後，本想從淮南進兵，慢慢地進攻，來收復山東、河北、河東和京畿等失去的土地，但是因爲江、淮、楚、粵這些地方盜賊太多，最大的好幾十萬，最小的也有幾萬人，他爲了將盜賊平定，鞏固地方的安

全着想，只好先在後方作戰，來平定後方的盜賊。

岳飛在紹興元年到三年之間，專門從事平定盜賊的工作，他對於剿平盜賊的辦法和對付金兵的辦法不同，專門以勸盜賊投降的方法爲主，不隨便殺人，只殺盜賊的首領，而從不殺無辜的部下，因此，收到的效果很大，沒有多久，南方的盜賊便被平定了，百姓紛紛地建立岳飛的祠堂，來表示對岳飛崇敬和愛戴的心意。

紹興六年，岳飛帶領軍隊進入襄陽，重新計劃向北去平定中原的方法。

不幸的那時候的宰相是秦檜，非常主張和金兵言和，處處對岳飛的北伐計劃，加以反對，於是南宋的朝廷，便分爲主張和談、主張作戰兩個大派別，雙方的爭吵非常激烈。岳飛向皇上建議，希望將京都遷往上游，以便指揮部隊北伐，但是不被採納。岳飛利用離間的計謀，使金人廢掉了劉豫，再奏請皇上說「趁金不防備時，領兵攻打以取回中原地方」又不被採納。等到金人遣派使臣歸還河南給宋朝，岳飛又奏上皇上嚴厲的說：「金人不可以相信，和好是不可以依賴的」，秦檜於是更加恨他。紹興十年，金人果然毁約了，率大軍攻打河南，岳飛乃受任領兵向北攻打，分別派遣各將軍進攻，各將軍都打了勝仗，岳飛自己以少數士兵駐紮郾城這地方，士兵的士氣非常旺盛。兀朮聯合金兵攻打郾城，以三隻馬連在一起叫拐子馬共一萬五千人來挑戰。岳飛命令他的兒子岳雲用騎兵突擊金人的陣地，並且告訴他說：「你若不成功，我首先砍了你的頭！」又命令士兵拿着大刀，不可抬頭，只低着頭用刀砍馬的脚。原來拐子馬因爲三匹相連，若有一匹馬倒了，其他兩匹馬就不能走路了。因此這一戰就把金兵打得慘敗，兀朮戰敗了，傷心大哭一場，不久兀朮又集合金兵十二萬人，又攻打臨潁，但又被打敗了。日日夜夜不停向北逃跑，岳飛帶着士兵進攻到了朱仙鎭，和兀朮對抗，又以騎兵五百人大敗了兀朮的軍隊，這時候在中原的老百姓，因爲很受金人的壓迫，非常憤恨，到現在總算出了一口氣，大家聽到了好消息都坐着車子牽着牛，站在路兩旁歡迎岳飛他們，歡笑道喜的聲音就像雷聲般，同時長江黃河附近的義勇軍，也紛紛的率領軍隊來歸附岳飛，甚至於金兵的敗將也率金兵來投降，岳飛非常高興，對着部下人民說：「直搗黃龍府，和你們好好喝幾杯！」

岳飛正計劃乘着戰勝金兵的士氣，即將要渡過黃河攻打金兵，而秦檜因爲和金人有約定，想要劃定淮河以北給金人，所以努力的主張和解，於是命令岳飛率軍回來，岳飛便向秦檜說：「這好時機不會再來了，機會很難得但容易失去。」秦檜就先調遣張俊，楊沂中這些人的部隊回來，然後再向皇上說岳飛軍隊孤獨不可以讓他再留下去，應該立刻回來，一天之內，就下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飛，岳飛非常氣憤，向着東方哭着說：「我十年的功勞，就廢在一刻！」說完了，就下命令回去。人們聽到了這個消息，都痛哭失聲，都扶着老人帶着小孩，跟着軍隊往南邊走，岳飛所收復的各省縣，於是又淪陷了金兵的手中。

秦檜因恨岳飛所以和他不合，很想找機會把他除去，這時兀朮正好寫信給秦檜說：「你們希望和解，但岳飛一直往黃河以北攻打，你們必須把岳飛殺了，我們才答應和解。」而秦檜要殺岳飛的心意已決定了，於是誣賴岳飛叫他部下叛亂，就逮捕岳飛和他的兒子下獄了。不久，岳飛和他的兒子就被殺了，他的同仁朋友被連累而死的有六人，岳飛的財產全部沒收了，他的家人於是搬到嶺南。岳飛死的時候只有三十九歲而已。

當岳飛死後，韓世忠非常不服氣，就去質問秦檜爲什麼，秦檜就說：「這件事不必有何理由。」世忠說：「這些字如何使天下老百姓心服？」

岳飛一生無時無刻不以收復失土爲志，他戰了十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敵人有「搖動山谷易，但搖動岳飛的兵很難的啊！」的歌謠，他從不爲自己家着想，岳飛常說：「敵人尚未滅，何以家爲呢？」又說：「文官若不愛錢，武官若不怕死，那麼天下就太平了！」可以看出岳飛品德廉潔的程度，岳飛的寃獄，到了孝宗時才得昭雪，因此孝宗就下令恢復岳飛原來的官職，並且按禮重新安葬他，謚名武穆，後來又追封他爲鄂王。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子成・圖

最後一招（三）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桂天聲在午飯時，發覺湯裏有毒，他懷疑是鐵兒所爲，但經查詢後，才知下毒者另有其人。於是將毒湯盛起，兩人悄悄的去報告門主岑玉琴。門主認爲事態嚴重，必須偵知下毒之人是誰。經商議後，由桂天聲裝死，將死訊傳出，然後暗中觀察門下弟子的反應如何，再根據各人的反應而作深入偵查。豈料周總管進來稟報，謂門下弟子驚聞桂天聲死訊後，個個都悲形於色，哀傷莫名，惟獨也有無動於中，毫無戚容的，那些人是誰，望續看下去便知……

門主未亡人　再醮嫁西賓

「是的，他們很高興，而且還擧行了一次慶祝。」

「是誰？」

「賬房黎信，三少俠柳千條。」

「會是他們？」

「門主想不到吧，還有門主更想不到的呢！」

「哦……」

「黎信會說話了，他的啞巴是裝出來的。」

「會有這等事？你是怎樣發現的？」

「屬下在宣佈申兄弟的死訊之前，就派人暗中釘着本門幾個重要人物，發覺黎、柳兩人對申兄弟之死，竟然喜形於色，當晚他們就上酒樓，來一個慶功宴會。」

「湯中下毒，必然也是他們了？」

「是柳千條，屬下問過溫大娘，當天只有他到過厨房。」

「你是怎樣發現黎信會說話的？」

「屬下派人跟到酒樓，他們談笑風生，似乎認爲除掉申兄弟，神槍門就在他們掌握之中了。」

「哼，好大的胆子，他們也太小看本門了！」

「門主，此事咱們不能掉以輕心，他們似乎還有外援。」

「哦！」

「黎信今天一早就出去了……」

「你認爲他是去找幫手？」

「屬下不敢斷言，不過已由呼延少俠跟下去了。」

「很好，自今日起你要多費點心，除了嚴密監視黎、柳二人，還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是，門主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你去吧。」

「屬下告退。」

待周總管退出內院，岑玉琴仍然在原地呆坐着，因爲她遭到一面前所未有的震撼，使她的情緒歷久仍不能平復。

侍立在一旁的秋兒道：「門主……」

岑玉琴扭頭向她瞥了一眼道：「什麼事？秋兒。」

秋兒道：「中公子武功超絕，智計如

海，門主何不跟他研究研究。」

岑玉琴道：「對，雙雙是跟中公子在練功吧，我去瞧瞧，如若有緊要之事，妳拉一下警鈴就是。」

秋兒道：「小婢知道。」

岑玉琴立起身形，緩步向她的臥房走去。

原來桂天聲裝死，是躲在密室之中，密室的進口，就在岑玉琴的閨房之內。

她走進臥室，先將房門關好，然後再走向床後，轉動一個隱秘的暗鈕，牆壁上立即出現一道暗門。

門內是一個地下室的入口，他先將暗門復原，然後拾級而下。

下行三十餘級，才踏上一條曲折的通道，壁間鑲着不少寶石，光綫雖是不強，景象却依稀可見。

她左旋右轉拐了幾個彎才到達一個廳堂之外，距廳還有兩丈，叱喝之聲已傳了過來。

「誰？」

「中公子，是我。」

「啊，是門主？」

「是的。」

桂天聲與雙雙迎出，將岑玉琴接了進去，雙雙道：「娘，師父剛才教了我一種指力，我笨得很，怎麼也練它不好。」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傻孩子，師父教妳的是佛門絕學，豈是一蹴就成的，練功夫嘛，是要恆心和毅力的，不要急，慢慢妳會有成就的。」

雙雙道：「是的，娘。」

岑玉琴道：「妳出去找秋兒玩，我跟妳師父有點事要商討一下。」

雙雙道：「好的。」

待雙雙退出密室，桂天聲向岑玉琴打量一眼道：「出了什麼事？門主。」

岑玉琴嘆了一口氣道：「家門不幸，估不到神槍門下竟出現心存叵測之人！」

桂天聲道：「是有人連門主也不放過麼？」

岑玉琴道：「不錯，他們原要對付我的，向你下毒，只是要除去一個阻力。」

桂天聲道：「哦！原來如此，他們是誰？」

岑玉琴道：「是兩個做夢也想不到的，你猜猜。」

桂天聲略作沉吟道：「賬房黎信，三弟子柳千條。」

岑玉琴原已坐下，此時竟呼的一聲站了起來。

「你是如何知道的？」

「很簡單，察言觀色。」

「這個我也會，但我却瞧不出他們有什麼不妥之處。」

「這是門主沒有深入觀察，也沒有將觀察所得作詳盡分析其原因。」

「哦，你說說看。」

「先說黎信吧，他是先門主的師弟，在本門應該具有長老的身份，他竟然放棄崇高的地位而屈就賬房，在情理上已有可疑之點。」

「這一點，我也想過，我只認爲他是愛護本門，以及貪一點錢財上的小便宜而已。」

「門主錯了，他如是愛護貴門，就應該以長老的身份協助門主，賬房能够有什麼作爲？再說他沒有任何嗜好，生活又很節儉，孤家寡人一個，他要錢作什麼？」

「你說的對。」

「還有，他在人前一片和善，在無人之時，會偶然露出狂傲的神態，及凌厲的目光，這兩點說明他不甘下人，內心存有一股無法宣洩的憤怒。」

「啊，公子果然觀察入微，那柳千條，你又發現了一些什麼破綻？」

「柳千條八面玲瓏，長袖善舞，表面上看他是一個花花公子型的人物，其實他時常指揮他兩位師兄，證明他有權力的慾望，再者，他每次見妳之時，必然趁妳不注意時斜着眼向妳瞧着，這表示他對妳存有某種野心。」

「什麼？他竟敢如此大胆！」

「這只是我的觀察，準不準還在未知之數，不過防人之心不可無，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對，以前我實在太過疏忽了，今後咱們應該怎麼辦？」

「門主先說說妳的安排吧。」

岑玉琴便將周總管所做的一切向他毫無保留的和盤托出，然後詢問他有什麼意見。

桂天聲道：「周總管處理得很好，不過咱們最要緊的是防他暗中下毒。」

岑玉琴道：「不錯，可是咱們不知道他對使毒有多大能耐，在防範上就感到困難了。」

桂天聲道：「既是如此，門主不妨釜底抽薪，來一個斷然處置。」

岑玉琴道：「你是說抓他起來？」

桂天聲道：「是的，不過這一行動最好秘密進行，否則黎信就會聞風遠颺，再想逮捕他就不容易了。」

岑玉琴道：「我想想看，哦，有了，咱們到廳裏去，你就在我房裏不必出去，壁上有幾個小洞，你可以瞧到廳裏的一切，當我擧起右臂之時，你就用金剛指力將他制住，你看這樣可好？」

桂天聲道：「很好，他瞧到妳一個人在廳上，說不定會露出他的狐狸尾巴。」

於是他們退出密室，來到岑玉琴的香閨之內，她取下一塊大鏡，果然現出品字形的三個小洞，這三個小洞都有十分巧妙的安排，廳上的人必然無法瞧出。

岑玉琴向他回眸一笑，然後向廳裏走去。

她先對雙雙道：「雙雙，該睡午覺了，秋兒，帶小姐去歇息，然後我還有事交待妳。」

「是，門主。」

雙雙的臥室在內廳的另一面，秋兒帶她去午睡，一直等到她睡着了才悄悄退了出來。

「門主，還有什麼事？」

「妳去將柳千條找來，記住，不可讓別人瞧見。」

「是，門主。」

門主單獨召見，在門下弟子來說，這是一份光榮，何況柳千條心存大慾，他自然不疑有他了。

進到內廳，只有岑玉琴一人在座，他不止心下一定，幾乎眉飛色舞，有點樂不

可支了。

「參見門主。」

「不必多禮，坐。」

岑玉琴指給柳千條的座位，正好接近那幾個小洞，桂天聲如若以金剛指力攻擊，必然萬無一失。

待柳千條就座之後，她才示意秋兒道：「妳到外面去，我要跟柳少俠單獨的聊聊。」

秋兒應了一聲，立即退了出去。

岑玉琴目光流轉，忽然長長一吁道：「柳少俠……」

柳千條道：「不敢，不知門主有什麼吩咐？」

岑玉琴道：「本門自先門主仙逝之後，門下弟子推舉妾身繼任門主，但以任重道遠，妾身感到能力薄弱，有點難以爲繼，少俠是先門主的得意傳人，希望少俠能够帮助我渡過這一難關。」

柳千條忽然長身而起，向前跨上兩步，抱拳衝着岑玉琴一揖，一股暗勁直對岑玉琴逼了過來，同時哈哈一笑道：「妳總算想明白了，牝鷄司晨，本非正道，妳何不將門主之位讓了出來？」

岑玉琴估不到柳千條敢於如此大胆，一個不防，竟被那股暗勁連人帶椅震得翻倒下去。

在房裏觀看的桂天聲大吃一驚，急點出兩指，擊中柳千條的脊心、鳳尾兩大主穴，同時縱身一躍，向廳堂奔了過去。

秋兒原是守在廳堂之外，早已聞聲奔入，她扶起岑玉琴向桂天聲道：「公子，你瞧，門主她……」

岑玉琴面色嬌紅，目光呆滯，像是着了柳千條的道兒。

秋兒見狀已急得六神無主，雖是不停的呼喚，岑玉琴却一語不發。

桂天聲道：「不要急，秋兒，妳先將門主扶進房裏，待我問問姓柳的，一定可以找到解藥的。」

瞧岑玉琴的景象，必然是被柳千條下了毒，好在此人已落在桂天聲的手中，不怕他不拿出解藥。

不過桂天聲是外人，如果他在審問柳千條之時被人發現，說不定會發生一場誤會，因而他一把挾起柳千條，將他帶到密室之內。

他見柳千條目瞪口呆，一臉詫異之色，遂微微一笑道：「想不到吧？姓柳的，你的三步跳竟毒不死我。」

柳千條哼了一聲道：「別得意，朋友，三步跳毒不死你，長槍鋼刀同樣可以送你去見閻王！」

桂天聲道：「這話有點道理，可惜閣下已是階下之囚。」

柳千條道：「朋友，你太小看柳某了，就拿眼前來說吧，難道你不管岑玉琴的死活了？」

桂天聲道：「閣下的記憶力好像很差，三步跳毒不死在下，難道就能害得了岑門主？」

柳千條忽然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不錯，你不妨等着瞧吧，好戲就要登場了。」

此人身爲階下囚，竟敢表現出如此一副狂態，莫非他當眞能够控制岑玉琴的生命？

桂天聲是外人，神槍門任何一個人的生死他雖無權過問，但如岑玉琴眞個有什麼三長兩短，他又如何向神槍門下交代？

這是一個現實的難題，這一難題却使他遲疑起來。

柳千條狡詐如狐，桂天聲的顧忌，已經被他瞧得明明白白。

「不要傻，中少俠，不管兄弟與門主如何鬧法，這是神槍門的家務事，不要忘了你是外人……」

「你說的不錯，清官難斷家務事，我的確不應該插手。」

「中少俠一點就透，果然是一個聰明人，這樣吧，你解開我的穴道，立即離開神槍門，兄弟給你一筆金錢，叫你終身享用不盡。」

「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不過，啊，秋兒，門主怎樣了？」

桂天聲好像在跟柳千條討價還價，秋兒却於此時闖了進來，她淚痕滿頰，神情感到十分緊張。

「公子，門主要發瘋了，你快去瞧瞧啊！」

柳千條忽然雙目暴睜，冷冷道：「中少俠，我警告你，無論她如何發瘋，我都能够叫她藥到病除，但你千萬不能與她接近，只要你碰她一下，就是神仙也救她不活了！」

桂天聲沒有理會柳千條，身形一轉，當先奔出密室。

「啊，門主……」

他瞧到了岑玉琴，但却神色一呆，感到手脚無措起來。

她是門主，也是女人。門主有她的尊嚴，女人也有一份矜持和自尊。

也許她當眞瘋了，因爲她完全忘了這些。

她躺在綉榻之上，在翻騰，在呻吟，使桂天聲手足無措的不是這些，那是因爲她身無寸縷。

衣衫撕破了，像秋扇似的，被丟棄在地板之上。

她像一隻負傷的孤猿，在輾轉反側的痛苦呻吟。

二十多歲的少婦，肉體是豐滿的，具有扣人心絃的誘惑之力。

何況她是一個美麗的少婦，那婉轉哀鳴之聲，怎能不我見猶憐？

跟在桂天聲身後的秋兒道：「快過去瞧瞧嘛，公子。」

桂天聲道：「妳適才難道沒有聽到柳千條說過？我只要一碰到門主，就神仙也救她不活！」

秋兒道：「不，公子，這是騙你的，他分明……分明沒存着什麼好心。」

經秋兒這麼一說，桂天聲總算明白了，柳千條欺師滅祖，竟對他的師娘下了春藥。

那麼這件事就十分簡單了，只要桂天聲願意，岑玉琴的痛苦就可以立即解除。

他來到神槍門，是奉到黃鐘聖教的密令，教他勾上岑玉琴，再相機取得神槍門的瀝泉神譜的。

現在柳千條替他造成一個千載難逢的

機會，何況秋兒也示意要他去拯救他們的門主。

但桂天聲却長長一嘆道：「秋兒！我不能……」

秋兒一怔道：「公子英俊倜儻，是神仙中的人物，但咱們門主嬌艷若花，也不會辱沒了公子。」

桂天聲道：「這個我知道，秋兒，我不是嫌棄妳們門主，只是男女相交，必須兩情相悅，像這樣，我實在不能。」

秋兒櫻唇一噘道：「那你就見死不救麼？」

桂天聲道：「解鈴還需繫鈴人，走，咱們向柳千條要解藥去。」

他遙遙點出一指，讓岑玉琴安靜下來，然後重返密室，在柳千條的身前一站，一言不發的向他瞧着。

柳千條不知道桂天聲要做什麼，不由神色一呆，他像狐狸一般的狡詐，此時却無法在桂天聲的面頰上捕捉一絲感情。

桂天聲一言不發，柳千條欲言又止，他們就這樣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在一盞熱茶之後，柳千條的額頭終於冒出了汗水，他終於嘆了一口氣道：「你贏了，想怎樣？你說吧。」

這是精神的對抗，毅力的對搏，這兩樣，柳千條都比桂天聲差了一截，他只好遞降表了。

一記其冷如冰的哼聲，由桂天聲的口中吐出，道：「解藥。」

柳千條淡淡一笑道：「何需解藥，難道你不會享受？」

桂天聲怒叱道：「少說費話，解藥在那裏？」

柳千條一嘆道：「看來我只有給你解藥了，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桂天聲道：「說。」

柳千條道：「一命換一命。」

桂天聲猶豫道：「這個……我無權答允你。」

柳千條道：「你也無權管神槍門的家務事，但你却管了！」

桂天聲道：「這不同，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作亂犯上，欺師滅祖，任何人遇到都不會饒你。」

柳千條道：「那你就殺了我吧，有一個美麗的師娘陪死，我並不吃虧。」

桂天聲怒道：「姓柳的，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柳千條道：「別向我賣狠，剝皮抽筋我不在乎。」

桂天聲伸手一抓，撕的一聲，柳千條的胸衣已被他一把抓了下來。

柳千條冷笑一聲道：「我如果將解藥帶在身上，或是放在我的住處，那你就小看我柳千條了，除了一命換一命，你是無法獲得解藥的。」

秋兒道：「答允他吧，公子，救門主要緊。」

桂天聲長長一吁道：「好吧，我答允你，不過門主要是不放過你，你却不能怪我！」

柳千條道：「只要你答允就行，你該不會反悔吧？」

桂天聲道：「你如是不相信我，咱們這個交易就不必談了。」

柳千條道：「好，我相信，請你解開我的穴道，咱們去拿解藥。」

桂天聲毫不猶豫的拍開柳千條的穴道，跟着他向着郊外走去。

幾乎走了十里，柳千條還沒有停歇之意，桂天聲冷冷道：「姓柳的，希望你不要玩花招，否則……」

柳千條道：「不要多心，前面就到地頭了。」

前面有幾戶農舍，難道柳千條會在此地藏有伏兵？

不管怎樣，柳千條是一頭狡詐的惡狼，對此等人物，他不能不防着一點。

因此，桂天聲暗凝功力，做好了應變的準備，任何一點風吹草動，他都可以向柳千條立下殺手。

待到達農舍的一側，柳千條忽然揚聲高叫道：「有人麼？」

農舍的確有人，却沒有人回答柳千條的詢問，但却弓弦急響，勁矢劃空，一陣密集的箭雨，齊向桂天聲疾射而來。

這是無恥的預謀，柳千條果然不是一個信男善女！

他在高聲詢問之際，同時點足彈身，逃開現場，讓那些勁矢向桂天聲一個人招呼。

他逃出十丈之外才停下脚步，及回頭向適才立身之處一瞥，竟然面色一變。

因爲他沒有瞧到桂天聲，自然也沒有瞧到一具滿身亂箭，鮮血橫溢的軀體。

只有八名勁裝大漢由農舍中湧出，桂天聲好像忽然自天地間消失一般。

但那八名大漢却驚惶失措的指着他的身後：「柳公子，你的後面……有人！」

身後有人居然毫無所覺，柳千條還能不連背心都透出一股寒氣？

他迅速轉身瞧去，那裏有半絲人影？

不過他知道那八名大漢决沒騙他，在潛意識上他也相信身後的確有人。

他以最快速的身法，連續轉了幾個圓周，弄得他心力交瘁，還是什麼都沒有瞧到。

現在他不再移動了，却以乞憐的口吻道：「中少俠，柳某認栽，這是解藥，拿去吧。」

他轉動手上的一個戒子，在裏面取出一粒紅色的藥丸，他似乎還想討價還價一番，但手上忽然一緊，那粒藥丸已被人一把奪了過去。

奪藥丸的自然是桂天聲了，同時屈指連彈，封閉了柳千條的幾處穴道。

柳千條愕然道：「中少俠！你……你反悔了？」

桂天聲道：「不，申某不會失信於一個小人，但對閣下也不會完全相信。」

柳千條道：「你想怎樣？」

桂天聲道：「跟我回神槍門去，只要解藥有效，我就放你。」

柳千條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笑道：「好，我跟你去，不過我這八名兄弟想見識一下你的絕學，希望你露兩手讓他們瞧瞧。」

桂天聲知道這般人不會善罷干休，因爲那八人已經圍了上來。

如果他想除掉這八名大漢，大概會像

踏死八隻螞蟻一樣的簡單，只是他不想濫殺好人，他們如若並未為惡，他就手下留情放他們一馬。

因而他淡淡一笑道：「很好，不過你得替我介紹一下。」

柳千條道：「曹州八傑劉氏兄弟，申少俠應該有過耳聞。」

桂天聲目露煞光，冷哼一聲道：「果然是蛇鼠一窩，我倒是白担心了。」

柳千條道：「担心你殺錯好人？」

桂天聲道：「你果然有點小聰明，可惜却因此害了你了。」

柳千條道：「申少俠，你到神槍門做什麼來的？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難道你也是好人？」

桂天聲是一個遇事沉穩，處變不驚之人，但柳千條這幾句言語，却使他的神色為之一怔。

不錯，他是做什麼來的？

以男性的魅力，誘騙別人年青的寡婦，然後用不正當的手段，盜取別人的武功秘笈。

如果說柳千條是小人，桂天聲的行為又能比姓柳的好上幾分？

嚴格的說，五十步笑百步，他們應該是一丘之貉，雖然桂天聲是奉命行事，雖然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違背過自己的良知，但他的動機仍然是邪惡的。

因而他在一怔之後，也顯出一絲慚愧之色，這些，柳千條全都瞧得明明白白。

「申少俠，咱們可以交一個朋友，你想要什麼，我一定會叫你如願。」

「唔，你是在談交易？」

「我說過，咱們可以交一個朋友。」

「謝了，在下不敢高攀。」

「那就算談交易吧，少俠的希望是什麼？」

「嗯，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不過在下却有點懷疑。」

「少俠是懷疑柳某的誠意？」

「不，我懷疑閣下的能力。」

「這些，少俠是多慮的，其實如非你從中破壞，柳某已登上門主的寶座了。」

「原來你是想謀奪門主寶座？」

「少俠這麼說是小看柳某了，一個神槍門算得了什麼！所以，只要你願交柳某這個朋友，我担保不會叫你失望。」

「嗯，這的確是一個好辦法。」

「你聽我說，少俠，岑玉琴是一個十分可愛的女人，為了誠心交你這個朋友，小弟讓給你了，快回去享受吧，以後的事咱們再慢慢研究。」

「這也是一個好辦法，只是你這八位朋友未必同意，所以……」

語音未落，身形暴起，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沿着現場轉了一週。

八聲慘嚎幾乎是同時揚起，八條龐大的軀體在慘嚎聲中飛了出去。

現場平靜了，除了曹州八傑所留下的斑斑血漬，再也找不出半點火爆的氣氛。

只有柳千條變了樣，他不止是臉色鐵青，而且在全身戰慄。

桂天聲面無表情的向他瞥了一眼，道：「走吧，咱們應該回去了。」

柳千條嘆息一聲道：「看來我是坐井觀天，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好吧，柳某認栽，不過還是那句老話，一命換一命，否則你縱然殺了柳某，還是救不了那個女人的。」

桂天聲道：「我不是已經答允過你了麼？只要你拿出眞正的解藥，我會放你一馬的。」

柳千條道：「不，我要求的是全部，我的身體，我的武功，都不能受到半點傷害。」

桂天聲道：「這就難了，你叛經離道，欺師滅祖，神槍門如果要廢掉你的武功，在下沒有理由阻止他們。」

柳千條道：「失去武功生不如死，你如果不能保證，柳某只好跟岑玉琴同歸於盡了。」

桂天聲知道多說無益，把心一橫道：「在下學了一套玩藝，始終沒有機會試過，看來只有請閣下試試了。」

他說話之際，已連續點出幾指，然後雙手向身後一背，以極為悠閒的態度，來欣賞柳千條的反應。

柳千條先是神色驟變，跟着是豆大的冷汗暴了出來，然後大叫一聲，向地面滾倒下去。

桂天聲為了叫他能够儘情的表演，再度彈出一指，替他解開了穴道。

這一下可就有得瞧的了，柳千條不止滿地有翻滾，大喊大叫，他的雙手可也沒有閒着。

他在撕，撕破了全身的衣服。

他還在狠命的抓，抓得全身潰爛，鮮血橫流，還是不肯停下他的雙手。

看來如果不抓掉所有的血肉，抓出他的心肝肚腸，他是不會停止的。

於是他聲嘶力竭的哀叫着：「申少俠，申大爺，小的服了，請你高抬貴手。」

桂天聲也不願再瞧柳千條的表演，因為太殘忍了。

而且他還發現了一樁機密……

柳千條在雙手猛抓之際，他左手的小指竟然掉了下來。

這是不可能的，他全身已無衣物，肌肉怎會弄斷他的手指？

桂天聲先彈出兩指，讓柳千條停止表演，然後拾起那截小指，他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有趣，有趣，閣下果然不同於常人呢。」

柳千條的確不同於常人，因為他有一隻假的小指。

這還是一隻製作精巧的小指，三截手指每一截都有機關。

二三截盛着幾樣不同的丸藥，但以第一截最為精緻。

它可以在人不知不覺中，隨心所欲的施放毒藥，眞個是巧妙無比，使人防不勝防。

桂天聲在仔細欣賞，柳千條已然喘過氣來，他掙扎着站了起來，道：「申少俠，第三截裏面藍色的是眞正的解藥，這回我沒有騙你。」

桂天聲道：「這回你好像比以前聰明了，不過，我還是希望你跟我走一趟神槍門。」

柳千條苦着臉道：「申少俠！你瞧我這般模樣！」

桂天聲道：「不要緊，這只是皮肉之傷，咱們到農舍清理一下就可上路了。」

柳千條無可奈何，只得跟着桂天聲去到農舍，好在曹州八傑留有不少衣物，找一套衣衫倒也並不困難。

在返回神槍門的途中，桂天聲對柳千條道：「柳千條……」

「少俠有什麼吩咐？」

「圖謀神槍門的除了你還有誰？」

「這個……」

「怎麼，不願說？」

「不，還有一個是賬房黎信。」

「是你聽他的？還是他聽你的？」

「少俠明鑒，除了你，不可能還有人能够要我聽他的了。」

「哦，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黎信是找帮手去了，他找的是些什麼帮手？」

「是他親手調教的神槍武士，共有四十九人。」

「啊，四十九名訓練有素的武士，再加上你們兩人，的確可以一舉瓦解神槍門，黎信何日回來？」

「還有三天，不，也許他已經回來了，咱們是約定在八月十五日晚間動手的，不過……」

「不過怎樣？」

「咱們再也想不到少俠智計如海，結果還是栽在你的手裏。」

桂天聲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什麼，同時腳下加快，逕向神槍門奔去。

他們直趨後堂，秋兒如獲至寶般的迎了上來。

「公子，你可回來了……」

「門主怎樣了？」

「她全身赤紅，氣喘不已，看來有些不妙！」

桂天聲取出兩粒藍色丸藥，回頭詢問柳千條道：「是這個沒有錯吧？」

柳千條道：「小的的生命担在少俠手裏，那裏還敢有錯。」

桂天聲道：「吃幾粒？」

柳千條道：「一粒已經够了，此物煉製不易。」

桂天聲交給秋兒一粒解藥道：「給門主服下，然後帮她行功。」

秋兒道：「是。」

秋兒入房之後，情形似乎平靜得很，桂天聲忽然心頭一動道：「柳千條……」

柳千條道：「小的在。」

桂天聲道：「你使毒似乎頗為高明，是跟誰學的？」

柳千條道：「家師毒書生白凡，小的只得到他老人家十之一二的能耐！」

桂天聲道：「柳兄原來是毒書生的高足，勿怪使毒能如此高明了，請問柳兄，你能不能配出一種可解任何毒的解藥？」

柳千條搖搖頭道：「不能，至少要配出兩種解藥。」

桂天聲道：「哦……」

柳千條道：「毒藥大概分類，可以歸納為兩類，一類為浸蝕，它可以破壞人體組織，一類為滲透，它可以滲入血液，破壞機能，所以解藥也是分為兩類。」

桂天聲掏出那隻手指道：「這裏面有些什麼毒藥？」

柳千條道：「只有兩種，紅色的是三步跳，屬於浸蝕一類，黑色的是五步斷魂，屬於滲透的一種，白灰二色正是這兩類的解藥。」

桂天聲道：「那麼，門主中的是什麼毒藥？」

柳千條道：「是雙頭草與龍涎香配合而成的，小的將它製成藥粉，可以裝在第一節小指之中彈出。」

桂天聲指着桌上的文房四寶道：「請柳兄寫下這三種解藥，以作濟世活人之用，也算柳兄的一種功德，不知柳兄是否願意？」

柳千條道：「少俠吩咐，小的怎敢不遵，不過其中有幾種藥物，搜求頗為不易，小的雖是開出處方，一時之間只怕很難配出解藥。」

桂天聲道：「這個柳兄不必担憂，我有一位友人藏有天下稀有的各類奇藥。」

柳千條道：「既是如此，小的開出處方就是。」

桂天聲道：「在柳兄開出處方之前，我有一句醜話要說在前頭……」

柳千條道：「少俠儘管放心，解藥配好之後，小的願意親身試驗。」

該說的已經說了，柳千條也開出了三種解藥的處方，此時秋兒出來了，她滿面喜容的對桂天聲道：「門主已經痊癒，請公子進去一敍。」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不必了，秋兒，待門主康復之後，我再來看她吧。」

秋兒道：「不，公子，門主有要事相商，你必須移玉一行，還有對姓柳的也要作一個適當的處置。」

桂天聲道：「在下會答允柳千條一條生路，妳替我稟報門主就是。」

秋兒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公子，門主有要事相商，你怎麼倒彆扭起來了！」

他當然不是在鬧彆扭，只是想避免見面時的尷尬而已，經秋兒這麼一說，他倒不便再作推辭了。

只是適才他帶着柳千條返回神槍門，並未制住他的穴道，此人是一頭可怕的惡狠，不能不防着這一點。

於是他彈指制住柳千條的穴道，然後帶着歉意的道：「對不起，柳兄，還得委屈你一下。」

柳千條苦澀的一笑道：「不要緊，但望少俠不要食言。」

桂天聲道：「你放心，我會懇求門主的。」

他隨着秋兒走進房中，只見岑玉琴擁着棉被，斜斜依在床頭，她的確已經痊癒了，只是那張美麗的粉頰，却帶着幾分疲態。

桂天聲雙拳一抱，叫了一聲門主，他的頭竟然垂了下來，再也不敢仰視向她瞧看一眼。

岑玉琴倒是落落大方的一笑道：「多謝公子相救，快請坐。」

桂天聲道：「謝謝，門主還有什麼吩咐？」

岑玉琴幽幽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咱們之間似乎用不着這麼客套了，你說是麼？」

桂天聲道：「一點小事罷了，門主不

必放在心上，不過……」

岑玉琴道：「公子不必顧慮，有話儘管直說。」

桂天聲道：「柳千條與黎信勾結，意圖謀奪門主之位……」

岑玉琴愕然道：「我猜想柳千條如此大胆，必然另有仗恃，却想不到黎信竟也心存叵測。」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此人城府之深實在可怕，但他却陰溝裏翻船，栽在柳千條的手裏。」

接着他將黎信裝聾作啞，在外面暗中訓練四十九名神槍武士，作爲謀奪門主的資本，以及定於八月十五之夜發動叛亂之事，全部告訴了岑玉琴。

聽完桂天聲的敍述，岑玉琴錯愕半晌，才幽幽一嘆道：「也許我錯了，門主的職位應該交給男人的。」

桂天聲道：「門主不必灰心，就在下觀察，除了柳千條及黎信，神槍門下的弟子，還是忠於妳的。」

岑玉琴搖搖頭道：「這是他們還沒有遇到某種利害的衝突，否則，沒有人能担保他們不會轉變，再說，我已經感到心力交瘁，沒有能力再坐門主的寶座了。」

桂天聲想不到岑玉琴是如此經不起打擊，才遭到一次挫折，就感到心灰意冷，像她這等性格的女人，實在不宜担任門主的重任，只是他却不能將這些話說出來。

岑玉琴似乎忽然精神一振，雙目閃露出一片喜悅、興奮的光芒，緊緊盯着桂天聲道：「兄弟……」

她忽然又改了稱呼，而這聲兄弟的呼喚，又叫得那麼親切。

桂天聲怔道：「門主有什麼吩咐？」

岑玉琴道：「兄弟，我想讓你當神槍門的門主，你可願意？」

桂天聲呆了一呆道：「門主說笑話了，這是不可能的。」

岑玉琴道：「爲什麼？兄弟。」

桂天聲道：「莫非門主忘了在下只是一個外人？」

岑玉琴道：「不，兄弟，你代本門消弭禍患，並保持了我的淸白，對本門可以說恩重如山，只要你願意加入本門，你是會受到歡迎的。」

桂天聲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江湖人的本份，在下只是爲所當爲，門主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岑玉琴道：「兄弟，你不願加入本門麼？」

桂天聲道：「門主不要誤會，在下浪跡江湖，四海爲家，不想爲名位、物慾所拘，不情之處，還望門主多多鑒諒。」

岑玉琴黯然道：「我知道，兄弟是人中神龍，咱們這個小小的池塘是養不住你的，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她欲言又止，始終沒有說出來。

她不說，秋兒却哼了一聲道：「不管公子是什麼龍，總不能違背咱們祖先留下的禮教傳統，你不加入本門，咱們不便免强，但你不能不替門主設想一下！」

桂天聲一怔道：「秋兒，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秋兒道：「你應該明白的，咱們門主是一個寡婦，寡婦門前是非多，你日日在門主房裏進出，如果被外人知道，別人會怎樣想法，再說，咱們門主的身子已經被你瞧過了，難道你還想拋棄她不成？」

桂天聲一凜道：「這個……」

他想替自己分辯，却找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

自然，瞧到岑玉琴的身子是出於無心，而且還是秋兒叫他出來的，但他瞧到了是事實，事實是無法抹殺的。

再說日日進出一個寡婦的房間也是事實，當初他只想到她是門主，却忽略了她是女人，更何況她還是一個寡婦，現在被秋兒抓着了小辮子，他就無話可說了。

岑玉琴幽幽道：「兄弟，我是一個殘花敗柳，年齡也比你大了幾歲，實在委屈你了，不過我已經別無選擇。」

桂天聲眉峯一皺道：「門主言重了，只是在下是一個江湖浪子，門主的身份何等崇高？我縱然願意娶妳，妳又如何向貴門下交待？」

岑玉琴面色一整道：「這沒有什麼，我最多不當這個門主就是，我的私人行動，他們是無權干涉的。」

桂天聲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道：「門主既如此決定，在下答允就是。」

岑玉琴嫣然一笑道：「謝謝你，兄弟，我想本門正多事之秋，咱們的婚事暫時不要宣佈，你可同意？」

桂天聲道：「在下沒有意見，一切聽從門主的安排。」

岑玉琴道：「好，秋兒，妳去告訴周總管，叫他佈置一個禮堂。」

秋兒答應一聲，興沖沖的奔了出去。

岑玉琴道：「兄弟，柳千條呢？」

桂天聲道：「在大廳裏，我制住了他的穴道。」

岑玉琴道：「兄弟，你說該如何處置他？」

桂天聲道：「此人作姦犯上，罪無可追，按說應該處以極刑，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妨留給他一綫生機。」

岑玉琴道：「你的意思是放了他？」

桂天聲道：「是的，不過要毀掉他的武功，使他不能再仗以作惡。」

岑玉琴道：「兄弟，你太仁慈了，像柳千條這等奸惡之人，你縱然毀掉他的武功，他還是會作惡的。」

桂天聲道：「我答允過放他一條生路，如果妳認爲不妥，那妳就按門規處置好了。」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你是我的丈夫，你答允了我還能不聽麼？不過爲了不使他再能興風作浪，最好挑斷他的脚筋，你認爲可好？」

桂天聲道：「好吧。」

他心中在答應，心頭却暗暗一震。

他曾經認爲岑玉琴魄力不够，不是一個一方之主的材料，現在他才知道估計有了錯誤，這位女門主決不單純。

岑玉琴似乎已瞧出他的心事，她正想說些什麼，周總管已在門外求見。

「周關西參見門主。」

「周總管不必多禮，你瞧到大廳上的柳千條麼？」

「瞧到了，他好像被點了穴道。」

「是的，此人是本門的叛徒，周總管將他押下去，毀掉他的武功，挑斷他的脚筋，再將他關起來，待黎信的事解決之後，一併處理！」

「是，屬下告退！」

× × ×

夜深了，一對龍鳳花燭，堆積了不少燭淚。

但那錦榻之上，正在被翻紅浪，洋溢着一股動人的春聲。

良久……

「相公……」

「嗯……」

「有些話我想告訴你。」

「妳說吧。」

「你現在有了一個家，這個家只怕拴你不住。」

「這個……」

「所以我要說個明白。」

「唔……」

「這個家是你的，不管天長地久，海枯石爛，我會等着你，當你倦遊思歸的時候，希望你不要忘了你還有一個家。」

「謝謝妳，琴姊姊，這個家我不會忘記的。」

「相公，我配不上你，所以也沒有獨佔你的想法，只求你不要將我當做秋扇，我就心滿意足了。」

「妳想得太多了，琴姊姊，咱們恩情似海，我豈會始亂終棄！」

「唉，相公，我……我害怕，叫我怎能不想？」

她害怕，究竟怕些什麼？

她自然是怕失去桂天聲了，因爲像他這等英俊的男子，當得是人間罕見，只要是一個年青的女人，必然會爲他着迷。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妙語解禁苛

三國時期，蜀國突然發生一次嚴重的旱災，蜀先主劉備於是命令全國上下禁止釀酒，又規定了凡是被查出有釀酒用具的人，與製酒者一樣受罰，不得輕易饒過。

但是旱災並不一定每年都會發生，禁止製酒也只是短時間內比較合宜的措施，如果眞的把釀酒的所有用具完全摧毀丟棄，民衆心裏好像又有些兒捨不得，更何況查出了那些釀酒用具，只不過是證明了那些人尚存有釀酒之心，並不足以證明他們已在進行釀酒，如果就這樣而與釀酒者一樣受罰，不分青紅皂白加以處罰，未免近於苛刻，只苦於沒有人敢提出改善之見。

有一天，簡雍恰巧陪先主出了宮廷到外面隨意遊逛，在途中，簡雍看見前面走來了一對同行的男女，就藉機告訴先主說：「他們兩個要互相勾搭，爲什麼不下令侍從們將他們拘留起來？」先主不解他話中之意，好奇地問道：「你怎麼知道他倆要相淫？由那裏看出？」簡雍笑着回答：「他倆都有性器呀，這和你所規定的有釀酒器具的人要和釀酒者同樣遭受處分，是一樣的道理啊！」先主聽他說罷，不禁笑了起來，立即下令，對全國中那些有釀酒具的人，從此不加以處罰追究。

以德克敵

仁者以德服人，不以力爭勝。

高仁厚以都招討使的名義，領着兵士去討伐在蜀境擁衆作亂的阡能，剛到蜀地時，捕獲了一名奸細，高仁厚親自解去縛住奸細雙手的繩索，問道：「你何以要作奸細呢？」

「我本是個安分守己的鄉民，却被阡能捉進營中作苦工，他見我年輕力壯而不輕浮草率，便把我的父母妻子關進囚牢中，要我作間諜打聽消息而將實情回去報告，才赦免我一家人，我若不答應，則全家都得處死。」他答。

「我看你很老實，不像個替人幹壞事的壞蛋，」高仁厚出個主意說：「我現在放你回去，你告訴阡能說：『高僕射營中沒有勇將，兵士也不多。』還有你必須盡力勸其他的匪徒歸順，說我生性仁厚，必然會讓你們安居樂業。」

「這正是我們所期望的，您肯憐憫我們而不追究既往，我們必定會欣然地聽命於您！」

高仁厚放他回去，阡能聽了情報，馬上下令給手下的黨羽名叫渾擎的，紮了五個營寨於雙流的地方，以便迎擊官軍，並且在要道旁設下了埋伏，高仁厚得到消息，於是按兵不動，同時，暗中派間諜到敵人的營區，力勸他們殺死賊首而後歸順，由於這些匪徒本是農民，出於被逼，一聽這麼說，大家都卸去盔甲投降了，渾擎看到大家投降，便想趁機逃走，却被部下捉住送到高仁厚的營區，加上枷鎖送往京師。高仁厚把五個營寨焚燬，而後客氣地告令來降的人：「本來現在就應放你們回去耕田的，但是其他尚在賊寨中的百姓，都還不知我的好意，現在，勞煩你們走在我前面，先去告訴那些百姓，別辜負了我愛民的心意。」

大家都表示願意効勞，於是高高興興地走在前頭，一路宣傳，聽到消息的，都願意降服。阡能看見部下全體潰散，只好投降。仁厚出兵六日，士卒們的武器根本沒沾上一滴血，便平伏了四川一帶的亂事，叫賊首阡能乞求投降，被逼而流爲匪徒的，全部放回去從事耕作，從此地方太平。

再說她只是一個寡婦，又比他大了四歲，叫她怎能不担心、害怕？

只不過她如此一說，倒使桂天聲爲難起來了。

投入神槍門，他只是奉命行事，原本就沒有存着什麼好心，估不到陰差陽錯，他居然成了入幕之賓，門主竟然成了他的妻子。

但不管岑玉琴對他如何痴心，他還是要走的，而且必須取走神槍門的「瀝泉神譜」。

痴心女子負心漢，他當眞要做一個薄情寡義、厚顏無恥之人了！

他思忖良久，終於下定決心道：「琴姊姊，有一件事希望妳能原諒我。」

岑玉琴道：「別這麼說，相公，玉琴是你的妻子，我怎敢當那原諒兩字。」

桂天聲一嘆道：「妳太良善了，玉琴，當初我千方百計投入神槍門，只是聽命於人，對你們是有所圖謀的。」

岑玉琴微微一笑道：「不要說了，相公，玉琴是你的，神槍門也是你的，自然不會再有什麼事了。」

桂天聲道：「不，此事尚未了結。」

岑玉琴一怔道：「究竟是什麼事？相公。」

桂天聲道：「我奉命要取得你們的瀝泉神譜。」

岑玉琴愕然道：「當眞的？相公。」

桂天聲道：「是的。」

岑玉琴道：「相公，玉琴連人都是你的了，何在乎一本瀝泉神譜？只不過這本書司徒家一脈相傳，已歷三世，玉琴如若叫你拿走，就成爲神槍門的罪人了！」

桂天聲一嘆道：「我知道，但……」

岑玉琴道：「相公，究竟是什麼人叫你來的？」

桂天聲道：「請妳原諒，現在我還不能說。」

岑玉琴沉默半晌，毅然道：「好，我給你，但如此一來，神槍門我就待不下去了，你帶我走，無論海角天涯都可以。」

桂天聲道：「謝謝妳，玉琴，我想不必如此，咱們可以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岑玉琴道：「哦，你說說看。」

桂天聲道：「我瞧過你們神槍門的武功，如果它是來自瀝泉神譜，那麼這本神譜必非眞本，縱然丟棄了並不可惜。」

岑玉琴道：「啊，相公，你該不是在作大胆的假設吧？」

桂天聲道：「這很簡單，明天妳將瀝泉神譜拿出來，我另外寫一册抄本，並將它的內容加以修改及充實，我敢担保神槍門的武功，比現在將不止高明一倍。」

岑玉琴道：「當眞麼？相公。」

桂天聲道：「咱們是夫妻，難道我還會騙你？」

岑玉琴道：「我知道你不會騙我，只有點奇怪罷了。」

桂天聲道：「有什麼好奇怪的？妳說說看。」

岑玉琴道：「我知道你武功很高，但你是少林弟子，對神槍門的武功你是如何知道的？」

桂天聲哦了一聲道：「如果妳是爲了這個，那麼以後奇怪的事就更多了。」

岑玉琴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桂天聲道：「家父出身終南，習的是玄門武功，我另有五位師父，包括少林、武當、鷹爪、密宗、天山等五個門派，如果妳認爲我懂的武功多就覺得奇怪，豈不是一項錯誤！」

岑玉琴啊了一聲道：「相公，你今年才不過二十出頭，如何能夠學習如此多的武功？依賤妾猜忖，你必然以少林武功爲主，其他只不過略窺門徑而已，對麼？相公。」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妳說的也許對，也許不對，不過這些都無關宏旨，最要緊的，是妳肯不肯將瀝泉神譜交給我。」

岑玉琴道：「我說過交給你自然要交給你了，你如不信，我現在就去拿來。」

桂天聲道：「那倒不必，現在的時間寶貴，浪費了豈不可惜？」

他們果然不再浪費時間，梅開二度，劍及履及，一股如訴如泣的聲浪，再度揚了起來。

翌晨早餐之後，岑玉琴將瀝源神譜交給桂天聲，他進入密室之內，對這本神槍門的傳家寶典作了一番詳細審查。

他是瀝泉神譜的眞正得主，也習會了神譜上的每一項武功，再看這一本神槍門的祖傳秘笈，就好像看兒童書畫一般，提不起半點興趣。

不錯，這的確是一本瀝泉神譜，只不過是初段的築基功夫，雖是在每一項武功之後，也會引述幾句高深的武學，不過那只是一種鼓勵，對學者進境的幫助並不太多。

桂天聲自然可以將這些築基功夫改成高深武學，只是他不能這麼做，一方面是絕藝不能隨便外傳，再則他曾奉父親嚴命，決不能顯露神譜上的武功。

於是他在拳、掌、槍法之後，增加了最後一招，這一招是保命之學，以他現在的目光來作估計，江湖道上能夠接得下這一招的必然不多。

要使神槍門當眞能夠立身江湖，這招保命之學必不可少。

這是投桃報李，也是對岑玉琴的一種補償，如果不是這樣，拿走神槍門的瀝泉神譜他是不會心安的。

在午飯時間，他將那抄本交給了岑玉琴。

自然，岑玉琴是行家，認爲他那最後一招，的確是一種驚神泣鬼之學。

「謝謝你，相公，你是神槍門的再生恩人了。」

「別這麼說，咱們之間還用得着如此客套。」

「可是，相公，一客不煩二主，你得敎會我這些武功。」

「這個當然，不過，我想給妳一點建議。」

「相公請吩咐。」

「這最後一招，決不能所傳非人。」

「是，相公。」

「還有，神槍門的人材太過凋零了，不妨多收幾個門徒，也可以男女兼收。」

「相公說的是。」

飯後，桂天聲正在傳給岑玉琴最後一

招，總管周關西忽然匆匆奔來。

「稟門主，呼延少俠回來了。」

「哦，叫他走來。」

「是。」

呼延長春是周總管傳門主之令，派去跟踪黎信的，他神色凝重，風塵僕僕的走了進來。

「參見門主。」

「辛苦了，可有什麼發現？」

「有，黎師叔暗中訓練了四十九名神槍武士，現已聚集在大智門外的三元里，看情形似乎對本門將有不利！」

「好，你去告訴龍雲，本門弟子從現在起，一律不准外出，早晚之間可能會發生意外的變故。」

「是，弟子告退。」

呼延長春走後，岑玉琴的柳眉却皺了起來。

「周總管，你看該怎麼辦？」

「稟門主，依屬下的拙見，此事還得請姑老爺拿個主意。」

「不錯，相公，你怎麼說？」

桂天聲略作沉吟道：「四十九名訓練有素的神槍武士，足可使神槍門冰消瓦解，爲了保存本門的元氣，不使造成重大的傷亡，只有借重柳千條了。」

岑玉琴道：「怎樣借重？」

桂天聲道：「叫柳千條寫一張親筆函件，命令黎信率領神槍武士於本晚二更在門前廣場集結。」

岑玉琴道：「以後呢？」

桂天聲道：「以後咱們就甕中捉鼈，不使他們有一個漏網。」

岑玉琴道：「好辦法。」

然後他們商議了一些行動的細節，周總管才興冲冲的辭出。

× × ×

二更，明月在天，萬籟俱寂，只有神槍門前的廣場之上，正瀰漫着一片殺機。

這片殺機自然是黎信帶來的，他率領着四十九名神槍武士，準備一舉攻佔神槍門。

柳千條沒有現身跟他會合，使得黎信微感不安。

最後，神槍門的大門打開了，幾條人影緩緩走了出來。

領頭的是岑玉琴，桂天聲、周關西分別在她的左右，跟在後面的是兩大弟子龍雲及呼延長春。

一共只有五個人，這五人却是神槍門的精銳。

黎信的心情終於定了下來，雖然柳千條迄未出現，但五十比五，他已佔到絕對的優勢。

他雙目如電，向迎面而來的岑玉琴緊緊的瞧着。

岑玉琴是門主，也是他的師嫂。

只不過他這位師嫂却綺年玉貌，他已是一個年逾五旬的糟老頭子。

此事聽來似乎有點奇怪，說開了却簡單得很。

去世的神槍門主司徒威對岑玉琴父女有恩，經司徒門主的要求，岑玉琴也就一朶鮮花插到牛糞上去了。

當時司徒威已是望六的高齡，臨老入花叢，應該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可惜好景不常，他們成婚不到兩年，司徒威竟然一病不起。

由岑玉琴繼任門主是司徒威的遺命，他認爲這項遺命必然不會有人敢於反對，岑玉琴也有担當重任的能力，他却沒有想到會有兩個心存叵測之人，幾乎使他數代相傳的祖業落得冰消瓦解。

人事原本就是難以逆料的，司徒威料不到他的身後，黎信何嘗料到他的眼前。

桂天聲分明已被柳千條毒死，此時却活生生的跟在岑玉琴的身後。

人死了不會復生，大白天也絕對不會出現鬼魂，這說明了一點，桂天聲沒有遭到暗算，柳千條可能已經被門主所擒。

最糟的是他身中慢性毒藥，生命控制在柳千條的手裏，一旦柳千條落入人手，他豈不是寡婦死了兒子，一點指望都沒有了。

現在惟一的辦法是擒住岑玉琴，又要將眼前的幾個人一舉毀去，神槍門的主人就是他了，那時還怕柳千條不乖乖的拿出解藥來？

這是黎信的如意算盤，如非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他是可以穩操勝劵的。

現在對方只有五人，惟一使他担心的只有桂天聲一個，於是他臨時作了一次應變的措施，以十九名神槍武士去纏鬥桂天聲，剩下的周關西、龍雲、呼延長春，各以十名武士對付他們一個，按說，這項措施應該是萬無一失的。

然後，他去獨鬥岑玉琴，最多只要十招，他估計必然可以將這位美麗的門主收拾下來。

那時神槍門是他的了，美麗的門主也成了他的夫人。

人生享樂之事雖多，但還有什麼比身爲一門之主，而又擁有一位絕色美人更快樂的。

因此，當他交待完了之後，口中同時喊了一個「殺」字，一塲驚人的血腥搏殺，就此展了開來。

自然，他的目標是岑玉琴，在四十九名神槍武士展開衝殺之際，他也向岑玉琴迎了上去。

「門主，眞不好意思，爲了使本門能發揚光大，老夫不得不找妳比劃比劃。」

岑玉琴冷笑一聲，道：「很好，你出招吧。」

黎信道：「玉琴，其實咱們是不必兵戎相見的，只要妳肯順從我，我會比師兄更愛護妳。」

岑玉琴嬌叱一聲道：「黎信，你公然叛亂，意圖不軌，難道你不怕本門主治你應得之罪？」

黎信哈哈一笑道：「治罪？嘿嘿，妳也不瞧瞧……」

瞧什麼？他沒有來得及說，就被一聲尖銳的慘嚎所打斷。

其實說是一聲慘嚎是不正確的，應該是一片慘嚎。

這片慘嚎驚心動魄，它不止是打斷了黎信的言語。還使他向慘呼之處瞧去。

這一眼瞧出，原以爲勝劵在握的黎信，竟然面色大變。

因爲發出慘呼之聲的，是他帶來的神槍武士。

（未完）



俠情中篇連載

英雄槍下美人血

龍乘風·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位黃衣老翁走進雪城東南的大鵬里一間雜貨店內，這時，該店老闆曾三正在計算數目，黃衣老翁願出價黃金五千兩，請曾三去殺掉郎如鐵，在重賞之下，曾三便答應了。當天夜晚，郎如鐵正與海飄在梅雪酒樓宴飲，老尉遲與八腿貓也在座作陪。而杜冰鴻因傷勢尚未痊癒，則仍由繆照料，均未參與。郎如鐵已喝了很多酒，但他不但沒有醉，反而覺得更清醒，其餘三人，也都沒有醉，到酒店快要打烊時，他們仍興猶未盡……

郎歸何太晚　郎心何太狠

黃衣老翁吸了口氣，毅然道：「好，先付後殺，全都依你的。」

語聲一頓，又道：「假若你殺不了他，那又如何？」

曾大鵬道：「曾某若殺不了郎如鐵，我必然已死在郎如鐵槍下，那只好算是倒楣。」

「倒楣！是你倒楣還是老夫倒楣？」

「彼此皆倒楣。」曾大鵬冷冷道：「你只不過賠了金子，但我却更糟，賠了一條性命。」

黃衣老翁道：「如此說來，這是一場賭博。」

「你不敢賭？」

「爲甚麼不敢？賭就賭。」

「金子呢？」

「今晚送到，絕不少你半兩。」

「一言爲定。」

「當然！」

「然」字猶在雜貨店中，黃衣老翁的人已飄然遠去。

曾大鵬目光一落，喃喃道：「難道這是白盈盈的決定。」

（四）

夜已深。但雪梅樓內，仍然燈光輝煌，顧客並未完全散去。

雖然近日以來，雪城已變成了一個是非之地，尤其是雪梅閣，但這裏的生意仍然和平時一樣，沒有受到絲毫的影响。

郎如鐵也在這間酒家中。

桌上有佳餚美酒，燈下有絕色佳人。

海飄就坐在他的身旁，雖然他們的態度並不能算是親熱，但別人若知道這個少女竟然就是海星堡堡主唯一的女兒的話，一定難免會嚇了一跳。

海三爺在北方武林，幾乎已不是個人，而是個神。

不過，他們並不是單獨相對，在他們的身旁，還有老尉遲和八腿貓。

至於杜冰鴻，他的傷勢已有好轉，但目前還絕不適宜到外面走動，更不能吃肉喝酒。

杜冰鴻傷勢未癒，繆決一直都陪伴着他，寧願在他的床邊吃狗肉。

杜冰鴻雖然對於狗肉也很有興趣，但繆決連一小塊也不肯給他嚐試。

「你若吃狗肉，就會死得莫名其妙，懂不懂？」

杜冰鴻不懂。

但無論他懂也好，不懂也好，他現在唯一可以吃的是齋菜，唯一可以喝的就是清水！

× × ×

滿滿的一罈酒，只剩下了一小半。

這罈酒份量非輕，已可把十個人同時灌醉。

但郎如鐵沒有醉。

他覺得很清醒，比沒有喝酒的時候更加清醒。

當一個人喝了這許多酒，居然有這種感覺的時候，他是否已醉？

但無論他是否已醉，最少他的外表看來的確很清醒，絕對不會連筷子和碗子都分不清楚。

海飄也喝。

但她喝的不是酒，而是清香的熱茶。

酒家快要打烊了。

（一）

夜闌人靜，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琴聲。

琴聲清脆、幽怨、動人。

郎如鐵的眼色忽然變了。

他突然身形掠起，像一陣輕風般穿過雪梅閣的窗戶，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八腿貓咬着一根鴨腿子，突然嘆道：「跟這種人比輕功，眞是笨蛋！笨蛋！」

老尉遲瞪了他一眼，道：「你在罵誰笨蛋？」

八腿貓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大聲道：「當然是我，我是笨蛋！我是笨蛋！那又如何？」

老尉遲一楞。

若在平時，海飄看見八腿貓現在這副表情，一定會忍俊不禁的。

但她現在沒有笑。

她連一點笑意也沒有。

她只是看着那窗戶，好像看得有點出神。

沒有人知道她心裏在想着些甚麼。

也沒有人知道郎如鐵何以匆匆而去。

× × ×

郎如鐵在屋簷上飛奔。

他在別人的屋子上步履如飛，但連半點聲响也沒有弄出來。

他循着琴音的方向而去，他知道這些琴音是誰奏出來的。

雖然他驚詫，雖然他絕不希望在這個時候遇見她，但他也不願意逃避。

當然這琴音傳到他耳邊的時候，他就想起了一張雪白的臉，和一蓬烏漆發亮的頭髮。

那是一張他想忘記，但却永遠也忘不了的臉。

甚至是她的名字，都彷彿已變成了一根要命的鑽子，不斷的把他鑽蝕。

有時候，郎如鐵覺得自己已被鑽得完全空虛，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她的名字就是白盈盈。

郎如鐵永不會忘記白盈盈。

他也永遠不會忘記白盈盈的琴聲。

江湖上，知道白盈盈這個名字的人很少。

但提起了白聖山，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晓。

白聖山就是白盈盈的父親，也是鐵鯨門的總門主！

鐵鯨門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燦爛輝煌的日子，但隨着白聖山的逝去，這段日子的燦爛輝煌，也相繼消失。

郎如鐵一直暗戀白盈盈，但白盈盈却另有意中人。

然而，造物弄人，白盈盈也是暗戀，她所喜歡的男人却又愛上了另一個少女。

他們彼此都很了解對方，但却同樣都是情場上的失敗者。

白盈盈的意中人是她的師兄柳平彥。

柳平彥也是郎如鐵的朋友。

他們是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

就算不是爲了這個緣故，柳平彥也絕不會跟郎如鐵爭奪白盈盈。

因爲他喜歡的不是白盈盈而是海飄！

× ×

柳平彥曾到過海星堡。

他到海星堡，可說是誤闖禁地，他根本就不知道海星堡在甚麼地方，而且也沒有打算去海星堡。

可是，在命運的安排下，他來到了海星堡，而且還在海星堡外，結識了海飄。

自此之後，他們曾見面不下七八次。

但最後，柳平彥却失踪了。

他再也沒有去找海飄，就像氣泡般消失掉。

海飄想念他。

但她對柳平彥的想念，並沒有涉及「情」字。

直到最後，她才知道，柳平彥已經死了。

柳平彥是怎樣死的？

她不知道。

她只想到外面走走。

現在，她總算有機會了，把她從海星堡帶出來的，就是郎如鐵。

雖然她與郎如鐵相處的日子還是相當短暫，但他已在她的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 ×

嬝嬝琴音，在郎如鐵來到了望冰亭的時候，猝然中絕。

雖然郎如鐵喝了不少酒，但他的臉看來竟然還是很蒼白。

他沒有聽錯。

這是白盈盈最喜歡彈奏的「寒池映月」，這首曲調他永遠都不會忘記。

白盈盈就在望冰亭下，輕撫琴絃。

郎如鐵凝視着她，欲語無言。

白盈盈也看着他。

她突然幽幽的嘆了口氣，問郎如鐵：「你爲甚麼要傷害她？她是無辜的。」

「我並沒有傷害她，也不會傷害她。」郎如鐵沉聲回答。

「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孩，她將會經受不起打擊。」

「我沒有傷害她！」

「你說謊！」白盈盈冷冷道：「你爲了要替柳平彥報復，甚麼事也會幹得出來的。」

郎如鐵苦笑。

「難道妳把我看得如此卑劣？」

白盈盈嘆道：「你並不卑劣，但心中却有太多的仇恨。」

郎如鐵道：「難道妳不知道柳平彥是怎樣死的？」

白盈盈的臉色發白。

「我知道。」

郎如鐵咬牙道：「難道妳不知道柳平彥死得多悲慘？」

白盈盈的身子在發抖。

她的眼眶已湧現出淚光，半晌才道：「他被五馬分屍……」

郎如鐵突然亮出英雄槍，向雪地上大力插下去。

「難道妳對他的慘死，竟然無動於中麼？」

白盈盈怔住。

她無法反駁郎如鐵。

她知道郎如鐵是個怎樣的人，也知道郎如鐵與柳平彥之間的友情是何等深厚。

良久，白盈盈才道：「就算你要找海三爺報復，也不應該把他的女兒牽涉在內啊。」

郎如鐵冷冷道：「妳說的一點也不錯，海飄是無辜的。」

白盈盈道：「既然如此，你何苦還要欺騙這個小女孩？」

郎如鐵冷冷道：「我沒有欺騙她，我把她從海星堡帶出來，就是不想她留在海星堡這個可怕的地獄。」

倘若有人聽見郎如鐵的說法，一定會以爲他是個瘋子。

他竟把海星堡形容爲一座「可怕的地獄」！

白盈盈的臉色驟變：「難道你要血洗海星堡？」

郎如鐵冷然道：「若不血洗海星堡，柳平彥在九泉之下，又焉能安息？」

白盈盈道：「你已決定如此？」

郎如鐵道：「勢難改變。」

白盈盈黯然無語。

仇恨，就像一把巨大的鐵鎖，當它牢牢鎖實的時候，想把它解開並不是容易的事。

海三爺爲了阻止女兒與柳平彥來往，竟然把柳平彥五馬分屍，的確未免手段太過殘酷。

但郎如鐵計劃血洗海星堡，他的手段又是否同樣殘酷呢？

× × ×

白盈盈的勸告完全無效，她終於離開了郎如鐵。

郎如鐵目送她飄然遠去，臉上的表情漸漸痲木。

他伸出一雙手，凝視許久，突然大笑起來。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笑。

但他的笑聲却是酸的。

酸楚的大笑。

充滿血腥的一雙手。

他究竟是個英雄，還是個魔鬼？

（二）

狗肉與酒都已被一掃而空。

繆決臉上露出了滿意之色。

對於杜冰鴻的傷勢，他也感到非常滿意。

他肯定在十天之內，杜冰鴻就會完全復原。

但杜冰鴻却不滿意，他不滿意的是繆決不肯讓他吃狗肉，更不准許他喝酒。

不過，對於繆決的醫術，他也佩服得五體投地。

繆決喝完了酒，忽然聽見了一陣奇異的聲響。

沙！沙！沙！

沙！沙！沙！

他嗅到了一陣腥味。

杜冰鴻突然驚呼道：「蛇啊！是青竹蛇！」

繆決猛然一驚。

杜冰鴻的頸際，赫然出現了一條青竹蛇。

繆決一聲大喝，雙指迸伸，疾向青竹蛇七寸上揑去。

他擅長點穴功夫，指上造詣自當非同小可。

青竹蛇被他用力一揑，竟然差點被揑開兩截，由此可見，繆決的指勁實在很驚人。

但杜冰鴻的臉色已然大變。

他已被毒蛇咬傷，如不立刻治療，性命將極爲危險。

繆決正欲從懷中取出解毒靈藥，背後突然一陣寒風撲至。

嘶！

一把鋒利而薄的長劍，從背後擊到繆決的身上。

好快的一劍。

繆決大吼一聲，身形急向左側閃避。

幸虧他身手不慢，否則這一劍當場就會要了他的性命。

杜冰鴻的臉色已變成死灰色，額上冷汗如醬，他雙手虛抓揮舞，神態痛苦已極了。

繆決怒喝：「好卑鄙毒辣的手段！」

只聽得對方冷冷道：「方某殺人，本就不擇手段！」

繆決駭然道：「方殺？」

「正是方殺！」

「呸，拿命來！」繆決身形急沉，突然一指向方殺的左脇擊去。

方殺雙腿紋風不動，劍走偏鋒，疾刺繆決的右臂。

劍風嘶嘶作响，夾着杜冰鴻的呻吟聲，令到繆決爲之心神大震。

他沒有輕敵。

但方殺的劍鋒，貫注了極强的內力，整個人都充滿殺氣，就像是一團烈火。

繆決沒有擊中方殺。

他並非退縮，而是方殺的劍鋒已牽動着他的右手，令他不由自主的把攻勢改爲守勢。

方殺的瞳孔在收縮。

他的劍網也在不斷地收縮，就像是一隻巨大的魔掌，揑着了繆決的咽喉，而且壓力越來越大。

劍鋒殺氣逼人，繆決若殺不了方殺，就一定會死在方殺的劍下。

繆決當然不甘死在方殺的手裏。

雖然他明知方殺的劍法極爲厲害，但他絕對沒有逃之夭夭的打算。

他認爲自己有責任，必須保護杜冰鴻

的安全。

但現在，非但杜冰鴻極其危險，連他也陷入凶險的生死關頭。

× × ×

方殺連發十劍。

他每一劍都兇悍凌厲，招招俱向繆決的要害下手，雖然這十劍未能傷害繆決，但他却已取得了絕對性的優勢。

繆決臉色大變，節節敗退。

方殺沒有放鬆，步步緊逼。

繆決又驚又怒，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繆決的武功並不弱，而且他看來雖然毫不起眼，但却是練武奇材。

假如他不是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去鑽研醫術的話，他的武功一定比現在更高。

但現在，他却處處受制於方殺。

方殺一劍在手，殺氣嚴霜，手下絕不留情。

繆決雖然想跟他拚個同歸於盡，但無奈却是力不從心。

颯！

方殺冷冷一笑，刺出了第十一劍。

這一劍更快，更狠。

繆決突覺喉管一陣冰冷，他的心也同樣冰冷。

方殺迅速回劍，當繆決喉管剛冒血的時候，他的人已離開了這座屋子！

（三）

方殺殺人，乾淨俐落。

無論他用的武器是棒也好，劍也好，都同樣可怕，同樣要命。

繆決絕非庸手。

但遇上了方殺，就只好算他倒楣。

當他「噗」聲倒在地上的時候，他驀然發覺，郎如鐵、老尉遲等人回來了。

他們回遲了一步。

× × ×

當郎如鐵看見繆決倒臥在血汨之際，方殺踪跡已杳。

郎如鐵急急扶起繆決。

但繆決已無言。

喉管被切斷，「夫復何言」？

老尉遲氣得渾身發抖。

繆決已然嚥氣，但他的手中，却緊握着一個細小的藥瓶。

八腿貓突然「唷」的叫了起來，道：「不妙！杜老兒中毒。」

郎如鐵一看之下，知道中了蛇毒。

杜冰鴻身上的蛇毒已發作，隨時都可能歸登極樂。

老尉遲毫不猶豫，立刻就把繆決手中的藥瓶拿過去，迅速把瓶中的藥丸送進杜冰鴻的嘴裏。

老尉遲並不笨。

他沒有猜錯，繆決手中的藥瓶，是專解蛇毒的靈藥。

但藥瓶中最少還有十餘顆藥丸，究竟要服下多少才對呢？

老尉遲不知道。

但形勢已是如此危急，他唯有把瓶中藥丸全部塞進杜冰鴻的嘴裏。

杜冰鴻福大命大，居然又再死裏逃生，反而繆決要死在方殺的劍下。

這是否冥冥中早有安排呢？

× × ×

秦大官人一直對郎如鐵採取主動的攻擊，而海三爺又已把郎如鐵視爲仇敵，看來郎如鐵的禍的確闖得不小。

在繆決被殺之後，雪城居然難得有兩天平靜下來。

但這是眞正的和平嗎？

當然絕不！

就算秦大官人不再找郎如鐵，郎如鐵也絕不肯放過强秦帮。

就算海三爺不願追究「女兒被擄」這一件事，郎如鐵也要海三爺血債血償！

也許有人會覺得郎如鐵是個呆子。

既然他一直暗戀白盈盈，而海三爺把柳平彥殺掉，正是郎如鐵乘虛而進的大好機會，他又何必惹上這許多煩惱呢？

但郎如鐵的想法却並不如此。

他不想乘虛而進，而且他已看出，雖然自己對白盈盈一往情深，但白盈盈只喜歡柳平彥，雖然柳平彥已經死了，但現在仍然沒有人能代替他這個位置。

就連郎如鐵也不能。

既然如此，又何必免强？

但在另一方面，柳平彥是他的生死之交，他絕不能把柳平彥的血海深仇，置諸不理。

他要血洗海星堡！

但他「血洗海星堡」並非見人就殺，而是針對海三爺與及海星堡中素以兇殘稱著的若干高手。

陶大媽雖然是海星堡中人，但郎如鐵並不想殺她。

但她到底還是死了。

至於杜冰鴻，他是海三爺的摯友，但這個「雪中雄」與郎如鐵無仇無怨，郎如鐵也不想殺他。

非但如此，郎如鐵還在危險關頭，全力保護杜冰鴻。

而海飄，雖然她覺得自己已經長大，但在郎如鐵的眼中，她仍然只不過是個小女孩。

郎如鐵不明白柳平彥何以會愛上了這個千金小姐。

但他不必明白，只要知道柳平彥很喜歡她便已足够。

所以，他不但不傷害海飄，而且還要把她從海星堡裏帶出來。

他不希望海飄看見海星堡變成一個地獄。

可怕的地獄！

（四）

當海飄嗅到春天氣息的時候，桃花已在園中盛開。

這裏是西香園，也是雪城最美麗的一間酒家。

這裏的修飾雖然比不上雪梅樓的富麗堂煌，但却別具一番幽雅的氣派。

海飄很喜歡西香園，她認爲這裏比雪梅樓好得多了。

嚴寒彷彿已成爲過去，漫長的冬天終於被春風驅走。

她是和老尉遲、八腿貓、杜冰鴻一起來到這裏的。

但郎如鐵却不知所終。

老尉遲對海飄道：「他很快就會回來，妳要吃甚麼儘管囑咐這裏的掌櫃，他是俺的記名弟子。」

海飄嫣然一笑。

但在這一陣笑容之後，海飄又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

「我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海飄緩緩道：「他要去對付方殺。」

老尉遲一凜：「妳怎麼知道？」

海飄咬了咬牙，說道：「是他告訴我的。」

老尉遲面露狐疑之色：「他怎會告訴妳這件事？妳撒謊。」

八腿貓突然道：「不是郎如鐵告訴她，而是我。」

老尉遲冷哼一聲：「偏就是你這麼喜歡胡說八道。」

八腿貓道：「怎能算是胡說八道？他去殺方殺，又不是天大的秘密，難道你以為可以把這件事情永遠瞞住海飄？」

海飄大聲道：「他要去殺方殺也好，要去投崖自盡也好，都與我沒有關係，又何必故作神秘？」

八腿貓道：「妳現在已知道，又何神秘之有？」

海飄咬了咬牙道：「但他爲甚麼不親口告訴我，却像小偷般偷偷摸摸的去對付方殺？」

八腿貓嘆了口氣：「他是害怕妳担心啊。」

「笑話！」海飄冷笑着，抖着聲說道：「我爲甚麼要爲他担心，他若是死在方殺的手下，那才活該！」

八腿貓勃然變色：「這句話妳不後悔麼？」

「不後悔。」

「沒你娘鳥興，混帳！」八腿貓居然大動肝火，一個耳光就向海飄刮去。

海飄一閃。

但八腿貓的去勢仍然沒有收歛，繼續向前疾馳八尺，呼的一掌拍在另一個人的臉上。

這一掌說輕不輕，說重不重，但那人的臉孔却已像搗翻了的辣醬，火辣辣的，血腥滿面。

「你是誰？竟敢伏在這裏竊聽老子講話。」

八腿貓居然色聲俱厲，一張臉孔帶着說不出的威嚴。

海飄笑了。

八腿貓的臉孔越是「威嚴」，但在海飄的眼中看來，却是越更滑稽。

那人嚇了一跳。

他又驚又怒，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

八腿貓冷冷一笑，突然雙指向前虛插：「你再不說話，老子就把你的一雙賊眼珠挖了出來。」

那人大吃一驚，連忙答道：「小的姓海……」

「姓海？」八腿貓微微一怔，瞧了海飄一眼。

但海飄却搖搖頭，表示她並不認識這個人。

八腿貓冷冷一笑，問道：「你姓海，名字呢？」

「我叫海天生。」

「海天生？」八腿貓再瞧着海飄。

海飄仍然搖頭。

她從來都沒有聽過海天生這個人的名字。

八腿貓挺起胸膛，沉聲問道：「你是從那裏來的？」

「海星堡。」

「當眞？」

「當然不假。」

八腿貓冷冷一笑：「他媽的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老子面前胡扯？」

「胡扯」二字才出口，海天生的胸膛又再連吃七八拳。

這七八拳打得不輕，直把海天生打得吐血。

八腿貓眉頭一皺。

「你只不過是個膿包，胆子雖大，武功却是不堪一提！」

「小的……不懂武功……」

「不懂武功？」八腿貓冷冷道：「你說是從海星堡來的，怎會不懂武功？」

海天生啞然。

八腿貓哼一聲：「看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乾脆把你一掌劈死，也省得多費手脚。」

海天生臉色大變，連忙叩頭道：「大爺饒命，小的說實話了……」

八腿貓本已揚起右掌，聞言住手，冷冷笑道：「這次你若再胡扯……」

「小心！」老尉遲突然大喝。

八腿貓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海天生突然雙袖一揚，十二點寒光直向他的胸腹要穴射去。

八腿貓輕功高明，但在這種情況之下，却也防不勝防。

「唷！」

八腿貓一聲慘呼，十二枚藍芒閃閃的毒針，已射進了他的體內。

海天生目露得意之色，再加一掌。

叭！

八腿貓這一次所吃的苦頭，簡直比河馬的頭還更大，他身中十二枚毒針之後，還要再捱一掌，立刻變成斷綫風箏，神態狼狽已極。

海飄怒道：「好卑鄙的手段，你是誰啊？」

她的劍已亮出，而且飛星劍法也已施展。

那人當然並不姓海。

他冷笑道：「在下乃强秦帮第二號殺手。」

老尉遲臉色一沉，冷冷道：「千手飛魔南宮鶴？」

「不錯，區區正是南宮鶴。」

强秦帮非但要殺郎如鐵，而且更有趕盡殺絕的打算，即使是八腿貓、老尉遲等人，也不會輕易放過。

南宮鶴本是南宮世家子弟，想不到他居然也成爲了强秦帮的一份子。

由此可見，强秦帮的勢力，實在已遠在一般人意料之外。

老尉遲雙斧齊出，冷冷道：「十八年前，俺與你叔父曾有數面之緣。」

南宮鶴冷笑道：「區區的叔父極多，未知你指的是那一位？」

老尉遲道：「南宮雷。」

南宮鶴嘿嘿連聲，笑道：「他是個老胡塗。」

「放肆！」老尉遲鬚眉皆豎：「這種

說話豈可出諸爾等小輩之口。」

南宮鶴看着他，冷冷道：「你也是個老胡塗。」

老尉遲沉下臉，道：「難怪十二年前，南宮雷已對俺說：『鶴兒朽木也！』」

南宮鶴冷冷一笑。「難道他就能不朽？他現在豈非已變成了一堆枯骨？」

老尉遲道：「如此看來，俺只好代替南宮世家教訓教訓你這個孽畜。」

呼！

呼！

雙斧運用如飛，猛然疾劈南宮鶴。

老尉遲這一雙巨斧，已砍殺過不少武林高手，他的斧法，自非一般泛泛之輩可比。

南宮鶴冷笑，左手一揚，三枚毒針電射而出。

叮！叮！叮！

毒針雖快，但全都射不過老尉遲的斧網。

老尉遲大喝道：「孽畜，放下你的腦袋。」

他每說出一個字，就劈出一斧，斧鋒激蕩起的勁風，把兩人的衣袂都震蕩起來了。

南宮鶴冷冷道：「老胡塗果然有兩下子……」

他神態囂張，顯然是想激怒老尉遲。

老尉遲眞的被激怒了。

他的雙斧揮舞更急。

他的攻勢也越來越是淩厲。

南宮鶴號稱「千手飛魔」，他兩條手臂上的功夫，堪稱出神入化，百變莫測。

但老尉遲根本不理會南宮鶴的雙手如何變化，無論對方用拳攻過來也好，用毒針射過來也好，一概不理，依然採取絕對性的攻勢。

但他的氣力再大，也會用完。

南宮鶴就是等待那一刻的時間，然後給予老尉遲致命的一擊。

可是，這一次他犯了一個極大錯誤。

他用說話激怒敵人，本是一個頗高明的策略，可是他却沒有想到，老尉遲所練的斧法，其中有十三招，是失傳已數百年的「軒轅怒斧」。

怒氣與殺氣

（一）

「軒轅怒斧」是一套斧法的名稱，而軒轅怒却是三百年前中原十大高手中排名第三的絕頂高手。

軒轅怒在三十歲的時候，便已名震江南，但在三十五歲却接二連三吃了五場敗仗。他心灰意冷，從此退出江湖。

但不到十年，他又再捲土重來。

在這不到十年的時光裏，他練成了十三招斧法，以「怒」字爲斧法的要訣，每斧發出，都具有極驚人的威力。

結果，不出三年，他就已擠身於當代武林十大高手之列，而且排名越來越高，成爲一代武學大宗師。但自從軒轅怒死後，「軒轅怒斧」就在人間消失。

誰都不知道老尉遲竟已練成了這一套斧法，只不過這也是近數年來的事了。

老尉遲絕少用「軒轅怒斧」，並不是唯恐別人知道，而是他對這一套斧法的運用，仍未感到滿意之故。

但現在，南宮鶴却把他的怒火燃燒起來，這正符合斧法中以「怒」字爲訣的要旨。

怒火發作之下，「軒轅怒斧」被發揮得淋漓盡致。

這一點，是南宮鶴無論如何都料想不到的。

任何人在怒火中燒的時候，都難免會出現錯誤。

但「軒轅怒斧」的妙處就在這裏——雖然怒火中燒會產生錯誤，但當使用這一套斧法的時候，斧頭上的威力却已足够彌補一切的錯誤。

所以，當別人看來錯誤越多的時候，這一套斧法的威力也更是龐大，彷如山洪暴發，一發不可收恰。

南宮鶴是殺人如蔴的殺手，殺人經驗極其豐富，但這一次他却上了當。

不是上了別人的當，而是上了自己的當。

× × ×

老尉遲滿身殺氣。

他整個人被自己的殺氣和怒火所包圍着，就連他都不知道自己的模樣竟然變得如此駭人。

南宮鶴臉色慘變。

他彷彿已跌進無底深淵。

他極力想爬出去。

但却是越跌越深。

他號稱「千手飛魔」，但現在却彷彿變成了鷹爪下的小鷄。

老尉遲越戰越勇，南宮鶴簡直已無還擊之力。

但就在老尉遲攻勢最猛烈的時候，他突然一聲慘呼，口中鮮血狂噴。

海飄、八腿貓相顧駭然。

八腿貓雖然身中毒針，已將陷於暈迷境界，但他仍然看見，在老尉遲的背後，不知何時已出現了一個臉孔冰冷，身穿錦袍的中年人。

海飄嬌叱：「是誰暗施毒手。」

錦袍人冷冷一笑：「是本帮主。」

「甚麼帮主？」

「强秦帮主！」

老尉遲血氣翻騰，怒目圓睜。

「老秦！你好……毒……」

秦大官人的目光凝注着海飄，一字一字的道：「無毒不丈夫，嘿嘿！」

老尉遲在攻勢最猛烈的時候，突然被秦大官人背後突劈一掌，當然形勢大大有利於南宮鶴。

南宮鶴鬆一口氣之餘，兩枚毒針突向老尉遲的咽喉射至。

他的手剛揚起，老尉遲已知道他又要施放暗器。

老尉遲已身受重傷，他權衡利害，算來算去都覺得自己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秦大官人武功深不可測，倘若自己沒有受傷，還可免强一拚。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跟他拚命，無疑是送死。

不但送死，而且連本都撈不回來。

既然必死，何不找一個人作伴？

他的決定很快，他的選擇也不算笨，

但卻未免太慘烈一些。

所以，當兩枚毒針向老尉遲射過去的時候，他非但不加以閃避，而且還趁勢衝了上去。

毒針已刺進老尉遲的咽喉，但老尉遲的動作卻沒有停止。

利那間，南宮鶴驚得呆住了。

他從來都沒有遇過任何對手，竟然明知毒針迎面而來，仍然不加閃避，反而迎了上來，向自己展開拚命的反擊。

武學與兵家之道，有所謂：「置諸死地而復生」。

但老尉遲這一着卻是：「置諸死地而復死」！

他自己固然非死不可，南宮鶴一擊得手之後，卻也同樣活不下去。

兩柄巨斧，竟然同時分別劈在南宮鶴的左右臉頰之上。

南宮鶴的臉就算是銅澆鐵鑄的，只怕也得立刻變成爛銅廢鐵。

由於這兩斧劈得如此突然，而且劈得又是這麼深，南宮鶴根本連慘呼聲也沒有發出，就已氣斷畢命。

他唯一還沒有變的，就是他的眼睛。

直到他呼吸已完全停止，他的眼睛仍然是睜得那麼大，就像是一尾被漁夫宰掉的惡鯊！

（二）

天地間忽然變得寂靜如死。在三里外的一片桃花林外，也是同樣的一片死寂。

× × ×

這裏的桃花不但早已盛開，還有不少已經枯謝了。

方殺穿着一襲比雪還白的衣裳，全身上下幾乎找不到半點塵埃。他平時並不是個骯髒的人，但卻也很少如此乾淨。

他的頭髮梳理得很整齊，指甲剪得乾乾淨淨，如果他年輕二十歲的話，必然是個人見人愛的小寶貝。

但他現在並不是個小寶貝。

他是個殺手。

強秦幫的第一號殺手。

雖然直到目前爲止，許多人還是不知道方殺是怎樣逼退霍十三刀，但霍十三刀的手已斷，卻是江湖上人人皆知的事。

砍掉霍十三刀雙手的人，是郎如鐵。

但眞正令到霍十三刀斷手的，卻是方殺。

方殺這個人的名字，已越來越令人感到可怕。

雖然他絕不是天下無敵，但最少，他已難尋敵手。

假如世間上只有十萬個武林人士的話，那麼最少有九萬九千九百餘人不是他的對手，餘下來可以與他相比的人，實在是太少太少了。

無敵也好，難尋敵手也好，這還不是他令人感到可怕的最大理由。

百餘年前，江湖奇俠樊中師天下無敵，三十年來會過不知幾許世外異人，各方高手，未嘗一敗，甚至從來沒有人能戰成平手，「天下無敵」這四個字，並非他自吹自擂，而是武林中人人公認的事實。

但在百餘年前，沒有人覺得樊中師可怕。

樊中師武功雖冠絕天下，但卻從未殺過任何一人，極其量給予頑惡者一頓教訓，也就罷手，決不趕盡殺絕，以武淩人。

但方殺卻恰恰相反。

他是個殺手，強秦幫的第一號殺手。

他嗜殺。

他冷酷，絕情。

他的名字代表着血腥，意味着死亡的降臨。

沒有人會願意遇見方殺，即使是郎如鐵也不例外。

但郎如鐵沒有逃避。

就算方殺不找他，他絕不會放過這個冷血魔鬼！

（三）

和方殺相比，郎如鐵顯得有點骯髒，他的頭髮也很散亂，就像一個久歷風塵的流浪漢！

方殺臉上木無表情。

他冷冷道：「請動手。」

郎如鐵把英雄槍從腰間亮出。

刷！刷！

英雄槍猝然伸長兩倍，在半空中劃了兩個圈子！

方殺又冷冷道：「你有把握殺我？」

郎如鐵毫不猶豫，立刻道：「有。」

「十足把握？」

郎如鐵搖頭。

他第二次的回答更爽快：「世間上能有十足把握殺你的人，並非沒有，但卻不是我。」

「你認爲誰有十足把握？」

「霍十三刀！」

「霍十三刀？」方殺倏地大笑：「你認爲他有十足把握可以殺我？」

「不錯！」

郎如鐵冷冷道：「可是他現在已變成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因爲他的雙手已斷。」

方殺目中露出了奇異的神采：「那很可惜……」

郎如鐵截然道：「哼！你不配說這句話。」

方殺一怔：「我不配？」

「當然不配！」郎如鐵的瞳孔收縮，冷冷說道：「你根本就不敢與霍十三刀交手！」

方殺陡地大笑。

「我不敢？你竟敢說我不敢與霍十三刀交手？」

郎如鐵的目光比刀鋒還更鋒利：「我可以肯定這一點！」

方殺冷冷一笑，不再說話。

劍已出鞘，又何必多言呢？

× × ×

方殺的長劍，突然向郎如鐵的咽喉疾刺。

劍勢奇詭，從一個極刁鑽的角度襲擊郎如鐵，倘若郎如鐵稍有疏忽，這一劍已足以奠定戰局的勝負。

但郎如鐵沒有疏忽。

他知道方殺的劍除非不出手，一旦出手就絕不會給對方留下任何的活路。

方殺的劍招不求好看，只求實用。

他的劍並不是給別人當作工藝品欣賞的。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罪惡之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決鬥中魯薏絲打傷了花子，花子引咎自殺，魯薏絲激於義憤前去搶救，誰知這原是花子的一種詭計，藉此以制服魯薏絲，正要殺她時，卻爲胡可爲所阻。正子迫於無奈，只得放了魯薏絲，但對於胡可爲的冷酷無情，卻大起反感，於憤是而引火自焚，因此引發了藏在屋裏的大量彩色烟火燃燒，漫天烟火，以致讓成天堂島上一場大火災，也造成了天堂島上一次大混亂，陳秀蓮見機不可失，即叫魯薏絲去救青青與佳琍。接着蘇菲奉命駕車來邀她去參加生日宴會，她只好上車……

圖窮七現　行刺未遂

陳秀蓮笑了一笑：「投資者爲了保障投資的利益，對品質的管制是有權利要求的，這是很合理的措施。」

「商業行爲的原則是各得所宜，公平分配，商業精神的最高境界是正利，不是殺雞取卵的搾取，他掠奪了我的全部研究心得，卻沒有給我留下甚麼。」

「怎麼沒有，他給了妳學識，給了妳文憑，他只拿去了妳關於那一部份研究的成果，沒有把妳的智識也收了回去，妳可以利用妳的所學，繼續從事更高深的研究，像吳爾夫一樣，繼續得到基金會的資助，再研究所得的成果，妳就可以自由支配了。」

「那有這麼簡單，如果接受基金的資助，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他的。」

「那祇是一個指定的項目，妳在研究中附帶的收穫，卻是屬於妳自己的，吳爾夫也發表過不少的論文，她的博士頭銜就是這樣得來的。」

「妳怎麼對這些如此清楚？」

「因爲我看過吳爾夫的研究檔案，也看過基金會跟她所簽訂的合約，經過立法的手續，完全是合法的。」

蘇菲的神色動了一動，然後嘆了口氣：「陳小姐，妳認爲這一切都很合理？」

陳秀蓮笑了一笑：「不，我並不認爲合理，人是屬於精神與肉體的綜合體，別人用金錢養活了妳的肉體，卻要掠取妳精神的產物，這就是不合理，蘭寧爵士設置了獎學金，是作爲他對學術上獎勵人才的貢獻，而不是爲他自己購買一個廉價的勞工，這是他可卑的地方。」

蘇菲這才引爲同感地道：「所以我才說他是披了人皮的狼，所以我才卑視他的一切，否定他的人格。」

「可是妳也否定了妳自己的價值，妳把先天賦予的才智以及後天所下的努力都浪費了，在天堂島上的這份工作，至少不是妳應該做的。」

蘇菲低下了頭，忽而將聲音放得很低：「陳小姐，我對妳的認識不深，但是我知道妳是個充滿了智慧的女性，更知道妳是個具有正義感與高度是非感的女騎士，

我可以跟妳作較爲坦率的談話，我並不是自願到這兒來的。」

「怎麼，妳不是？」

「當然不是，蘭寧爵士送我來的，他知道我對於他掠奪我研究成果這件事非常憤恨，怕我在外面宣揚出去，損害了他的聲望。」

陳秀蓮對這個倒是一怔，蘇菲繼續道：「當然，在法律上他是有根據的，我在接受那份基金所附帶的條件，就是承認放棄對所研究成果的一切權利，但是這種事宣揚出去，對新聞宣傳是一個好題目，尤其在英倫，雖然政治已經絕對接近民主了，但是要維持一個帝國型態，就得要保留這些貴族的頭銜，以至於有些人生下來就享有一些特權，一般人對此都感到不滿意，有任何能打擊他們的材料，都不肯放過的。」

陳秀蓮笑了一笑：「難怪一些轟動世界的醜聞案子，都發生在大英帝國的貴族階層中，原來是有人故意揭他們的底。」

「不錯，蘭寧爵士很聰明，他不在政治上求發展，却在學術界中成爲一個托辣斯，不僅沒有人去攻擊他，反而贏得了一致的尊敬，不過有一個能擊倒他的機會，大家還是不肯放棄的，他怕造成這種可能，才把我送過來。」

「可是我聽李昆說妳對胡可爲非常崇拜。」

蘇菲苦笑一聲：「陳小姐，妳應該知道，我在人類行爲的研究方面，有過相當高的成就，因此對任何一種人的行爲，我都能作較爲深入的了解，也懂得如何才能保護自己。」

「那妳的一切都是僞裝的了？」

「也不盡然，胡可爲很有說服能力，他的思想很超越，對人性的觀察尤其深刻，這不得不佩服他，因爲他沒有經過實驗，沒有作過研究比較的工作，但他的結論却相當正確。」

陳秀蓮一笑：「蘇菲，我無意詆譭妳的學術成就，但是我要說一句，人類行爲學不是一種科學，只是一種學科而已，雖然沒有人作過整理的工作，但是有關人類的許多行爲，前人都已經有了深入的觀察與了解。」

蘇菲一怔道：「眞有這回事嗎？」

「是的，妳只要把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的諺語、神話的故事、傳說以及許多比喻爲人處世道理的名言哲語收集起來，加以整理，必會發現許多是相同的，這些相同的地方就是人類行爲的共同性，還有許多不同的，那就是因爲地域與環境影响所產生的差異性，胡可爲是中國人，而我也是中國人，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而中國文化到現在仍保持着一貫的傳統性，因此中國人對人類行爲的了解，遠較其他民族爲深，只是中國人沒有把這些學問與其他智識分化出來，命名爲人類行爲學而已。」

「我知道你們是一個智慧的民族。」

「那些不談了，我祇是解釋胡可爲在人性方面的了解何以如此深刻，那是因爲他享受了一個深遠文化的薰染而已，但是他比較特出，因爲一般人只吸收文化的善良，他却從相反的方向着手，專事發掘人性的弱點。」

蘇菲低下了頭，陳秀蓮欣慰地一笑：「我很高興我們這番談話，從李昆的口中，我還以爲妳已經受了胡可爲的影响，被他導向了邪惡呢。」

蘇菲苦笑了一聲：「蘭寧爵士把我送到此地，是要利用胡可爲限制我的行動，我必須要保護自己，假如我不是對胡可爲的言行一切，表示得如此熱衷，我早已從世界上消失了，天堂島上要使一個人失蹤是最容易不過的事。」

「妳已經知道此地的邪惡了。」

「至少我不會像那些無知的女人們那樣，把這兒當作了天堂，天堂島是屬於富人們的天堂，天堂的門票是五萬元美金，有的人畢生辛勞，也賺不到這筆錢的，但五萬美金也只能享受一個極爲短暫的天堂假期而已。」

「很好，蘇菲，妳是否希望離開這兒呢？」

「當然，天知道我多詛咒這個鬼地方，不過，陳小姐，這是個很奢侈的幻想，離開這兒是不可能的。」

「不，絕對可能的，我已經着手布署了，但是最好的辦法是能得到妳的幫助，讓我贏這場遊戲。」

「遊戲？甚麼遊戲？」

「死亡遊戲，我跟胡可爲的一個賭約，我如果謀殺他成功，他把一切都輸給我，我就可以解散天堂島。」

「那似乎不可能的。」

「胡可爲只是一個人，一個平凡的人，不是神，他會死的，只要他一死，天堂島的一切都結束了。」

「不，據我的觀察，天堂島似乎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持着他。」

陳秀蓮笑笑道：「不錯，但是那股力量也是屬於胡可爲的，他是天堂島的主宰，直接的控制着整個天堂島，包括島下的地獄。」

「島下的地獄？這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本來想告訴她的，但是止住了口：「算了，妳還是不必知道的好，萬一我的計劃失敗了，妳還可以不受牽連，咦，我們怎麼往山上去了？」

車子駛向山頂，但不是胡可爲的禁園，而是一個對立的小峯，蘇菲笑了一笑：「波士的指示，在接妳去赴會時，要先跟妳作一次通話，這是他指定的地點。」

她把車子停了下來，指着一具小電話亭：「在那兒可以跟波士直接通話。」

陳秀蓮含笑下車，走向電話亭，才發現那是一具很精細的閉路電視通話裝置，蘇菲按了一下電鈕，螢光幕上首先是一陣條紋的波動，然後出現了胡可爲的臉，笑容可掬：「陳小姐，祝妳生日快樂，希望妳欣賞那些烟火。」

「謝謝你，胡先生，只是你花費太大了。」

「沒什麼，那是應該的，妳是天堂島上的貴賓，只要能使妳高興，我會不惜任何代價的，魯薏絲呢？」

「跟我一起下來了，只是沒有跟我在一起，我們的遊戲還在繼續進行，我以爲兩個人分開來有較多的獲勝機會。」

「很好，很好，這次的遊戲令我很享

受，也使我了解到二位的智慧與體能比我的想像中高出很多，妳們離開後，是否看見那兩個衞士？」

「看見了，本來我們想放開他們的，可是他們的態度太不友善，尤其那個日本人，他對於折敗在我們手中的事感到很憤怒，而且對我們似乎有着民族的仇恨。」

「不可能吧，中日戰爭，中國雖是勝利者，但却是受害最深的一國。」

「不，他對花子夫人點燃烟火不得力而受到處分，感到很憤怒，似乎把仇恨遷到我們頭上來了。」

「喔，這倒是可能的，雖然他跟花子也不過才認識不久，但以前都是武術世家，多少有點淵源的，希望妳不會介意，他們原是氣量很窄的民族。」

「我是個女人，氣量也不寬，而魯薏絲的性子更暴躁，聽他講話很不禮貌，就又給了他一腳。」

「這是他自作自受，應該的。」

「而且我們要繼續進行遊戲，自然不希望有兩個人跟在後面破壞，所以我們略略又做了一點工作，使那兩個人受了一點小委屈，至少在一兩個月內，他們很難行動。」

「有這麼偉大的辦法嗎？」

「其實這很簡單，只是找塊石頭，把他們的手臂敲了幾下，造成輕微的骨折而已。」

「敲得好，敲得好，哈……」

胡可爲的神情顯得很高興，笑過一陣後，他忽又道：「陳小姐，受了傷的野獸是最危險的。」

「我知道，不過天堂島上不會允許兩頭負創的瘋獸亂闖的吧，我認爲這是胡先生的責任了。」

「不錯，這是我的責任，陳小姐，妳叫蘇菲離開妳十公尺，不要讓她看到這兒的畫面，然後再按一下耳機的按鈕，就會有一具耳機跳出來，我要跟妳作一次私人的談話。」

蘇菲聽見了，自行離開了十公尺，但是她却站在電眼可及的範圍內，那是一個指定的地方。

那個位置看不見亭中的畫面了，却有一道電眼對準那兒，可見胡可爲的一切設置都很小心的。

陳秀蓮按了一下那個電鈕，果然在電視的底層跳出一個小抽斗，裏面放着一具袖珍單向耳機。

閉路電視的聲源切斷了，必須把耳機嵌入耳孔中，才能聽見對方的聲音。

「陳小姐，妳沒有對蘇菲談得很多吧？」胡可爲問道。

「沒有，我知道她對你很忠心，如果了解到我們遊戲的內容，她很可能會幫同你作弊。」

「對了！這個女人雖然受過高等教育，但是除了學校之外，沒有接觸過太多的世面，有時會很愚蠢的，像花子一樣，她們的愚蠢會無知而可笑，因此我認爲還是不必讓她知道得太多，現在我要送妳另一項生日禮物，看看。」

畫面跳到禁園，那是一個驚心動魄的場面，四面八方，噴出無數條藍色的火焰，把整個禁園都投入一片火海中，陳秀蓮不禁驚呼出聲：「這是做什麼？」

「爲了阻止那兩頭瘋獸的亂竄，這是最好辦法。」

陳秀蓮知道他是要毀掉那具望遠鏡的秘密，但語氣中却裝作完全不知情：「那也不必這麼做呀！」

「這個工作我不想自己去做，又不能找人去做，因此我只有如此了，希望魯薏絲是眞的離開了。」

「她當然跟我一起離開了。」

「那就好，我担心的是她忽然又義俠心腸發作，心血來潮，跑回去解救他們，那就很遺憾了。」

「我們不會這麼傻的。」

「妳是聰明人，她却不像妳這麼聰明，因爲她對我並不像妳這麼了解，而且妳的話促使我這麼做的決心，那個日本人叫月形龍之介，是個老式的日本武術宗師，所以他對花子，可能會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花子葬身在火場中，他對我的憤恨不會少於對妳的。」

「可是你這樣對他們也太殘忍了。」

「陳小姐，一個心懷仇意的人是最危險的人，天堂島是個和平而安樂的地方，我不希望有這麼一個危險的敵人留在那兒，而且我的那所住宅也毀了，我無意在短期內重建，也懶得設防去阻止一些好奇的人，澈底一毀，封閉那條路，一切都解決了，這兒正在擧行盛筵，我已經吩咐爲妳製了一個生日蛋糕，等候妳來接受大家的祝福。」

「胡先生，我們的遊戲還在繼續進行中。」

「我知道，但是我希望妳在進行時要理智一點，至少不要在那麼多客人面前進行，天堂島上固然沒有法律，但是那些客人都還要回到塵世中去的。」

「這個我知道，我如果不打算在天堂島上永遠居留，就不能在那麼多目擊證人前面從事謀殺。」

「是的，我知道妳是個理智的人，祝妳幸運，附帶地提醒妳一聲，這次的生日宴會是出于我眞誠的祝賀。」

畫面消失了，陳秀蓮最後的一瞥是那片禁園已經被毀得很澈底，一切都不存在了。屋子、花樹，都被一層綠焰所掩蓋，那不知是什麼燃料，居然能把這些東西氣化得如此澈底，不起一點烟霧，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陳秀蓮却在玩味胡可爲的最後一句話，她忽然記起這正是她的生日，眞正的生日，二十六歲的生日。

九月廿七日，如果午夜已過，就是這一天了，她的出生證是以西曆登記的，但陳秀蓮多半是以中國人的習慣，記住了農曆的生日，對九月二十七日這個日期並沒有特殊的印象，而且也從來沒在這一天作個任何慶祝。

事實上，最近五六年來，她也沒有慶祝過生日，年輕的女孩子在十六歲前朦朦朧朧，無所謂生日，過了十六歲，她期望自己快點成長，對生日最起勁，每次在蛋糕上加一支蠟燭，也就多一分驕傲，過了二十二歲之後，她却希望日子停留了，二十五歲之後，她希望歲月倒流，所以二十五歲以後的女孩子如果結了婚，有了孩子

，或許還希望丈夫能記得她的生日，使愛情的生活更甜蜜，如果還是待字未嫁，很少會慶賀生日，提醒周圍的人她又增加了一歲。

陳秀蓮倒沒有那麼俗氣，而是她太忙，成立了東方偵探社與女神俱樂部後，她一直很忙，忙得忘記了這回事。

想不到她二十六歲的生辰，會有人幫她記起來，而且是在如此一個奇特的地方，如此奇妙的情況下。

更難以想像的是這個爲她祝壽的人，是她要殺死的人，迷惘的心情，增添了一分感慨，豁達的她，也難免惆悵，臉上連一個苦笑也擺不出來了。

蘇菲迎了過來，隨着她的眼光，望向了對面島上的禁園，距離大約是兩千公尺，烟火早已停止了，周圍有一排密密的高樹，擋住了視綫，看不見裏面，但是却擋不住冲霄的藍色光焰，雖然是在晚上，那種光仍然藍得迷人。

「那是波士的住宅，也是天堂島上的禁園。」

「是的，蘇菲，妳去過沒有？」

「去過一次，那兒的環境很安靜，有一個日本的侍女在那兒侍候着，有很多書，那個侍女叫花子，長得很美，氣質也很高雅，我在那兒住過一夜。」

陳秀蓮沒有答話，蘇菲的眼中流露出一絲神往。

「胡可爲是個很迷人的男人，他是那麼强壯，那麼充滿了智慧，那麼溫柔與體貼，那是我的第一夜，跟一個男人相處的第一夜，也是我對人類的行爲實際體驗的一夜，如果他能一直那樣對我，我會成爲他最忠心的奴隸，可是這個人太殘忍，就那一夜，第二天他就把我分派到保齡球館了，讓我像娼妓一樣地取悅別的男人。」

她的眼中閃出了怒火，那是一種眞正的憤怒，陳秀蓮輕輕地一嘆：「蘇菲，妳以人的尺度去看胡可爲是無法了解他的，他是個超人，雖然自己把自己當作神，無可否認，他的作爲也趨近乎神了，但他是一個邪惡的神。」

蘇菲漠然地點點頭：「是的，我到這兒兩年，前一年我期望着他會愛我，後一年我期待着有個機會殺死他，我試過兩次都失敗了，不過我做得很技巧，使他以爲我是在嫉妬，見他的鬼，我從沒有嫉妬過什麼人，在孤兒院中長大的人不會懂得嫉妬的，我們有的已經太少，都是別人施捨的，必須大家共享，才能生活下來，如果我們嫉妬，連那一點也得不到了。」

陳秀蓮伸手握了一握，表示對她的同情。

「陳小姐，我會幫助妳進行那個死亡遊戲的，妳要我做什麼？」

「什麼都不要，只要告訴我，歡樂之宮的宴會是如何進行的。」

「如果妳看過波斯宮廷宴樂的電影，妳就知道了，一切都是那種方式，除了主人與客人，全是女奴，妳知道女奴兩個字的意義，她們沒有自由，沒有意志，也沒有尊嚴，任何男人，任何要求，她們都沒有拒絕的權利。」

「在那裏，有什麼方法可以進行謀殺呢？」

「有很多的方法，也有很多機會，只是無法成功，因爲胡可爲是主人，他是宴會唯一超然的第三者，沒有一個人能接近他。」

「爲什麼？他不參加同樂嗎？」

「不參加，因爲那裏是唯一能得到武器的地方，割肉的刀、叉都可以隨手取得，所以他只是高高在上，主持着宴會的進行，也監視着每一個人的行動。」

「好了，我知道了，我們去吧。」

「陳小姐，只是爲了好奇，妳能不能告訴我，禁園那邊發生了什麼，我知道那兒一定發生了一件事。」

「是的，沒有禁園了，也沒有花子了，爲了我曾經侵入過，在他沒有知覺的情形下侵入了，雖然謀殺他沒有成功，但是禁園的防衛却失敗了，他認爲那個地方不再安全，所以徹底地毀了。」

「不錯，他是要求十全十美的人，但是他連花子也毀了嗎？」

「是的，因爲花子對他的忠心起了叛變。」

「跟我所想的完全一樣，所以我才對他的一切表現了狂熱的崇拜，如果是別的女人在背後罵他，他都不在乎，因爲那些女人沒有思想，假如我對他的言行稍稍表示一點懷疑，他會毫不考慮地立刻使我失踪。」

「所以，妳還是當作一切都不知道的好。」

蘇菲笑了一笑：「我會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

兩個人再度上車，大家都沒有說話，但陳秀蓮心中却相當的焦灼，她開始爲魯薏絲他們担心了，禁園是毀了，只不知道他們是否離開了禁園，是否順利地取得了那艘秘密的潛艇，是否能佔領那個地底的基地，把人都救出來，只要有一點失敗，那大家都完了。

車子在歡樂之宮前停了下來，裏面的歡樂正開始，門口有着六名女郎，却是穿了西方宮廷號手的裝束。

李昆是作回教貴族的打扮，站在大門口。

看見了她，投以一個詢問的眼色，陳秀蓮回答了他一個微笑，一個感激而歉意的笑。

李昆不知道這個微笑的含意，只能伸出手來，讓她挽着，那六名樂手立刻吹起一陣嘹亮的號音。

裏面的喧嘩立刻停了下來，李昆托着她的手，像忠心的騎士護送着尊貴的女王，在無數羨慕與讚美的目光下，踏着爲她鋪下的鮮紅色的波斯地毯，通過了長長的廳堂，一直走到高起的台階前。

胡可爲也穿了一身波斯王族的裝束，頭上裹了白綢，別了一顆大得炫目的紅寶石，從李昆的手裏接過了陳秀蓮，讓他面對着羣衆，以英語大聲地宣佈着：「敝人榮幸地向各位介紹今夜盛會的女主人陳秀蓮小姐，東南亞第一位女富豪，淑女中的淑女，女王中的女王，陳小姐是天堂島上第一位女賓，可能是天堂島上未來的女主人，因爲她準備投資天堂島，以她的財力與智力，必須使天堂島更接近於天堂，爲各位作更盡善盡美的服務，今天恰逢陳小

姐的誕辰，所以敝人有幸邀請她爲今夜盛會的女主人，現在大家一起恭祝陳小姐生日快樂，芳華永駐。」

廳中響起熱烈的掌聲，樂隊奏起了生日頌，客人們附合地唱着，然後在賓客們的驚嘆聲中，廳後抬出了一個生日蛋糕。

那是由十六名全裸的黑女郎抬出來的，這些女郎有的是眞正的黑種女子，有些則是白種女郎化裝的，但是十分逼眞，那隻蛋糕足足有七層，最下面的一層有兩公尺的直徑，一直叠上去，最上一層則是用奶油雕成的一個人像，完全是陳秀蓮的形像與眞人的比例完全相同，頭上戴着鑽石與寶石綴成的后冠，手中執着黃金的權杖端坐在寶座上，是一個君臨萬方的女王。

蛋糕抬到陳秀蓮的脚下放好，胡可爲揮揮手，另外一名女奴打扮的女郎雙手捧着一個金盤進來，盤中襯着鮮明的綢緞，上面放了一口古波斯的寶刀。

刀身雪亮，刀柄上綴滿了寶石，跪在陳秀蓮面前，雙手捧着金盤頂在頭上，胡可爲笑笑：「請女王切蛋糕，把妳的光榮分享給妳的臣民。」

然後他又對賓客們宣佈：「這是凱撒大帝攻陷了十六個城堡，獻給埃及女王克麗奧派屈拉的寶刀，原來屬於歐洲一位大收藏家所有，敝人以四十萬美金的代價買了下來，這柄寶刀還有一個歷史的意義，它染過凱撒大帝的血，安東尼兇手也以這柄刀刺殺了凱撒於羅馬元老院中，今天敝人以這柄刀致贈給陳小姐，作爲她生辰的獻禮。」

驚嘆聲夾雜了如雷的掌聲，使得盛會進入了最高潮，胡可爲的確是懂得製造刺激與氣氛的人。

陳秀蓮却微微含笑，拿起刀來，在蛋糕上象徵性地劃了一下，蛋糕的第二層在一聲輕響中徐徐升起二十六朵盛開的玫瑰，然後每一層都留出了一點亮光，却是無數的小彩色燈泡，閃閃地亮着，使得高坐在頂層的那尊女王雕像更爲尊貴了，如同俯視羣星的宇宙主宰。

胡可爲在如雷的掌聲中接過那柄寶刀，擦乾淨後，套進了刀鞘，連同一條鑲滿了寶石的皮帶，爲陳秀蓮佩在腰間，陳秀蓮笑了一笑：「眞謝謝你，費了這麼大的心思。」

胡可爲笑道：「蛋糕是早就準備好的，雕像也是妳昨夜來到時，我對着妳的本人雕的，我原就準備在這次宴會中爲妳祝賀生日，想不到花子還爲妳準備了烟火，那就更爲錦上添花了。」

「我不是爲那些感謝你，而是爲你送我這口刀，雖然對其歷史我表示懷疑。」

「那是我杜撰的，反正這些傢伙都是不學無術的草包，唬唬他們也沒關係，不過這口刀的確是中世紀的珍品，吹毛可斷，見血封喉。」

「你肯把這柄刀在這個時候送給我，倒眞有點魄力。」

「不錯，我的禁園都攔不住妳，可見妳確有殺死我的能力，所以我乾脆大方一點，送妳一柄利器，而且我說了那個故事，也希望能增加一點戲劇性，萬一妳用這柄刀殺死了我，也可以使我像凱撒一樣的永垂不朽了。」

「是眞的嗎，現在我就打算拔出來給你一刀。」

「我想妳不會這麼做的，因爲妳不會傻得在大庭廣衆之下，把自己變成一個兇手。」

「你太有把握了。」

「不錯，我是有把握，因爲這個宴會要一直到天亮才散，妳有很多的機會不知不覺地給我一刀。」

「那有什麼差別，你死在這柄刀下，誰都知道我是兇手，因爲你當衆把刀送給了我。」

胡可爲有點笑不出了：「妳又將如何解釋呢。」

「不必解釋，我有着你自己簽署的死亡遊戲的合約，而且這合約上寫得明明白白，我們是在進行遊戲賭約，不必負殺人的責任的。」

「但是在別的地方，妳這種說法未必爲人接受。」

「不錯，但是我是在天堂島上殺的人，這兒是沒有法律的，我們的合約就絕對有效。」

胡可爲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陳秀蓮突然拔刀，對準胡可爲的胸前刺去，動作很快，用的力量也很大，把胡可爲搠得連退了好幾步，每個人都被這突然的變故怔住了。

但是胡可爲的胸前並沒有傷痕，因爲陳秀蓮拔出的只是一個刀柄，刀鋒竟還留在刀鞘裏。

大廳中突然變得異常岑寂，只有陳秀蓮神色如恒，把手中的刀柄一丟，哈哈大笑：「胡先生，不久之前，你還告訴我說這是一柄魔術刀，刀鋒可以自由伸縮的，我才跟你開個玩笑，想不到你的胆子這麼小，嚇成這個樣子。」

胡可爲訥訥地道：「是……是……我沒有想到妳會在這個時候開玩笑。」

陳秀蓮把皮帶也解了下來，往地上一丟道：「這樣的一柄刀，怎麼能殺得死凱撒呢，你當成玩具送給我，我會很感激，可是你隆重其事，還說了那麼一個動聽的典故，却送了我一柄魔術玩具刀，我沒有興趣收下，對於一個存心欺騙的伙伴，我也沒有興趣合作了，更不想參加你這個什麼鬼宴會，對不起，我要走了。」

在衆目睽視下，她傲然地向前跨出幾步，然後又回頭朝胡可爲笑了一笑道：「胡先生，我還有句話，你願不願意聽。」

胡可爲已經恢復了他的紳士風度，笑笑道：「敝人恭聽吩咐。」

「我剛才刺的部位不是要害，你不會死的，只是爲了測驗一下你的誠意，現在我要說，你是一個最卑劣的懦夫，最愚蠢的笨蛋。」

傲然地一轉身，她又向外飄然地走去了。

這一刹那，胡可爲臉上的神情是異常尷尬的。

他的尷尬不是爲了那些貴賓，因爲他知道，這些身懷鉅金的富翁們都是怕死的，對他所處的境遇不會感到好笑，反而會十分同情，無論是誰，當他對一位美麗的女士，呈獻了一份貴重的禮物後，換來的竟是要命的一刺，都不會感到好笑！

他尷尬的是在宴會中的那些屬於天堂島上的服務人員，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每個人的臉上表情都是失望多於驚詫，顯然地，這件事使他在天堂島上至高無上的地位受了打擊。

好不容易，他建下近乎上帝的尊嚴一下子都崩潰了，在那些下屬們的心中，他還是一個平凡的人。

不過，他究竟是在社會上歷練很久了，知道如何應付這種尷尬的，因此他祇輕鬆地笑了一笑，雙肩一聳，雙手很自然而瀟洒地一攤，彎腰拾起了刀柄與連着刀鞘的佩帶，在衆目睽睽之下，把兩者接合起來，然後又以讓每個人都看得見的動作，旋轉了一下刀柄上的那顆紅寶石。

嗆的一聲，再度抽出刀刃，依然寒光照眼，刀刃與刀柄又接合起來了，他把刀子用力地擲了出去。

刀子飛向一具木雕的神像，這具木偶是用來作爲道具的，神像下有好幾個南美的原始黑女郎正在作原始而粗獷的獻身之舞，自然這些舞蹈的動作也是充滿了原始的挑逗性的，足可以刺激起人們原始的慾望。健美的女郎，黑而亮的肌膚，完全赤裸，毫無保留地展示她們的身體，這已經够惹火的了。

何況她們是在向神靈獻身，爲了爭取神的寵愛，她們還特別地誇張一些動作。

這個舞蹈一直沒有停頓，即使在陳秀蓮進行那充滿了刺激性的一刹時，她們也沒有停下來。

也許是眞的，也許是假，總之，情況的需要，她們是正在忘我的狀況下，不會爲任何事情而停頓的，但是却爲胡可爲飛來的一刀而停止了。

這是一具被命名爲歡樂之神的邪神，形像很猙獰，彫刻很原始，只在一段圓木上刻了一個猙獰的頭像，然後在適當的位置，强調地表現着他的性徵。

胡可爲的一刀飛來，很促狹，也很準確，恰好刺中了這位亞馬遜河上男性之神歡樂的泉源，自然也切斷了那些狂熱獻身的女郎們的歡樂。

女郎們發出嘩然的驚呼，望着那枝插在神像上的刀，那柄取而代之的刀，二十公分長的刀刃深入一半，這顯示了刀的鋒利，也顯示了胡可爲腕力的强勁。

在胡可爲而言，這或許祇是他憤怒的發洩，以及被挫損的尊嚴的重振，下意識地向人炫示，我仍是至高無上的主宰，即使是神，仍然在我的控制之下。

但是在那些貴賓們的心中，那所引起的效果則是更爲戲劇性的，而且更具有一種報復性的快意。

那具偶像在七八個健美的裸女環繞下所得到的尊崇，固然表現了男性的尊榮，但是也令人反感的。

尤其是那强調的性徵，對這些男人而言，是一種挑戰性的示威與諷刺，因爲他們大部份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冗繁的事業，緊張的商場競爭，以及在優裕的經濟能力下輕易取得的肉慾滿足，早已經剝削了他們的精力。

他們到天堂島上來渡假，固然是爲了取得一段時間的休閒，但也是想在這種任意取求的環境下，重鼓起男性的雄心，而且這一個內心的慾望是絕對關閉的，每個人都希望有一片完全排斥外力的領域，唯我獨尊。

胡可爲天堂島上的創設，就是爲滿足這種心理，所以他不惜浪費空間，每一項設備都能足够供應每一個來賓的需要，使他們不會因爲競爭而受到失意的寂寞。

只有這具偶像，給予人的感覺却很不舒服，促使每個人都有毁了它的感覺，而胡可爲在宴會節目的安排中，也具有這一項餘興，那是在賓客們情緒被鼓舞到最高潮時，在每個男人的情慾都被挑起來時才實行的——毁了那具神像，以拍賣喊價的方式競購這九名亞馬遜的女奴，用以滿足那些人的虛榮，壓過了神的勝利。

然而胡可爲却提前進行了這一個節目，犧牲了一筆很可觀的收入，在一般情形下，這九名女奴拍賣的總數，可以高達幾十萬美金，有一次還高達百萬之外。

不過胡可爲的犧牲還是有代價的，他的行動獲得了熱烈的掌聲，有人做了大家都想做的事後，所獲的衷心的讚佩，那成功的代價不是以金錢可計的。

胡可爲所要的大概也就是這一點虛榮的滿足了，他上前推倒了神像，拔出了刀子，舉手揮散了女奴，然後才用無限惋惜的口吻向大家發表演講了。

「那位陳女士太心急了一點，還沒有等我向她說明這柄寶刀的一切，就急於想證明它的鋒利了，凱撒大帝是在元老院中被刺的，那個地方禁衞森嚴，根本是不准攜帶武器進入的，除非是用作裝飾的，不能殺人的武器，因此那個刺客必須要有這樣一柄魔刀，才能通過門口衞兵細密的檢查，把刀帶進會堂，也正因爲要表示這柄寶刀是用作裝飾的，所以上面才綴滿了名貴的寶石，這是歐洲一位機匠的精心傑作，才能寫下那段改造歷史的一頁巨篇，唉！女人，她們的心總是太急，太好奇。

「希臘神話中的潘蜜拉就是爲了好奇與急躁，才打開了那神秘的寶盒，爲世界上帶來了災禍，而那位陳女士却因爲太急切地證明這柄刀的效用，把我當作了第二個凱撒，遺憾的是她沒有耐心，如果等她了解這柄魔刀的秘密，那這柄刀的價値又將提高了，因爲它不但殺死了凱撒，也殺死了天堂中的上帝了。」

來賓中鬨出了一片大笑，每個人都爲他精采演說而再度報以掌聲，於是醉生夢死的狂歡再度開始，那九名女奴成爲男人們追逐的對象，主要是由於她們先前精采的表演及在狂熱的獻舞中那種神態。

她們似乎在神的恩寵之下，得到了無以爲名的愉快，這對於男人也是一種挑戰與刺激，任何一個男人，能够把一個女人征服到如此境界，也是一種雄性的滿足。

這些腦滿腸肥的富翁們並不胡塗，他們自然也知道這些神態都是虛僞的裝做，而他們需求的也是這個。因爲他們知道自己，若是憑眞正的體能，他們早已過了使女人們如癡如狂的顚峯狀態與年齡，因此現在唯一可追求的，也就是這種虛幻式的滿足了。雖然他們也明白，這廳中的每一個女件都可以有這種表演的天才，但是却不一定有那九名亞馬遜女奴們如此唯肖唯妙，雖然參加追逐者只有二十幾個人，另一半年紀較大的已經失去了爭逐的興趣，

人也因爲歲月的累積開始，變成小氣自私與重視實利，已經是取多於施了。

可是胡可爲對目前這個狀況略一思索，忽而產生了靈感，他拍了幾下手掌，把那九名女奴召集到身邊，含笑對着所有的來賓宣佈：「各位來賓，敝人忽然有了一個奇想，那是由這九名亞馬遜的女奴們受到各位如此歡迎而引起的，天堂島上本來有一句值得自豪的話——你能叫得出名目，我們就能供應。可是今天發生的事，使敝人感到很抱歉，因爲天堂島上無法爲每一位都供應這樣一批女奴。

「各位請注意，我說的是一批，因爲這九名女奴是不能分割的，她們必須同時屬於一個主人時，才能使主人眞正地領略到她們的魅力，享受到那種樂趣。」

這番話使得每個人都爲之一怔，但隨即表示了熱切的同意，因爲這九名赤裸的女奴固然很美，但是不會比其他侍應的女郎美到那裏去。

天堂島上的女郎沒有一個醜的，這句豪語倒是可以當之無愧的。

連那二十幾個爭逐的男人在內，聽完了胡可爲的話後，也開始放棄了追逐的行動，胡可爲說得不錯，這九名女奴之所以迷人，就是因爲她們在獻舞時的狂熱，如果把她們各別分開了，最多也只能表現得精彩一點，却不見得能具有那種挑起男人原始行爲的誘惑了。

所以抓到一個是沒有用的，必須要把那九名女奴一起召來，讓她們再度在自己面前獻舞，然後隨時召喚其中的一名而不間斷其他人的表演，那才是一種眞正的刺激。

盤中的水果雖然是精選的上品，但遠不如自己從樹上採擷的一枚生澀的好吃。

胡可爲是深深懂得這個道理的，而這些度假的來賓們都是大玩家，自然也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每個人都靜下來，聆聽他的奇想！

「既然這九名女奴不能分割，敝人想不如讓她們集中起來侍奉一位主人爲僕，可是來賓有五十位，究竟誰才是第一位主人呢？」

「競價！拍售，誰出的價錢高就屬於誰。」

這是一個暴發戶在喊，他以爲這是個金錢能役使一切的世界，所以提出了他的萬應法寶。

胡可爲笑了一笑：「這與天堂島的原則不合，因爲天堂島上的服務是不收任何費用的，但是敝人有個更好的方法，我們舉行一場賓果遊戲，看看那一位是最幸運的得獎人。」

「天堂島上每一次接受來賓的限制是五十位，因此這一局賓果每一位都有機會中獎，每一張賓果劵收費是一萬元美金，恭賀各位中獎。」

這次的反應並不熱烈，至少有很多人感到很不上算，以一萬美金的代價來買取一場狂歡，代價並不算高，有人爲求一夕之歡，還擲過更高的代價，可是在這個情形下，色情的取得太容易不說，而且這九名女奴雖然個個健美，却都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誰也提不起這個興緻。

假如對象是個舉世聞名的名女人，像好萊塢的那些女明星之流，即使花十倍的代價，博個淺淺一吻，還是有人肯的，因爲有錢的人總是想獲得一些難以得到的東西，那是一種虛榮的心理，所以有很多富人不惜巨金，買得一些名畫，但他們本人却完全不懂得藝術，只是爲了讓人知道他擁有一幅名畫而已。

不過胡可爲的這個提議喊價却無人問津，這些富人們雖然不在乎一萬美金，但是他們花錢却很精。

胡可爲笑了一笑，這種冷淡的反應是他意料中事，因此他笑了一笑：「各位是否認爲敝人的要價太高。」

沒有人接腔，但顯然這是默認，胡可爲再度一笑：「天堂島上一次度假的收費是五萬美金，但是各位中有幾位是再度光臨，可見天堂島上的收費雖昂，但是所提供的服務都絕對値得此數，而敝人提出的這次遊戲，更是不惜成本，即使每一位都參加了，天堂島上收入不過五十萬，敝人付出的代價却兩倍於此。」

終於有人開口了，那是個中年歐洲人：「密司脫胡，在南美的某些部落中，仍然有着人口販賣的交易，一個女奴的最高喊價不會超過一千美金，你這九名女奴只是在我們度假時的伴侶，就算是事後交給我們帶走，也要不了那麼高的代價。」

這傢伙的算盤很精，行情也很熟，胡可爲笑笑道：「原來各位看重在這九名女奴身上了，那就難怪認爲太高了，敝人說過，天堂島上的任何服務都不另收費的，只因爲這九名女奴的情形較爲特殊，所以才用遊戲的方式決定那一位是最先接受她們的侍奉，別的人如果眞有興趣，可以在第二天再提同樣的要求，只要沒有人競爭，天堂島立刻會如尊命，即使每位都有興趣，本島也一定會在各位假期之前，設法達到各位的要求，而且保證不再收任何費用，敝人所要求的一萬美金，不是這個費用。」

「那是甚麼費用？」

胡可爲道：「指一件罕世的奇珍，就是這一柄具有歷史價値的寶刀，敝人是以百萬美金的代價購得，致贈給陳女士作生日的賀禮，那知道陳女士拒絕接受，使敝人十分遺憾，送出去的禮物，敝人也不便收回，所以才用這個方式，贈給在座中間的一位。」

這下子立刻引起了大家的興趣，有人立刻道：「那你爲甚麼不早作說明。」

胡可爲笑道：「百萬美金只是賺下這柄刀的代價，爲了請專家鑑定它的價値，以及修補上面遺缺寶石的代價，敝人足足又花了五十萬，所以敝人要求五十萬的代價，只是收回附帶的費用而已，寶刀贈壯士，敝人不先作說明，只是希望能物得其主，假如剛才有一位肯毫不考慮地答應下來，敝人寧可犧牲四十九萬，也立刻將此刀奉贈了，遺憾的是這麼多的紳士中，竟沒有一位豪客，敝人只好俗氣一點，堅持原意，一定要收足五十萬才進行遊戲，當然，這是遊戲，不能強迫各位參加，所以第一次，每位都有認購一張彩劵的權利，如果有人棄權，則剩下的彩劵可以由別人認購……」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愈秀凡等四人離開了璇璣宮，向前趕路，一天，見路旁有一座茶棚，於是便入內歇脚，叫了四碗清茶解渴。愈秀凡懷疑茶中有毒，正想提醒各人，但王當、王翔及桃花童子已先後將茶喝光。愈秀凡立刻召喚茶伙計到來，嚴厲詰問，茶伙計坦然直告，茶中確是有毒，三人喝了，立即毒發，但他有解毒藥可解三日之毒，但必須每天要趕一程，到預定地點去拿第二天解藥，到最後一天，去見他的一位首腦人物，愈秀凡人等，無可奈何，只得偕同三人跟着茶伙計上路……

尋求解毒藥　獨鬥方谷主

帶路的茶伙計在越過一座嶺脊之後，突然慢了下去，頭上也開始滾落了汗水。

王當心中有些奇怪，這人明明是一身武功，怎的走了這一點路，就累的汗流浹背呢？

心念轉動之間，那茶伙計突然蹲了下來。

王當冷笑一聲，道：「朋友，怎麼不向前走了？」

那茶伙計雙手捧腹，咬着牙齒，似是在忍耐着無比的痛苦。

冷冷的望了王當一眼，道：「那姓愈的小子，在我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王當一抬脚，茶伙計發出一聲慘叫，滾出了八九尺遠。

這一脚力道很重，茶伙計翻滾出八九尺後，嘴角間流出了兩行鮮血。

王當一跨步，左脚抬起，踏在茶伙計的前胸之上，怒聲說道：「你小子聽着，你可以對我們下毒，但你不能出言傷害到我們公子。」

愈秀凡緩步行了過來，道：「王當，別打他，他傷穴發作，比常人更脆弱，任何一點傷害，都會給他很大的痛苦。」

目光轉到茶伙計的臉上，緩緩說道：「看來，咱們非得準備一些代步不可了。」

茶伙計道：「你在我身上做了什麼手脚，使我失去了一身武功？」

愈秀凡道：「我可以告訴你，不過，你得先回答我幾件事。」

茶伙計道：「什麼事，快些說。」雙手抱腹，口角流血，汗珠和淚水，一齊滾落下來。

愈秀凡道：「你既有一身武功，那自然不是賣茶的伙計了，你老兄怎麼稱呼？」

茶伙計道：「冷面虎徐然。」

愈秀凡道：「你帶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徐然道：「不知道，我只帶你們到第一站去。」

愈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我相信你沒有說謊。」

徐然道：「可以告訴我了，你動的什麼手脚？」

愈秀凡道：「你中的定時封穴，這手法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擅自運氣，妄動眞氣，立刻促使傷穴發作。」

突然動手在徐然身上拍上兩掌。

徐然痛苦頓消，長長吁一口氣，道：「不會好麼？」

愈秀凡道：「不會好。除非有一個高明人

物，解開你被封的穴道。」

徐然道：「不解它又將如何？」

愈秀凡道：「你中的四天封穴，四天之後，傷穴開始發作，全身血液聚於一處，痛苦莫可名狀，比剛才那滋味還要難受，再三日，傷穴崩裂而死。」

徐然呆了一呆，道：「好惡毒的手法！」

愈秀凡道：「很可歎的是，我不太仁慈。我喜歡以殺止殺，以牙還牙，你對我們下毒，我封你穴道，似乎是我們並沒有佔先。」

徐然道：「就算我死吧，也不過是一條命，你們三個換一個，照你說法，不算佔光。」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朋友，看樣子，你作不了什麼主。他們要你死，你就不能活。我們的生死：你更是無能控制，說穿了，你不過是一個聽命行事的奴才。」

徐然臉色大變，說不出一句話來。

愈秀凡笑了一笑，道：「咱們現在可以走了。」

徐然緩緩站起身，舉步行去。

愈秀凡看他走的十分小心，頗有舉步維艱之苦，輕輕咳了一聲，道：「徐兄，不用太小心，照你平常的走法，只要不提眞氣，就不會引發傷穴。」

又行了兩個時辰，到了一處鎭集之上，人人都走的十分輕鬆，只有徐然流了一頭大汗。

原來，他不敢運氣行動，走的疲倦不堪。

在鎭集上吃過東西，徐然找店伙計商量，重金僱了一輛馬車趕路。

愈秀凡等本有馬匹寄在山下，但因去路不同，只好棄之不取。

這輛篷車很舊，但却是常年趕路的設計，奔行很快。

王當和徐然坐在一起，一路上給了徐然不少苦頭吃，徐然因不敢運氣，只好強自忍耐下去。

車走大道，繞了不少路程，只好連夜兼程趕路。

第二天中午時分，又到了一座鎭集之上。徐然帶領着他們，直行入了一座私人的宅院中去。

大廳中早已備好了酒菜，却不見宅院主人出迎，只有兩個四十左右的中年婦人，招呼幾人吃喝。

直待用過酒飯，才有一個身着青衣的年輕少女，緩步行入廳中，輕揮玉手，道：「諸位對不住啦，從現在開始，諸位都要加上一點東西。」

愈秀凡道：「加什麼？」

年輕少女道：「眼罩。一種設計很精巧的眼罩，戴上去很舒適，但却無法可見外的面景物。」

愈秀凡道：「一定要戴麼？」

年輕少女道：「是的，諸位請戴上之後，小妹立刻奉上解藥，登車上路，不過那是一輛很豪華的篷車，也很寬大，行速極快，諸位不會有辛苦之感。」

愈秀凡略一沉吟，道：「什麼人陪我們去呢？」

青衣少女道：「小妹奉陪諸位。」

愈秀凡道：「你先給解藥吧！」

這時，徐然起身和那少女低聲談了數語，青衣少女立刻從身上取過一個玉瓶，分給了王翔、王當、桃花童子各一粒解藥。然後，回眸對愈秀凡頷首一笑，道：「原來閣下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

愈秀凡冷冷的說道：「那位徐兄，想都奉告你姑娘了，我愈某人忍辱負重，已經盡到了最大的耐心，希望姑娘能够守住分際，免得鬧一個血流五步的慘劇。」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我知道你難纏，年輕氣盛，而且又很具才智，是一個軟硬都不吃的人。」

愈秀凡道：「姑娘誇獎了。在下也許眞的很難纏，不過倒有一個字可以使在下服輸。」

青衣少女道：「請問那是一個什麼字？」

愈秀凡道：「理。理必含道，有道理的事，在下是一向遵服。」

青衣少女點點頭，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如若不是一個很難對付的人，也許用不着我來。」

愈秀凡冷然一笑，道：「姑娘很自負。」

青衣少女道：「不過，他們還是低估了你，不曉得你竟未喝下那杯毒茶。」

愈秀凡道：「就算喝了那杯毒茶，也未必就能毒死我。」

青衣少女道：「這一點不用倔强，那是天下的至毒，沒有人能逃過毒發而死的命運，不論你有多麼精純的內功，而且，除了特製的解藥外，沒有另一種解藥能够解去身中之毒。愈少俠如是喜愛冒險，希望你別冒這個險。三個人，三條命！」

愈秀凡道：「我想取得解藥的地方，定然是凶險萬狀了。」

青衣女道：「不錯。那地方有如銅牆，牢不可破，任何人到那裏，只有兩條路走。」

愈秀凡冷笑道：「請教是什麼樣子的兩條路？」

青衣女道：「一個是屈己從勢，改變志願，一個是受折磨而死。」

愈秀凡道：「我想在那裏還可以遇上貴組合中身份較高的人。」

青衣少女道：「你推斷的很正確。」

愈秀凡道：「姑娘送我們到下一站麼？」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我們改變了計劃，由小妹陪諸位直放我們要去的地方。」

愈秀凡道：「姑娘玉瓶中的解藥——」

青衣女道：「還有兩粒，他們可以多撐一天。」

愈秀凡道：「算的果然是十分精細，在下多收了一顆藥丸，你們也算出來了。」

青衣少女道：「小妹是一位不太相信巧合的人，巧合的事，人生一世，難得幾同，所以敝組合一向注重算計。」

舉起手中的玉瓶，接道：「愈少俠是否想看看玉瓶中的藥物？」

愈秀凡取出懷中一粒丹丸，笑一笑「是姑娘保管呢，還是交給在下保管？」

青衣女略一沉吟，把玉瓶送到愈秀凡手中，笑道：「愈少俠保管，也許更放心一些。」

愈秀凡也不客氣，接過玉瓶，打開看看，把手中一粒丹丸，也收入玉瓶，放入袋中。笑道：「好吧！姑娘盛情區區生受了。」

青衣女歎一口氣，道：「現在可以上路了麼？」

愈秀凡點點頭，道：「可以走了。」

徐然突然一橫身，攔住了愈秀凡道：「愈少俠，咱們分手在卽，少俠可以解開我被封的穴道了。」

愈秀凡笑一笑，道：「徐兄，怎不同往一行？」

徐然道：「愈少俠，徐某人沒有這個身份啊。」

愈秀凡嗯了一聲，道：「這麼說來，這位姑娘的身份，高過你徐兄很多了。」

青衣少女道：「我是奉派接你們的特使，身份有些不同。」

愈秀凡道：「徐兄，很抱歉，我早說過了，我不太仁慈。你還是跟着去吧！等我們取到解藥，在下會爲你解穴。」

徐然急道：「你認爲眞能取到解．」忽的發覺失言，立時住口不言。

俞秀凡道：「爲什麼取不到呢？可是那裏沒有解藥？」

青衣女道：「解藥倒有，不會很容易取到手中，俞少俠可是有些怕了？」

俞秀凡道：「江湖上爾虞我詐，但也該有個限度，不能險詐到下流之境。不論那地方危險到什麼程度，那是貴方的佈置，但如那裏沒有解藥，那就不是險詐而是謊言了。」

青衣女笑一笑，道：「這個，你可以放心。到時間，我們先拿解藥給你瞧過。」

俞秀凡道：「如若在下無法相信姑娘，那就得自己準備一下了。」

目光轉到徐然的身上，道：「要我爲你解去被封的穴道，只有一個法子。」

徐然道：「什麼法子？」

俞秀凡道：「你在我們身上下的毒藥，還有沒有？」

徐然道：「解藥沒有，毒藥還有一些。」

俞秀凡道：「拿出來，我就解開你被封的穴道。」

徐然回顧了那青衣少女一眼，滿臉誠惶誠恐之色。

青衣少女笑一笑，道：「拿出來，俞少俠才智絕倫，你用不着耍花樣。」

徐然應了一聲，取出一個小包，解開了一層又一層的白綾，最後一塊紅綢中，包着一點白色的粉末。

俞秀凡把藥粉調在一杯茶中，笑道：「姑娘！喝下去！」

徐然呆了一呆，道：「你這是——」

俞秀凡道：「那封穴發作的痛苦，徐兄沒有忘記吧！」

青衣女一揮手，接道：「徐然，你最好別管閑事。」徐然歎口氣退到一側。

俞秀凡道：「姑娘，請你把這杯茶喝下如何？」

青衣女道：「可以。不過我沒有解藥。」

俞秀凡道：「我多了一粒。」

青衣少女道：「那不够，咱們還有兩天兩夜的行程，必得有兩粒解藥才成。」

俞秀凡道：「我相信，貴組合一定有特殊的傳訊之法，你姑娘以特使身份，如若中了毒，自然會想法子叫他們多送來一粒解藥了。」

青衣少女道：「說的倒也有理，」端起茶杯，一飲而盡，道：「可以給我解藥了。」

俞秀凡笑一笑，道：「毒發之時，才服解藥，是否還來的及。」

青衣女點點頭，道：「來得及，俞少俠，你是個很細密的人。」

俞秀凡道：「實在很抱歉，我們的處境太險惡，我不得不小心一些。」

青衣女道：「大約在一頓飯工夫左右，我服下的毒藥，就要發作了。希望你能及時給我服用解藥。」

俞秀凡神色突然變的十分嚴肅，冷冷說道：「姑娘既然知曉了我是謹愼的人，希望妳別耍花樣，那會造成很大的遺憾。」

青衣女道：「俞少俠可是在嚇唬我麼？」

俞秀凡道：「我說的很眞實，因爲我出劍太快。」

青衣少女道：「可不可以讓我們開一次眼界。」

俞秀凡道：「不教而殺爲之虐。能讓你們先見識一下也好，不過要你姑娘出個題目。」

青衣少女道：「小妹善用飛刀，而且也相當快，但不知比俞少俠的快劍如何？」

俞秀凡道：「那不難證明，姑娘施用飛刀，在下用劍，不妨求證一下。」

青衣女道：「小妹不喜這等面對面搏殺，一個失神，卽將鬧成血淋淋的局面。」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

青衣女隨手取出一枚制錢，斜裏拋起，雙手一探腰際，隨卽揚起兩柄柳葉刀，後發先至，波波兩聲，釘在牆壁上，那枚制錢正落在雙刀之間，架在刀上。

俞秀凡道：「好刀法。」

青衣女笑一笑，道：「獻醜，獻醜！」

俞秀凡暗暗吸一口氣，忖道：她停身之處，距離牆壁不過一丈三四，拋出制錢，再拔雙刀，釘在壁間，制錢先發後至，落在雙刀之間，速度，巧勁，都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的是了得，我如不能把她鎭壓下去。這一路只怕是很難平安了。

心中雖有此念，但卻又全無把握。但事已逼上了頭，無法推辭，卻又想不出一個表達出快劍的方法。

正忖思間，忽見一隻蒼蠅飛了進來，心中一動，拔劍劈去。

沒有人看淸他拔劍的動作，只見劍光一閃，那蒼蠅跌落在桌面之上，分成了四半。

青衣女呆了一呆道：「果然很高明。」

伸手拔出飛刀，藏入懷中，笑道：「咱們上路吧！」

俞秀凡招過徐然，解了他被封的穴道。

室外果然早已停了一輛豪華大馬車，車中放着六個帶着靠背、扶手的木椅，上面鋪着黃緞子椅墊。

六張木椅，分成了三排。王翔、王當坐在最後一排，桃花童子獨自坐在第二排，青衣女大約是爲避嫌疑，和俞秀凡並坐在第一排中。

趕車的是一個穿着藍衫的老者，放下了垂簾，立時揚鞭馳車。

這是一輛特製篷車，行馳起來十分快速。

青衣女輕輕歎口氣，道：「俞少俠，我這一生中，從沒有這樣遷就過人，自己喝下了一杯毒藥。」

俞秀凡道：「聽妳這麼說來，在下是很榮幸了。」

青衣女笑一笑，道：「俞少俠如不信，不妨在江湖上打聽一下，刀釵冷萍是什麼樣一個人？」

俞秀凡道：「四大金釵之一。」

冷萍微微一笑，道：「原來，你早就知道了。」

俞秀凡微喟道：「那眞可惜的很，姑娘一世英名，只怕要死在自己飲下的那杯毒茶之下了。」

冷萍道：「你不是告訴我，多一粒解藥的麼？」

俞秀凡道：「本來是多一粒，但你們都算得太精了，結果，你應該帶三粒解藥來的，但你只帶了兩粒。不過，我相信妳還收存有一粒解藥，因爲妳明明知道解藥的數量剛好。」

刀釵冷萍搖搖頭道：「你錯了，我沒有收存解藥，我相信你的話，才飲下那杯毒藥。」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冷姑娘，咱們明人眼睛裏不揉沙子，妳如眞的沒有解藥，我的三個人中，必要有一個付出性命的代價。」

萍冷道：「這麼說來，你是眞的不準備管我了。」

俞秀凡道：「你們四個人，如若一定要有一個人毒發而死，姑娘覺得，那應該是那一個呢？」

冷萍道：「這要你決定了，你覺得他們三個人中，應該那一個死？」

俞秀凡道：「一定要我決定，我覺着姑娘應該等候毒發。」

冷萍接道：「那是要我死了。」

俞秀凡道：「我相信妳不會死，妳們的組合中消息靈通無比，他們會及時送來解藥。」

冷萍緩緩說道：「這樣冒險，對我而言，實在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

俞秀凡微微一笑，未再答話。

冷萍歎口氣，道：「看起來，你似是很愉快，全沒有一點憂慮。」

俞秀凡道：「冷姑娘覺得在下應該憂慮些什麼？」

冷萍道：「我的飛刀如何？」

俞秀凡道：「出刀很快，認位亦準，是很高明的刀法了。」

冷萍道：「但我在那個組合中，只是五等以下的人。」

俞秀凡道：「姑娘怎的這等妄自菲薄。」

冷萍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但信不信由你了。」

俞秀凡道：「我相信又如何？你能放我們離開麼？」

冷萍杏目一瞪，道：「哼！不知好歹。」閉上雙目，不再說話。

特製的篷車行速逐漸的加快，但車簾低垂，見不到外面景物。

只聽冷萍低聲說道：「我毒性發作了。」

俞秀凡轉頭看去，只見她臉上汗水如雨，似滾落下來。她緊緊的閉上雙目，咬着牙齒，似乎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

桃花童子察看了一陣，低聲道：「公子，她眞的是中了毒，不是裝作。」

俞秀凡緩緩說道：「因爲她喝的毒藥是眞的，所以，她的中毒也是眞的。」

桃花童子道：「公子，這藥性發作得很快，如若不能及時給她服下解藥，會造成毒發而亡。」

俞秀凡道：「我知道，如若你們四人中，有一個人要死，那人應該是誰呢？」

桃花童子道：「公子，萬事莫若救人急，先救了冷姑娘，萬一明天還無法得到解藥，小的願意放棄服用解藥。」說完話微微眨了一下眼睛。

俞秀凡故意提高了聲音，道：「小桃童，兵不厭詐，害死了刀釵冷萍，江湖上至多罵我俞某人心狠手辣，不够君子；但如你毒發而亡，武林同道豈不要罵我不仁不義麼？」

桃花童子道：「是小的自願放棄，那自然怪不到別人的頭上了。」

俞秀凡道：「好吧！話是你說的，現在車中有這樣多的人，大概都聽到。你到時可不能反悔。」

小桃童道：「我知道，大丈夫一言如山，怎會反悔。」

俞秀凡取出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了一粒解藥。但他並沒有直接交給冷萍，却把解藥送到了桃花童子的手中。桃花童子揑開了刀釵冷萍的口齒，投入解藥。

車內鬧的人命關天，但篷車却是一樣的行駛着，未曾停下。

片刻之後，冷萍毒性被解，睜開雙目，望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俠果然是心如鐵石，好叫小妹佩服。」

俞秀凡道：「姑娘誇獎了。」

冷萍哼了聲，道：「難道還要我謝謝你不成？」

俞秀凡道：「那倒不用了，因爲明天有一個人會代你死亡。」

冷萍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頷首致謝。這舉動證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冷萍在毒性發作中，仍然知道車中發生的事情。

俞秀凡歎了口氣道：「江湖上有很多可殺可悲的人，但也有很多見義勇爲，不畏死亡的人。」

冷萍道：「像我這一種人，是屬於那一種人？」

俞秀凡回目望着冷萍，雙目中神光如電，盯住了良久之後，才緩緩說道：「你是屬於可悲的一種人。」

冷萍臉色一變，道：「我自覺生活的很好，很快樂。」

俞秀凡道：「這正是你可悲之處，你失去了主宰自己的能力而不自知。」

冷萍怔了一怔，道：「我自己倒沒有這種感覺。」

俞秀凡道：「拿我們相逢這不足兩個時辰的光景來說吧，你難道是自願來接我的麼？你飲下毒茶，也完全是心中情願麼？我想都不是。因爲，你奉命來接我，爲了要把我帶到一定的地方，不得不飲下毒茶遷就我，你不敢生氣，也不敢發作，難道還不可悲麼？」

冷萍緩緩說道：「你的意思，可是說我很怕死？」

俞秀凡道：「也許你不怕死，但你却怕一個人，也許怕一件事。所以，你不惜吞下毒藥，把我引到你們準備好的地方。」

冷萍道：「我奉命把你帶到一定地方，如若我做不到，豈不是太過無能了。」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冷姑娘，是我要去，並非你把我引導去的。」

冷萍道：「不管是你要去還是我引導你去，只要你去了，我就算成功了。對麼？」

俞秀凡道：「姑娘，雖然你達到了目的，但我們的感受却是完全不同。」

冷萍道：「那裏不同了？」

俞秀凡道：「我是心中想去，而且，也非去不可；但你姑娘是奉命來接在下，如果不把區區帶到，對你姑娘而言，也許有一個極不良的後果，所以，咱們的感受不同。我是志願要去，你是受命逼着我去，這中間就大大的不同了。」

刀釵冷萍突然微微一笑，道：「聽起來，倒也有理。」

俞秀凡道：「看來，你冷姑娘倒是一個明辨是非的人。」

冷萍緩緩說道：「俞少俠，竟也會灌人的迷湯啊。不過，我看你剛才那等見死不救的性格，和你的言談爲人，似是有些不同。」

俞秀凡道：「那並不太奇怪，因爲我相信你不會死。」

冷萍道：「如非有人救我，此刻我已魂歸天府了。」

俞秀凡道：「不會的，因爲，你身上帶有很多的解藥。」

冷萍呆了一呆，道：「你怎麼知道？」

俞秀凡道：「事情很簡單，我們一直跟着徐然，他沒有辦法把消息傳遞過去，而姑娘知道在下沒有中毒時，但妳已無法留下需用解藥，只好把多餘的解藥藏在別處。」

冷萍笑一笑，道：「俞少俠，本來我不太相信你精明，現在我倒是相信了。」

俞秀凡道：「只要在下能制服妳姑娘，就可以多取得一天的解藥。」

冷萍道：「我不會任你予取予求！」

俞秀凡道：「當然耳！不過，在下如是想多取得一點臨時解藥，似乎也用不着跟妳姑娘去了，我要收到眞正的解毒藥物，使他們完全復元。」

冷萍點點頭，道：「早知道你有如此堅決的心願，我也用不着遷就你了。」

俞秀凡道：「現在，你知道了，在下也希望你姑娘交出全部解藥，那可以使得他們三位，多延長一天的生命，那是很重要的一天。因

那一天正是在下和貴組合一決勝負的一天。」

冷萍道：「愈少俠，如是交出解藥，對我們有着很大的不利，你想我會交出來麼？」

愈秀凡道：「對你個人而言，交出了解藥，並沒有什麼錯誤。」

冷萍道：「但也沒有什麼好處。」

愈秀凡道：「不交出解藥，對妳個人却有害處。」

冷萍笑道：「我想不出會有什麼害處？」

愈秀凡道：「姑娘！別忘了，我們還有近兩天的行程，在這兩天內，我隨時可以找你姑娘的麻煩，或者翻臉動手。」

冷萍沉吟了一陣，道：「你猜猜看，我收存了幾粒解藥？」

愈秀凡心知她這是自我下台階的話，笑一笑，道：「三粒。」

冷萍微微一笑，道：「四個人，兩日份，每人每日一粒，我交出三個人兩日份應該六粒，扣了你收存的一粒，只交出了五粒。還餘三粒。」

愈秀凡道：「姑娘也已算好了。」

冷萍未再答話，取出三粒解藥雙手奉上，道：「很可惜的是，你要在我身上試試那藥性如何，多損失了一粒解藥，致使你三位從人中，一個人無法在那天助你。」

愈秀凡笑道：「有兩個人也够了，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

冷萍道：「看起來，你倒是個想得很開的人。」

愈秀凡道：「因爲這是貴組合一塲部署精密的算計，在下能在你們算計中未遭致全軍覆沒，對我而言，能多取得兩個人一日份的解藥，也算是一種大敗中的小勝了。」

冷萍淡淡一笑，道：「你確有很多過人的想法，充滿着自信。」

愈秀凡緩緩閉上雙目，道：「姑娘，行途遙長，咱們要談的話，似是已經談完了，我想休息一下了。」

冷萍道：「你不怕我暗算你？」

王當突然接口說道：「姑娘，別忘了，我們還是活蹦亂跳的人，目下咱們是四對一的局面。」

冷萍回顧了王當一眼，道：「看來有什麼樣的主人，就會有什麼樣的從人，物以類聚，古人是誠不我欺。」

愈秀凡道：「冷姑娘，措詞最好能客氣一些。禍從口出，這句話，冷姑娘想是早已很明白了。」

冷萍歎口氣，道：「我如若眞是個可悲的人，你應該是個很可憐的人！」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聽口氣，姑娘似乎對在下有點同情？」

冷萍道：「你這種目空四海自負的人，還懂得什麼叫作同情？」

愈秀凡突然想到了在江湖上走動，應該施用些機詐權謀，只要純正，心存仁慈，縱然是霹靂手段，也不爲過。想是這麼想，但要他施用權術騙一個女孩子，却又有些開不了口。長長吁一口氣，閉上雙目。

篷車飛馳在官道上，揚起了兩道滾滾的烟塵。

愈秀凡一直閉目假寢，未再多問冷萍一句話，也未再望冷萍一眼，也沒有人打開過車簾向外面瞧一眼。

篷車停下來的時候，總是在一座宅院的門前。

宅院中，備好了酒飯，吃過之後，就立刻登車上路。

篷車仍然是那一輛篷車，但拉車的健馬，却是每一餐進食之後，重新換過。因此篷車一直保持着穩定的速度。

第二天中午時分，愈秀凡又把解藥給了王翔、王當、桃花童子。

冷萍淡淡一笑，道：「愈少俠，是不是仍要我表演一次毒發的痛苦。」

愈秀凡道：「冷姑娘已經有很多的機會取得解藥，如是還未取到，那你只好等待毒發身死了。」

冷萍微微一笑，轉過話題，道：「愈少俠，太陽下山的時候，我們就要棄車乘船了。」

愈秀凡道：「還要乘船？」

冷萍道：「是的，還要走一段水路，明天中午時，才到咱們要去的地方，那正是毒性將要發作的時刻。」

愈秀凡冷笑，道：「故作神秘，我不相信，你們會把時間控制到這樣精密的境界。」

冷萍道：「信不信是你的事，但事實上，確然如此，我告訴過你，我們是一個講究算計的組合，每一件事，都有嚴密無比的計劃。」

× × ×

冷萍說的不錯，篷岸停下來的時間，正是「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時刻。

篷車停在一道濁浪滔滔的江邊，但却不是人船來往的碼頭上。這是一段很僻靜的江岸，岸畔大樹上，用鐵鍊鎖了一艘雙桅大帆船。

冷萍一直未再有毒發之徵，顯然是早已服了解藥。她當即躍上甲板，舉手一招，道：「諸位都是身具武功的人，用不着搭扶板上船了吧。」

望着那滔滔江流，愈秀凡不禁有趦趄的感覺。上了船比不得陸地，波濤洶湧的大江，隨時可以吞噬下幾人的性命。

冷萍道：「愈少俠，怕了麼？」

愈秀凡摸摸長鈎的把柄，飛身而起，落上甲板。

王翔、王當、桃花童子，魚貫躍登舟上。

冷萍一轉身道：「艙裏坐吧！」

艙裏早已高燃着兩支火燭，照的一艙通明。但窗門上，却掛着黑布，隔絕艙外的江流景色。

忽然間，船身移動，行駛於波濤起伏的江流中。

艙中間一座木案上，放着香茗細點。

冷萍盤膝坐在艙板上，道：「裏面有床，想坐息或睡覺，悉憑尊便，恕我不招呼了。」

一夜行舟，船身一直起伏不定，顯然江面上也一夜風浪未息。

兩隻高大的火燭燒盡，船艙中突然間暗了起來。但起伏不定的船身，却突然靜了下來。

冷萍緩緩站起身子，道：「愈少俠，到了。」當先行出艙去。

愈秀凡登上甲板，只見日光耀目，已是中午時分。

一夜半日的江上行舟，船身搖擺起伏不定，使得愈秀凡有些頭暈腦脹，長長吸兩口氣，清醒一下頭腦，流目四顧，只見帆船停泊在一座山灣之中。

這似乎是一道通往長江的支流，青山半繞，環抱着一片水色。

一道浮橋，早已搭好。

冷萍當先帶路，行過浮橋，道：「愈少俠，看到這一條小徑麼？」

愈秀凡點點頭，道：「看到了。」

冷萍道：「照着小徑往前走，轉過那個山灣，自會有人迎接。」

愈秀凡長長吁一口氣，道：「你不去了，是麼？」

冷萍道：「小妹奉命迎賓，到此爲止。咱們異日有幸再會。」

轉身一躍，登上帆舟，但見六個大漢，搖動大櫓，帆舟轉身而去。

坐了一夜半日的船，此刻才算看到行舟的人。

望着遠去的巨舟，愈秀凡打開玉瓶，倒出了僅有的兩粒解藥，低聲道：「小桃童，你是眞的中了毒，還是假的中毒？」

桃花童子道：「小的沒有中毒。不過，我不能帮你們。」

愈秀凡道：「不用你帮忙，在沒有證明我的研判之前，你也不用叛離你們的組合。」

把解藥分給了王翔、王當，道：「走！就算龍潭虎穴，咱們也闖上一闖。」

王當低聲問道：「小桃童，這是什麼所在啊？」

桃花童子回答道：「不知道，我也沒有來過。」

愈秀凡當先帶路，沿着一道白石小徑，直向前面行去。

這小徑，顯然是人工鋪成，一面是百丈峭壁，一面是江水支流。由峭壁到水邊，大約有一丈左右寬窄的黃泥灘，那一條白石小徑，就在那黃泥灘的中間。

轉過山灣，只見一個面目冷肅的黃衣大漢，擋在路中，冷冷的問道：「你是愈秀凡？」

愈秀凡道：「不錯。」

黃衣大漢道：「你聽着，這地方不是任人撒野的所在，不論在江湖上有多大的名望，多高的聲譽，到這裏就得遵守這裏的規矩。」

愈秀凡劍眉聳動，本待發作，但想到此來旨在取得解藥，用不着和這等人一般見識。

心中轉念，按下怒火，淡然一笑，道：「多承明教，咱們有什麼不到之處，還望你朋友指點。」

黃衣大漢道：「跟在我後面走。」轉身向前行去。

登上了十餘丈的山坡，黃衣人一低頭，鑽入了一座山洞中去。

愈秀凡暗暗吁一口氣，忖道：原來他們的巢穴在山腹之內，無怪外面瞧不出一點徵候，一片廬舍。

一低頭，也閃入洞中。

人一入洞，地面立成平坦，進入三丈，頓成三條岔道。

黃衣大漢帶幾人走的是中間一條。

又行四、五丈，去路又向地下轉去，而且天光隱隱透了進來。

愈秀凡暗中估計，兩面上下坡度距離相差不多，果然又到了一座洞口。

洞外面是一片天井般的盆地，大約有百畝大小，四面都是聳立的石壁，寸草不生，光滑異常，但這片盆地中倒是樹木繁茂。

沿着四面的山壁，有不少青石砌成的房舍，中間却建了一座高大的廳堂。

黃衣大漢回顧了愈秀凡等一眼，道：「整整衣冠，我帶你們去見谷主。」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原來還有谷主，我還認爲你朋友就是此地的谷主呢。」

黃衣大漢冷哼一聲，道：「你最好少說風涼話。」

愈秀凡心知那高大的廳堂中，住的就是谷主，此刻似已用不着再遷就這黃衣大漢了。冷笑一聲，道：「我是你們組合中請來的貴賓，你是什麼身份，竟然三番兩次對我無禮。」

黃衣人突然回過身子，冷冷說道：「我已經告訴你，到這裏要守規矩，這裏不允許任何人撒野。」

愈秀凡道：「別說你只是一個帶路的人，就算貴谷主，對我如此，愈某人也要掂掂的他份量。」

黃衣大漢怒吼一聲，右手一揮，迎面劈過去。

愈秀凡一閃身，五指迅如電光石火，已扣住那黃衣大漢的右腕脈穴，借力施力的一帶，但聞蓬然一聲，那黃衣人已飛出了七、八尺外，跌了一個狗啃泥。

這一交摔去了那黃衣大漢的狂傲之氣，站起身子，拍拍身上的塵土，望着愈秀凡發怔。

愈秀凡神情肅然的說道：「你記着，我不是個很仁慈的人，忍性有限，激怒了我，我也可能殺人。」

黃衣大漢未再多言，舉步向廳堂中行去。

王當低聲道：「公子，如是情勢迫人，咱們就殺他個落花流水，就算毒發而死，也早撈回本錢了。」

愈秀凡用極低微的聲音，道：「你們要十二個時辰，才會毒發，咱們時間很充份，最重要的是先取得解藥，這不能太軟，但也不能太硬，你們不可輕易出手，一切由我來應付。」

王當道：「好！咱們聽公子的吩咐行事就是。」

愈秀凡還未來得及答話，那高大的廳堂之中，突然魚貫行出兩行人來。

每行十二個，一行穿着黃衣，一行穿着紅衣，但有相同之處，那就是每人都佩着一把特別長的寶劍。

愈秀凡停下了脚步，兩道目光，凝注在那長劍之上，瞧了一陣，一皺眉頭，道：「這兵刃有些奇怪。」

王當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道：「小桃童，這些劍特別長，不知有些什麼古怪？」

桃花童子道：「劍上應該沒有古怪，古怪處在武功上了。」

王當一伸手，握着了刀柄，道：「公子，我們一起上呢，還是我先試試？」

愈秀凡搖搖頭，道：「我剛剛說過的話，你已經忘了麼？」

王當一欠身，向後退了一步，右手放開了刀柄。

二十四個分穿着不同服色的大漢，並未向四人攻擊，却分列兩側，排在大廳門外。

一個身着青衫，頭束金環的年輕人，赤手空拳，緩步行了出來，兩道冷厲的目光，一掠愈秀凡道：「閣下就是愈秀凡麼？」

愈秀凡淡淡一笑，道：「不錯，在下愈秀凡。閣下怎麼稱呼？」

青衣人道：「兄弟方堃。」

愈秀凡道：「閣下這份氣派，似是此谷中的谷主了？」

方堃點頭道：「不錯，兄弟正是此谷中的谷主。」

愈秀凡道：「費盡了千辛萬苦，把區區等請來此地，不知用心何在？」

方堃道：「在下雖然很少離開此谷，但對你愈少俠的大名，却是久聞了。」

愈秀凡道：「不敢當。我們身上中的有毒，時間對我們十分重要。」

方堃接口道：「聽說，你愈少俠並沒有中毒。」

愈秀凡道：「在下是沒有中毒，不過，在下三位朋友，都中了貴組合的獨門奇毒。」

方堃望望天色，道：「毒性發作，還有一些時間，四位請大廳中坐吧。」

愈秀凡略一沉吟，道：「也好！既然來了，希望多見識一些貴組合的事物。」舉步進入大廳堂。

大廳堂中很寬敞，近中間擺了一張木案，上面鋪着黃綾桌布。

方堃抱拳肅客，讓愈秀凡落了座，才緩緩說道：「愈少俠，敝上愛才如渴，愈少俠如肯

歸服，職位決不在兄弟之下。」

冷漠的笑一笑，兪秀凡緩緩說道：「方谷主，貴上是什麼人？在下還沒有見過。」

方堃道：「兪少俠如肯歸服，必可獲敝上的召見。」

兪秀凡道：「這是你方兄的意思呢，還是貴上的意思呢？」

方堃道：「不管是誰的意思，但兄弟說了，就算數，這一點，想來兪兄不會懷疑兄弟了吧。」

兪秀凡道：「在下相信。不過，事有輕重緩急，在下希望先取得解藥。」

方堃微微一笑，道：「兪兄，你不覺着這兩件事是合而爲一的麼？」

兪秀凡道：「兄弟確有些不明白，這要請教方兄了。」

方堃道：「如是兪兄歸服了咱們，兪兄從人身上之毒，似乎是用不着兪兄費心，那就自然可解了。」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方兄，但兄弟沒有答允，兄弟願被刀劍冷萍帶來此地的用心，只是在取得解藥，其他的事，只有待兄弟取得解藥之後再說了。」

方堃淡淡一笑，道：「兪兄，事情如是這樣簡單，咱們也似乎用不着把兪兄千里迢迢的帶來此地了。」

兪秀凡道：「很可悲的是咱們距離太遠了，只怕難有談得攏的希望。」

方堃道：「兪兄是聰明人，自然明白，處在目前的境遇下，如若太剛直，難免易折。」

兪秀凡道：「是的，大丈夫寧折不屈，方兄如肯交出解藥，咱們還可以談談。如是不願先行交出解藥，咱們似乎很難談得下去了！」

方堃臉色微變，道：「如是兄弟不交出解藥，兪兄準備如何呢？」

兪秀凡回顧了一眼，道：「這就是兄弟所說的可悲了，我們如若鬧出一個兵刃相見的局面，只怕很多人要血流五步。」

方堃霍然站起身子，道：「兪秀凡，在下敬重你是一位少見的英雄，故而好言相勸，想不到你竟是一位不解利害，不識時務的人！」

兪秀凡也緩緩站了起來，道：「方兄，如若一定要兵刃相見，方兄才肯交出解藥，你們可以出手了。」

方堃仰天大笑三聲，道：「看來，咱們只有這一條路了。」

右手一托，那黃綾覆面的木案突然離地而起，緩緩移動，飛向大廳一角。

這等隔空送物，全憑一股內力凝聚的暗勁，只瞧的兪秀凡心頭怦怦亂跳，生恐對方也要自己露出一手，那就要當場出醜了。

方堃移開木桌的同時，黃衣大漢也移開了四週的木桌。大廳堂中，空出一片很寬敞的地方。

方堃淡淡一笑，道：「兪兄，想和兄弟動手呢？還是想先和兄弟這些從屬玩玩？」

兪秀凡道：「客隨主便。」

方堃道：「恭敬不如從命。」

左手連揮兩次，十二個黃衣大漢，唰的一聲，抽出了長劍，團團把兪秀凡圍了起來。

王翔、王當齊聲說道：「公子，我——」

兪秀凡接道：「住口，該你們出手時，我自會招呼你們。」

目光轉注到方堃的臉上，接道：「方兄，準備要他們羣毆麼？」

方堃笑一笑，道：「他們練的是合搏劍法，如若兪兄覺得人數太多，兄弟要他們退下一半。」

兪秀凡肅然說道：「方兄誤會了，兄弟的意思是這等羣搏羣殺，只怕會傷亡太大。」

方堃道：「兪兄儘管放手施爲，兄弟這些屬下，別無特長，只有一點——不怕死。」

兪秀凡道：「唉！江湖人最大的缺憾是輕賤人命，方兄，這很必要麼？」

方堃道：「必要。他們一個人，就是一個人的力量，兩個人，就可能變四個人的力量，十二個人，是他們合手最大的極限，也是他們力量最大的結合。少林寺的羅漢陣，能够馳名天下，並非是每人都有着絕世功力，單打獨鬥，他們只能算三流身手，但如結合在一起，那就不是一加一等於二的力量了。」

兪秀凡道：「多承指教。」

回目一顧王氏兄弟，接道：「你們都聽到了麼？」

王翔、王當一欠身，道：「聽到了。」

兪秀凡道：「好！你們試試看，如是非人之敵，不可免强出手。」

方堃微微一笑道：「他們多了十二個時辰的壽命。不過，兪兄，他們毒性雖未發，如是他們消耗的眞力太多，那可能會促使他們身上的毒性提前發作。」

兪秀凡冷肅的說道：「方兄受命接待兄弟，自有非常之能，不過，兄弟相信，我還有能力取得解藥。」

方堃哦了一聲道：「看來，兪兄果然是一個很自負的人。」

兪秀凡道：「咱們之間的勝負，很快就可以證明了。不過，在下希望先問明一件事。」

方堃道：「什麼事？」

兪秀凡道：「方兄這裏是否收有解藥？」

方堃點點頭，道：「有！不過，取得不易而已。」

兪秀凡道：「那就行了。只要有解藥，不論用什麼方法取得都行。」

方堃道：「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兪兄率領貴從屬歸服咱們。」

兪秀凡道：「方兄，這件事很難從命！」

方堃笑一笑，道：「兪兄，我們已經打聽得很清楚，兪兄不是出身九大門派。單人匹馬，在江湖上走動，爲的是什麼？如能在一人之下，千萬人之上，那也是够風光了，難道非要坐上第一把交椅不可麼？」

兪秀凡笑一笑，道：「兄弟沒有這一份豪情壯志，但我生性中有一個最大的缺憾，那就是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不願屈居人下。」

方堃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緩緩說道：「兪兄，我們千辛萬苦的把你帶來此地，自然是有着充分的準備，在下和兪兄一見如故，才不惜好言相勸，如是兪兄一直執迷不悟，那只怕很難有一個好的結局了。」

兪秀凡冷冷說道：「盛情心領，在下生性如此，只好有負雅愛了。」

方堃突然向後退了一步，道：「既然是如此，在下就不用多費口舌了。」

兪秀凡也向後退了四步。

王翔、王當，唰的一聲，抽出了長刀。

兩人執刀，面對着十二個執劍大漢，提聚了眞氣。

形勢劍拔弩張，一場慘烈的搏殺，立時就要展開。

對這十二黃衣人的武功，小桃童心中明白，一時間有着不知所措之感。望望方堃，又望望兪秀凡，伸手從懷中摸出了一對手叉子。

王當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道：「小桃童，你閃開，用不着你出手了。」

桃花童子回頭對兪秀凡道：「小的——」

兪秀凡一招手，道：「你下來吧！由他們兩個出就少可以了。」

桃花童子歎口氣，緩緩退了回去。

十二個黃衣大漢，身上佩着的長劍，早已

出了鞘，長劍搖晃，劍光閃動，轉向王翔、王當兩人的週圍，佈成了一片劍陣。

方堃高聲說道：「兪秀凡，你要不要再想想？」

兪秀凡道：「方堃，我對自己的技藝，充滿着信心。對我從屬的武功，也寄於無比的信任。我希望他們能戰勝你手下這些劍士，使你能够及時悔悟。因爲，我對你方兄，也有着一份相惜的感覺。」

方堃緩緩說道：「你該明白，我這些劍士，都是久經訓練的精銳，你兪兄也是習劍的人，應該從他們用的長劍上，瞧出他們有着不同於一般劍手的成就。」

兪秀凡突然仰天大笑一陣，道：「方兄，我們都堅持自己的意見，也對自己的從屬都有着無比的信任，似乎是只有從武功上一決勝負了。」

方堃臉上泛起了怒容，道：「殺！」

十二個黃衣劍手，突然大喊一聲，四柄寬大的長劍，帶起一片劍氣，直向王翔、王當捲襲過去。

王翔大喝一聲，呼的一刀，橫裏推去。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傳了過來，四柄長劍，竟然完全被一刀封開。

但王翔卻感受到對方長劍的勁道十分强大，雖然把四刀封擋開去，但右臂卻微感痠麻。

在第一次攻出的四個黃衣大漢退出的同時，另外四個黃衣大漢的長劍，卻如毒蟒出穴，刺了過來。

第一次和第二次出手有着顯著的不同，第一次是四柄長劍泰山壓頂一般直劈下來，第二次却是直刺過來。

王當忽然一轉身軀，手中長刀幻起一片光影，擋開了四柄長劍。

但第三批青衣大漢手中的長劍，却緊隨着疾攻上來。

王翔揮刀攻出，又封開四柄長劍。

捲雲十八刀，本是以攻敵爲主，但在十二個劍士的迫攻之下，兩人已然無力發出攻勢。

十二個黃衣劍士，憑藉手中的寬大長劍和合手力道，幾乎是每一招攻勢中，都以强猛無比的內力，迫使兩人全力封擋。

十二個黃衣劍士，連攻了七次，三七二十一次，王翔接下十一次，王當接下了十次。

這二十一次攻勢中，有如長江大河一般，綿綿不絕，王翔、王當已完全處於被動，沒有還擊一招。

一側觀戰的兪秀凡和方堃，都皺起了兩道眉頭。

兩個人都沒有想到，對方竟有如此的功力。王翔、王當是自出道以來，從未遇到如此的敵手。

十二個黃衣劍士，更是方堃辛苦造就許多年的劍手，曾經在三招迫攻中，搏殺了武當派一位成就很高的弟子；但十二人在二十一招的攻勢中，竟未能收拾下王翔、王當。

兪秀凡見王翔、王當都已經滿臉汗水，而對方的攻勢却是愈來愈見凌厲。

王翔接下了對方第十一招攻勢後，低聲說道：「兄弟，這樣不行，咱們得想法子還擊才行！」

王當奮勇爭先，接下了四個黃衣劍士的第二十二次攻勢，高聲說道：「我接住他們的攻勢，你準備出手反擊！」

王翔還未及來得開口，四個黃衣劍士已然揮劍攻到。

十二個黃衣劍士攻勢更見快速，而且已成了合擊方位，十二枝寬大的長劍，密如一片光幕，直壓下來。

王翔、王當汗透重衣，全陷被動，却仍然無法還擊一招。

兪秀凡估計情勢，如若再打下去，王氏兄弟非傷在對方手中不可，不禁大急，高喝一聲：「住手！」

這一聲貫注內力喝出，聲音奇大，但十二個黃衣劍士，却是我行我素，彷如未聞，仍然未停攻勢。

方堃微微一笑，低聲喝道：「停下！」

十二個黃衣劍士，聞言收劍，自各向後退了五尺。

方堃目光凝注在兪秀凡的臉上，緩緩說道：「兪兄的兩位從屬，是兄弟見過的最好刀客，而且年紀甚輕，異日的成就，確是不可限量，不過，他們還無法抗拒兄弟手下這十二位劍士的合力攻勢，何況，一側穿紅衣的劍士的威力，又高過他們一級，兪兄，如若現在改變心意，還來得及！」

兪秀凡冷漠一笑，道：「方兄錯了。」

方堃接道：「兪兄的意思是……」

兪秀凡肅然的說道：「當我們確然無能和方兄率領的劍士抗拒時，用不到等待毒發再死了。」

方堃微微怔了一怔道：「兪兄，你的確是太剛正了些。」

兪秀凡道：「所以，我還要試試。」

有些敬佩的，方堃點點頭，道：「兪兄可以求證一下，不過……」

兪秀凡不再理會方堃，冷冷接道：「王翔、王當，你們退下！」

兩個人回顧了兪秀凡一眼，緩緩退到了一側。

兪秀凡左手提着長劍，緩緩行到場中，目光一掠十二個黃衣大漢，沉聲道：「諸位請上吧！」

方堃目睹兪秀凡提着連鞘的長劍不自禁的說道：「兪兄，拔劍出來，區區手下的劍士攻勢很快。」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不要緊，如是在下無能阻攔住他們的攻勢，死而無憾。」

方堃一皺眉頭，欲言又止。

王翔、王當已知道這十二劍士的厲害，那是要眞本領，硬功夫的搏殺，兪秀凡的藝業如何，他們知道的太少，暗暗替他擔心。

但聞方堃輕輕歎息一聲，道：「殺！」

四個黃衣劍士，突然揮劍攻來，手中又寬、又長的寶劍，像閃電一般快速。

兪秀凡右手一探，長劍出鞘，一抹寒芒，一閃而收。

沒有人看淸楚他如何拔出了長劍，又如何把長劍歸入鞘中。

但一場快速的搏殺，由開始到終結，却在這一刹那間完成。

四個向前奔衝的黃衣劍士，收不住快速的衝勢，衝越過了兪秀凡，才收住了脚步。

人是越過了兪秀凡，但四個人手中，都沒有了長劍。握劍的右手，連帶着寬大的長劍，齊腕生生斬斷，跌落在地上。

四個黃衣劍士，只感着右腕一凉，快速的劍勢，使他們沒有機會感覺到痛苦。血，在他們停下來之後，才噴射而出，同時，才感受到斷腕的疼苦。

但四人感受的驚駭，超出了痛苦，呆呆的望着兪秀凡出神，似乎還不太相信剛才發生的事。但鮮血和劇烈的痛疼，證實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另外八個黃衣劍士，本已發動了攻勢，但却突然在途中停了下來。

方堃的臉色變了，變的一片蒼白。

但心中最震驚的還是小桃童，他又一次目睹了兪秀凡的快劍，一次比一次快速，快的完

全出人意外，快的使人驚心動魄。

王翔、王當，臉上却泛起了笑容，由心底泛出了無限的讚美，忘了自己身中劇毒，幾乎要失聲而叫。

輕輕咳了一聲，目光轉注方堃的臉上，俞秀凡緩緩說道：「方兄，我想另外八位黃衣劍手，用不着再試了。他們不會有更好的結局。是麼？」

方堃由震駭的驚痴中，清醒了過來，長長吁一口氣，道：「俞兄，你要我認輸？」

俞秀凡道：「我知道，這只是開始，不是這一場搏殺的結局。但我想，這一次對陣中，我已證明了你這些黃衣劍手，已不足和我對敵，你如强令他們出手，那不是命他們出戰，而是近乎殘酷的送死。」

方堃道：「俞兄有什麼高見呢？」

俞秀凡道：「我想，由更高一級的劍手試試，或是由方兄作個了斷。」

方堃有些淒凉的說道：「俞兄，我們早晚會有一場拚鬥的，因爲，我交出解藥之前，我們兩個人定然有一個血濺五步。不過，我還不想現在出手，我想多看幾次你出劍的手法，就多一分勝算的機會。」

俞秀凡點點頭，道：「說的有理。方兄，但至少應該換一批比他們高明一些的劍士。」

方堃道：「他們應該已算是第一流的劍手了，但兄弟手下，還有十二位紅衣劍士，比他們高明一些。」

俞秀凡道：「那很好，要他們出手吧！」

方堃點點頭，一揮手，道：「退下去。」

四個斷腕的黃衣劍手，强忍着劇疼，未哼一聲，左手檢起了斷腕、長劍，在八個同伴護擁下，退出了大廳。

十二個紅衣劍手，未得方堃的令下，已然補上了黃衣劍士的位置。

方堃故作輕鬆的笑一笑，道：「你們是我手下最好的一批劍士，當今武林中第一等的劍士，對麼？」

十二個紅衣劍手齊齊欠身一禮，道：「是的，我們是當今第一等劍士。」

俞秀凡笑一笑，道：「諸位很有信心。」

十二個紅衣劍士，同時舉起右手，搭在了劍柄之上，一按機簧，嗆的一聲，長劍出鞘，十二把長劍，閃起了十二道寒光。

俞秀凡突然間變的十分嚴肅，緩緩說道：「在下希望諸位能够冷靜的想一想，兵刃相見，不得有一絲投機取巧，也不能憑仗幸運，這一點，希望諸位能多想想！」

十二個紅衣劍士的答覆，是紛紛移動方位，佈成了合擊之勢。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看來，除了流血之外，咱們很難在口舌上解決了。」

方堃冷然一笑，道：「俞兄，你可以出手了。」

俞秀凡長長吸一口氣，肅然而立，右手也緩緩搭在劍柄之上。

這些紅衣劍士和黃衣劍士有着很大不同之處，黃衣劍士，分成三批施襲，這些紅衣劍手，似乎是分成了兩批，每一批六個人。

六個人合擊的威勢，自然是要比四個人大，但人數愈多，必需有愈精密的合搏技術，才能配合的天衣無縫。否則，人數愈多，則將形成自相碰撞的紛亂之局。

突聞一聲「殺！」六個紅衣劍士，一齊出手，六把長劍，有如閃電一般，分由六個不同的方位，捲襲而至。

六柄長劍，在攻近俞秀凡時，突然合成一片綿密無比的劍幕。

這果然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劍手，在攻敵的同時，已然防範了敵人反擊之勢。

在俞秀凡的眼中，任何綿密的劍招，都有着很大的空隙，但這六個劍士的合搏之術，竟然綿密的有如一片劍網。

心情微微震動了一下，俞秀凡疾快的拔劍擊出。

一陣金鐵交鳴，六個紅衣大漢向前攻出的長劍，全部擊空。

但俞秀凡向不落空的劍招，這一次竟未能傷人。

方堃長長吁一口氣，心中暗暗道：這一劍，雖然凌厲絕倫，但却沒有傷人。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間，俞秀凡第二劍突然刺出。

這一劍快速至極，但見寒芒閃了幾閃，六個紅衣大漢還未來得及收回長劍，每人的右腕上，都中了一劍。

俞秀凡疾快的向後退了一步，還劍入鞘，冷冷說道：「方兄，够了麼？」

方堃嘆一口氣，道：「好劍法！好劍法！你們都退開下去。」

十二個紅衣劍士，六個腕上受傷，另外六個沒有受傷的大漢，已然換成了另一種攻擊的姿勢，一列並立，準備出手，聽到方堃的話，六個準備出手的紅衣大漢，均都收回了長劍。

方堃揮揮手，道：「你們都出去。」

十二個紅衣大漢，二十四道目光，全都凝注在方堃的臉上，仔細的瞧了一陣，道：「方爺，我們──」

方堃冷冷接道：「你們仍然是最好的劍手，只不過俞少俠的劍招太快了，我已經看過了，你們無法拒抗快速的劍招，打下去，只有送死的份。」

十二個紅衣大漢，都黯然垂下了頭，緩步退出大廳。

方堃面對着俞秀凡，手握劍柄，冷冷說道：「俞少俠，該咱們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方兄，在沒有動手之前，我想先看看你帶的解藥。」

方堃苦笑一下，道：「俞少俠，你眞的希望取得到解藥麼？」

俞秀凡臉色一變，道：「你沒有解藥？」

方堃緩緩從衣袋中取出一個玉瓶，放在木案上，道：「這玉瓶中，據說是解藥，但是不是眞的解藥，區區不敢保證。」

俞秀凡臉上泛起了怒意，道：「方兄，俞某人很敬重你的爲人。」

方堃道：「兄弟也很佩服你的劍法，所以才據實奉告。」

俞秀凡道：「方兄，如若玉瓶中不是解藥，你可知道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麼？」

方堃道：「我知道，俞兄在激怒之下，可能殺光這谷中所有的人。」

俞秀凡道：「是的。方兄，準備付出這樣的代價了。」

方堃肅然說道：「我沒有預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多少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是武林中第一流的劍手，除了傳授我藝業的人，我想不到世間眞有比我出劍更快的人，我孤陋寡聞，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我自出道以來，從沒有嚐到過失敗的滋味，也不知道失敗後應該做些什麼事。但今天看來，我似乎敗定了。」

俞秀凡道：「方兄既不願聽兄弟的意見，那咱們只好先在武功上分個高下了。」

他似是胸有成竹，也不再問解藥的事。

方堃回顧了木案上的藥瓶一眼，道：「俞兄，可要先試試看，這解藥是眞是假？」

俞秀凡道：「不再試了。這解藥如是眞的。用不着試；如是假的，你也無法再交出眞的解藥了。」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愛徒病纏身　急煞老師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如雲上了廬山，在裴大希的引導下，開始熱衷於讀書，但因他生性固執高傲，不能耻以下問，所以只有經常偸拿裴大希的書籍來閱讀，而裴大希也深知他脾氣，所以他在暗中協助他，讓他有條理的閱讀一些書籍，幾個月相處，兩人十分融洽，白如雲也進步不少……一日，裴大希發現白如雲巳身中風毒，十分担心他的安危，故立刻啓程往鄂省尋藥去，臨行時囑咐白如雲不能練功，但白如雲自覺並無大碍，遂不聽裴大希勸告，自行坐禪，這一行禪，可就壞了……

此時白如雲一喚，他才帶着痛苦的微笑，慢慢走了過來，他輕輕拍了白如雲肩膀一下，苦笑道：「小白，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

白如雲低下了頭，他在激烈的顫抖着，老道嘆了一聲，責怪道：「現在你還怪他幹什麼？你……」

裴大希也似自覺不該，他緊緊抱着白如雲肩頭，嘆道：「孩子，你也不要難受了，你一生倔强，希望你能强到底……這事情，叫老道去設法！」

老道這時點上了燈，白如雲遂抬起了頭來，他心情已不如方才一霎那那麼沮喪了！

而今他興奮的是，他最想看到的兩個人，居然都在他眼前出現了！

他望着二人，唇角掛上了一絲笑容。

老道走近了，他道：「小鬼頭，你是明白人，你現在的病情，是十分嚴重了，你要自己當心，從現在起，裴先生就在你身邊照顧你。」

白如雲動了一下嘴皮緩緩道：「家裏呢？」

老道嘆了一聲道：「唉，南水，北星，早在兩個月之前就出走了，留下一個條子，說是找不着你，一輩子不回巫山。」

白如雲怔了一下，老道苦笑了笑道：「現在也不知下落如何？我也沒工夫找他們，又碰上了你這事……」

他緊緊皺了一下眉又道：「家裏事，我交給幽東雙啞了。」

他說着忽然又想起一事，道：「啊！還有你判下的兩個人，我都收押了。」

裴大希在一旁聽得模模糊糊，插嘴道：「什麼收押？你們還管押犯人？」

老道苦笑了笑，現在他實在沒有心情再去談這些，當時看了裴大希一眼，道：「這是他的主意，唉！現在沒工夫給你聊這些。」

裴大希雖然心中莫名其妙，可是也不便再問，當時皺了一下眉，說道：「來！老道！我們先把他慢慢弄到床上去，你也該去了！」

老道又吸了一口鼻涕，才點了點頭。

於是二人，一人抬一邊，輕輕把白如雲抬了起來，老道嘴裏叨叨道：「輕點！輕點！我的大夫！」

裴大希冷笑了一聲道：「我比你清楚得多，你快滾吧！」

秦狸瞪了一下眼，別看對方是一個溫文的老書生，却也是盛氣凌人。

他們本是幾十年的老朋友，打打罵罵也沒什麼，老道看了他一會，突地由一邊椅子上，拿起了一個小包袱道：「好！我走了！」

白如雲這時叫了聲：「師……師……師父……」

老道就像觸了電也似的，他馬上回過了身子，這種稱呼，他多久沒有聽過了。

他走到了牀前，黯然說道：「徒……兒！」

白如雲伸出了一隻手，老道忙也伸出了手，兩隻手緊緊握在了一塊！

半天，白如雲才微笑道：「你要早些回來！」

老道點了點頭道：「是的！是……」

他的眼淚一滴滴，由臉上滑了下來，馬上他又用手把淚擦乾了。

他偏頭看了裴大希一眼，頗不好意思的笑道：「你瞧這孩子……這孩子……」

可是他的臉，並不接受他的僞裝，說到後來，竟自變爲哭容了。

裴大希十分瞭解這一對奇怪師徒的感情，他內心也十分難受，可是他仍裝作笑臉道：「老道！你走吧！」

墨狐子點了點頭，鬆開了白如雲的手，對白如雲點了點頭道：「你好好休養，千萬要聽裴先生的話！」

白如雲淺笑了笑道：「你去吧！我又不是孩子。」

老道紅着臉，又看了裴大希一眼道：「你看看，這孩子……這孩子……」

說着他逕自向外去了，待行到了門口，他向裴大希招了招手！

裴大希忙出來道：「什麼事？」

老道正色道：「郎中，我徒兒可是交給你了，要是我回來有一個三長兩短，你可小心點！」

裴大希哼了一聲道：「你去吧！只要早去早回，記好，那藥，非三支不救，少了沒用！」

老道點了點頭道：「我走了！」

他說着這句話，雙臂一振，就如同是一支箭也似的，突地射空而起。

在夜空之下，這條身影太矯捷了，翻騰之間，已失去了他的人影。

裴大希看着沉沉的夜，感嘆道：「好快的身手，看來，這孩子也許還有救。」

說着他轉身進屋而去，白如雲的目光，仍向門口覷着，裴大希進來了，他問道：「老道走了？」

裴大希走近牀前，點了點頭道：「是的，他走了……」

白如雲悵然的嘆息了一聲，道：「你這又是何苦？」

裴大希搖了搖頭道：「什麼事都是，先盡人事才聽天命，你不要太悲觀，少說話爲妙！」

他說着把燈撐過牀前，仔細的往白如雲臉上看了看，只見白如雲眉心之間，已呈出顯明的黑心狀陰影，臉色青紫得十分可怕！

他摸了摸白如雲的手，更是冷得可怕，裴大希心中吃驚不小。

白如雲問：「怎麼樣？」

裴大希笑道：「還好！」

他把白如雲身子輕輕翻了個兒，口中道：「來！我先給你上上針，要受點罪，你要忍着點，一會就好了！」

白如雲經他這麼一翻，全身百骸，幾乎都像似要散開了一般，由不住痛得一陣疾顫，出了一身虛汗，可是他却連哼也未哼一聲。

裴大希看在眼中，心中十分佩服，他一面打開藥箱，一面笑道：「等你這次傷好了，我們好好聚聚！」

白如雲忍着痛道：「怎麼個聚法？」

裴大希回頭一笑道：「你不是住在巫山麼？你要是不嫌棄，老哥哥我也要搬過去。」

白如雲大喜道：「好！好！」

裴大希口中說着，心中却起了一陣莫名的悲哀，因爲他自己也不敢相信，所說的話是否能兌現，因爲他對眼前白如雲所受的傷，內心所抱悲觀的成份，比白如雲更甚，只是他也只能這麼說說來安慰他！

他把置好的針，一一上了藥，按着白如雲全身穴道，全數插了下去！

白如雲這麼一個鐵打的漢子，此時也不禁痛得哼出了聲音。

裴大希安慰道：「你要忍受着，上上火就好了！」

說着，他猛然駢二指，在白如雲後心「志堂穴」上一截，白如雲一聲大吼，頓時就昏過去了。

大吼聲中，裴大希這一支最緊要的尾針，已然全部刺了下去！

他知道這種痛苦，是白如雲不能忍受的，所以不得不狠下心，先把他點昏了過去，才一一燃火上針。

這種「雷火金針」，爲我國極具深奧學理的一種醫術，有不可思議的功效，裴先生一生之中，以此術活人無數，施時費心力已極，稍有一針扎錯了地方，或是用藥多少，都有危及病人性命的關係，所以施醫之人，必須要全神貫注，須臾也馬虎不得。

白如雲幽幽醒轉，只見當空香烟繚繞，自己四平八穩的睡在軟榻之上。

奇怪的是，全身竟有了些暖意，遊目四盼，見裴大希正自在蒲團上打坐，只見他通體汗下如雨，連短鬚上也沾了不少，可知他累得不輕了。

白如雲沒有叫他，這一霎時，他的心中想到了許多，他感覺到，人生是有溫暖的。

他本是一個個性偏激的人，可是經過這將近一年以來的陶冶，他確是變多了。

尤其是這一霎那，他眞正的體會到，人生是冷暖參半的，過份享受快樂的人，也必有過份領受痛苦的時候，只有平靜的人生，才是眞正的合理幸福人生！

他腦子想着這些，心情愈發平靜了下來……

天空落下了雨來，悉悉瑟瑟打在山林室頂上，他又想到了伍青萍。

這女孩子優美的姿態太美了。

白如雲想道：「她難道眞的對我沒有感情麼？」

這問題在他來廬山以後，尚不止一次的想過，可是總是得不到確定的答覆。

可是這一霎那想起來，却斷定當初自己錯了。

他想到了青萍對自己的每一句談話，每一個動作……這些難道說她對自己沒有感情麼？

一個人在疾病之中，感情是脆弱，也是最愛深思，以往一些小的細節，在病牀上，都會一一的回想一遍，仔細的檢討自己錯處、得失！

這時的感情，是最能諒人的……

白如雲這時非但不再恨青萍，反倒深深的責怪自己當初心太狠了。

他嘆了一口氣，把眼睛閉了起來，暗忖：「如果她能在眼前多好……」

「我一定要在她面前，當面向她賠禮，請求她的原諒，她一定會的……」

可是他很快的又連想到了龍勻甫，暗忖此時二人可能已結婚了……

他想龍勻甫被自己打下山澗，雖是爲哈家所救，可能他受了重傷，他對自己的仇恨，一定很深的，那麼，現在伍青萍要是嫁給他了，也和我成了敵人了！

想到此，他感覺到內心一陣戰慄，同時他似乎覺得，當初對龍勻甫不該下手太重了。

俗謂「寃家宜解不宜結」，樹立一個如龍勻甫如此一個敵人，對於自己是很不利的！

可是他轉念一想：「如果我當時手下留情，只怕我早也就死在他的手中了！這又如何能怪我呢？」

他反覆的在腦中思索着這些問題，不知不覺東方已透出了曙光。

裴大希坐功居然也有了成就，一直到快午時，才醒了過來，他走到牀前，仔細看了看白如雲的臉色，依然是白中透青，那雷火金針，除了爲他帶來了暫時的溫暖，似乎沒有什麼功效。

他不由皺了一下眉，爲了保全拖延這孩子一命，他不得不搜索枯腸，想到了兩種藥，他由壁邊拿起了一個小藥鋤，向白如雲笑道：「我到後山找兩種藥，你好好休息！」

白如雲茫然點了點頭，看着裴大希頎長的身子出去了，他又把自己帶入惱人的痛苦的深淵之中。

上天要處罰一個人，最大的判刑，是要他有感情，這是眞的！朋友們！你相信麼？

× × ×

墨狐子秦狸，關心愛徒過甚，一路上急如星火，登車涉船不一日已來至長江一處大岸——九江。

這地方的確是熱鬧萬分，酒店林立，處處都飄着杏黃色的酒旗，各式各樣的雜要玩藝兒，把幾條街擠得滿滿地！

適逢炎夏，雖是熱不可耐，可是這地方面臨江口，倒有習習凉風。

老道牽着一匹白鼻黑馬，這是他在途中以五兩紋銀買來代步的，他在九江市面牽着行，實在因爲日來的疾行，竟顧不得吃飯，此時路過九江，見到了酒旗，不禁感覺到肌腸轆轆，遂決心在這地方用晚餐，順便喝他兩盅！

他把馬拴在一棵老楊樹上，過來一個伙計笑道：「道爺！我給您老牽馬！」

老道一擺手道：「不用！我馬上就走！你是幹什麼呢？」

這伙計一怔道：「我？」

老道點了點頭，這伙計露出了黃牙，一笑道：「小的是酒保，道爺眞是尋開心呢！」

他說着向一處用竹子搭成的小樓一指道：「九江萬里春是有名的，道爺過去一嚐就知！」

老道見到這竹樓就在眼前，就邁大步向着樓內行去，那伙計在後面緊跟着，一直跟進到了門口，這才大叫了一聲：「客來！」

只把頭一探，遂又轉身跑出，繼續又去拉別的客人去了！

墨狐子秦狸，見裏面亂哄哄地，酒氣肉氣香，混成一片，他猛吸了兩下，一面口中大叫道：「快來人，我吃了還要趕路呢！」

幾個伙計招呼這個，張羅那個，竟是忙得不可開交，老道叫了半天，只有答應聲，却是沒有人過來，他不由搬了一張椅子，口中道：「道爺自己來了！」

說着走到酒櫃前，見兩個赤着上身的小子，正在一角角的斟着酒。

墨狐子見一邊，有七八罐「老茅台」，遂順手拿了兩罐，他這一自己拿，才跑過來一個酒保大叫道：「喂！喂！怎麼自己動手了？」

老道一挑濃眉，正想大罵，忽然心念道：「我現在可沒有工夫惹事了；還要趕路呢。」

想着咧牙一笑道：「你們不動，我再不動，那可委屈了道爺的肚子！」

一時逗笑了不少人，那伙計笑着把酒送到桌上，低頭看着道：「你一個人吃這麼多？」

老道笑着說道：「你別管了，快給弄一隻棒棒鷄，四個臭糟蛋，再來五個饅頭就沒有你的事了。」

伙計一面答應着，心說：「當然沒我的事了，再就是吃的事了。」

想着含笑而去，墨狐子秦狸，等不及他拿碗來，先就弄開了一小罐，口對口先來了一大口，叭噠了兩下嘴，叫了聲：「好酒！」

這時酒保才把酒杯筷子送上，眯着眼笑道：「道爺今晚不走了吧？小店……」

方說到此，秦狸已大叫道：「走！走！我馬上就走，你們還有熱燒餅沒有？」

伙計一怔道：「有！有！」

秦狸把隨身一個革囊口張開，笑道：「給我裝上二十個，都夾上肉！快！」

這傢伙一摸頭，心說：「這傢伙眞是一個霹靂火！」

想着，張羅着把燒餅一一包好，送過來時，老道又遞上了一個水袋，齜牙道：「勞駕，給弄一袋子水！」

伙計一怔道：「是牲口吃？」

老道翻了一下眼道：「是你爺爺吃，知道了吧！」

伙計碰了一鼻子灰，掉頭就走，心裏氣可大了，灌上水後，却在屋角裏轉了個彎，再來，却在抹着鼻涕，心說：「我叫你罵人，給你加點作料。」

墨狐子秦狸接過了水，扔下一塊銀子道：「有多沒有少！」

說着踏步出去了，誰知道這一會工夫，方才自己拴馬的地方，已圍了一大圈子人，裏外三層，熙熙攘攘，鑼鼓聲響成了一片。

秦狸不由心中一怔，心說：「我的馬呢？」

正在左右尋找，却見原先那個伙計由人縫裏擠過來說：「你的老馬，我給牽到槽上了，這裏來了賣藝的了，玩藝還眞不錯！」

老道揮手道：「快去給我牽來，誰有工夫看這個！」

伙計轉身而去，只這一會，已是人山人海，老道行道江湖數十年，這一行的見聞可太多了，可是還眞沒有見過，有這麼多人捧場的，心中不由奇怪。

他本是站在最外面，此時被後面的人一湧，反倒擠進去了！

這會裏面鑼鼓聲可響得震耳欲聾，四週觀衆更是嘻笑着一團，紛紛道：「小鬼有一套！」

老道一回頭，正有一人扭臉道：「聽說是找人的，那個稍矮一點的還有一點結巴！」

墨狐子秦狸聽過了也沒有注意，一分兩臂道：「借光！借光！別擠碎了我的燒餅！」

他這麼一分，兩邊人立刻讓開了一道溝，老道自語：「不怕你們不讓！嘻！對不起！對不起！」

這時鑼鼓聲忽止，一人脆聲，還是秦腔高嚷道：「來至貴寶地！」

筐！筐！筐！三聲鑼鼓響。

「不是爲別的！」

老道心中一楞，暗想，這聲音怎樣這麼熟悉？當時還不容轉身，却聽見另一人啞着嗓子，也學樣叫道：「來……至貴寶地……」

又是三聲鑼響，這人又接道：「不是爲別的……」

老道不由大吃一驚，猛轉過身來，用力擠了進去，立刻他張大了嘴，心說：「原來是這兩個小鬼，怎麼會來這裏賣起藝來了！」

原來場上賣藝人，正是北星、南水二人，他二人每人都穿着一件新青布短衣褲，看來還是新製的。

場子裏擺着一個兵器架子，上面有刀槍劍戟，二人每人一個小鑼，正由不同方向轉着。

老道氣得翻了一下眼，往邊上一站，心說：「我倒要看看你們攪甚麼鬼？娘拉個蛋！眞作怪！」

這時場子上爆出了如雷的笑聲，原來二人各自翻着觔斗，十分巧快，身形一定，鑼聲又是三聲，南水接道：「只爲我師父！」

北星結巴學了一句，配着鑼聲，南北才又道：「流浪到此地！」

北星立刻作了一個拭目的姿態，結巴道：「流浪到……到此地！」

這時四下又是一陣叫好，老道心裏一酸道：「原來他們兩個爲了找小鬼頭，竟淪落到如此地步，也實在是難得！」

想着却把身子又走近了一些，就聽耳邊有人說：「可憐！這兩個小孩在九江賣了三天藝了，天天都嚷着找師父，也不知道他師父是誰？也眞狠心，把孩子弄成這樣！」

老道心中一動，看了看說話的是個胖子，這胖子一邊說着話，一邊由褲袋裏掏錢，向外洒了一把，一面回顧他人，露出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態。

墨狐子本想立刻把二小叫着，此時不知怎麼，反倒沒有動！

二小在場上又走了一圈，忽的把鑼向地上一丟，却由架上順手操了一個胡琴。

老道心中一動，忖道：「喲！他們會的還眞不少呢？還會唱呢！」

一念未完，北星已拉了起來，只見南水向四下抱了一下拳道：「在下南水，和我師弟北星，來至貴寶地，只爲尋找師父，一時盤纏用盡，只好賣藝爲生！」

他說着瞧了四週一眼，老道見二小眸子深陷，短短兩個月來，想不到二小竟自瘦成了這樣，心中不禁又是一陣心酸，却聽南水繼續道：「我兄弟身上雖有些功夫，可是不瞞您說：這幾天已經抖露得差不多了！」

他說着繞了另一種腔，道：「有人說了，說賣藝的，你們就這麼點能耐，還能吃江湖飯？」

北星忽地停下胡琴，怔道：「什麼……南水！你說什麼？」

南水正在賣弄口才，不想北星憨直至此，當時看了他一眼沒有理他，四下立刻引起了一陣笑聲，有那不知道的，還以爲北星有意做作，紛紛道：「有意思！有意思！」

南水顯得有些不自然，把青衣袖，向上捲了捲，又接道：「不是別的！我兄弟實在不是這塊料，有的功夫怕給師父丟臉，雖然會，也不敢使出來，好在各位大爺來此是取個笑……」

北星本是低頭細細扭着絲弦，此時愈聽愈迷糊，低聲嘟嚷道：「南水……說什麼啊？唱呀！」

四下又是一陣笑聲，老道也不禁瞇縫着眼笑了，心說：「北星那小子，還是那個老樣！」

南水回頭狠狠的瞪了北星一眼，小聲道：「你別說話！傻蛋！」

北星氣得幌了一下肩膀，結巴道：「我不說……你說！」

南水氣得跺了一下脚，賭氣轉過了身子，這時四下掌聲如雷，還有叫倒好的。

北星望着四下苦笑了一下道：「我兄弟是個老實人，大家別笑他……」

說着又一抱拳道：「各位多多捧場，有錢帮個錢場，沒錢的也別走，帮個人場，咳，等傻小子把絲弦拉上，在下就侍候各位一段『臭老道』！」

墨狐子秦狸不由一楞，心說：「臭老道？這是罵我不是？」

四下紛紛叫着「臭老道！」「臭老道！好！」……秦狸只氣得頭昏眼花，心說：「好呀！你們兩個小東西，居然把我編成歌來罵了，好好！這我倒要聽聽了！」

正想之間，只覺身後有人在扯自己衣裳，回頭一看見是那店伙，他嗞牙笑道：「啊呀我的道爺，叫我好找，你不是要趕路麼？怎麼看開了！」

老道哼了一聲道：「你給我拴回去，我一會就來。」

這傢伙看了場上一眼，這時正是北星仰天用茶潤着嗓子，咕咕嚕嚕的，往地上一噴，南水却遞上了一塊毛巾，北星一面擦着，口中尚道：「用嗓子跟用力不同，要說這一段『臭老道』還眞費勁，詞兒是我兄弟編的！」

說着回頭用手指了北星一下，北星紅着臉彎了一下腰，結巴道：「曲子是他……是他！」

老道看在眼中，恨得直咬牙，回頭狠狠的瞪了那伙計一眼道：「你還不走等什麼？」

這傢伙縮頸子嘻嘻一笑道：「我也聽聽！」

墨狐子秦狸本就一肚子火，這時氣得照着這個伙計屁股狠狠踹了一脚道：「你給我出去吧！聽個屁呀！」

這一脚，把這伙計踹得一陣子啊喲，口中叫道：「唉喲！這老道怎打人哪！」

旁邊有人接笑道：「所以是『臭老道』嘛！伙計！你出去吧！小心挨打！」大家一起笑了。

那伙計也倒霉，只氣得跑到外面，用鞭子狠命抽馬，算是報了仇了。

墨狐子忍着心中氣，又回到場中，却見二小算是交待完了。

南水這時把弦子拉得怪響的，不時還繞上幾個花腔，拉了一個過門，才見北星咧口唱道：

「臭老道！臭老道！
個子瘦來樣子老！
黑臉蛋，像地皮，臭道袍，不離腰，
只要一開口，
不是「他媽」就「他娘」！
我們受不了，誰也受不了！
唉喲喲！
誰也受不了……」

二小插花也似的，在場子裏交插着，這第一段唱完了，得了一個滿堂彩，墨狐子秦狸氣得咬牙切齒，心說：「娘的，你們不是受不了麼？以後還有你們受的！」

氣惱之間，第二段又開始了，仍是北星操琴，南水在翻了一溜花觔斗之後，又開始唱道：

「臭老道，臭老道！
兎子耳朵王八腰，
小眼睛，如綠豆，臭頭皮，隨處飄，
他不洗臉不刷牙，
我們受不了，誰也受不了！
唉喲喲！
誰也受不了！……」

立刻又是一陣如雷掌聲，老道在一旁抱着雙臂，只氣得連連冷笑不已。

跟着第三段又開始了！接着唱的是：

「臭老道，臭老道！
何必如此臭逍遙？
大家本是一家人
不該專欺咱二小！
師父一出門，你就成老大
又打人，又罵人！
不像話，不像話！簡直不像話！
我們受不了，誰也受不了！
唉喲喲！
誰也受不了！……」

唱完這一段，四下掌聲笑聲亂成一氣，二小雙雙向四面抱拳答謝！

墨狐子秦狸又向前湊了一步，這時北星彎腰道：「還有一段新詞，我兄弟還沒編好，等他編好了再唱！」

他說着話，向四下看了一圈，正巧和秦狸的目光對了個正着，不由吓得一愣！

老道嗞牙一笑道：「好啊！」

南水馬上轉過了身，一拉北星道：「不得了啦，老道來了，快走！」

北星聞言更是吃了一驚，驚慌失措道：「那……裏？老道！……」

南水回頭指了一下，猛然回身就跑，北星也看見了，吓得把胡琴往地上一丢，倏地縱身就起，頓時場上大亂，南水見北星居然一走，連輕功也施出來了，一時情急也顧不了許多，跟着也縱身而起。

墨狐子秦狸大吼了一聲道：「我看你們兩個畜牲往那裏跑？」

說着袍袖一揮，身形也自騰起，跟在二小身後，一路穿房越脊，差不多跑了百數十丈外，已跟在了二小身後不遠！

北星、南水，想是自知跑不了，這時雙雙轉過了身來，老道撲勢太急，二小這一轉身，差一點撞了一個滿懷，不由馬上把身形定住了。

只見南水、北星氣喘如牛，呆呆看着自己，墨狐子秦狸本想一抓着他二人，不說二話先暴打他們一頓再說，此時見了面，反而打不出手了。

當時望着二小氣得連聲冷笑道：「你們跑呀！怎麼不跑了？」

南水喘道：「你要追！」

北星也是一面喘，一面接口道：「是的……你……要追！」

老道大吼一聲：「媽地……」

他忽然想到了二小編的歌，不由突地把話忍住了，氣虎虎的說道：「我當然得追！」

南水低了下頭，小聲道：「又……又罵人了！」

秦狸「呼啦！」一聲踩碎了一片瓦，大罵道：「我就是要罵人怎麼樣？他娘的！他媽的！怎麼樣？

「我還能叫你們兩個小王八旦管着我？他奶奶地簡直是氣死人了！」

二小知道這是秦狸在最暴怒的時候，可是惹他不得，弄翻了，可是不能想像的糟！

一時只有忍氣吞聲的低着頭，老道又咆哮了一陣子，這時却由下面傳出聲音道：「房上是那位大爺？怎麼上了房了？……請積點德，別把我們屋頂踩塌了！」

老道看了一下足下，聲焰少歇道：「走！我們找個地方去談談，簡直太不像話了！」

他說着一手拉一個，這時房下却也傳出了大聲的喝叫聲音道：「太不像話了，你們想拆房子是不是？」

二小對看了一眼，不由噗哧一笑，老道氣得又是一脚，嘩啦啦踢碎了一大片，跟着身形一起，已把二小帶着縱了出去！

三人隱隱聞得房下怪叫喧天，房主大聲的喝叱之聲，只是三人已走遠了！

老道一邊挾着一人，兎起鶻落的一陣疾馳，已來至一處僻靜的荒郊，這才把二小放下，他指着一邊的石塊，氣憤憤的道：「你們兩個坐下！」

二小互看了一下，各自落坐，老道氣得長長吐出一口氣道：「你們在家罵我，就是打我，我也不會生氣，因爲是自己人嘛，一切都馬馬虎虎算了，我能裝着不見就看不見……」

他用手按在胸口上，又一連喘了好幾口氣，又吐了一口痰才道：「眞太不像話了！」

二小知道主題來了，一個個噤若寒蟬，老道突然一掌拍碎了一整塊石頭，大叫道：「罵就罵吧！怎麼能編成歌來罵？這簡直是太不像話了……唉喲……你們眞要氣死我！」

二小有點驚慌失措，因爲很少見過他

還有這種表情，一個個睜大了眼睛！

墨狐子以雷霆萬鈞之勢，目覩這兩隻小麻雀，他似乎也覺得太以過之！

當時把聲音又減小了一點，皺着眉毛道：「你們想想看吧！」

又停了一下道：「我見的小孩多了，就從沒見過你們這麼皮的！哼！那是皮？這簡直是下流，沒有教養！」

二小又對看了一眼，這是他們第三次對看，也許他們認爲以無言抗有言，才是有力的反駁！

秦狸愈想愈氣，忍不住又大吼道：「這是誰的主意？」

南水吃吃道：「什麼……主意？」

秦狸大罵了聲：「王八蛋！你娘的頭主意！什麼主意？我是問編歌的主意！」

南水被罵得臉色極爲難看，乾脆把頭一扭，給他來一個不理！

北星同情心較重，凡是罵南水，就等於罵他一樣，當時也把頭轉向一邊去了！

老道猛然一個箭步，到了二小身前，一掄雙腕，把二小給舉了起來，往天上一舉，叱道：「我摔死你們兩個小雜種！」

二小不禁吓得尖叫了起來，老道那眞敢摔？聞聲不由厲叱道：「我問是誰的主意，他媽的！你們眞會作怪，一個編詞一個編曲子，你們還眞有能耐，乾脆進翰林院當編修去好了！」

二小只在頭上哀聲討饒，北星吶吶道：「大……大家的主意。」

南水也附合道：「對！對！大家的主意。」

老道氣得啐了一口罵道：「就他媽倆個人，還大家，大他娘的鳥！」

要在平日，二小聽到這種罵人的粗語，定是要還以顏色，可是此時老道掌握着生殺大權，聽了這話，雖是怒在心裏，却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老道發了半天脾氣，氣也出的差不多了，把二小往地上重重地一放，冷笑道：「爲你們氣死了，我可眞划不來！」

二小見老道氣得差不多了，他們以素日的觀察，對老道的看法是生氣的初步是「沉默」，進一步是「咆哮」，再至頂點，就是「打人」或「殺人」了；可是氣消時，「冷笑」是前奏！再就是「嘻笑」的了。

所以老道此時這一冷笑，二小簡直有些受寵若驚，不由又對看了一眼！

南水最識時務，首先皺眉道：「師爺，何必呢？我們也沒有怎麼呀，只是唱着玩玩的。」

北星搓着手，點頭道：「是……是唱着玩玩的！」

老道一挑濃眉，遂又冷笑了一聲，低低自念道：「哼！玩玩的……這可眞是好玩！」

當時凝目看着二人，見二小一副萎縮的樣子，四隻小胳臂又白又瘦，想不到兩個月的江湖生活，把一對粉裝玉琢的孩子折騰成這樣！這不禁又加深了老道厭棄江湖的念頭！

當時憤怒爲同情取代，不禁又消了一層，用手一指二小道：「你們看看你們的樣子，還像人不像，變成什麼德性了？」

二人各自互看了一眼，老道這一句話，倒給二人帶來了傷感，一時只覺鼻子酸酸地，眼睛濕濕地，都不禁舉起小手，揉着眼睛來了！

老道氣算全消了，嘻嘻一笑道：「得了！沒打你們都是好的了，你們居然還哭？不叫你們出來，你們偷跑，現在可嚐到滋味了吧！是不是？」

這一勸可更糟了，二小竟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老道先是一個勁的皺眉，後來是又搓手又頓足，急得直咧口道：「喂！喂！別哭好不好？」

南水停止了哭聲道：「老道爺！師父呢？」

北星也問道：「師……父呢？」

不提則已，這一提起師父二字，墨狐子秦狸，頓時怔了一下，驚叫了聲：「哎呀！不得了啦！」

他猛然往起一站，回頭就走，二小見他形狀，不由吃了一驚，吓得也不哭了，各自跑上，南水大叫道：「老道爺，別走呀！到底什麼事呀？師父呢？」

老道回過身來，怔了一下才道：「我只顧給你們倆個說話，竟忘了小鬼頭的命了，他……他……」

說着竟哭了起來，二小吓得頓時就怔住了，隔了一會兒才驚道：「怎麼了？老道爺你快說吧！」

老道匆匆由身上取出了一整封銀子，約有百兩以上，往二小面前一丟道：「這銀子給你們，可別再賣藝了快回去吧！」

二小此時却不拾銀子，一起撲了過來，各人扯着老道一隻袖子，南水結巴道：「師父……師父呢？」

老道這才嘆了口氣道：「也罷，我就告訴你們吧，你師父現在走火入魔，命在旦夕，我去求藥，還不知成不成功？你二人乾脆拿了銀子到廬山『遊劍峯』去找他吧！」

二小一聽各自大哭了起來，當時二話不說，把地上銀子一檢，飛跑而去！

老道抹了臉上的淚，悵望着二小的後影，低低念了聲：「可憐的小東西！」

當時大袖一揮，騰身而走。縱撲之間，已是失去了他的踪跡。

點蒼山下，墨狐子左右徘徊！

他仰視着高聳入雲的山脊，心中不禁爲難十分，暗忖道：「我已當面羞辱了木蘇，此番怎有顏面再去求藥？這不等於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麼？這可如何是好！」

他兩隻手互相扭着，發出一陣陣咯咯骨響之聲，前思後想，終不得一良策。

最後他跺了一腳道：「管他的，我就作一次賊，偷他個鼻子一下！」

想着又免强在樹下睡了個覺，候到天色漸漸晚了，這才把寬大的道袍，向腰裏掖了掖，自從那管「紫金旗」贈予愛徒之後，他就不曾用過兵刄，而他一雙鐵掌，亦足可傲嘯武林。

此時，一切歸置當生後，展出絕頂輕功，起落縱躍，如電閃星馳一般，一盞茶時間之後，他已登臨到了點蒼之峯！

一時只覺天風冷冷，吹得他衣襟飄搖不定，山峯上有點點燈火，就像秋江夜泊的隔林漁火也似，一點點時明又暗。

老道左右顧視了一番，選定一處，身形倏起倏落的撲奔了過去。

這是一片極大的莊院，方圓延綿了半個山，四圍的圍牆高有三丈，上面都繞生着刺籐！

大門口，松枝油烟火把，嬝嬝上冒着黑烟，兩扇石門緊緊關閉着，老道看了看，心忖：「這勢派倒也較我們不弱！」

想着一幌身形，已到了大門口，見無一人，側耳聽了聽莊內也是靜悄悄地，他不由放大了胆，只一長身，已把雙手攀在了高高圍牆之上，再向裏一翻，已如同一片枯葉也似的，輕輕飄到了裏面。

當他身形方定，却見裏牆邊上，拴着三四條粗細的網狀銀絲，上面吊着串串銀鈴。

墨狐子不由冷笑了聲，忖道：「三百老人此舉實在是多餘，這種小聰明只能害那些無知之人，對於技高之人，却是無可奈何！」

想着遂回轉身來，見莊內老樹如林，冬青樹剪修得整整齊齊，樹蔭裏道路縱横，倒也佈置得優雅，他不由看了看想道：「不知那三百老人藏丹之處是在什麼地方？我且去找他一找！」

他可稱得是「藝高胆大」，想作就作，當時兔起鶻落的又翻過了幾處院落。

隱隱見眼前一處建築精緻的翠樓，樓內燈光閃爍，耀眼生輝！

墨狐子身形方在顧盼之間，只聞身後冷笑了一聲道：「什麼人大胆！還不報上號來？」

墨狐子不由吃了一驚，驀地回身一看，却見一個六旬左右的老人，身軀瘦矮，身短衣褲，足踏芒鞋，正自虎視眈眈的看着自己。

秦狸不由心中一動，暗忖：「這人功夫不弱，躡隨我身後，我竟是沒有察覺，看來這地方，倒是能人不少了！」

想着唯恐驚動了他人，不由微微一笑道：「你不要緊張，我和老木我們是老朋友！」

這人上前一步，仔細又看看秦狸，含怒道：「原來是個道人，你不要胡說八道，既是朋友，何故偷偷摸摸，你不知道此時是五老煉丹緊要關頭麼？」

墨狐子心中暗喜，當時輕輕道：「來，老爺子，我們這邊談談！」

他說着身形一幌，已飄出五丈以外，落向了一處草坪，這老人似乎一驚。

當時模模糊糊也跟着縱了過來，皺眉道：「道人的身手不弱啊！你到底是幹什麼呢？」

老道噗哧一笑道：「朋友，你連我都不認識麼？你這個老江湖可是愈幹愈回去了！」

這小老頭怔了一下，似不悅道：「老夫金翅子蘇元九，想道人也有個耳聞吧！此番爲三百老人禮聘來此護丹，朋友，你要不把眞實來意告之，可怪不得老夫我無禮了！」

墨狐子一聽這人報名，倒吃了一驚，知道江湖上有這麼一個人物。

此人綽號金翅子，還有個拜弟人稱銀翅子車飛，在川西川北頗有個萬兒，外號人稱「金銀雙翅」，自己雖久仰他兄弟大名，今天倒是第一次見過，想不到三百老人，居然把他給請來了。

當時暗忖：「既有金翅子，想必銀翅子也在，要等二人合在一塊，那可就有些麻煩了！」

想着微微一笑道：「原來是蘇兄，貧道久仰了！」

蘇元九哼道：「道人，你來此何爲？請快快說來，如果眞是有急事求見木大俠，在下就爲你通稟一聲！」

墨狐子嘻嘻一笑，道：「那倒是不必了。」

他說着左右看了一眼，心中十分焦急，金翅子蘇元九見狀頓起疑竇，不由冷笑道：「如此恕我無禮了！」

這傢伙倒是說怎麼就怎麼，身形向前一竄，已來到了墨狐子身前，一伸手就是武林中驚人的「分筋錯骨手」，直向墨狐子雙肋插來。

秦狸正想先下手爲强，把他給整治了，却不料對方竟是和自己打着同一個算盤，這一來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當時淺笑了一聲道：「來的好！」

猛然把身形向外一轉，用「滾刺輪」的身法，把身子火速挪開，蘇元九雙掌遞空！

可是金翅子實非弱者，雙掌一遞空，身形猝轉，當空一錯掌，口中也叱了聲：「朋友你出去吧！」

這一次却是用「翻雲掌」，交互着把雙腕遞出，一掌握膝，一掌却是以「散掌」直向墨狐子後心擊去，內力可是用得十足。

墨狐子冷笑了聲，大袖向兩邊一揮，如同穿雲野鶴也似的驀然騰空而起。

身形向下一落，游掌進身，已襲在了金翅子蘇元九身後，冷斥道：「朋友！你還差點！」

他猛然向外一振腕子，以袖沿，直向蘇元九後腿上掃了去！

這種內家功夫，果然與衆不同，直把蘇元九掃出了五六步。

還算他功力深厚，雙腿上練過十年跑樁的功夫，要不然，只這一袖子不怕這老兒不馬上就會落得雙腿齊折，就如此蘇元九免强站定，一時臉都痛青了。

他反臂現掌冷笑了聲：「道人好功夫，請報個萬兒吧！」

墨狐子見自己浸淫數十年的「流雲飛袖」功夫，一揮之下，居然沒有把他打扒下，心中也不由一驚，此時聞聲噗哧的一笑道：「金翅子，你眞是白活了！」

他說着一靠步，又已來到了蘇元九身前，虛一幌手，金翅子是驚弓之鳥，見狀忙向外一側身，可是老道的「護手功夫」已登峯造極。

這一勢本是虛幌子，主要在於掩飾下面招式，蘇元九這一側身，正中了秦狸心機，只見他當空一揮長袖，兩側一進步，右手後甩，用「孔雀剔羽」的招式，內含「乾元問心」掌力，實實的攻出了一掌。

蘇元九才一閃身，已知失策，老道這一掌，來勢還眞猛，要想閃躲，可來不及了。

可是金翅子那肯如此甘心？

當時猛的一擰右腿，全身左旋，雙掌合十，霍的向外猛力磕了出去。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上〕

古龍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寶玉為了要挽救鐵溫侯的性命，不惜以本身內力相助，終於因消耗內力過甚，以致昏暈不起，無法如約與梅謙決戰，使前來觀戰的人大失所望。後經金祖林向梅謙解釋方寶玉不能應戰之原，梅謙才釋然於懷，與金祖林共醉後便同往客棧見方寶玉，但其時寶玉仍在沉睡中，未便將他驚醒，於是他又與萬子良等人再度痛飲。及衆人飲罷歸來時，方寶玉竟已失踪，令衆人大驚失色，及大家看過寶玉留書，更覺離奇，引起對寶玉諸多忖測……

厠身溫柔鄉　自若不動心

梅謙又冷笑一聲，接口問道：「這封信難道還會是別人寫的麼？」

他話中雖充滿輕蔑冷銳之意，但別人也只有垂頭聽着。

莫不屈頓足道：「只恨咱們方才竟無一人進來瞧瞧寶兒是否還睡在這裏……唉！此事若眞是他做的，他怎對得住人？」

聽他口氣，便可知道他心意已搖動，已不能完全相信寶玉。

其實此時此刻，又有誰還能完全相信寶玉呢？

梅謙長長嘆了口氣。

接着，他拍着金祖林肩頭，道：「不是我對寶玉有所偏見，試問以方寶玉那樣的武功，普天之下，還有誰能強迫他做他本不願做的事，還有誰能將他擄走……即使有人武功還強勝於他，但兩人必有一番掙扎響動，外面的人便必可聽到。」

這番話說的更是入情入理，衆人更是無言可答。

西門不弱垂首不語，似在沉思。

良久，才苦澀的道：「這只怕眞是寶兒寫的，但……」

鐵娃忽然大聲道：「那封信上可是未曾提到我？」

萬子良嘆道：「未曾提到。」

鐵娃大呼道：「這封信未提到我，便必定不會是我大哥寫的，我大哥若是眞的要走，好歹也會問我一句。」

呼聲未了，他已忍不住淚流滿面。

金不畏亦是熱淚盈眶。

他竟然亦自放聲大呼道：「對，無論如何我也不信這會是寶兒自己做出來的事，這必定又是那惡魔所使的毒計！」

× × ×

小公主如海般深沉的眼睛，猶在向寶玉凝睇。

她再說一遍：「這可是你自己要我說的，你聽了莫要後悔。」

寶玉道：「只要是我自己情願做的事，無論什麼事，我絕不會後悔。」

小公主道：「好！」她身形並未停留，口中輕輕道：「你知道，我是被那些惡人擄去，在他們這些人身邊，我受的是怎樣的折磨，我不說你也該知道。」

提起往事，她似乎連靈魂都起了顫慄，身

子更早已顫抖。

寶玉忍不住緊緊摟着她肩頭，道：「輕輕的說，慢慢的說，不要怕，我已在你身旁，從今以後，無論遭遇到什麼，都有我與你共同承擔。」

小公主含情脈脈地瞧了他一眼。

這一眼中，的確有敘不盡的溫柔，敘不盡的情意，就只這一眼，的確已足够令人蝕骨銷魂。

寶玉突然發現，她在原有的那種絕俗的美麗之中，又添加了一份說不出的媚態。

這種媚態，看來雖有些做作，但却使她的美麗更令人無法抗拒，使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令人見了要為之而心旌搖盪，不能自主。

小公主輕輕道：「五六年的經過，在一時間也無法細說，總之這些年來，我從未有一天自由，也從未有一天快樂，直到我聽見你的消息，便不顧一切，想盡了千方百計，出來見你一面，然後……」

寶玉動容道：「然後怎樣？」

小公主悽然一笑，道：「那些惡人知道我出來，怎會放過我。」

寶玉道：「妳！妳為何還要回去？」

小公主道：「我若不回去，他們更不會放過我，他們必定要想盡法子來害我，我不願說出這些事，只因……只因我怕連累了你，你還有你遠大的前途，我……我怎能害你？我怎能害你？」

她滿面淚珠如雨，寶玉却是滿腔熱血如火，手掌緊握着小公主肩頭，指尖都已幾乎嵌入小公主肉裏。

他嘶聲道：「我的前途，便是妳的前途，妳若終日受苦，我縱成帝王，也無快樂，只要能將妳自那些惡人魔掌中救出，我死了都不算什麼。」

小公主腳步驟頓，反身撲入他懷抱裏，道：「只要能聽到你說這些話，我就算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罪，都是值得的了，你……快抱緊我，莫要放我走……」

寶玉決然道：「我永遠也不會放妳走的，我要……」

突然聽到一個森冷詭異的語聲道：「你要怎樣？」

× × ×

木葉擋住星光，淒迷的荒林中，已幽靈般出現了十餘條身穿白布袍，頭蒙白布袋的人影，四面將寶玉與小公主圍住。

寶玉與小公主霍地分開，小公主顫聲道：「這……這都是他們門下。」其實她根本不必說出，寶玉也早已猜出這些白衣人必定是五行魔宮門下的魔徒。

方寶玉又復靜如止水。

所有的痴迷，所有的歡苦，所有的紊亂，在他驟遇敵蹤後的一刹那間，俱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心頭又復晶瑩如白玉，他雙目又復清澈如明珠，他以身子維護着小公主，身形四轉，目光也隨身形轉動。

十餘條白衣人手中，兵刃無一相同，亦無一不是江湖中罕睹的外門兵刃，有的形如鍊子槍，但鍊子粗短，槍頭却如火焰，有的形如方便鏟，但鏟頭尖銳，却又如槍似戟，有的彷彿金花，有的宛如枯枝，有的驟看似是判官筆，細看却又如節筒……總之，奇形怪狀，不一而足。

十餘條白衣人目中，都閃動着一種妖異的光芒，既貪婪，又殘酷，更瘋狂，似是一羣要擇人而噬的野獸！

一條白衣人獨立樹下，道：「放下她，便饒了你！」

寶玉一眼瞧過，便知這些白衣人之神智無一正常，也根本不願答話，拉住小公主的手，沉聲道：「跟住我，往外闖！」

小公主顫聲道：「放下我，你快走吧，咱們闖不出去的，莫要管我，莫要再想我，就只當我……我早已死了！」

白衣人森森笑道：「對，放下她走吧，你闖不出的。」

話猶未了，寶玉身形突施，拉着小公主衝向左方。

左面三件兵刃，一件如金瓣蓮花，一件如落葉枯枝，一件但見銀光閃動，也看不清究竟是什麼？

寶玉身形方動，這三件兵刃便已飛迎而來，黝黑的荒林中，立刻閃躍起三種顏色不同的眩目之光華。

三件兵刃形狀固已怪異，招式更是奇詭怪異無儔，而且彼此之間，配合佳妙，彷彿天生就該在一起施出似的。

金瓣蓮花看來雖最沉，招式却最輕，一招「怒擊飛龍」，看來雖似中原錘路，但却有錘法中絕不會有的撕、抓、鎖、纏四種妙用，那十數瓣黃金蓮花瓣，每一瓣都可鎖拿對方之兵刃，撕開對方的血肉。

落葉枯枝看來雖最輕，招式却最沉重！光禿禿一根枯枝上，似乎帶着千鈞重物，於笨拙中另有一種威力。

這兩件兵刃拙靈相生，輕重相輔，已是令人難當，再加上那銀光閃閃的兵刃，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金蓮與枯枝兩件兵刃使不到的空隙，全部被銀光補滿，漫天光華眩目，讓人根本無法分辨這三件兵刃自何方向攻來？

寶玉身形驟頓，漫天金光銀芒，雖已齊地當頭壓下，他目光却只凝注着金銀光華中的一道黑影。

突然間，他手掌伸出，竟筆直穿入了金光銀芒，眼見他這隻手掌，已將被這金花銀雨割成粉碎。

小公主驚呼失聲！

那知就在她呼聲方響的一刹之間，寶玉已抓住了金銀光芒中的那根黑影——他竟自這看來密不漏風的招式裏，僅有的一點空隙中穿出，抓住了那枯枝，這空隙有如火爆星花，一閃即沒，但寶玉手掌已在這更快過電光石火百倍的一刹那間縮回，金花銀雨竟傷不了他一根毫髮！

那手持枯枝的白衣人但覺一股大力傳入掌心，這股力道雖然平柔，但却與天地自然之威同理——雖平柔却不可抗拒！

他手腕一震，身子一震，心頭跟着一陣震慄，體內氣血翻湧，踉蹌後退數步，枯枝已到了寶玉手中。

金花銀雨驟見空疏，寶玉掌中枯枝輕輕一引，輕輕左右揮出，兩條白衣人便覺有一道銳風，一道黑影直擊而來。

這兩人雖摸不清這銳風黑影是何方向擊來，但却深信必是擊向自己要害之處，不可抗拒之處，兩人亦俱都深信自己若不撤招後退，唯有死亡一途——金花銀雨頓收，兩條白衣人各各退出七步。

這情況筆下寫來自慢，其實每一個動作的施出，每一個變化的發生，縱然用盡詞彙，也不足形容其迅急。

在旁人眼中看來，寶玉彷彿只是揮了揮手，對面三個人便都已被擊退，小公主神色亦不知是驚？是喜？脫口道：「好！」

然而她這一個字方出口，已另有三件兵刃夾擊而來！

這三件兵刃如槍似鏃，如盾牌，如火焰！槍鏃戳魂穿穴，盾牌拍魂碎骨，那火焰更挾帶着燎原的威勢——這三件兵刃光芒雖不眩目，但風聲却更是懾人！

寶玉脚下只輕輕踏出了一步，然而他與小公主立足的方向却已完全變更，竟已完全脫出了這三件兵刃夾擊的威力之外。

三條白衣人但覺眼前驟失敵蹤，招式立時無從發揮。一拳若是擊在空處，那力道如泥牛入海，消失無蹤。

這時寶玉掌中枯枝却突然劃起一個極大的圓圈，將三件兵刃一齊圈住，三條白衣人頓覺兵刃再也無法施展。

等到寶玉第二個圓圈劃出，三條白衣人但覺自己所有的精神、氣力、鬥志，都已被這圈子緊緊縛束。三個圓圈劃過後，但聞「叮噹、噗落、嘩啦」三響，三個白衣人手中的兵刃，竟都不由自主，落在地上。

這三個圈子劃出也不過是刹那間事。

除了這三個兵刃被他逼得脫手的白袍人外，別人誰也看不出他劃出的這三個圓圈有何威力？

在別人眼中看來，這三條白袍人直似自己將兵刃拋出手似的。

然而兵刃落地，圓圈劃完，對面樹上突有一蓬樹葉離枝飛出，彷彿羣蜂歸巢一般，投入寶玉所劃的圓圈之中，顯見寶玉圓圈雖已劃完，但那綿長的內力尚未消竭，連兩丈外樹上的葉子都被他吸了過來。

白袍人們瘋狂的目光中，這才露出驚駭之色。

但這時又早已有另三人塡補了前三人的空缺，還是將寶玉與小公主圍住，也就在這時，寶玉掌中枯枝淩空一拍，那一窩蜂般投來的樹葉，突又四下飛激而出，暴雨般飛打十餘條白袍人的胸膛面目。

雖是普通樹葉，但帶出的風勁，却有如利刃破空一般，尖銳、迅急！前面的白袍人竟不敢擋其鋒銳，身形閃動，兩邊避開，前面的道路讓出，寶玉也正想以這樹葉作開路先鋒，隨葉闖出。

但他身形方展，突聽「蓬」的一響，一蓬青紅色的火焰，迎面飛出，飛射的樹葉只要沾着這蓬火焰，立時化爲飛灰，無影無蹤。

小公主輕呼道：「不好，魔火……」

她呼聲方自發出，那奇異的熱力已至，使他們兩人有如置身洪爐之中，她短短四個字喝完，魔火已幾乎燒着他們衣衫。

寶玉似乎還在考慮對策，但身子已被小公主拉得弩箭般退後而出，這蓬火焰反而替他們打通了一條退路。

小公主身形不停，拉着寶玉直退出數十丈外，白袍人竟無一人追來。小公主長長透了口氣，道：「謝謝天，總算未被魔火燒着。」

寶玉道：「此火怎能傷我？」

小公主瞪眼道：「如此說來，倒是我不該拉你走的了？」

寶玉笑道：「我豈有此意，只是……只是我本想擒住一人，盤問盤問，如今他們既不敢追來，想必已逃了。」

小公主冷笑道：「你放心，你縱然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你的……」冷笑漸漸消斂，面上漸漸泛起憂鬱恐懼之色，仰視着蒼穹，緩緩接道：「從今以後，你只怕永遠也無法安定了，隨時隨地都可能潛伏着足能制你於死的危機，連我爹爹的師兄那般的人物，昔日與金河王結仇之後，也覺棘手，只因他深知五行魔宮中人若要向人報復，向來是如蛆附骨，不死不休的。」

她突然一把抓住方寶玉衣襟，嘶聲道：「你還是讓我走吧……你還是讓我走吧，你要我留在你身邊，你所要犧牲的，委實太大了。」

寶玉緩緩說道：「我早已準備犧牲一切的了。」

× × ×

方才那一戰，交手雖僅有數招，但所經的驚險，所費的精力，却委實不少，寶玉體力顯然還未恢復，此刻目中已有勞瘁之意。

他長嘆一聲，道：「魔宮門下弟子，果然無一庸手，方才那十餘人，無論任何一人都已可與今日江湖中諸雄爭鋒，尤其那些奇形怪狀的外門兵刃，看來必定俱都另有妙用，只是被我先發制人，逼住了，倉猝中未及使出。」

小公主瞧着他，眼波中似有無限深情，輕輕道：「無論是誰，也比不上你。」寶玉微微一笑，突又皺眉，道：「聞得五行魔宮，彼此間本勢如水火，積不相容，多年來雖未明爭，却不斷暗鬥，然今日這十餘人却顯然包括了金、木、水、火、土五宮弟子，難道今日之五行魔宮竟已互相聯手了麼？」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突然輕呼道：「又有人來了！」拉着方寶玉，狂奔而出。

兩人又奔出數十丈開外，寶玉道：「方才那有什麼人來了？」

小公主輕輕喘息，道：「我……我明明瞧見的！」

寶玉憐惜地瞧着她，輕輕嘆道：「可憐的孩子，妳已被他們嚇怕了，就像是一隻受驚的鳥兒，聽見琴弦，也當是獵人的弓響。」

小公主垂着頭，不聲不響的走着，兩旁松柏夾道，樹影下不時可瞧見殘破而陰沉的石翁仲。

中原地帶，本是英雄輩出沒之地，在這一片平原上，不知曾經經過了多少朝代的變幻，不知經過了多少次血流成河的大戰，也不知曾經埋葬了多少顯赫一時的英雄、帝王與名將的白骨。

小公主與方寶玉，竟在不知不覺間走入一片陵墓之中，這地下埋葬的人物，昔日想必也有過蓋代的威風。

然而，如今，威風已隨人俱逝，風聲淒切，松柏搖動，唯有那些無知的石翁仲，猶在淒風裏陪伴着陵墓的淒涼與寂寞。

小公主眼波四轉，嬌怯的身子，又偎入寶玉懷抱中，道：「我……我怕！」

寶玉道：「咱們走吧！」

小公主抬起頭，道：「走……那裏走？」

寶玉道：「這裏怎能停留，咱們該找着我那些叔父、伯父，一同商量如何應付魔宮弟子的對策，有他們相助，咱們還怕什麼？」

小公主突然推開了他，道：「你難道不願和我單獨在一齊，你難道一定要別人插入我們之中，他們與我素不相識，我爲何要求他們相助？你……你……你還說願意爲我犧牲一切，原來你只是一個懦夫！無用的懦夫。」

她輕頓着足，眼中又泛出了淚光，突然嘶聲呼道：「你回到你那些叔伯面前去搖尾乞憐吧，我不要他們相助，我也不要你相助！」呼聲之中，竟又狂奔而出。

寶玉苦笑嘆息着追去，只見小公主輕靈的身子，已奔上石階，奔向殘破的墓碑，奔向滿生青苔與荒草的陵墓。

她似乎要一頭撞向墓碑，寶玉失聲驚呼！

突然，墓碑後轉出一條人影。

這條人影身法之迅速、靈活、詭異、滑溜，俱都已接近人類難以想像的地步，他雖是自墓碑後轉出，看來却有如自墓碑裏湧出來的一般，寶玉眼看着小公主收勢不及，竟在這人身上撞了過去。

這時寶玉與小公玉之間，距離最少也有兩

丈，這短短的兩丈，此刻竟變成段不可攀越的距離。

但聞小公主一聲驚呼，那人影一聲厲叱：「站住！」

寶玉彷彿被人一鎚自頭頂擊下，釘在地上，果然再也不敢動彈，只因小公主此刻竟已落入那人手中。

朦朧的夜色中，猶可辨出這人影從頭到脚，都被一種灰黃的顏色緊緊包住，他自然是穿着緊身衣衫，罩着面具，但看來却生像被人以灰黃的顏料直接塗在他赤裸的身上似的，小公主便倒在他面前，只有一隻纖手被他懸空拉住，她顯然已被點了穴道，已連掙扎都無法掙扎了。

寶玉手足冰冷，叱喝道：「你是誰？放開她！」

那黃色人影哈哈笑道：「你若還要她的性命，再退後兩丈，聽我吩咐！」

寶玉盯着小公主被他拉住的那隻纖纖玉手，目中似要噴出火來，但脚下却不得不向後退去。

他方自退了四步，便赫然發現方才那十餘條白袍人又自四下陰森、淒黯的樹影中，幽魂般無聲地湧出。

這一瞥之下，寶玉更是大驚失色！

他吃驚的倒不是這些白袍人武功之高，而是他們行蹤之奇詭，竟似寶玉無論走到那裏，他們都能追着，又似他們本有着種幽魂般不可思議的能力，根本早已算定寶玉要走到這裏，他們早已在這裏等着。

夜色淒黯，風聲淒寒，在這淒涼陰森的古墓裏，幽魂般搖曳的樹影中，被這麼幽魂般的人物團團圍住。

寶玉不覺自心底泛起一陣悚慄——他此刻若要逃走，猶可脫身，但小公主……他怎麼能捨下小公主？

他不能捨下小公主，又怎能救得小公主？

那黃色人影突然將小公主拋在墓碑後，向寶玉一步步走了過去，他身材已有些臃腫，脚下却輕如無物，甚至踏在滿地落葉上，都未發出任何聲息，寶玉不用去想，便已知道此人必是自己生平未遇的高手。

他爲何還要向寶玉走來？他是否要與寶玉交手？他明明已可將寶玉完全脅住，爲何還要過來與寶玉交手？

× × ×

黃衣人雙目中，正散發着瘋狂而熾熱的光芒！

寶玉突然發覺了這種光芒的含意：「他必定要親自與我動手，他必定要親手將我撕裂，才能夠滿足。」這種心理雖是瘋狂的變態，但在武林中却並非絕無僅有，寶玉一念至此，不禁狂喜，他要救小公主，唯一的希望，便着落在此人身上——他若能制住此人，以他爲質，何愁別人不放小公主？

黃衣人已狂吼一聲，撲了上來！

寶玉輕退三步，心頭負擔，却突然沉重。

這一戰他是萬萬不能敗的——他昔日之戰，勝負只不過關係他自己一人，然而此刻之戰，勝負不但關係着他自己的生命，還關係着小公主的，而此時此刻，他實將小公主看得比什麼都重。

黃衣人一招出手，猛烈的攻勢，瞬即施展出來。

他招式與其說是迅急狠毒，倒不如說是無情殘酷，他出手並不攻向對方那一擊便可斃命的要害之處，他似乎覺得一招便將對方斃於掌下，猶不能令自己滿足，必需將對方百般凌辱，而後置之於死地，他心頭那一股殘忍的火欲，才能消洩。

四下白衣人俱都木立不動，絕無絲毫出手之意，這也自是因爲黃衣人與人動手，只是爲了發洩心頭的火欲，自是萬萬容不得別人插手，來破壞他這一份藉虐待別人而獲得的滿足。

夜色中，但見他黃色的人影，如豺豹、如山貓，撲、剪、掀、搏。他不但神情有如野獸一般，却又與七禽掌、虎豹拳、通臂拳、猴拳，這些以模倣野獸爲主的武功絕不相同。

只因七禽掌這些招式，雖是模倣禽獸的動作，但其中却已有了技巧，有了變化，有了人性。

而這黃衣人的招式，却全部是最最殘暴的野獸們最最原始的動行，他身體裏流着的，彷彿根本就是獸性的血液，這些招式、動作，似乎本就是他與生俱來的，這些招式雖缺乏技巧，但那一股野獸的原始殘暴之氣，却彌補了技巧之不足，當眞可令任何一個與他動手的人，自心底泛起悚慄！

陰森、淒涼的氣氛中，又混合入一股殺機，死一般的靜寂，已爲之沸騰！

寶玉驟然遇着此等非人類應有的招式，沉重的心情中，又多少加了些慌亂，更是不敢隨意出手，而他越不出手，那黃衣人之招式便越是殘忍瘋狂，那咻咻的鼻息，更是與豺狼一般無異。

寶玉瞧他的神情，瞧他的招式，突然發覺他實與那土龍子幾乎完全相似，但土龍子天生聾啞，這黃衣人方才却明明說過話——那麼此人是誰？難道五行魔宮中還有許多天性與土龍子同樣殘忍，武功與土龍子同樣狠毒的角色？他以一身之力與五行魔宮對抗，能勝得了麼？

他心情一寒，那黃衣人突然整個人撲了上來。

這一撲更是野獸最原始的動作，寶玉身形一閃，竟未能完全閃開，雙腿已被黃衣人一把抱住。

寶玉反手出掌，但掌勢未出，土龍子竟已一口咬在他腿上——這瘋狂的野獸，竟什麼也不管了，立時狂吮着寶玉腿上流出的鮮血——寶玉一陣驚惶，一陣恐懼，心神突然煥散，撲地跌倒。

四下白衣人哈哈大笑起來。

詭異的笑聲，散佈在血腥氣中——世上絕對再無任何一種情況比此時此刻更瘋狂！更恐怖！

寶玉似是已失去了抵抗之力——要知智慧與人性，時常都會被瘋狂的獸性所征服，這本是人性的悲哀，人類的痛苦。

× × ×

五里內外，再無一條人影。

白袍人吃吃笑道：「朋友認命吧，世上已再無一人救得了你，方才叫你放下她來，你不肯，如今却連你也得一齊送命。」

寶玉心頭有些空虛，有些迷失，忖道：「我眞的完了麼？我完了，她也完了，她這條命，反而是送在我的手上，我反而害了她……害了她……」

這是他心中一些片段的，破碎的意識，他並未認眞去想，却在一刹那間，全自他心頭出現。

他張開眼，恰巧有一條雁影，自樹影間飛過。

樹巔木葉的影，是紛亂而零落的，然而這孤雁的飛翔，却是那麼安詳、柔和，靈巧而優美，在紛亂中劃出一道絕美的弧綫。

這飛翔的姿態，正是大自然的大手筆，世上再無任何一種學問，任何一種藝術能與之比美。

雁影劃空而過，寶玉心頭靈光一閃，一種不可描述的靈智，突然掙脫了獸性的桎梏，自

他心底奔湧而出。

他手掌在不知不覺中，隨着那雁影劃過的弧綫，輕輕揮出。

他這一掌揮出既無目標，亦不知方向，然而那瘋狂的黃衣人，却突然狂呼一聲，飛身而起，面上鮮血淋漓——這並非寶玉腿上流出的鮮血，而是他自己臉上流出來的——寶玉輕輕一掌，竟擊在他鼻樑要害上。

四下白袍人笑聲頓住，又驚又詫，還未弄清這是怎麼回事？黃衣人已撲地跌倒，寶玉竟已飛身而起。

黃衣人有如負創野獸般嘶聲悲呼。

寶玉撲向墓碑，白袍人已搶先攔住了他去路。

這些白袍人本是他手下敗將，他本未將這些人放在心上，但見數道光芒交剪飛來，他身子突然逼入光芒間，正如以快刀去斬亂蔴一般，交織着的光芒，不知怎的，竟被他衝開，其中一人竟慘呼着倒地。

寶玉已隨手搶過了此人掌中一件形如節筒的兵刃，也就在這一瞬間，四下白衣人也已蜂湧趕來。

金蓮花、火焰槍、木枝劍……十餘件兵刃，齊攻而下，看來雖然雜亂，但彼此間之配合，却是井然有序，自成章法，十餘件兵刃一齊攻向寶玉，但所攻之部位，無一相同，彼此間也絕不聞兵刃相擊之聲。

寶玉全身上下，所有要害大穴，幾乎都已在對方攻擊籠罩之下，他要想一一避開，看來幾乎全無可能。

然而寶玉手掌一顫，掌中兵刃揮出，有如畫家亂筆潑墨一般，出手間並未着意，這一筆似乎本自不經意中得來。

只聽「叮叮噹噹」一連串急響，如亂弦齊鳴，如珠落玉盤——十餘件兵刃，竟全都被震開。

白袍人俱都大驚失色，寶玉身形已自衝出，這十餘人竟無一人能攔得住他，他已筆直衝向墓碑。

這時眼見已無人敢阻擋他去救小公主了，所有的驚惶、危難，全已成過去，寶兒喜上心頭，大呼道：「我來了！」

他一步衝入墓碑後，狂喜突然沉落，身子立時愣住。

墓碑後竟然空無一人，那還有小公主的影子？

小公主到那裏去了？她顯然又被另一魔頭挾持，她顯然還是落在魔掌中——寶玉還是救不了她。

方才的奮鬥、苦戰，換來竟然是如此深沉的失望，寶玉似已再無一絲氣力，身子軟軟的靠到石碑上。

此刻那些白袍人若再追擊過來，寶玉必定已無再戰的決心與意志，必定立將傷在他們掌下。

但墓碑外却是全無動靜，十餘個白袍人，竟無一人追來——他們難道都已被寶玉駭破了膽？

然而，又有誰能相信這些瘋狂的魔徒也有害怕的時候——那麼，他們放過寶玉，又爲的是什麼？

突然，夜空中傳來冰冷的語聲：「她在這裏。」

言語聲虛虛幻幻，漂漂渺渺，在若有若無之間。

寶玉驟然之間，竟未能分辨出這語聲傳來的方向，一躍而出，轉目四望，石碑外的墓地中，已瞧不見任何人影，那些神秘的黃衣人、白袍人，方才神秘的來，而此刻竟又神秘的去了。

風搖樹影，如魔如幻，墓地仍是空曠而幽寂，並未留下一絲他們方才曾經來過，並曾在這裏流血苦戰的痕跡。

寶玉幾乎要懷疑方才所發生的一切，只不過是做了場惡夢而已，只是小公主却在這場惡夢中失去了踪影。他轉身四望，放聲大呼：「在那裏？她在那裏？」

漂渺虛幻的語聲便又響起：「在這裏。」

這次，寶玉已聽清楚了，這語聲竟是自古墓的頂上傳來的，寶玉倒退數步，仰頭望了過去。

只見古墓頂上，盤膝端坐着一條人影，亦是白袍白頭罩，瞧不清面目，只是右手拈着一朵金瓣蓮花。

他左膝上倒臥着一個白衣人，顯然定是小公主，寶玉突覺熱血奔騰，不顧一切，展動身形撲了上去。

他身形雖有如輕烟般飄忽，弩箭般迅急，但他還未撲將上去，墓頂上白袍人已經輕叱道：「退下去！」

只見他隨手揮處，便有一蓬金雨，隨着他叱聲飛出，原來那金瓣蓮花，竟還另有妙用，花瓣竟能離梗傷人。

十餘瓣金蓮，有的如海鷗低飛，掠空而來，有的如刀鋒劈人，斜削而至，有的却如鞭打陀螺，如風捲落葉，盤空飛舞，旋轉不息，雖僅十餘瓣金蓮，看來却是滿天金光，雖僅十餘瓣金蓮，却似可分做數十個方向擊向寶玉，縱有最銳利的目光，最靈便的身手，也不知該從何方向閃避？

寶玉驟逢這般詭異厲害的暗器，身形不由自主退了下去，他退勢自是急如閃電，但却聞「嗖」的一聲風響，自他胸前劃過，仍有一瓣金蓮，幾乎劃開他的血肉——這金蓮來勢，竟比火焰還急。

漫天風聲響過，漫天金光竟似具有靈性，盤旋一匝，仍回到那盤膝端坐的白袍人身前，白袍人舉手收却金光，冷冷道：「告訴你，你縱有十倍本領，也休想攻將上來，你縱能攻將上來，見到的已只怕是具死屍。」

寶玉顫聲道：「你……你傷她一根毫髮，我要你的命……」

白袍人哈哈笑道：「我若要傷她，還會等到此刻？」

寶玉道：「你要怎樣？」

白袍人道：「我要你……」

寶玉口中雖在說話，暗中早已提聚全身真力，準備作孤注之一擲，此刻不等白袍人第四個字說出，身形又復撲上。

這一次攻擊，他實將自己與小公主生命俱都投注其中，其去勢之迅急，實非人類所能想像。

他並未先發出任何暗器，只因他身形去勢實比暗器還快，人還未到，已有一縷尖風直指白袍人面目。

那白袍人措手不及，翻身後退，然而他盤膝處正是古墓之巔，他身子一翻，便滾落下去，竟未及帶走小公主。

寶玉那還顧得傷敵，發狂似的撲向小公主，緊緊地抱住了小公主嬌弱的身子——這是他一生中最珍貴的人，這是他願意犧牲自己生命去換取的人，此刻，在經歷過許多次生死存亡繫於一綫的爭鬥後這人終於又回到他懷抱中，他緊抱着她，熱淚不覺流下面頰。

那知滾下古墓的白袍人，却突然縱聲狂笑起來。

他狂笑着道：「莫得意，且先瞧瞧她身上還有什麼？」

人影隨着笑聲，在一剎那間便已去遠，最後的一絲笑聲也在淒風中消散，四下又復被無

邊的黑暗與靜寂籠罩。

寶玉又驚又疑，顫抖着鬆開懷抱，只見小公主前胸衣襟裏，果然斜插着五色斑斕的奇異信封。

他以顫抖的手指抽出了信，信上赫然寫着：「此女已服下聖水，戊土兩宮秘製之毒藥，普天之下除了本門解藥之外，無藥可救！若要救她性命，必需在明日黃昏前趕至百里外之天香茶林，以此五色信封，求見東方場主，遲則無救。」

雖是短短一封信，雖然片刻間便可看完，但看完這封信，寶玉掌心沁出的冷汗，已沾濕了信紙。他仰視蒼穹，喃喃自問：「莫非他們竟早已算出我必能救得她，是以先就埋伏好這一着，莫非他們竟真的有鬼神難測的神通，無論將要發生什麼事，他們竟能在事先便已料中，否則爲何我無論怎樣去闖都闖不出他們早已設好的圈套？」

× × ×

小公主張開眼來，樹梢之間，羣星閃爍，而寶玉的一雙眼睛，却正是星羣中最明亮的兩顆。

她喜悅地輕呼一聲，張開雙臂，抱住了他，顫聲道：「想不到我還能回到你身邊，他們呢？」

寶玉道：「都已走了。」

小公主嘆息一聲，輕撫着他的面頰，低語道：「你可知道，你從小便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你……你果然未曾辜負我的希望……你永遠不會辜負我希望的。」

寶玉凝視着她，忽然道：「但我立刻就要辜負妳了。」

小公主失色道：「你……你說什麼？」

寶玉抬起頭，不願被她瞧見目中的淚光。他仰視星空，喃喃低語：「轉瞬間，便將天明，天明後又是一日，黃昏也緊跟着要來了……黃昏前……黃昏前……」

小公主道：「怎樣……黃昏前怎樣？」

寶玉咬了咬牙，大聲道：「黃昏前我便要將你送回他們手裏。」

小公主身子一震，鬆開雙臂，急淚奪眶而出，她便自朦朧的淚光中凝注着他，顫聲道：「你……你要將我送回去？你……你……你不要我了？」

寶玉擰轉頭，默然不語。

小公主狠狠一掌摑在他臉上，痛哭大罵：「你這惡賊，你這懦夫，你這無情無義的人，原來你還是怕他們的，你枉稱英雄，却不能保護個愛你的女子。」

她邊哭邊罵，邊罵邊打。

寶玉只是咬緊牙關，强忍眼淚，不言也不動。

小公主嘶聲道：「好，既然如此，我不用你送，我自己會走，我……我只恨我自己，爲什麼要來見你？」

她掙扎着站起身子，踉蹌奔出。

寶玉顫抖着伸出手，要拉她，又不敢拉。

但小公主已突然頓住足，突然回轉身，一雙春葱般的纖纖玉手，捧着心，一雙秋水般的眼波，瞧着他，顫聲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寶玉垂首道：「妳知道了什麼？」

小公主淚流滿面，道：「我已中了他們的毒，你唯有將我送回他們那裏才能救我，但……但你爲了不讓我難受，竟寧肯自己受痛、挨打，也不肯將這話告訴我，你……你……你……」身子又倒下，又撲進寶玉懷裏。

寶玉摟着她，也不知該說什麼話，只因此刻一切言語都已是多餘，只因此刻他的心已化入她的心裏。

星羣漸漸稀落，曙色已將驅走黑夜。

寶玉終於道：「走吧，再不走只怕便來不及了。」

小公主道：「走？……我不走……我不走！我寧願死在你身邊，再也不願離開你……抱緊我，抱緊我，我只希望能死在你懷裏。」

寶玉道：「妳不能死……千萬不能死的……」他忍住淚，已忍了許久，但此刻，那眼淚又有誰還能忍住？小公主嘶聲道：「你只知道我不能死，但……但你可知道，你如此對我，却教我怎捨得離開你？怎捨得離開你？」

寶玉深深吸了口氣，緩緩道：「只要妳不死，總有一日，我必能救妳出來，到那時便永遠沒有人再能自我身邊搶走妳，我答應妳。」

他語聲雖緩慢，却是那麼堅定，那麼充滿了信心。

小公主終於垂下頭，夢囈般低語：「我相信你。」

× × ×

天香茶林，一片茶樹生遍山麓。

自山下遙遙望去，不時可看見些頭戴青竹笠，身穿紫花襖，窈窕而健康的少女們，穿行在茶樹之間。

這時金烏將沉，日薄西山，漫天夕陽，將茶山映得更是多采多姿，也將茶林間的少女，映得更綽約如仙。

寶玉已帶着小公主趕到茶山前，只見兩株大樹間，高懸着「天香茶林」四字，便算做門戶。

門戶前後，却寂無人影。

寶玉微一遲疑，直闖而入，大聲道：「可有人麼？」

山腳下茶樹間，突然出現三個紫衣少女，她們的面頰嫣紅，她們的笑容嫣然，看來正有如春天的花朵。

當中的少女眨着眼，瞧着寶玉，竟然放聲高歌。

「英俊多情的少年郎喲！你來自那一方？你今年多少歲喲？可曾娶過美嬌娘？」山歌之聲，清脆而嘹亮。

兩旁的少女眨着眼睛，歡笑着拍掌相和。

寶玉却怔住了，乾咳一聲，道：「在下來尋東主，不知……」

那少女「噗哧」一笑，又自高歌：

「你來到咱們的茶山喲，就得唱山歌，你不會唱山歌喲！就是呆頭鵝。」兩旁的少女應聲歌道：

「咱們可不願理睬呆頭鵝，咿呀喲！」

寶玉在她們格格的笑聲中，臉不覺又有些紅了。

小公主輕輕「哼」一聲，撇一撇嘴，道：「人家看上了你，才和你對山歌，你怎地不唱呀？」

寶玉暗暗苦笑，忖道：「到此時此刻還要吃醋。」

他却不知少女們若是對自己心愛的人吃起醋來，那是死活都不管的了，要他唱山歌，他更是唱不出。

少女們掩口嬌笑，又自高歌：「呆頭鵝雖呆喲！也會嘓嘓叫，小傻子雖然傻喲……也會笑呵呵，瞧你也蠻聰明喲……你爲何不會唱山歌？」

兩旁的少女雙手叉腰，嬌笑相和：「難道你還比不上呆頭鵝？哎——依呀喲！」

寶玉只當一來到這「天香茶林」，必定是個殺機四伏之地，所遇的也必定俱是兇惡陰狠之輩，那他還有應付之法。

那知這茶林中却充滿了歡笑，那知在這裏遇着的竟是這麼三個嘻嘻哈哈的少女，竟不用兵刃，反以山歌來笑他。

他反而呆住了，反而不知該如何是好？

小公主又「哼」了一聲道：「你瞧你，看見女孩子，就呆住了，難怪別人要叫你呆頭鵝。」突也雙手叉腰，竟也放聲高歌起來：「茶山上的少女不知羞喲！瞧見男人就要對山歌，咱們是你家塲主相約來，不快去回報小心你的頭，哎——依呀喲！」

紫衣少女們對瞧了一眼，嬌笑歌道：「姑娘生來美多嬌喲！只是張嘴巴讓人吃不消，你旣是我家塲主相約來喲！可有請帖梢來瞧？」

山歌之聲，雖是那麼淸脆，但寶玉此刻的心情，却委實無法再聽下去，他生怕小公主還要再唱，趕緊取出那五色信封，朗聲道：「請帖在這裏。」

少女們瞧了這五色信封一眼，果然不再唱了，嬌笑着隱入茶林，小公主輕輕啐了一口，撇嘴道：「臉皮比城牆還厚。」

寶玉長嘆一聲，道：「此地看來越無危險，其中暗藏的凶險可能便越重，你我若是被這些少女的歌聲所騙，而將警戒之心鬆弛，便錯了。」

小公主道：「只有你才會被她們歌聲迷住，我……我才不會哩！」話裏仍然有些酸酸的味道，寶玉不禁苦笑。

突見七、八個紫衣少女，擁着個豐容盛鬋，滿頭珠翠，雖然已近中年，但是風韻不減當年的美婦人，自茶林中走出來。

她們的人還未到，一股勾人魂魄的香氣，已隨着銀鈴般的嬌笑聲先人而來，中年美婦腰肢欵擺，環佩叮噹，嬌笑着道：「方少俠惠然光降，當眞令蓬蓽生輝，賤妾未曾遠迎，還望方少俠恕罪。」語聲又嬌又媚，又甜又膩，簡直濃得化不開，雖是普通的客套話，但在她口中說來，却彷彿枕畔情人的軟語似的，教人心神皆醉。

寶玉不敢瞧她，垂首道：「在下求見東方塲主……」

中年美婦嬌笑着截口道：「賤妾東方玉環，便是這小小茶林的塲主。」

寶玉又不覺爲之一怔，在他想像之中，這東方塲主縱非鷹鼻隼目的兇險之輩，也該是滿面詭笑的奸狡之徒。

又有誰能想到這「東方塲主」竟是如此妖嬈，如此美艷，竟是男子們輾轉反側，夢寐以求的情婦型人物。

× × ×

這茶林外觀雖然粗率簡陋，但建在山坳間的茶林裏的數間紅欄精舍却令人走入此間，便如置身天上。精舍中擺開酒筵，更是時鮮雜呈，水陸並進，幾個妙齡少女，輕盈地穿梭往來，擺盞設筵。

寶玉終於被東方玉環請來，小公主自也相隨，沒有任何一個男子——甚至沒有任何一個女子能拒絕東方玉環那軟語甜笑的央求，她自己似也知道此點——就在寶玉脚步踏入精舍的那刹那間，少女們恰巧放下最後一雙銀筷——她非但早已算準寶玉必定來，而且算準了他來的時刻。

小公主似乎呆了，既不言，又不笑，亦不嗔。

寶玉乾「咳」一聲，道：「在下依柬前來，不知……」

東方玉環嬌笑道：「方少俠如此年少英俊，却不知世上的少女們，怎會肯讓方少俠獨身至今？莫非現在的少女們都變成呆子了麼？」

寶玉臉色微紅，道：「那五行魔宮……」

東方玉環銀鈴般笑道：「方少俠如此可愛，難怪那些少女們要以搶得方少俠一件衣物爲榮了，妾賤若再年輕一些，也不會放過方少俠的。」

她一面嬌笑，一面說話，一面斟酒，一面佈菜，非但絕口不提有關五行魔宮之事，而且根本不讓寶玉說話。

寶玉終於忍不住，氣貫丹田朗聲道：「她身中之毒，該如何解救？我應約來此，妳要將怎樣？」

此番他已將眞氣貫注在語聲中，語聲雖不震耳，但一個字一個字傳送出來，世上已再無任何一人能打斷他的話。

東方玉環含笑望着他，嫣然笑道：「你怎知她中了毒？」

寶玉怔了一怔，道：「我……我……」

東方玉環眼波橫飛，輕笑道：「你本該先帶她到別處瞧瞧，她是否眞中了毒？你縱已斷定她確已中了毒，也該先到別處看看，此毒是否還有別的救法，怎可逕自將她送來此處？」

寶玉額上汗珠一粒粒迸出，道：「我只怕誤了她解救時刻而抱恨終天！我……我怎敢冒此大險？」

東方玉環笑道：「常言道：關心必亂。這句話說得眞是不錯，像你這麼聰明的人，只爲了對她太過關心，所以也變成糊塗了。」

寶玉霍然站起，面對東方玉環，道：「你如此說法，難道她……她根本未曾中毒，那封字柬只不過是要騙我將她帶到這裏來的詭計，這……這豈非等於我親手將她送入虎口？這豈非我害了她？」語聲顫抖，幾難成句。

東方玉環橫眸瞧着他，既不回答，也不說話，只是不住嬌笑，笑得有如春風中花枝的顫抖。

寶玉滿面大汗，隨着她笑聲涔涔而落，嘶聲道：「她……她是否眞的中了毒？」

東方玉環突然停住笑聲，道：「她？她是誰呀？」

寶玉回手指向身後，道：「她便是……」

他目光隨着手指回頭瞧去，語聲立刻頓住，血液立時凝結，身上每一根筋脈，都似被人用尖針刺了一下。

他身後空空，那有人影？原來在身後的小公主，竟已無影無踪，她似乎本是他夢中的人，此刻便又有如來時一樣神秘地消失了——這半日裏他所經歷的一切，彷彿只是塲噩夢，可怕的噩夢！

寶玉嘶聲喝道：「她到那裏去了？你們又將她綁到那裏去了？」

東方玉環面上現出迷茫之色，道：「她？……那有什麼她？這裏除了你我，那有第三個人？」

寶玉駭然轉首，精室中果然再無別人，唯有爐中一縷香烟，漂渺嬝娜四散，散佈着說不出的詭異與神秘。

寶玉淚流滿面，顫聲說道：「但……但方才……」

東方玉環道：「方才你本是一個人來的，桌上也只有你我兩副杯盞，莫非……莫非你方才做了個夢，夢見了另一個人麼？」

寶玉再看，桌上果然只有兩副杯筷，精室中再無一絲一毫小公主曾經來到過這裏的痕跡了。

東方玉環道：「這後面既無門，亦無窗，方才這裏若有人，她從那裏走了？她若是你帶來的，又怎會不通知你一聲便走了？她若被人綁去，又怎會沒有發出一絲聲息？唉！看來你方才眞是做了一個夢了。」

寶玉再回頭，精室中果然只有一道門戶，這門戶方才的確無人進出，他耳中方才也的確未曾聽到一絲聲息。

他只覺腦子裏突然變得一片虛空，身子裏也是一片虛空，什麼也不想去想，什麼也不能去做……

他「噗」地跌在椅上，不住喃喃自問：「她若自己走了，爲何不通知於我？她若被人綁走，爲何絕無任何響動？她若自己走了，却又爲何……」

但翻來覆去地想，腦海中越想越亂，到後來他只覺得腦海中有件什麼東西開始在旋轉，不住地旋轉……他伏倒在桌上。

× × ×

東方玉環一隻柔若無骨的春葱玉指，輕輕搭到寶玉肩上撫摸，帶着無限的安慰，無限的溫柔。

但她那一雙多姿多采，變化萬千的明眸，此刻却變得毫無表情，只是出神地凝注着自己的指尖。

她在想什麼？

她是否在想只要自己指尖一點，便可結束寶玉的性命？

爲何她還不下手？

她是否知道寶玉此刻雖伏在桌上，但身上仍籠罩着一層無懈可擊的劍氣！一種本能的，自然的，不可摧的，自千錘百鍊中得來的劍氣，這正如佈滿了天地間的大氣一般，平時雖看不見，嗅不着，但却是眞眞實實存在着的，有時也會發出不可思議的威力！只要她手指一動，這劍氣便會發生强烈的反擊。

但也許她根本無意加害寶玉，她自然不會下手。

香烟氤氳，香氣四散。

寶玉突然抬起頭來，嘴角現出一絲淡淡的微笑，道：「不錯，我本是一個人來的。」

東方玉環明如秋水般的眼波中，突然閃過一絲變化，一絲漣漪瞬即消失，她微笑道：「對了，你終於想起來了。」

寶玉道：「但我別的都想不到了，我怎會到了這裏？我爲何要來這裏？這其中必定有個緣故……是麼？」

他嘴角笑容仍未消失——笑得甚是茫然。

東方玉環輕輕一嘆，道：「這些日子來，你實已身心交瘁，看來眞該好生歇歇了，只要你緊張的心情，能得到鬆弛，你什麼都會想起來的。」

輕柔的言詞中，充滿了安慰與關切，似是情人的撫慰，又似是慈母的關懷，全沒有半點惡意。寶玉長長伸了個懶腰，頷首道：「是，我也眞該歇歇了……」

東方玉環突然拍了拍手，那淸脆的掌聲一響，門外便碎步奔入一連串烏髮堆雲，明眸善睞的紫衣少女。

她們的脚步是那麼輕盈，腰肢是那麼婀娜，笑容是那麼甜美，她們的人數也不知有多少，只見前面的二十餘人，已圍成個圓圈，後面的二十餘人，輕輕一躍，以雙足勾住了前面人的脖子，身子倒掛而下。

接着又有二十餘人，躍上站着的少女肩頭，半曲腰，微伸掌。

這最後的二十餘人，身材更是小巧輕盈，竟是彷彿飛燕，能作掌上之舞，而且舞姿曼妙，不一而足。

東方玉環笑道：「這些都是這裏的採茶姑娘，平日也學會些消閒解悶的玩意兒，你看了，緊張的心神也許會鬆弛。」

她非但未對寶玉有任何不懷好意的舉動，而且竟以這佳人妙舞來欵待寶玉，這又是什麼緣故！

但寶玉却似毫不懷疑，只是不住頷首道：「好……好……」

這時圓圈已轉動起來，少女們也唱出了曼妙的歌聲。

掌上的少女，隨歌而舞，似已香汗涔涔，身子突然一旋，身上的紫衣衫已如彩霞般飄落下來。

圓圈轉動，每一個少女的笑容，都自寶玉面前經過，這些採茶的少女，竟每一人都是嬌質如玉，美勝茶花。

世上焉有這許多嬌美的採茶女？採茶女又怎會有如此曼妙的舞姿？如此嫵媚的神態？如此白嫩的纖手！

但寶玉似乎毫不懷疑，而且瞧得喜笑顏開，不住以手擊節，與歌聲舞姿相應，口中仍不住笑道：「好……好……」

不知何時，掌上的少女已是身無寸縷，粉臂白股，蠻腰玉腿，散發着一種迷人的春態，一種不可抗拒的引誘之力。

身子倒懸的少女，拍手笑歌道：「採茶的少女不知羞，身上脫得光溜溜，莫非是想將我家的少年郎來引逗，莫非是想要……」

掌上的少女「嚶嚀」一聲，笑道：「好，你們笑我，瞧我也脫下你們的衣服來……」突然翻身躍了下來，撲向身子倒懸的少女們。

圓圈寶塔，立時亂糟糟了，少女們四下嬌呼，四下奔走，你想扯下我的衣衫，我想撕破你的……

突然，一個精赤的少女，燕子般竄入寶玉懷裏，鴿子般柔軟的胸膛起伏，微微嬌喘，顫聲道：「相公救我！」

於是少女們一齊奔了過去，有的是雲鬢蓬亂，星眸如絲，有的衣襟半解，香澤微飄，有的酥胸勝雪，腰肢如玉……

不知多少條粉藕般的玉臂，想去勾寶玉的脖子，不知多少個軟玉溫香的嬌軀，想要擠入寶玉的懷裏。

嬌喘、媚笑，顫聲輕語：「相公，抱住我，我好冷……哎喲！鬼丫頭，你……你敢搔我的……我的……」

「相公，餵我一口酒好麼……哎喲……救命呀！」

寶玉既未驚慌，也未退拒，他只是滿面含笑，有人坐進他的懷抱，他就抱着，要他餵酒，他就餵酒。

這是何等艷福，當眞不知要羡煞多少少年子弟！

精室中當眞是嬌笑盈屋，春色無邊。

× × ×

然而，就在這無數春色中，東方玉環却悄悄溜了出去，燕子般掠入茶林旁一座小小的樓閣。

樓中無人，但她輕輕一按牆壁，中堂後却突然出現一條黝黑漫長的甬道，東方玉環笑容已斂，躬身道：「玉環來了。」

甬道中立時傳出了生硬冰冷的語聲，道：「情況如何？」

東方玉環道：「前面進行，一直順利，但到後來，那方寶玉却似乎突然裝起傻來，但却又似眞的迷亂了。」

甬道中「哼」了一聲，道：「妳可曾對他說了什麼？」

東方玉環垂首道：「那方寶玉年紀雖輕，却眞是個不好對付的角色，突然聰明，突然裝傻，弟子也只好裝不知道……最令人捉摸不透的是，此刻他竟對任何事都一字不提，竟彷彿眞的已落入咱們的迷魂陣中。」

她輕嘆一聲，接道：「這方寶玉的武功如何，且不去說他，就只這份忽然聰明，忽然裝傻的本領就非人所能及。」

甬道中冷冷道：「他若是尋常人物，我等又何必花費如此心血來對付於他，妳還是快回去將他先穩住再說。」

東方玉環躬身道：「是！」

甬道中又道：「既已如此，妳先暫且莫要輕舉妄動，少時，此間自有人出去與他說話，

總要教他莫要將這裏視爲無人之地。」

東方玉環再次躬身，道：「遵命！」倒退三步，牆壁已闔，那幅山水中堂，又復倒捲而下，僅在一刹那間，一切便都又恢復原狀，全未有半點聲息發出，顯見製造這消息機關的，必定是絕世無雙的高手。

× × ×

方寶玉髮髻已散，衣襟已被扯開，少女們面頰更是嬌紅，精室中滿地俱是淩亂的衣衫。

東方玉環悄然而入，嬌笑道：「孩子們忒也胡鬧，你可莫見怪。」

寶玉笑道：「見怪？如此佳人，在下焉有見怪之理，不瞞夫人說，此間之樂，已當眞令在下樂不思蜀矣！」

東方玉環秋波轉動，笑道：「看來……這些孩子們都已對少俠鍾情，方少俠無論要誰侍候，只需吩咐一聲。」

寶玉目光癡癡地瞧着東方玉環，道：「少女嬌笑，却又怎及得夫人風韻，在下常聞人言，若論知情識趣，還要數夫人這樣的……」

他微微一笑，住口不語，東方玉環的臉，却已居然有些紅了，少女們一個個掩口輕笑，道：「原來你瞧上夫人了。」

兩個少女，突然將寶玉向東方玉環身上推了過去，寶玉居然就順水推舟，乘勢抱住了她嬌軀。

東方玉環也不知是心中羞惱，還是春心動了，面頰竟嬌紅得如晚霞流丹，又想推，又不推……

突然間，她面色突變，還未及驚呼，便倒了下去。

少女們失色驚呼，道：「你……你……你將夫人……」

寶玉含笑站立起來，道：「你們也該倒下了。」

這些話方自說完，少女們果然一個接着一個的倒了下去，倒下的時間，前後竟然相差無幾。

這難道是迷藥？但寶玉是何等人物，怎會施用迷藥？

這若非迷藥，難道是魔法？

少女們在倒下去的那一刹那間，面上都不禁現出驚訝不明，懷疑難信之色，誰也不知自己怎會突然倒下？

她們却不知寶玉方才竟已在她們每個人身上的暈迷之穴上捏了一下，這「捏穴」之技，本乃武林絕傳絕技，較之點穴、拍穴、打穴、拂穴，又都高了一層，「捏穴」功夫若是到了絕頂，竟可以使被捏之人，過三個時辰後，方自倒下，只是若要學得這「捏穴」秘訣，不但內力要練到爐火純青，妙造自然之境，還要將人體中呼吸之流通，血氣之運行，計算得毫厘不差，是以那「捏穴」的力道緩緩侵入人體後，到了隔斷氣脈時，那人便要倒下。

寶玉手上功夫，實已到了化境，他竟可將力道施用之大小，力道運行之快慢，完全控制由心。

方才他在每一個少女身上所使的「捏穴」手法，力道俱自不同——他早已算準了要使她們一齊倒下。

× × ×

精室中橫陳着數十個健康而動人的少女胴體，肌膚如玉，峯巒起伏，誰能忍住不去瞧上一眼？

但寶玉却再也不瞧一眼。

他一步掠到後面牆壁前，雙手下垂，靜調呼吸。

漸漸，他面上煥發出珠玉般的晶瑩光采，漸漸他雙目清澈，熒熒發光——他心頭亦已如目光般平靜清澈，不着雜念。

於是他緩緩伸出手掌，輕觸着牆壁。

只見他脚步自左至右，輕輕移動，手掌也跟着移動——他竟要以心底那神奇的意識感想，探測出牆壁裏的秘密。

這牆壁裏的秘密，肉體的眼睛是無法瞧見的，然而，他「心」的眼睛却瞧見了……他突然停下了脚步。

這時，他手掌也停留在一方牆壁上，這片牆壁，光滑平整，看來與別的地方絲毫沒有異樣。

然而，在寶玉感覺中，這片牆壁上，却似乎有一條無形的綫——他手掌便沿着這條綫劃去。

突然，他指尖又有了一點異樣的感覺，他手指雖仍觸着牆壁，但這根手指却又似乎同時觸及了他心底一點神秘的樞鈕。

× × ×

手指劃下，那平滑光整的石壁，果然奇蹟般裂開了，沒有發出絲毫聲息，寶玉臉上亦無絲毫驚異的變化，因爲這本是他意料中事——他也毫不畏懼，毫無猶疑，一步踏入了這必定充滿凶險的神秘之地。

精舍已是華美異常，那知這秘道中之華美，更尤勝外面精舍十倍——秘道的頂端，以七彩的珠玉綴成了各種美麗的圖案，炫耀着無比的光輝，秘道的兩壁，是以白玉砌成的，光可鑑人，有如嶄新的銅鏡，將頂上的七彩珠光，俱都映在其中，也將寶玉的人影，收在鏡底。

一眼望去，寶玉彷彿也已化身於這寶氣珠光之中，他的身子，彷彿也是以玲瓏的珠玉綴成的。

秘道的地面，鋪着厚而溫暖的獸皮——各式各樣的獸皮，綴成一條長逾數十丈的地氈，令每人一脚踩上去，都似乎踩入雲堆裏。

寶玉驟入此間，心神也不覺有一陣暈眩，一陣迷醉——這簡直不似人間的景象，令人走入此間，但覺自身之渺小，造物之靈偉，而在不知不覺間生出一種膜拜之心，正如走入雄奇的山澤，或是莊嚴的神殿一般。

然而，此地絕非神殿，在這裏的，不是天神，而是魔鬼！

寶玉深深吸了一口氣，緩步走了進去。

他的步履，鎮定而從容，又似往赴情人的約會，絕對沒有人能看出他正在步入那未可知的凶險之中。

他明知自己每走一步，那凶險便加重一分，但他脚步仍毫不停頓，沒有任何事能使他脚步停頓。

甬道是漫長的，盡頭處並無門戶。

寶玉正想再次以心的觸覺探測這門戶的樞鈕，那知他手掌方自抬起，門戶已出現了。

一陣輕鈴般的聲音突然響起，如金珠玉屑，散落玉盤——那玉石的牆壁，便在這響聲中裂開，現出了一道珠簾。

珠簾輕盪，闃無人影。

但就在這時，却有一陣低沉而神秘的人語聲，自珠簾後傳了出來，以一種激盪人心的語調，一字一字緩緩道：「你來了麼？請進！請進！」寶玉有些吃驚，暗道：「莫非我一踏入此間，便被人發覺？事已至此，他們爲何還要對我故作客氣，他們要的究竟是什麼？」

心念轉動間，他已掀起珠簾，走了進去。

珠簾後居室自然更是華美，但仍無人影。

室中一張玉案，案上一隻玉瓶，瓶中疏落的插着幾枝茶花——寶玉一眼瞧見了花影，目光便再也無法移動了。

這瓶中茶花，雖只數朵，但却已將這整間的石室，點綴出無比的生趣，無比的精神，寶玉目光凝注，口中喃喃道：「除了她外，世上還有誰能插得出這樣的花朵？」

（未完）

世界首創
太陽能打火機



太子牌
感光型火機

太子牌感光型太陽能火機乃利用光能，包括太陽能及室內任何光源，變成電力，打火一觸即着。

備獨特太空聚積電路*IC設計，雖在猛烈陽光曝晒下，亦不致因感光敏銳，超量充電。聚積電路，可保障儲電效能，長壽耐用。

總代理：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